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十五輯
沈雲龍主編

清議報全編

新民社輯

第五集：外論彙譯（通論）
第二十卷至第二十一卷 第六集：紀事（戊戌政變紀事本末、已亥建儲紀事本末、
、猛省錄、雜事附存）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清議報全編卷二十一

第五集下

外論彙譯四

通論

究論黃種將來之移植

臺灣日日新聞

桀亡于湯。而淳維入匈奴。秦亡于楚。而弓月入日本。使黃種不幸被逼迫。則遁逃伏竄者。何地之依。清國薛福誠氏曰。澳洲之域。今華人之居者。戶口數十萬。他日移植。必王于斯土。夫南洋羣島。與清國傳近若肘腋。輪艦所抵。或味爽而發。見星而達。任力役于是者。以兆計。薛氏皆無取。顧獨有取于大險之澳洲者何也。豈不曰赤道之下。其氣暍暑。其地輕脆。其人齒竄。處沃土而與不材之民居者。必不可以爲善國。惟澳洲則見南極之出地。同爲溫帶。天氣發斂。與北緯不異。故意移植者之必在于是也。曰。苟如是則猶西班牙之分國于巴西。今西日瘠弱。而巴西乃與美利加大。是其比類也。則猶大鵬之生於桃蟲也。雖然薛氏不取于三隅。而獨取于南服者。則以爲避俄而已矣。然則祕魯墨西哥諸國。其在西半球。亦居南部。而爲屏蔽。其政令條教。蓋咩嗻無可觀者。安知黃種移植之不在于彼也。今大地之言曰。白人必勝黃。若祕墨諸國者。其法令未立。其巫蟲禁祝之風未去。與紅人襍糅而成其汚俗。非直紂于齊州。亦不逮阿富汗矣。雖然觀于草昧。則歐亞二洲。近不過六千年。而祕魯乃有五

萬年之文物。然則賢劫之初啓。于吾東半球方爲巖蛤海苔之世。而彼乃先進而爲文明也。且夫文明則必有復故之日矣。今其浸微浸昧而相聚以入幽谷者。白人弗能化也。密雲不雨。濁河不澄。變祕墨之風而反之。泰清者。又安知其不在黃人之移植者也。難者曰。天下有遁逃伏竄而能撫有他人之國者乎。曰。含血之倫。必有精銳之氣。精銳之氣。蟄伏于胸中。若水之有隱熱。非淬之厲之磨之礪之。則不足以發。故自古常有亡國敗家。而其人材什倍于平世者。飛廉之遁逃伏竄于霍太山。而小戎之詩。繼之以作。其子孫遂足以覆六雄。帖木兒之遁逃伏竄于撒馬爾罕。而能北入俄羅斯。南屠印度。西滅土耳其。殷之遺孽。元之遺裔。其驍健足以有爲也如此。而況上哲哉。是故黃種之移植。其或在澳洲。與或在祕魯。墨西哥。未可知也。其遺植之必在于南部。則既可知也。天地之道。日中而還。月盈而昃。田鼠之上騰。或爲飛駕。積灰廢炭之在原野。或足以生蠅蚋。盛衰文野之限。固無有一成而不可變者。是故聖人盡其陽節。守其陰節。順民之所爲。而降命于山川。以殺大地。

擴張國勢及列強協商論

英國慕阿庫斯著

先是現世紀中。歐洲大陸。一時小康。如英吉利。昇平無事。學士相與講求公理。而貌洗斯他黨。與哥布德黨。斐然並起。專以自由貿易。放棄殖民地。取人之土地。滅人之國。而移其本國之民。以久據之。謂之殖民。猶種殖也。放棄者。不用此策也。爲主義。倡博愛公道之理論。囂囂于英國間。于是萬國平利理論。亦將有行于大陸之勢。故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者。謂專以擴張拓土。擴張已之國勢。爲主。即梁惠王利吾國之義也。稍爲英邦衆庶所厭忌。至十餘年以來。環球國際。

風雲大變。列邦翻然自省。以進取爲志。又歸嚮于帝國主義。凡大有爲之邦國。莫不爲此帝國主義所誘導。此帝國主義。即鼓動世界之風潮也。十餘年來。流動迸發。逐歲彌強。起自歐洲。越大西洋。波及北美合衆國。破其國相傳對外政策。孤立主義。及華盛頓告別所云。自立不干涉他國之訓誡。更擴張木洛教典。豈偶然哉。以此之故。貌洗他斯黨。所謂貿易擴大。在于平和之時。與戰備不並行。與哥布德黨之舊說理論。皆渾然一變。人民無復述此兩黨說者。無他。列國戰備。借以恢復人民之權利。保護人民之利益。爲最善良之上策。猶醫生療病之所必需。蓋環球萬國通商之發達。萬國交通之擴充。宇內繁榮福利之增開。挾其方術。莫不恃戰備之精利。兵力之雄強也。况又開拓地球各地之新市場。壓逼民族。使永受制。必在戰備乎。現世紀末。以是爲大綱領。人人信奉而實行之。歐洲列強及美國。專力注意於此。伯林、伯德堡、巴黎、華盛頓、倫敦。無日不會議分割弱國之策。稱爲新綱領。新格訓。蓋此新綱領格訓。不但適合歐洲有爲列國之人心。亦實施行之于事業。故千八百七十八年。伯林會議以降。歐洲列強。執海外殖民政策。競致力于商戰。其管理此經濟政策者。則新格訓爲之也。抑吾觀歐洲列國。二十餘年以來。產物饒溢。苦鎖路之渟滯。講求疏通救治之策者。各爭求世界新市場。各向亞細亞。亞非利加兩洲中。曠大未闢之方域。開通歐洲製造物產之新埠。以擴張其通商圈而已。是十餘年以來。歐洲列強。所以熱心競爭于開拓經畧亞非利加。又

次之。以競爭開拓經略亞細亞極東。即指中國也

歐洲列強之分割亞非利加洲。俄羅斯之併吞開拓中央亞細亞。數年以來。歐洲列強之經略亞細亞極東。其熱心競爭。猛烈銳敏。數倍於往昔奉上帝命興十字軍之時。其意何在。豈出於上帝之命乎。非也。此乃圖貿易工業二者之新十字軍而已。夫列強僅以十餘年間。分割占領亞非利加洲。使茫漠曠野。毒蛇猛獸所群栖之地。一變而為鐵路縱橫之地。開大陸之新富源。為文明列國人之資用者。是今世紀末一大變局。而創此事者。則全賴此新十字軍之力也。

夫英法德各強國新十字軍。征略亞非利加洲。得以志遂功成者。由于列強能互相協商。互換其利益也。而自今之後。列強互益協商。其大行于極東大陸。指中乎。夫分割極東大陸之利益。欲避前世紀爭奪流血之慘毒。各當自利用其活主義也。何謂活主義。曰汝須生活。亦能使彼同時生活是也。即同約瓜分中國之隱名也蓋利用此活主義。英俄法德列強。將互相協商。各以交換其利益。所謂互益協商。確定其勢力範圍是也。

蓋無欲建設地球大帝國之志望。則已。苟有此志望。必當率其志而行事。徒拘泥目前小利害。謀小康苟安。不敢擔任。是小慧手段。而沮撓帝國主義之進步也。願或曰占領。或曰勢力範圍。或曰永借。此三者。其名雖異。而其實則皆滅人之國以自廣耳。

滿洲既歸俄國勢力範圍。廣西廣東若干部。歸法國勢力範圍。山東半部歸德國勢力範圍。揚子江流域兩涯地域。舉歸英國勢力範圍。果然則英國在昨春三月以前。論保全支那帝國策。而今已全變之矣。列強亦執互益協商。經營分取支那大陸利益。蓋不約而同矣。日支那二億之男子。其積年累世之慣習。雖曰薄于愛國之思想感情。文弱而不喜戰爭。雖然其家族與鄉黨。極能組織。極能開化。至如商業勤勉耐忍。冠于地球列國。蓋其長處也。豈可與彼亞非利加蠻族。同年而語哉。故俄羅斯政府。併吞中央亞細亞。未開化之蠻族部落。使同俄國之俗。尙能相合。若向支那帝國。而亦以此施之。恐不能奏其功也。蓋支那本部已略能開化。以法令治國民。欲使與俄同俗。萬不能行。蓋識者之所信也。然則滿洲雖在俄國勢力範圍。我英國何必猜忌畏怖乎哉。要之。進取的帝國主義。自第十九世紀末。至第二十二紀上半。其間文明列強之本分。萬不可辭之任務也。故分割支那人類。歷史當然之變局也。而其事決非可耻也。此即使支那四億生靈。脫從來腐敗之苛政。免抑壓之苦海。得統治于公平正義之政。歐洲以日新理科學術。開發其國天賦之利源。併恢弘擴進其國民利福。是豈非文明本義而何耶。

譯者曰。此英人吐露其分割支那之實情也。昔之以保全支那。扶持支那。愚我政府。愚我士民。而我上下咸受其愚。聽其操縱。左古者數十年。甲午之役。求救不應。始翻然喝破大

夢。然僅以爲無愛我之情。而全國商務。彼居其半。未必從事于分割我也。而不知其與俄德法者。早定協商互益。以擴張其帝國主義。英人立心之險。設計之奇。投機之巧。布謀之毒。至此而乃盡露。其言曰。欲支那四億生靈脫苛政。免苦海。嗚呼。觀于金州旅順大連灣。九龍沂州廣州灣之事。彼白種炮斃我人民無數。淫擄我士女無數。燒毀我村鎮無數。佔據我田宅無數。誣義民爲亂黨。糜大陸爲獵場。隨意翦滅。隨意斬刈。雖古之盜跖。不足以比其殘虐。非洲野蠻之族。不足以例其痞疝。猶自稱曰文明。將誰欺耶。抑謂中國無人。將可盡欺耶。夫列國之欲瓜分中國。而慮其民之難治也。藉滿洲之壓力以制之。滿洲者。自我。皇上外。則皆自壞長城以漢人爲家賊者也。恐有內訌之禍。又借外人鐵血之威。以殄滅之。漢人陷此大地獄。前後皆斷上下隔絕。茫茫無生路。將誰主耶。前崖後虎。其死一也。孰若超崖而敵虎。或有餘生耶。自立乎。自立乎。同胞君子。其先合羣以聯成自立之團體。而後可脫外人之縛。扼乎。不然。彼奴隸屈辱于碧眼紅髯兒之下。安有窮期哉。謂予不信。覆誦此文。無待胥溺可也。

論外交前途

每日報

近來談外交者。各處加增。有名論似可取。有愚論似不可取。紛紛論議。可見外交論之進步。然其有似名論者。有似愚論者。已不可一概贊成之。又不能一概排斥之。日本帝國外交。奈

之何而可乎。此重大之事。人皆以爲不能明瞭論定之。其實則不難明瞭以論定也。何則。其運用之妙。在當局者伎倆如何耳。局外者雖不能指示其運用而大要方針。各國殆有共同之法。日本帝國外交方針。何必別求奇妙哉。

何謂各國共同方針。曰保持己國權利利益。有機會則擴張之。是也。而爲之或以積極處置爲要。又或以消極處置爲要。故外交家。伸縮難測。變化靡常。要能保持國家全體權利利益。以擴張之。是各國共同之方針。而我帝國宜採以用之。豈外此猶有可採者乎。

夫如此議論。似甚平庸。聞者必笑以爲不知外事者也。然笑者宜畧爲攷察焉。夫世上議論中。多不解此平庸之旨者。曰支那扶掖論。曰支那分割論。曰支那保全論。如此種種。殆不暇更僕數。坐上空談。則扶掖可。分割可。保全亦可。雖然。此等議論。有何所期而然乎。世當有解其故者。加以欲實行此等議論。不可不用兵力財力。今世上有軍備緊肅議論。有租稅輕減議論。若不動兵。不費財。以口舌議論而得行之。斯可謂妙策矣。奈地球各國。不允此妙策。何故論外交者。非精密論之。恐無益於實踐也。今日當局者。果做何事乎。吾輩與世人共欲知之。夫外交有閑暇時。有繁忙時。其繁忙之時。即有事之日也。宜敏捷活達。以爲悅服國民之處置。固不俟論。其閑暇之時。即無事之日也。宜改革外交官。整理諸制度。備有事之時之計畫。當局者而自信爲天下太平乎。吾輩知天下多事未太平也。有事之日。有處有事之道。

無事之日。有處無事之道。當其局者。一切無爲。而世間議論。多歸空言。外交前途甚可憂也。

論地球國種之大勢

太陽報

第一人種時期自蒸氣電氣發明而後。打地球爲一團。於是破各國政治疆界。而人種之區別生焉。是希臘羅馬之舊文明。與十九世紀之新文明。所以殊異之一要點也。數百千年後。世界進步。更常破異種之見。生人類混一之思想。止知同氣相親。無有黃白棕黑之分也。然而今日者。人種競爭之時代也。故東西之論政治者。亦莫不持斯主義。以爲標準焉。如知此旨。則考察一切複雜事件。皆可得其真相而不誤矣。

第二英美關係。距今百餘年。美人發奮脫英之羈絆。建獨立政府。自是英美之間。猜忌競爭。日益以甚。其獨立之初。法人援之。於是法美相依。大窘英矣。美之商務日進。工業漸盛也。英則認爲商界一大勁敵。因疾視之。其爭搜索中立船隻之權。全開戰役。英領加拿大與合國爭議不絕。當南北花旗戰爭之時。英人多有袒南部之叛民。北部政府不勝憤怨。因鴉拉巴馬船之事。幾釀戰禍。其得免者幸而已矣。英美三國百年間之歷史。疾視猜忌之歷史也。雖然。猶有澆情一縷。存乎其間。以得滅猜忌之心者。此情日益增長。至于近日。猜忌之心殆絕。而英美同盟之政論。遂見諸實事焉。大西洋電線之架設也。倫敦與華盛頓之間。其最初通報之言。即平和兄弟之義。是非空言。今皆實驗矣。此其故何哉。電氣蒸氣之交通者。猶不

過外力之助耳。其本原則有一絕大勢力。積時愈顯。而以有今日也。此勢力非他。即人種之同是也。

第三種教關係。人種不同。性情因之異焉。焦通種族之執拗。拉丁種族之輕浮。是其所短。而豪壯堅忍者。焦通之所優。活潑明敏者。拉丁之所長也。夫有教無類。宗教者不以種族分疆界。凡屬人類。莫不一視同仁。故以理言之。則宗教者破種族之界。而變化其氣質者也。乃驗之既往。却有以人種定教宗。歸向之狀焉。試觀加特力教者。行于拉丁民族之國。普魯的士湯教者。行于焦通民族之國。由是觀之。人種性情之勢力。雖在教宗亦爲所支配焉。然則世界之事。凡由性情出者。豈得不爲人種所支配哉。

第四人種之小別大別。如拉丁焦通者。人種之小別也。而猶有黨同伐異之狀。則於其大別者。偏情更大。無足怪也。是西洋諸國之對東洋。所以往往出人意料外也。而實則意中之事耳。世人注目政治外觀。而於人種根柢之處。漫不留意。此其所以怪訝之也。

第五英俄德法。英俄互相疾視。五十餘年矣。兩雄不並立。勢所使然。一霸于海。一雄于陸。其於東洋也。一窺南。一瞰北。或爲恐嚇。或爲隱謀。秘策競。勢力以欲馳聘中原。使旁觀者大爲寒心。不知其何時而必有決裂也。其他德云法云。以爲其在泰西兩虎相鬥。勢如水火。則其在東洋之經營。必爲牽動矣。豈知其於實事全反之哉。方日本之有事於清國也。歐人

驚駭猜疑。出而爲三國之干涉。俄德相善。世人固知之。而德法相合共事。則大出吾人意外者也。近日有英俄協商之報。是亦世人所最駭異者也。蓋在歐洲之爭。爲利害不同而起。至其在東洋。則三國之利害一也。又何怪三國之聯合。又何怪英露之協商哉。此非獨由利害相同之故而已。其根源仍在於同種族也。曰拉丁族。曰焦通族。曰斯拉坡族。是人種之小別也。曰普魯的士湯。曰加特力。曰葛力忌。是教宗之小別也。英俄德法。是國土之小別也。其於小別圈內。彼等雖爲自主之爭。及其遠出。則立一大別之名稱。曰歐亞。曰基督教國。非基督教國。曰高加索族。曰蒙古族。界限分明。一至於此。則三國聯合。英俄協商。根于其性情然也。本斯主義。以爲國際交涉。是吾人所宜深察其微意也。

第六英國及古巴非律賓。西班牙之苦於古巴也。美人號稱義勇兵而往援之者甚多。以扶古巴獨立。其好高義。天下所同情也。餘波遠及于南洋之岸。而遂有非律賓之變亂。島民襲西班牙軍。欲建立島國政府。是非爲古巴島民所欲爲者哉。美人既助古巴。必更助非律賓之自立。使副其所望。是常人之所料也。乃非惟不助。反強伐之。欲使爲美之藩屬。是豈非世人所驚駭。以爲大出意外者哉。雖然。就根源之慮。而深求其故。則美人心。以爲非律賓民種者。南洋人種。與美民異者也。此其所以薄情也。美人從來奉四海兄弟之語爲宗旨。以不更求開地于美洲以外爲國是者也。今尙如此。夫復何言。想美之有心人。必不與于斯舉。然

政治者往往爲多數俗人所牽動者也。美之出此策也。其必以爲俗人所牽動。則其俗情可想見矣。此俗情由於人種異同之感而來者。十居八九。是予所爲以人種論解此問題。第七中國將來。處置中國之問題。亦宜根據人種問題爲之解釋也。西人之於中國。爲分取利益而來。然中國民族者。有勢力之人種也。元起漠北。統一中原。尙不能以專斷控制之力。使中國民族化于蒙古。而反爲中國文明種族所化焉。清廷據有中國二百餘年。滿洲之俗。所被于神州者。不過辮髮一事。文章制度。悉化于中國。強暴如滿洲政府。猶無如四萬萬神。胷何。凡歐洲諸國。欲收攬民心。不以強力壓之。則中國民族。豈能輕視哉。予以爲滿洲政府。雖成偏安之局。而四萬萬之種族。猶得於地球上保持其勢力也。歐西之思想。將與東洋之思想混而爲一。中國民族。將得專制之羈絆。歐洲之學藝。將使中國民族工業大進。其情狀將如沙拉先民族進歐洲之學藝。又將如亞歷山遠征。合希臘印度之文明而爲一也。世人其其驚于外交政治之外觀哉。外交政治者。顯著其國情者也。國情者。根本于民族之性情者也。人種問題者。非限于國界之區別可知也。我日本民族。其進修智德。努力而爲世界最優之民族哉。

大政策與小術數

東京日日新聞

行大政策者。必不要用術數。其目的。其手段。須光明磊落。據俯仰無愧之見地。不必瞻前顧

後。苟能如此。乃所謂正直最上之術數也。

一國之外交者。以保全其國之生命與權利爲第一目的。苟遇有可以進取之餘地。務伸張其利益。此目的爲列國之所同。苟不至因此而傷損他人之權利利益。則公然主張之。斷然確行之。不可有些毫之踟躕。

亞細亞之大陸。與太平洋之西北濱。正屬我日本之利益圈內。而清韓兩國之條約。於我之利益亦不小。我故此不可主張絕對的利權。當確保之。須收其成果。因此必要之施設。必政府自爲之。自爲之而令人民經營。從而保護幫助之。苟國力既足。不可不急圖其功程。因此決不必瞻前顧後。亦不要隱密陰秘。我日本政府之外交。曾無出于此規矩外。吾曹之所確信也。如前此二回之日俄協商。實可徵驗我外交之公明手段。將來於此等協商之範圍。處理我日本之權利利益問題。亦公然進斷然行。不必顧慮回避。無論俄國之於東亞與中國。曾用種種之術數。雖略有成功。然此不過對弱小未開之國而已。至於與列國利害相衝突。遂決非小術數之所能解。試以歷史證之。則如俄人近對韓廷之政策。俄之使臣往往好用術數。至終局不唯無成功。且並亡其實迹。韓雖小弱半開之國。然今在列國競爭。其於二三國間。競爭之體段已成。我日本於韓之商權商利。明爲與國之所認。則我確保之。伸張之。又何憚焉。且對列國亦不必用隱密陰秘之手段。試觀俄之經營東清。彼獲清政府之約諾。與

英國之協商。殆視滿洲如其版圖內。鐵道之敷設。官廨之建築。兵士之駐衛。皆公然經營之。而無忘憚。今我於韓之條約。與協商之條文。款項固不能與比。雖因吾曹不敢如俄之對東清。同一經營。然苟能於屬于我之權利。遂行之而無一毫逡巡缺憾。即使萬一與國之利害。或有影響相及之疑。然亦可更爲新協商。不然。則唯有直進邁往而已。若夫避公明而依隱秘。陽裝無爲而陰施措置者。此本非大國之國是。亦我當局之斷信其不可爲也。抑外交的進取。不可不待國力之指揮。故國力若有不足。則徒用小術數之陰謀耳。如國力之果足也。則直不必傷損他人之權利利益。唯公然爲之。而啓發東亞之文明。我日本雖小。亦負一部之職任。邦人當宜覺悟。在于不可免之運命也。

論新政新學可以存國之理

日本佐藤馬之丞

嗚呼。諾亞洪水。天地之所共也。婆羅門舊俗。全球之所漸也。洪荒闢而有大陸。人事尊而有政學。教術雜蹂。智力衝激。而有新世界。蓋其醞釀胚胎。爭存競長。數千百年於茲矣。古者中國之唐虞三代。泰西之希臘羅馬。治術格致。遙遙對峙。時代亦相距不遠。說者謂同爲印度所波及。或係張皇幽渺之談。雖然。天地氣機之關。則復何間中西也。乃者歐人以希臘古學。日益新之。研深極幾。施之庶物。用冠羣倫。其國於亞東者。惟我日本首崇西法。而啓雄圖。駸駸與列強相犄角。固唱義諸君子之心力居多。抑天之欲新亞東諸國之嚆矢哉。是故孱微

如暹羅高麗。或君主毅然而更化。或黨人激昂而進步。猶欲奮其弱質以迓天庥。而謂茲聲
明文物之禹域。其智識反遠出暹高下。其誰信之。然吾諦觀中國近來之變局。如燈將息而
忽明。脉將絕而忽旺者何也。豈天欲亡中國。而先降奇殃歟。毋亦盈虛縮漲之機。緘積之久
而發之愈速也。猶憶十餘年前。我國人之旅斯土者。所見士大夫傲惰虛憍。不可嚮邇。罔君
干仞。嘗發憤言之曰。烟毒與六經毒不去。中土之事無可著手。聞者至舌撝不下。今則變法
維新之言。喧闐朝野。與亞同文之旨。默契天人。且溫溫與我輩周旋。虛衷延納。而負笈從遊
於東西學堂者。踵相接。以視罔君遊學時之景象。何如也。嗟乎。去秋政變。風雲倏忽。慘目驚
心。自非沈溺俗學。甘心鴆毒。幸守舊之便。其私圖者。靡不焦頭爛額。於時機之失。雖罪之危。
而思出而拯之。然其隱忍至今。不聞他變者。則固深諒西太后之保全。聖主會有轉圜。且
日翹首於執政諸公之彌縫罅隙。知所改圖。以化意氣之私。而進康莊之治也。雖然。彼執政
者。則豈不以號召陳人。我行我法。爲是以據外轄內。沾沾自喜乎哉。故練兵籌餉。且不敢給
彈擊濫。舉國若狂。眞若一保京師。則金甌永固。一鋤新黨。則秕政全除者。嗚呼。其亦弗思
之甚也。傳曰。外強中乾。張脈偃興。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見其徒速禍機。而殲國脈已
矣。今試問力反。皇上新政以來。江海要隘盡失。能復之否。各國礦路。將橫亘於中原。能却
之否。俄席捲東北諸省。德強吞山東。英法分割揚子江以南。能禦之否。新集武備。各軍五萬。

有奇。能用之否。然則守舊究有何益。而鯁鯁以爲得計也。或曰。守舊誠不便。然使政學一新。民智大啓。或醉心美法共和之治。或主張國會憲政之益。治絲而棼。弊將胡底。曰。君民共治。上下交親。此自有生人之公理。而大易自否之泰之微機也。英立憲政體。自宋度宗時已然。今猶依然君主之治。德奧皆有議會。而君權不替。日本維新以前。大權旁落。自尊王論起。而憲政之體成。今之謂國於太平洋者。端恃此君民團結之公心。安在民智民權之說行。即張漢麟而拔趙織也。

若夫美法之變爲民主。止以壓勒太甚。激而橫出耳。中國今日而加英德日本之立憲政體。則民方親上。長之。不暇。豈敢他有異圖。若如法王路易十四。及英待美民之酷虐。而將來之變局未可知矣。況華民即不學無術。頑然塊然。一惟官吏之所爲。吾見印度波蘭之覆轍。即在目前。彼時君若相旁皇歧路。無一堅強之士民。出死力爲之捍衛。是特愚其民而賤他人以奴隸。而以其殉之也。夫與其愚之而賤他人以奴隸。曷若智之爲勤王敬愼之資乎。昔者德人攻法。入其國都滅之。易易耳。乃畏其民終不爲已用。委而去之。是故西人之覆人國者。必其政學兩亡而滅之。即政圯矣。而學強。猶足倚爲後圖。是故爲人上者。首當勘破此層。則國民智力。猶有爲君相繩策之時。否則權力之殺。與所謂八股小楷考據詞章之學。誠未見其可以植民而存國也。其尤迂謬者。一孔之儒。嚶嚶然以名教綱常爲力闕新學之具。試

思國與民且累然塞抑盡矣。彼名教綱常將復何所附麗哉。是故新其政學。則名教綱常猶有所傳而存。不新其政學。則名教綱常直畫餅不可充饑而已。今人于此。冠章甫。服縫掖。口堯舜。斥功利。甲冑其忠信。干櫓其仁義。然而新莽時有巨毋霸者。長一丈。駕專車。倉卒昆陽。不能一戰。而況甲冑干櫓之虛而無薄者哉。山精水怪。衣生人之衣服。將逐行客而吸其精血。行客反而攻之。則鬪饑朽質一掬耳。東西人嘗謂華人好大言而無實際。豎子易與耳。故視中國四萬萬人如無一人。可恥孰甚。可憂孰甚。是故新其政學。則民智國存。否則民愚國亡。驗之泰西。既如彼。考之亞洲。又如此。有牧民之責者。宜何居焉。然吾熟察今日情形。不日而必新其政學者。其機有五。大地文明新機勃勃。必不容中國以守舊終。一中國民種最良。漸知外事。必蹶然而奮興。二太后軫念時艱。必熟察皇上之苦衷。而咸興維新。三執政諸公。迭經外侮。儻無私意介其中。必不因去秋之偶騰異說。因噎而廢食。四中國果有新機。其不利中國之亡者。必出而相助。有此五機。則數千年之古國。數百兆之生靈。或者不與印度埃及墨西哥同見役於強鄰也歟。海外新民。不禁長嘯累晷而俟之。

記者曰。觀佐藤君此論。于我國情洞若觀火。如良醫言症。語語皆中病源。雖我國士夫號稱達政者。中簡傳之。不能如是之透快。毋亦當局者迷。旁觀者審耶。余抑謂不然。今夫共和立憲等國文明國也。主開通而不主抑塞。其現行之政術。固以萬機決于公論。而

其開通之原點。尤在出版自由。言論自由。故苟關於全國之利害得失。縱全國之人。上下而論議之。然後興革得宜。保全始固。正無慮外人之窺伺。而故爲諱飾也。中國自甲午敗後。海上各新聞記者。懲於外侮。痛心國讐。稍稍將國中受病致敗之由。形諸報牘。以冀夫在位者之一悟。其實於我國弱亡之根源。萬未睹其一也。而世之替儒。即來處士橫議之譏。又指云。失守庶人不議之訓。嗚呼。滅身不悟。寤非諱疾忌醫之過歟。洎乎戊戌八月政變後。各新聞家。悲聖政之摧絕。憐國民之無依。皆受僞政府斯文敗類之徽號。而猶公託義聲。訟彼奸黨。蠹國殃民之罪狀。我國民之精神。其庶幾稍加振厲矣乎。其尤愚頑者。又將懼外人自是深觀我國情。益易行其併吞之術。則何不讀佐藤君之理論。而深悟外人觀國之審。原不待告之。而始有以知其微也。

論圖書館爲開進文化一大機關

太陽報

夫學校爲開文化之原。雖三尺童子。猶能知之。學制自小學、中學、師範學、至專門學、大學。其數已備。其費亦鉅。然地球文明之邦。其悉心於學校規則。蓋盛矣。唯怪世人知學校有益。而未知別有開進文化之大機關也。蓋非不知有之。或輕視不顧也。然則何謂學校之外開進文化一大機關乎。曰無他。唯廣設公共圖書館可耳。館內貯藏內外各種圖書。以供公眾閱覽。故可冠公共二字以開之也。日本客歲中。查圖書館總數。合官設、公設、私設。僅三十一所。

除一帝國圖書館外。未有別公共圖書館。余不得不憮然也。人若不冀文化開進。則並學校或可廢之。誠欲文化日新。則舍圖書館。無以致大效。世之以教育家自居者。絕少措意於是。我輩不能不思自任也。昔有某君嘗經營圖書館事業。朋輩多訾其失職。後有故從事學校教育。皆以爲得職。據其言以攷之。此人既營建學校而有功。是非無創立圖書館之才也。故其語於人曰。予感知己之言。而事誠有不忍言者。蓋其友多皆關繫教育之人也。

歐美諸邦。極重圖書館。不俟辯言。又歐美圖書館之多。不復論列。今而欲陳圖書館之實益。或亦嗤爲蛇足。况我日本今日圖書館現狀如彼。志於教育者思想如此。論之似無益也。雖然予猶不忍舍而勿道也。唯欲使世人知圖書館可與學校相輔而行。且欲廣爲推布耳。

第一之利 圖書館使現在學校受教育之青年學子。得補助其智識之利也。蓋學校教育功課雖完備。然有圖書館。而學生於課餘之暇。離其羈束。得流覽研究教課以外之書。則見聞日廣。此圖書館在學校外。所爲開進文化大機關者一也。

第二之利 圖書館使凡青年志士。有不受學校教育者。得知識之利也。又學校既卒業生。及在校中途罷業之學生。苟欲增其智識。則以出入圖書館爲便。若日本今日時勢。不能擁護此青年輩則已。若有餘裕。而廣開圖書館。此策之最得者也。且不獨利於士。雖商工童僕。苟有餘暇。其智識亦從此而生。又安得無大效益乎。此圖書館在學校外。所爲開進文化大

機關者一也。

第三之利 圖書館儲藏宏富。學者欲查故事。得備參攷之利也。又人各就其職業。深得其書。而欲研究之也。醫士依是可得約治療新法。商賈依此可得曉廣告便法。業工農者亦可大曉其器械及用方法也。又著述家得諸種參攷知識。得確立其說。此圖書館在學校外。爲開進文化之大機關者三也。

第四之利 圖書館有使閱覽者隨意研究事物之利也。學校原有規律。學科、學期、時間、年齡各有限。又別男女。圖書館則不用此等規律也。故無論誰人。苟欲閱覽圖書者。自可隨意閱覽。且可隨意研究事物也。此圖書館在學校外。所爲開進文化大機關者四也。

第五之利 圖書館有使閱覽者於頃刻間得查數事物之利也。諺云光陰金也。圖書館出入一任閱者自便。故迫於有要事時。可去而營幹之。越時又得諸種事利。學校教育非所企及也。此圖書館在學校外。所爲開進文化大機關者五也。

第六之利 圖書館凡使人皆得用貴重圖書之利也。至圖書館收還閱覽費與否。隨各館創立章程如何。然雖徵收小費。而閱者出些少之貲。得閱貴重圖書。其實不可拚也。尋常讀書社會常恨乏力。難以購備圖書。渴望之。如大旱望雲霓。若有圖書館。則窮措大。貧書生。無此缺望。然此輩或尙有不冀此舉之大成者。可謂自暴自棄。抑亦文明罪人也。此圖書館在

學校外。所爲開進文化大機關者六也。

第七之利 圖書館有使閱覽圖書者得速知地球各國近況之利也。今日世界文明日進。吾不能安於固陋自同井底痴蛙固矣。雖有時爲百般職業所驅使。然不悉知地球近況。以與諸文明國相競長。必爲所敗。又圖書館廣藏文明世界新刊圖書。及新報諸雜誌類。使出入此舖者。不敢作劣敗污名之事。豈不美哉。是圖書館在學校外。所爲開進文化大機關者七也。

第八之利 圖書館有不知不覺便養成人才之利也。常觀出入圖書館者。無端而勤奮讀書之志。油然而生。以養成智識。此非如在校依教師訓導以養成之也。殆如桃李無言而自芳耳。蓋學者每入圖書館。固欲研究諸事物也。乃左右前後悉皆研究物。百城坐擁。我何得不生勤勉之意乎。不獨此也。事物愈研究。愈精細。意見愈卓絕。才器愈宏大。可知也。其爲利豈不大哉。此圖書館在學校外。所爲開進文化大機關者八也。

其餘之利。固不止此。不暇枚舉。讀者幸思之。

圖書館之效益。如前所陳。則與學校教育並立而不悖。可知也。然今考日本圖書館。尙不及予曩日所言。徒志於教育者之言。亦非吾所好。雖世人未知利用圖書館。以研知識。亦不足怪。然將有視吾言爲蛇足者矣。不知以一方面觀之。或以此言屬蛇足。自他方面觀之。知非

蛇足也。因陳其所感耳。予不復多言。只曰圖書館擴張。不可不贊助也。圖書館新設。不可不獎勵也。願司教育行政者。贊教育事業者。各用力以謀之。予豈不努力附驥乎。

男女交際論

日本福澤諭吉

西洋之文明。既東漸於我日本。國人漸知交際之重。常結會聯社以相懇親聚集。於是交際之風日盛。美則美矣。然未至也。夫世之所謂交際者。不過僅行於男子與男子之間。而婦人與婦人之間則闕如。我日本之弊俗。無論男子與女子之交際固絕無。即女子與女子之交際亦寂然罕聞也。苟或有之。即爲世人所尤咎。故女子舍親戚眷屬之外。則絕無與別人接者。可不爲文明之歎哉。余今論之。敢乞教於大方之君子。

男女之事。支那人名之爲陰陽。此兩字之義漠然甚難索解。世人強解之曰。陽者剛也。明也。高也。陰者柔也。昧也。卑也。借以爲尊男卑女之口實。其說實謬甚。余今借西洋之格物學明之。男女兩生之性質。如電氣之積極、消極（又曰陰電、陽電）焉。同名（積極與積極或消極與消極）則相衝。異名（積極與消極）則相引。故男與男女與女接則至情不通。男與女接則愛性相感。此蓋同名相衝異名相引之義也。

夫男女兩生相近之情。非唯人類已也。草木禽獸亦莫不皆然。夫禽獸爲群。則雌雄牝牡不離。草木成林。則陰陽相伴。其兩生相接。必和鳴樂舞。發長滋茂。莫不禽獸尙且如斯。而況於

人乎。故於人類男女相接。則必然如春氣之靈。南風之和。兩生之心情悠悠。而殺伐之圭角盡銷。鎔也。吾常見上流男子之宴會。苟有婦人與焉。則自然能調和其氣。而殺伐不昇。戲而不亂。話而不爭。融融洩洩。覺不可言之中。自有無限之快樂。男子如是。即推之女子亦如是。直不過一反觀耳。又男子親愛女子之餘。覺女體中有一種薰氣。莫名其妙之天香。實非真有是香也。乃心所親愛之故。而此香是從心中而發者已。以此觀之。彼女子之與男子相接。想其愛男子之心。亦與男子之愛女子無異矣。此天香又安知不從彼心中生乎。

然則人生至重至大之關係。在於男女之間。合則和。離則慍。由其離合之自由不自由。而生之利害。關於一身一家。非關於人羣之全體。至大至廣也。自古迄今。和指中國漢指中國東洋之學者。未嘗少論及之。附之於等閑。此學者不能免其責矣。

男女相接其情之利。既如彼矣。然則其相離之慍。又何如。試就禽獸觀之。假有百數十頭之生日。試二分其羣。牝自牝。牡自牡。各相同居。其情狀將如何哉。無論其飲食不足也。即使日多與之糧食。然而終不見其樂也。不唯不樂。且必至咆哮相害焉。由彼禽獸而上至於人之男女。其情無以異也。或統一個人觀之。男子年長而以品行清潔稱者。日本古來之習慣。與婦人交遊者甚少。而又不肯以高潔之身。污於花柳不品之行。既無所自遣。非逃於酒以自害其體魄。則故作身如木石。與世相違。以冒取異人奇物之名。此往往皆然也。故欲求其品

行高潔。而俯仰無愧。其精神洒落。能與世浮沉。非天稟異常剛毅之人物不能也。

男與女相離之慘狀。既如此。則女與男相離之苦。慨亦不堪問矣。試引封建時代諸侯之宮

女例之。無數婦女聚爲一羣。上下無別。稱爲向輿。日本稱宮女爲向輿。蓋謂其不能外出。唯終日徒對闈輿而已。終日靜鎖深宮。

長門永閉。終歲不與男子見一面。交一語。至於談笑遊戲。更不待論矣。然其外貌雖有可觀。

其內之言行。實多醜態。向人前其進退周旋。依然優美。而背地此美婦人相群聚于內。其一

言一行之淫醜。有出人意料外者。非唯淫醜而已。其心志陰險。獍猛。實乏可人憐之情也。彼

自稱爲一生奉公處女之時。彼選入侍宮中。長成於斯。老大於斯。此種老大處女。或自殘毀。

或罹疾病。有種種之變狀。求其能自樂者。實難也。德川之政治二百五十年之久。三百諸侯

之多。其向輿之女。能有幾人。賢者哉。使或有之。亦鐵中之錚錚者矣。其所以然者。因彼婦人

不得浴。男女交際之南風。至使慍無可解耳。

似此男女關係之重大。而古今東洋諸國之學者。不唯置之於等閒。而不論及。且皆噤口不

敢言。良可歎也。夫數千年來。男女無緣殺之風景。成爲習慣。而人不之怪。今遽揭發之。世間

之耳目。必爲之大驚駭。余今日不平而鳴。不憚犯世論之大諱。欲將古教一併說破。而使學

者之心目中。別開一新境界也。夫所謂古聖人者。不過出于古代未開之世。不得不應時因

人而立教。其教便利於其時代。故世皆宗之。而名之爲世教。若世漸進開明。則學者當隨時

應人心。而逐漸將此世教潤飾改良。不可死守古人之唾餘而不之變也。夫文明未開之人。猶今之村夫小兒。其心之働甚簡單。無辨別物事之力。如目之所察。祇知黑白二色。遂以概天下之色。以爲不黑則必白。不白則必黑。至於黑白之外。則不知有色也。其心之所區別善惡邪正亦如是。以爲不善則必惡。不邪則必正。徒定一直線之界。而屈躬守之。至若善惡邪正之間。別有無限之境。則不知也。當時之聖人。故因此而利導之。不得不以極簡單之法諭之。如四書所謂道二仁與不仁等說是也。其他如義利君子小人之論。亦復如是。非義則必利。非利則必義。非君子則必小人。非小人則必君子。其義簡單易明。以教未開之人民。則甚適宜也。然今日與古相隔數千百年。時世迥異。仍以其理強世人之趨就。何異以方枘納於圓鑿哉。後世之學者。心如死灰。絕無變機。繩遵墨守。如席石之不可轉卷。推其極端。誤沮文明之進步。實甚。數千年來。評論人之言行。非孝則逆。非忠則賊。其法甚刻。其道至狹。絕無一毫之餘裕。吾每恨之。

古今學者之局量狹隘如斯。故其論男女之關係。亦不過徒用慣語曰。古聖賢夫婦有別。男女異席。千萬年皆固守之。以之勸告於世。若不行之。則稱之爲季世澆漓。蓋此輩之腦中。唯有真正與淫亂兩者之思想。此外則別無所知也。故非真正則淫亂。非淫亂則真正。其間有無限之妙處。皆一概抹煞。此數千年學者之大弊。而人羣之惡事。無不皆由此而生矣。今就

鄙見觀之男女之交際有二端。一曰情感之交。二曰肉體之交。肉體之交。是男女兩生肉體直接之交。其界甚狹。其樂甚短。情感之交。是於男女兩生之肉體外。而別以心情相交者。其區域廣大。其味也遠。其樂也長。夫未開之世。其人智簡單。祇知有形體之顯著者而已。故唯知有肉交一種。及日漸開明。然後知天地生人分男女。於肉交之外。別有所謂情感者。情交遂於是厚焉。夫情交之外面。雖不過如同名之交無異。然其一顰一笑之微。亦有無限之情趣。心匠意繪。如精巧之畫工。遇山水之景勝。感動一片落葉。一塊頑石。其微妙之風韻。在於他人所不知之處也。此男女兩生之間。南風之燕。名之爲情感之交。就情肉兩交觀之。則肉交之劬。劇而狹。情交之劬。廣而長。此二者之重大。皆人間所不可少缺者也。

情交肉交之要用。皆男女之天性存焉。但二者不可不分看之。古今之學者。坐困於肉交之部內。外則無一毫之餘裕。動則謂防淫。使男女不相近。卽夫婦之外面。亦不許相親。言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其妨男女情感之發達甚矣。夫男尊女卑之弊風。不特婦人終沈於憂鬱之苦海。而男子亦同陷於愁惱奈何之天也。此我東洋開化之遲遲。實由學者昧於情交與肉交之區別所致。彼一言一論。遺悞千秋。余故不得已而向和漢之古學。作不平之鳴。情交與肉交。是各獨立而不必相伴。欲明其義。卽細察下等之動物可知。夫禽獸於肉交之外。亦每見其有若情交者。如無論家畜或野生。其雌雄牝牡之睦。人皆見之。或疑其因肉慾

之樂。故自然生其親睦之情。然未必然也。何則。彼禽獸於孳尾既定之餘。肉慾全消。而其親睦仍如故。則非徒肉慾可知。又廐內之畜。同名相處則常有相關。而異名相處則輯然和樂。若謂其單有肉交之愛。則舍孳尾之外。彼之親情必衰。其相關仍與同名相處無異。今彼不然。則肉交之外。必有情感可知矣。禽獸尙如是。況於人乎。

且禽獸之肉慾。皆順天然。其發也有候。其止也有時。不能自破出於天然力之外。若夫人則不然。雖女子之月華。每月一熟。則卵子辭巢。此爲人類發慾之定期。生理學者言。欲知人類進化之度數。與禽獸進化之度數。

祇觀其發慾之期則可知矣。禽獸發慾之期。不過一年一度。而人類則十二倍之爲一月一度。然亦可隨發隨止。其發之易。故禁之亦易。自由自在。

權操之於己。非天然力所能限也。名之爲萬物之靈。豈偶然哉。人之慾可能自禁。而禽獸之慾不可自已。則人之肉慾。必比禽獸較緩可知。故人類於肉慾之外。其情交正綽然有無限之餘地也。古來支那之帝室。有宮女三千之語。日本封建時代。藩侯之蓄婦人甚多。若云以慰肉慾也。則數人足矣。何用此多數爲。顧彼王公之養此許多無用婦人者。非爲肉慾已也。蓋男愛近女。女愛近男。異名相引之性。兩生所由賦於天也。夫人之觀草木之花。尙且悅之。況於男女相見。居然能笑語之花乎。昔男子嘗以解語之花評婦人。吾謂婦人之評男子。若非解語之花。定是有情之松柏矣。兩生相引相悅之情。乃天然之紅花綠葉。比於草木之花。其妙緞不知又增何許矣。此情交之妙處。不關於肉交者也。世人口雖不言。而試一思之。亦

足以自發明之矣。

情交與肉交之異。已言之審矣。今有一理不可不辯者。如古人立貞節二字以教世。而後人遂墨守之。並以姪亂二字爲對舉。不貞則姪。不許有些餘裕。以此爲防姪之法。吾未見其果能防姪也。祇爲人羣之害而已。使數千年來同棲此宇內之男女。不得覲一面。近一步。交一語。嗚呼。男女所爭不過數寸之間。已而無端畫此廣大之鴻溝。以截斷生人之樂。豈不傷哉。德川政治之太年。二百五十餘年之間。人心萎靡。丈夫則貌爲高潔。婦人則爲人間交際所摺斥。弊習所積。牢不可破。我日本何其不幸之甚歟。此謂之人羣之壓制。比之政府之酷法。尤爲甚焉。蓋人羣之壓制。實朝朝暮暮皆令人無一息能自由也。

論戰法之變

日本中西牛郎

用兵之道。厥要有二。曰器貴乎利。曰法貴乎精。蓋器不利。則有兵而無兵之用。法不精。則有器而無器之用。器之精粗。一驗即判。但法有精粗者。視其與器稱否何如耳。與器相稱。斯爲精矣。苟不與器相稱。雖嚴密齊整。亦不足爲精。是故兵器十年而不變。戰法亦可十年而不變。兵器一日而變。戰法亦不可一日而變也。曩歐洲兵器。創新競奇。層出不窮。而其最後出者。爲後膛鎗。創製此鎗者。爲瑞士名匠。苦心力索二十年之久。始克成之。旣成而始試之。戰者。爲三十二年前之普國。嗣後列國轉相倣效。爭先恐後。而步戰之法。自是一變矣。其初

人但知兵器之變創自普國。而不知戰法之變創於普國也。或知戰法之變創於普國。而不知訓練之變源乎普國也。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歐洲有普奧之戰。普國始用新鎗。所謂後膛鎗也。靈捷異常。前此之所未有。普軍以此奏功。長驅進入奧京。使奧從約。此普國霸業之始也。越四年。又有普法之戰。是時兩國俱用新鎗。然普軍連勝。勢同破竹。遂圍法京。使法乞和。此普國霸業之成也。夫彼用舊鎗。此用新鎗者。普奧之戰也。一鈍一利。即謂勝敗在器可也。兩敵俱用新鎗者。普法之戰也。利鈍正等。謂勝敗在器可乎。然列國之環視者。於普奧之戰。早知普用新鎗之外。更有訓練之精。遠過他國。其以爲專在利器者。蓋其初未深詳戰時之情耳。獨至普法之戰。兩國利器足以相敵也。兵數足以相敵也。是以列國咸謂普之將帥。蓋千古偉人哉。凡其平日所規畫者。及施之戰。事無巨細。悉合機宜。又善揣敵情。如指諸掌。此其所以連勝也。夫普之將帥得人。不可誣矣。然至謂其事無巨細。悉合機宜。以此制勝。則未爲確論也。何則。普法之戰。普國將帥所豫規畫。施之此戰。遭事輒違者。蓋才而二三焉。節制紀律。其平日講求。施之此戰。變通化裁者。蓋十而三四焉。此乃當日普國官報明白記錄。而不容疑者也。然則普何以勝。曰訓練之精。此其首也。將帥之能。又其次也。特其可異者。在此訓練之精。不自隊營之間來。乃自學校之中來也。其故何也。夫新鎗之利。三曰施放速。曰射力遠。曰命中精。凡此三者。僅有其一。而殺敵之多。足以十倍於前。況於並具此三者乎。況於

更有及遠命中與是相稱之巨額大礮乎。用此利器。兩敵對陣。固列成隊。相逼接戰。彈丸雨注。無一虛發。須臾之際。數里之間。烏有不伏屍山積。流血成河者乎。當是之時。防之之法。但有散隊以戰耳。散隊以戰者。兵士既無隊伍步伐之整。上將指揮號令又有所不及。乃欲使偏裨士卒聽令進退。一如傀儡。殆不可復得矣。而普國之兵獨精銳無敵者。蓋因其士卒有應變之智。有臨機之畧。首尾相應。前後相救。散而不亂。分而不離。變化自在。有如手足耳目之聯成一體。不期相救。是其紀律之嚴。訓練之精。不在將之號令。而在兵之身心也。嗚呼。此豈教養無素。頑鈍椎魯者之所得而可望哉。要之舊法者。死訓練也。新法者。活訓練也。求之隊營號令之間。而以為足者。獨死訓練為然耳。若乃活訓練。不求之學校教養之中。而惡見其可乎。普國學校之盛。夙冠歐洲。其民就學之多。於列國中首屈一指。而其與奧法交戰之時。收良家讀書聰穎之子弟。多在卒伍間。彼其訓練之精。遠過他國者。其不以此也哉。今有國焉。鉅創深痛之後。不惜重貲以購利器。鎗必曰後膛。礮必曰鋼鐵。其於兵務亦可謂盡心焉耳矣。然知器之變。而不知法之變。知訓練之精。在隊營之間。而不知其在學校之中。漫募市井亡賴。目無丁字之徒。授之以利器。教之以坐作進退之節。欲以步武普國之強。噫亦難矣。夫太阿之劍。陸斬虎豹。水截犀牛。蓋天下之利器也。執此者。嘗無敵於天下矣。然今執太阿之劍者。人人皆是。則勝負之決。豈得謂在器而不在人乎。此今日練兵第一要義也。

佐佐木豐壽女史。數年前曾充東京婦人矯風會員。于女子教育之事。頗極留意。近著一論曰。女子教育。世既重之。藉公私或外國人之力。以開置女學校。蓋二十餘年于茲矣。其間屢經盛衰。以至今日。猶未有一定之主義。議論百出。不知所止。昨春以來。時事新報。論婦人權。利。大獎勵女子。福澤君亦曾著女大學評論。以公行于世。是足以誠腐腸男子矣。發警鐘于婦人社會。唾覽中。凡在女流。宜何如感激矣。且近來各新報記者。又一切學者。宗教家等。論婦人之事。實屬可嘉。毋亦風會所趨。固不得不然之勢歟。夫男子敗德非道。不斷其弊。則破一家之平和。夫妻子女。反目疾視。其流毒必延及一切人羣。恐世界視爲故然而不之怪。不知虧損國體。殊非細事。余老婦憂之也久矣。不亮孤微。曾於十四年前秋末。與同志謀置婦人矯風會。力欲矯正世之弊風。心實期世人之駁詰。使其理漸明。二十年來。或身親開演說公會。或散布主意書。廣集會員。又發刊雜誌。時婦人伎倆未成。然欲矯而正之。不得不極力發心源之論。乃男子之駁詰猶少。女子之攻駁反多。夫同性女子。久爲男子所蔑視玩弄。至夫婦間。且受不忍言之慘虐。而猶度外視之。如無人身性格者然。彼其好爲駁詰。而不顧正道者。妾不知其何故。畢竟出於嫉妬耳。慨自矯風會成。內外辛苦如此。越兩三年後。醜猥污行之男子。聊有所憚。心竊喜之。然同性等益反抗駁詰。或曰。女子所公然出于社會以行事。悖

其本趣也。或曰。婦人之行。如溝中楹杙。隱處用力。是婦德也。噫。是爲輕薄男子所恫嚇。謂易搆他人口實。欲再落舊窠。老婦以微軀。四面受駁詰。遂于二十三年春罷職。其後矯風會。所謂日本主義。徒付柔利婦人擔任之。以至今日。雖似可喜。其間使男子再逞惡業醜行。不可謂無遺憾也。然而自女子教育。婦人矯風會。推行以來。極觸世人耳目。畢竟越十餘年。漸見改正條約實施。迫近眼前。始有所曉。先年駁詰婦人矯風會。嘲笑公開演說者。其前後矛盾之論可笑也。此際有等婦人。眩暈於囂囂議論間。不知所歸。有等惑於帝國或大日本名稱。虛飾是尊。漸染貴族頹風惡習。終爲輕薄男子所籠絡。而大夢未覺者。所在多有之。抑今日女子中。有修和洋高等學問。頗得智識者。又奉宗教。有以熱心家得名者。依然一切託身男子。阿諛男子。能污其品位。斯其罪亦在婦人自作而自受之耳。聞近頃高等女學校校長。開協議會。議請條目。其時委員報告女子服裝及結髮式樣。老婦讀之恍然。夫校長先生。費貴重光陰。招待諸員各自遠來集東京。論服裝結髮等事。亦世間難得之大先生也。元來學者疎於世情。不能通異性婦人真情。若能通之。女子服裝結髮。非男子可干涉也。老婦更斷言曰。凡數百學者。名論卓說。經百歲而不絕。然以男子講論婦人容喙於女子教育。決不能得神聖婦人女子教育之道也。同性諸君。宜以女子教育爲婦女大任。又以天理自任。勿爲男子所左右也。

諺曰。奢者不久。古今東西金言也。亡羅馬帝國者奢侈之風盛。法王死于斷頭臺上。亦奢侈盛也。即普魯士故一小侯國。再進至全掌德國霸權者。由於波特斯敷氏嚴禁奢侈也。西班牙之衰頹。土耳其之屈辱。亦皆出於奢侈暴政也。日本平民滅亡。足利氏末路。幕末種種事蹟。皆無一不以奢侈傾危其社稷。破敗其財產。嗚呼奢侈弊害。何其甚也。然世人往往陷其弊害。似毫無顧慮。何耶。不熟察奢侈性質弊害而矯正之故也。矧今日地球列國人種。生存競爭於經濟界上。勝敗之數。正因經濟力強弱而分。今日日本改正條約。準外人一律雜居。益欲入于此競爭場中。然欲制其終局之勝。舍鞏固國民經濟力。無他策也。然我邦人所尤缺乏者。固在經濟力。而經濟之不足。以日流奢侈。乏轉運之力所致也。然則用力於禁抑奢靡之風。是日本將來之一大急務也。

奢侈者何。不論生產力及有形無形。其無益於人類生存。才智開進者。皆屬奢侈之害。然如日用所必需。且足以增長生計程度等物。不算奢侈。自此等物外。總可謂之奢侈。雖然。奢侈亦各異其用。有資產之鉅額收入。而靳於施與。吝於創作。不肯分潤貧窮。最爲惡習。惟細民而陷奢侈。其理亦不可不講究也。如甲國奢侈物。運入乙國。雖或亦不可缺。然竟超過己國生物分量。不免屬於奢侈。故人當各顧其地位。各隨其國情。測列其分量多少。以判定奢侈。

如何也。雖空中樓閣。或不可輕於斷定。然徵於本來所服之用度。以爲標準。一以無裨益于生存開化及生產力者。總謂奢侈。誰曰不官。察日本現狀。就一儉人等所用重要衣食品物而言之。如綿布、鹽醬油、薪炭、菜蔬等。是日用之必需。絹帛、砂糖、魚類、牛肉、點心等。亦可謂普通用物。如酒、烟草。則直謂之奢侈物可也。

人羣進化論

夫論事物之是非得失。而祇着眼于其現狀者。未有不悖謬者也。蓋天地間之事物。無一不有進化。惟具有進化也。故形質日日趨異。時時變遷。無滯相。無定形。世人執古以例今。因今以測古。實大相逕庭也。昔之治動植物學者。多以不明進化之故。至謬認其理者甚多。如耶蘇教以此地球爲在於天之中心。以人類爲首出萬物。其理與人種學大相背矣。今試略舉一最淺近之理。則自明形質隨時變化之神妙。就人身體上之乳言之。莫不以爲男子衰小枯涸。女子強大膨脹。一若造物者之故意使然也。不知生人之初。不以乳別人之雌雄。蓋其時男女之乳之大小壯弱。實所差無幾。以其男女皆乳其子故也。及後人羣漸漸發達。男子之乳子者日希。後遂盡委其任於女子。而男子不復與焉。故男子之乳。因久廢不用。日漸縮少。久之久之。而遂成爲今日之形。夫今日所謂異者。安知非昔日之同乎。今日之所謂同者。又安知非他日之異乎。故曰。無滯相。無定形。惟有進化。

不甯惟是。有形者固有進化。而無形者亦莫不有進化。如人羣之道德。亦隨在而異。昔日之所謂善者。今日則反爲惡矣。今日之所謂善者。後日則又爲惡矣。其故何哉。時世之不同耳。孔耶之徒之論孔耶。皆以其道德爲天地自然之經理。不度世。不量時。至反爲道德所陷。是豈聖人制作之過耶。乃不善體聖人之過耳。今人之秉男尊女卑之說者。動執古來之舊說。以衡諸今日。仍欲使今日文明世界同於古時之醜俗。不亦慎哉。夫開明之世。人人皆能自由。而不相侵奪其自由。故擅男威以壓女權。執尊卑之謬說。以害人間天賦之自由者。此未開化野蠻之陋風。實背天地之公義。今欲致世界於開明。豈尙容此蠻習之存於世上哉。今更論古今男女之地位。及夫婦倫理之進化。

夫曰道德云者。因時制宜。與進化相追逐。不可勉強。不可假借。若守之不變。執之不通。是膠柱鼓瑟。刻舟求劍也。如中古之民心未能團結。欲其共同一致。則莫若中央集權。故當時國君專制之度。非惡也。因時制宜也。然今日人民黑暗之代已過。皆已發達成立。各人所應得之天賦自由權利。不可以一人侵奪之也。苟仍以專制之治施諸今日。是謂代大匠斲。代大匠斲者。未有不損其手者矣。又如未全開化之世。有許多奴隸等。被屏諸人類權利之外。以今日視之。則未有不厭惡之者。然在於其時。不惟不惡也。亦宜也。蓋其時有有自由者。亦有無自由者。然後有貴賤之分業。有貴賤之分業。然後人羣之團體始成。人羣之團體既成。然

後人羣方能發達。而日赴於開化矣。於男尊女卑之事亦然。當人羣初進化之時。夫婦之倫常未固。家族之制度始開。其時之智者知男尊女卑之不可缺也。於是共倡扶陽抑陰之說。假天地高卑之話柄爲掩飾。歷時既久。其理遂深入人心。積非成衆。是習慣成自然。一若以此理爲天經地義。苟或闢之。則反譁然矣。

今之精於人種學者。考察太古之風俗。其時并無夫婦之定義。不過如今日之下等動物羣居。雌雄自相交通而已。其一部內之男女。悉夫悉妻。未有尊一之定名也。故治人種學者。名此時代爲婦女共有時代。或共同配偶時代。至若稍知夫婦之定義之時。已有幾分開化矣。据治人種學者之說曰。

欲知太古婦女共有之時代。就今日之蠻俗觀之。可見矣。如加利科爾尼亞之土人。亞非利加之標斯曼人。不知有夫婦配偶之言。其言語無妻與娘之別。亞非利加有一處野蠻。祇酋長一人有妻。餘則無所謂妻。普刺支耳之土人。雖有夫婦配偶。然人人皆以己之妻女。侍來客之枕席。視作旨酒嘉肴。以御賓客。夫羅噠及安打馬噠人。至生子後。則夫婦之緣斷。又昔日之在心步塞及普羅沙之蠻俗。其婦女可自由交通云。又支那之古代歷史。其風俗既稱遠勝於歐洲。而几蘧氏時。天下之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至伏羲氏始制嫁娶。其以前之風俗可知矣。

觀右之說。則太古婦女共有之風俗既足徵矣。而別個配偶即夫婦之倫理之起。何自昉歟。吾即以治人種學者之說明之。治人種學者曰。

當婦女共同之時。自己部內之婦女既爲公共物。則不能一人私据之以干此全部人之衆怒也。故欲專有之。必須奮其勇力奪別部之婦女歸而後可。然則別個配偶之起也。大抵不出二端焉。

一曰奪外部婦女

二曰買賣婦女

奪外部婦女之俗。今日地球上之野蠻尙有此風。如柯斯他拉利亞新嗟蘭德及太平洋諸島與南亞美利加之野蠻等是也。又有自昔奪婦女之俗稍衰。而今則變爲奪婦女於婚姻之儀式上者。如菲律賓島古禮亞島之蠻人是也。又太古之斯伯路他希伯流威耳士、斯拉柯尼亞、日耳曼尼亞之諸人種中亦有此風俗云。

路波克氏曰。男女之配偶起於暴力。漸進而爲別個之配偶。其時一夫數妻者有之。數夫一妻者亦有之。再進至文明之時。一夫只有一妻。迺自共同配偶之後。一夫一妻配偶之前。其間雖有夫婦之名。並無夫婦之實。所謂妻云者。不過服勞役。遂情慾。有時視之如奴婢。有時弄之如玩具。而夫則居然坐大。爲一家之專制君主。握其妻之生殺與奪之權。願揮指使其

妻不敢不唯諾惟命。此實當時之形狀也。然而各國之文野開化遲速不同。故其俗亦異。就中稍進化者。如奉回教之諸國。每一男子許有正妻四人。其餘則盡妾。又視回教諸國稍進化者。如奉孔孟教之諸國。每男子止限正妻一人。餘皆妾。要之必須同趨於一夫一妻之也。

試緬想別個配偶之初起時。承共同配偶之代。其子女之強弱必與男子相敵。豈肯甘受男子之壓制以害其自由。及至攘奪購買婦女之時。其男子將獲歸之婦女。如捕得山獸。囚之以牢籠。施之以羈索。以飲食誘其前。以鞭撲隨其後。久之變其強悍爲馴善。化其厲猛爲柔媚。去其本然之天性。而積成一種之偽習。漸至新習已熟。舊習盡銷。更養之以道德。柔之以禮樂。於是男尊女卑之習。不特男子喜之。即女子亦以爲天然之公道。自有此新習而後。將前日人羣之子女玉帛共產之時代。一變而爲眷屬分派之時代。故自有配偶之分派起。而後私產興。私產興而後人羣之種種分派出。

於是由眷屬之分派。而生個人之分派。個人之分派未起時。夫婦父子皆一家之主。至個人之分派出。而妻子等不直屬於戶主。惟服屬於戶主之下而已。至此爲人羣分派之極度。此雖非正理。要之亦不過相距一間耳。一變則至道無難矣。如彼奉回教與奉孔孟之諸國。自中古已脫野蠻之名。而能至於半開之國者。職斯故也。故曰男尊女卑之說。行之於未全開

化之時甚善者此也。

凡有男尊女卑風俗之國。其妻女不許公然接見外人者。其原因大概有二焉。

一、其妻本是却諸他人。非男女情愿配合。則不能不恐其妻逃亡。或更被他人劫去。

二、於共同配偶之風俗。不許個人私有妻。若由別部却回。則不可不藏之深密。

有此二種。則男子之妬心愈生長。積千百年。其妬心猶相因不滅。仍收妻女於深閨密閣。不使出外庭一步。接見一男子。處則帷其體。行則慕其面。何故致此生人之苦哉。吁。男子之妬心。勝婦人萬萬矣。如支那之曲禮曰。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又曰。男女授受不親。又曰。女子送客不出門。又曰。女子長於室。男子長於堂。如是者。種種束縛之制度甚多。蓋其時去劫婦女時代未久也。

今男女權力之進化最早者。莫如歐羅巴人。其夫與父之對妻與子之權力相去不甚遠。蓋其妻子皆可直接於人羣成爲一個人。不必服屬於夫父之下。又考太古希臘羅馬之時。已有一夫一妻之風俗云。近來又大倡女權。女子皆欲獲參政之權利。且並不許男子蓄妾。今歐人之富室大家皆無蓄妾者。間有之。亦不過隱納。斷無敢聲揚者。今我日本百事皆模倣泰西。採彼所長。補我之短。至於男女夫婦之關係。而不模倣泰西。仍欲維持此未開化之舊風。我日本以東亞之先覺自任。而不能除此醜行。人其謂我何。夫男女之不能平權者。以女

子之智識才能劣于男子故耳。自後之女子當高其地位。主張其權利。講求教育。則此男尊女卑之陋習。不期然而自日減矣。

論文明之戰爭

外交時報

世界之形勢。至於今日。非古昔野蠻可比。故戰爭之事。關係萬國。一國不能肆行其意向。何則。如以野蠻習慣。不稍易轍。則世界終無享安閒之日矣。假令一強逞暴。各弱國可以連衡制其威。如歐西各國。見俄有不利於土耳其。皆從而干涉之。此其例也。今日之戰爭。當未決裂以前。將其所以不能已於干戈之故。布告各國。既經各國知其爲不容已之舉。始可斷言戰爭。此萬國之公權。至當之公理也。

今立國於世界中者。立憲國四十有餘。日本其一也。在歐洲之孟德歷固魯。雖未設立國會。然俄國僅行專制於其內部。對外交上則立憲國家之行爲。故今日世界之大勢。欲免爭戰於萬不獲已之中。必自以立憲主義爲宗旨始也。立憲主義。在國民之發達。至於爭戰則其最末務耳。故近頃以來。皆避爭戰而赴平和交通。當決裂之際。曲我而利外國國民。外國亦自曲而利我國民。此皆以國民爲主義者。故近日各文明國每持此以爲外交宗旨。其利溥矣。

即以立憲國家之宗旨。設有不忍已之戰爭。關國民發達上必要之件。兩國意向。互相對抗。

遂至於興兵戎。然其宗旨。在以此國之強力。制彼國之無理。使其讓一步也。故兩國於戰爭之際。必使完全義理。可以供局外之批評焉。今揭其所應注意者如左。

一戰爭之宗旨。在屈服外國之心志。其心志行之自國家者也。故僅可屈服其國家。不可與國民爲敵。今日以後。爲民主主義發達之期。非可得而征服之。如欲作亡其國民全體之戰爭。世界中公理所不許也。文明之戰爭。敵國家不敵國民。戰爭之際。不加危害於其人民及財產之類。兩國交涉。亦相通如平日。即敵國旅人。亦當保護如常例焉。

一破敵之宗旨。原以制其強暴。使之屈服。不可乘一鼓之勢。逞其強梁。致之死地而後已。越此範圍。則野蠻之所爲。徒負不正之名耳。列國交通。各謀其國民之發達。當與相傾軋之際。外無調停之道。遂不能不以我之強暴。制彼之跋扈。此非無理。乃勢所迫。是以敵之志願。既屈服於我。爭戰之宗旨。既達。不可復生苛待之心也。

一敵國兵士。既就捕虜。則非敵人可比。故當以優情遇之。雖平日無一面之識者。尙當具憐恤之心。况彼捨身犯難。爲一國犧牲之忠義士乎。救而生之。誰曰不宜。文明之戰爭。必不可不於此注意也。

一兩國起戰爭於列國之間。此外之諸國。不得左袒何國。使其利益專歸於所親睦之國。尤以解散而成平和之局。爲最完善。此局外國之任也。雖然。局外各國。即有加不利於戰爭之

國。而戰爭之國不可不忍受之。但妨害出自敵國。則有要求賠償之權利耳。一戰爭之初志。如在撲滅敵國國民。然一旦成結局於中途。敵既已表屈伏之意。其要求之欲望不必終始如一。亦可以改更於中途。凡此皆文明之爭戰也。

第十九世紀外交一覽

日本有賀長雄

今當立夫二十世紀之新世界。而回觀百年以往之各國外交。其中變遷之次第。波瀾之起伏。執彼既往。以推將來。爲益良多。雖然。非易易也。試舉其大綱。以供天下之一覽焉。追憶一百年前之歐洲。法國拿破侖以自由民權之精神。統攬內外。集國中之學士。編纂民法。而已亦逐條討論之。以深遠明爽之智力。身率國人。傾注武功。對於外則以革命自由之大義。布告天下。務使專制獨斷之君主。絕跡於世界。法國之權勢。彌漫於歐洲中原。即彼自千八百四年。即帝位。至一千八百十二年。而歐洲大陸。悉伏其腕下矣。當是時也。不任其指揮者。僅英、俄、瑞典、普魯士、葡萄牙、與西班牙之一部分耳。然經拿破侖一番破壞之後。各國君主。思恢復其權力。於是約己國之人民。而保護其權利自由。立憲法。設議會。乃諭人民曰。倚外國人之力。不如奉祖父相承之政府也。各國人民遂允許之。當拿破崙之破莫斯科也。奧大利、普魯士二國。已先脫法國之同盟。合英、俄之軍以擊之。遂以千八百一十四年三月。失其位。於是四國聯合。其宗旨以恢復拿破侖所蹂躪之諸國。而使其存立也。各國之君主。

大會於維也納。雖拿破侖自葉爾巴逃歸。一時解散。翌年復相會議。而以六月決議焉。維也納公會之斷議。爲歐洲政治之關係。使復拿破侖戰爭以前之狀態也。即依民間自然之結合。依君權相承之歷史。而成一國家形勢之主義也。即正統之主義。及以國家爲發育民生之機關是也。即專制主義是也。第十九世紀之初三十年。爲恢復舊式主義之奏功時代。次二十年間。先破專制主義。爲前半期之大勢。一千八百五年以後。漸破正統主義。此必然之結局。至於見殖民主義之外交。則後半期之大勢也。

第一壓抑革命之時代

以維也納之大會。定歐洲之關係。雖似無關係一國內部之政體。其實不然。是正與革命相冰炭之條約也。何則自此決議以後。各國所領之疆土。復其舊。挽回中古專制之政體。協各國君主力。誓永保此形勢。無使紛更。協各政府之勢。以壓退革命氣運。覽當時紀錄。察其實情。曩者拿破侖以破竹之勢。倡革命之大義。列國君主。辟易不暇。于是繫民心而保護其自由權利。許開國會。固非出其本心。俟拿破侖一旦敗亡。大小君主。議會一堂。籌善後之計。乃復大振威暴。互相援手。欲永保專制之甘夢矣。

當時四國聯合中之最有力者。係德意志聯合之盟主奧大利也。其宰相麥德爾。有名之專制家也。彼自會議於維也納後。直以奧俄普三國結兄弟之盟。約相援助。是實對革命者作

連衡之勢也。獨英國自法革命以前。爲保其人民之權利。開設國會之故。因不與盟焉。又懼法蘭西革命復起。以三國戰勝之威力。屯軍於法境。以備不虞。迎立虎爾朋黨之王路易十八世。又於同盟四國之間。結一密約。防革命之再發。聯合四國。以干涉法國之內政。而拿破侖之子。爲歐洲平利會之公敵。公定條律。以絕其復起。對英國之革命。雖無異議。而以拿破侖爲有國家者之公敵之故。亦不得不贊成斯聯盟焉。

又麥德爾當一千八百一十九年。挾德意志同盟會議議長之資。聚各邦宰相于卡魯斯巴多。曰。如不允人民發布憲法及開設國會之約。其勢必不可制。遂至依議而行。雖然。其憲法也。國家之權力。隱集於君主一身。他人無得而分握之云。

一千八百二十年迄一千八百二十三年。西班牙、葡萄牙、普魯士及沙爾其。當革命之際。容同盟四國干涉。而英國默許之焉。

如此。自一千八百一十五年迄一千八百三十年。恢復中古之專制政體之時代也。

第二立憲政體之時代

一千八百三十年。形勢一變。路易十八世之政府。漸與議會相軋轢。及一千八百二十四年。普魯士牴牾益甚。遂于千八百三十年七月。發勅令以限制刻書之自由。壓抑議會之權力。而萬民以其係違憲法之勅令。相與反抗。時巴黎城中同志結黨者。至萬餘人。決意傾倒專

制之王黨。戰鬥三日。始奏革命之功。雖然。前政府既被傾仆。而無建新政府之定見。直宣言爲共和政府。如此之形。國基豈鞏固哉。不獨舊黨尙雄峙于內。而亦有受外人干涉之虞。故政治家之有力者。樂知特。借爾。義滯等。迎立主張民主主義之路易虎里普焉。

路易虎里普依萬民之意。而即王位。此共和國立君之始也。斯時列國兵力不足。不能干涉。而復舊王之位。具用武之想者。獨俄人耳。見他邦無應之者。而止。初列國尙不公認路易虎里普之政府。迨英國始認之。列國繼之。於是維也納之會議。失去一重大之事件矣。

雖路易虎里普政府之立也。非以祖父相傳之權力。而踐王位。乃出於人民之意向。列國君主。恆卑貶之。於交際間。常露不悅之色。如俄之尼各拿士帝。不以平等之儀待之。顯呈其跡於國書。法國人民觀此情狀。大爲之憤激。因是及維也納之會議。而以國約附入之。並令政府干涉外國之大事。而歐洲之幻態。因維也納之會議。遂至一日一紛更矣。時比利時有獨立之舉。正法人伸爪試牙之機會。比利時原與法蘭西同國民。自維也納之會議。隸於荷蘭王之權下。以故心願不平。荷蘭政府復屯軍隊以鎮壓之。比利時人遂乘法國七月革命之機而起。抗荷軍而逐諸境外。和人請聯盟四國干涉。于是普魯士及俄羅斯發兵援荷蘭。法國政府決意援比利時人。普軍自東入。法軍自西入。揚言接戰。斯時俄人以保羅人之叛亂。不暇用兵於外。遂聽英國之判斷。開會議於倫敦。決認比利之獨立。

一千八百三十一年十二月。於是維也

納之會議。又失去一大事件矣。

路易虎里普之帝位。雖自民間立之。尙未爲純然之民主政府。其故以權利未極平均。納稅二百佛耶以上者。斯得握選舉權。納五百佛耶以上者。斯得有被選舉之資格。路易虎里普自一千八百三十年。迄一千八百四十年間。更易宰相至十人。此後爲八年之宰相者。尼座是也。尼座攝政之後。鬻賣議員之策盛行。以種種之利益相引誘。議院中之反抗政府者。雖共和黨亦無廢君主之心。此外思更正選舉條例。主張民主政體者。全院中唯魯託爾露蘭一人而已。然院外之不滿於宰相之行者。漸次增多。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以後。改革選舉條例之議蜂起。政府禁止之令雖綦嚴。而物議愈沸騰。遂有集衆迫王宮。罷君主與宰相之舉動。法王讓位於幼孫巴黎伯而逃。於是共和黨員議員相集於巴黎府廳。召衆民會議。純然變爲民主政體之憲法。而大統領亦由人民之選立焉。

法國此度之革命。震動歐羅巴全洲。各國人民。當拿破侖之時。已嘗自由民權之甘味。其後受已國君主之縛束。久欲作反抗之舉。不能達其志。今觀法國人民。兩次傾覆其政府。終獲自由民權之樂。踵而倣之之思想。不可遏抑。至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民權自由之風雲。汎濫於遍地。獨俄之尼果拿士帝。以果斷雄武之資。鎮服保羅人。英國則早已允民間之自由。俾以平均之權利。其他除僻處邊隅之諸小國外。無不因此騷動者。其騷動之溫和激烈。則視其

平日壓力之大小也。比利時荷蘭丁抹三國。則結成更正選舉法之同盟矣。奧大利本部普魯士及其他德意志諸邦。則人民迫朝廷別定憲法。幾成決裂之勢矣。匈牙利意大利北部及丁抹所屬之修勒士烏古火耳士打竟成獨立之戰爭矣。此一度也。未制定憲法之國。新制定之。既制定憲法之國。復更改之。擴張國會之權力。及人民之自由。各國之視革命。殆如必由之大道。鐵鑄之模範。於是維也納之會議。君主連衡。維持專制主義之大旨。全成爲泡影幻夢矣。此十九世紀前半期之形勢也。

第三國民主義之時代

雖然。專制主義之被破也。未始不基於維也納之會議矣。其次於專制主義者。尙存有正統主義焉。正統主義者。如俄羅斯之皇帝。而兼及保蘭芬蘭之君主。奧大利之皇帝。兼意大利北部之王位。丁抹之國王。兼修勒疎古火魯史打二州之公主。荷蘭國王而領有比時利是也。曩者比利時既已叛荷蘭而獨立。則是破正統主義而入國民主義之一端也。雖然。當時國民主義。未爲盛大。自苦里米亞之爭戰以後。而形勢因之以轉移焉。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革命後所定之憲法。大總統任期以四年爲滿。不許再任。而拿破侖欲改此憲法。永保權力。起與司法部相衝突。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十二月。以強暴策廢止會議。知非收民心。不能使議會之承諾。於是附國民之投票。以新定憲法。國家之重權。集之於大

總統一身。大總統雖向人民負責任。而向議會則不負責任。其任期以十年爲滿。後復改爲終身。乃更論民間投票。而拿破侖三世遂登皇帝之位矣。

拿破侖三世欲使歐洲列國公認其皇位。然列國以有永與拿破侖一世及其子孫爲對敵之密約。拒之甚嚴。時俄皇伐土耳其。有扼君士但丁而出地中海之勢。英國以其有礙于通印度之孔道。欲阻撓之。以事頗重大。躊躇未敢發。拿破侖三世窺此情形。乘此機會。援英而擊俄。遂登歐洲外交之演劇臺。而普里米亞之戰爭起矣。斯役獲利益之最夥者。莫拿破侖三世若也。後開公會於法都巴黎。調停戰議。威勢由是振歐洲。而各國始不得不公認之矣。拿破侖三世欲步一世之後塵。以擴張法國之威權。永保其隆盛。然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以來。自由民權之大義。各國既奉行之矣。今重倡此義。知不足以煽動各國人民。於是拿破侖三世思取他主義以煽動之。使各國政府不能不仰法國之鼻息。此國民主義之所由出也。拿破侖三世以主唱國民主義自任。對正統主義。作不平鳴。冀獲人民之同情。以爲干涉其政治之地位。此第一之策略也。初試之於意大利。意大利國民在維也納公會中位最不利。益之地步。北方二州之論巴耳齊及尼夏。附屬於意大利。如莫特那、巴耳馬、打史家尼。立奧帝之親族爲君主。中部爲羅馬教王所領。包括全半島之一。南部爲普魯士所有。獨接近法境之涉路齊尼。爲意大利土著君主之所轄耳。意大利欲依賴法人恢復半島。使歸統一。其

宰相駕扶耳。以此事爲畢生之大業。遂結主唱國民主義之拿破侖三世。三世遂援意人而與奧軍戰。獲勝仗焉。意人割二地以酬之。此亦賴國民主義而得者也。

因意大利之統一。而正統主義大爲當世所詬病。自維也納公會以來。懷不平之心於斯舉者。皆獨立以別爲一國。至欲與不同種之國民合併焉。拿破侖三世利用此機會。遂使歐洲中原。非常擾亂。然其才畧。不如拿破侖第一。果斷亦遜之。終至失敗。豈不惜哉。當斯時也。保蘭人亦見意國獨立於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叛俄人而成激烈之戰爭。故不得不以拿破侖三世所倡之主義。而益襄贊之。因是而搆怨俄人。俄人深疾惡之。遂與德人聯結。以謀傾覆法人。原拿破侖三世雖唱國民主義而已。亦不能貫徹之。轉而利用之者。俾士麥是也。先是國民主義。於維也納公會。全權爲普魯士所據持。普國欲以此主義。統一德意志國民。乃宰相俾公之策畧也。德意志國民。因維也納公會之決議。分裂爲衆小邦。與奧大利作聯合之勢。各國所共辦之事務。照聯合公會所議而行。奧大利以強有力之故。遂爲議長。而大振其威權焉。然奧大利以有匈牙利、葡畿米牙、三千萬之非德意志人種。以統御此等人民。所行政略。不利於德意志人。各國皆不悅之。羣要求奧大利。必使非德意志之人種。退不入會。奧大利弗諾。各國皆欲背盟。俾公乘此機會。大展才略。以發揚普國之國勢。汲汲然求達其志。自一千八百六十四年。至一千八百六十六年。遂成歐洲之歷史如左。

處丁抹普魯士之間者。有修勒士域與火耳斯丹三州。原係獨立之國也。因維也納之會議。遂置彼於丁抹國王之權下。然此二州之人民本是德意志人種。見意大利統一。亦欲以國民主義附於德國。起而爲獨立之戰爭。俾公與奧大利協商。援二州以征伐丁抹。二州遂爲奧普二國公共之屬地。雖然。此不過俾公之謀耳。觀其後與奧大利之戰。遂却普國於德意志聯盟之外。即此可知矣。蓋因奧人實存有窺竊三州之謀。故普國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即征奧大利。大捷於沙駝瓦之後。遂得執德意志之牛耳焉。此後歐洲之大事。即一千八百七十年之普法戰爭是也。其大端有二。一則拿破侖三世與普國爭歐洲霸權之結果。一則國民主義之結果。二者皆歸於一蹶。法人因此耻辱。深疾普國。兩國民之軋轢。愈臻激烈。即可徵國民主義。在今日既有強大之勢力。欲反抗之。非易事也。

降至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巴耳澗半島國民主義之戰爭又起。馴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至七十八年。二年之間。俄土之戰爭遂成。巴耳澗半島中之波士尼亞、黑耳接威那、涉耳威亞、孟德尼哥魯、波耳加里亞諸族。與俄羅斯語言文字種教皆同。故俄人煽動其人民。使之抗土獨立。而自享漁人之利焉。波士尼亞、黑耳接威那兩地先叛。涉耳威亞、孟德尼哥魯繼之。俄人遂以保護基督教爲口實。以兵力干涉之。戰于夫勒威那。土國敗績。遂爲城下之盟。於此

和約。俄人獲最優之利益。土耳其遂認涉耳威亞、孟德尼哥魯獨立。以波士尼亞、黑耳接威那、酬奧大利之守中立。至波耳加里亞則其名雖隸於土。而實則俄保護之也。後開公會於德京伯林。雖英人不允波耳加里亞之事。而削其半土地與土國。然涉耳威亞及孟德尼哥魯之獨立已定矣。

至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土國之東耳美利之人民。復欲合波耳加里亞抗土耳其以獨立。逐土國之官長。而與波耳加里亞相交涉。波耳加里亞之女主。允許其合併。然此次變動。以非成於俄人之手。故俄人不贊成之。轉逐女主於其國。然英國反前言以贊成其合併。立英國王族爲波耳加里亞之國主。其贊成之故。蓋以東耳美利與波耳加里亞先係同國之民。若分而爲二。則於巴耳洲半島平和之局有礙矣。

降至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有希臘土耳其之戰。推原其故。亦不外國民主義之結局也。苦力德島自昔爲希臘之一部分。迄今種類宗教。言語風俗。靡有所異。故其欲合併于希臘。非一朝一夕矣。而希臘人亦具有同情。故以迫請於政府。如是紛擾數十年。遂起戰爭。以列國之干涉。表面上尙屬於土耳其。其實則以希臘之王太子。爲苦力德島之統領焉。斯一舉動。亦國民主義之獲勝者也。

由是觀之。則第十九世紀後半期。歐洲之變動。着着向國民主義。恰如前半期之着着向自

由主義也。

今日歐洲尙有與國民主義相背者甚夥。條揭之於左。

一俄國領有波蘭及芬蘭。

二英國領有愛蘭。

三奧國與匈牙利爲聯合國。領有波黑米亞。及占領波士尼亞。黑耳接威那。

四德國領有亞爾沙士路林。

五土耳其領有馬沙德尼亞。

俄之於波蘭芬蘭。英之於愛蘭。以十倍之威力壓制之。故彼愛蘭芬蘭波蘭其欲恢復甚難。匈牙利之於奧大利。互相不愜。今後難保其無變動。德之於亞耳沙士路林。須望早晚調停妥備。至於馬沙德尼亞。如擔保安全土耳其領土之各國。無絕大之決裂。則可保無變更也。

第四殖民主義之時代

爾來國民主義。既已成確定之事實。然今日之歐洲。雖如何強大之國。亦不至公然併吞他國人民。以伸己國力焉。雖然。於第十九世紀前半期。各國布立憲之制。休養民力之務。遂漸次注意矣。因爲人民擴充資生之地步。於是殖民海外之事起。英國以長蹄利爪先行其侵掠于諸大陸。德國遂追步其武。德國之拓非洲。不但獲殖民之利。亦以此爲和法人之媒介。

至於近十五年間。殖民主義。日益盛矣。

歐洲殖民之地。非非洲則亞洲耳。於未有一定人民之土地。不妨公然作合併之謀。雖然至若。有土著人民之邦土。以奉國民主義之歐洲各國。欲合併之。不免互相衝擊。且多動兵之患。乃設種種口實。避吞併之名。而取其實。文之曰。永遠租借。曰。保護其國。曰。威權之界域。曰。允許布設鐵道權之地。曰。不許割讓於他國之地云。

第二十二世紀之阿非利加。既已割削無餘地。故今後各國之殖民力。齊集於太平洋岸。即中國朝鮮諸國也。第二十二世紀絕之美觀活劇。必演於彼部無疑也。英之加拿大鐵道。歐人來東亞之最捷者也。現有更捷者。俄之西伯利亞鐵路是也。不過三五年間。即可落成。德之經小亞細亞出波斯。與英之印度鐵道相聯絡。而入中國南部。達香港之鐵道。亦十餘年內可成。自俄之中央或天山。經伊犁而入中國西部之鐵道。亦將次第築成。吾人尙未衰老。必可覽東亞形勢全變之時矣。又或見東西兩洋混合如一之時。亦未可知也。雖然。此以前經過最多之決裂。最多之厄難。不可不用意也。

論女權漸盛

日本石川半山

人有男女。時如膠漆。合爲一體。時如火水。迭爲仇讐。古來兩性勢力。從時與地而異。如日本古。有有女子故。克天日光明之諺。其不卑視婦人可知也。及佛教輸入以來。以女子爲罪障。

之叢。及有孔教宣布七出三從之說。女權日益以衰。偶有悍厲之匹獅吼一時者外。巾幗之族。爲奴爲隸。酒食是議。以至于今日。如西洋列國。夙崇女權。其俗視崇女子與否。以判國民文野。故舉世靡然從風。敬重女子。禮數有加。故其權日盛。故飲讌之場。歌舞之會。女子常爲主席。男子則不免立其下風。如有爲女流所排。則人人以爲衣冠敗類。斥而不齒。其勢可謂大也。不獨此也。即至政治局面。亦爲女子權力所及。其勢有隱凌男子者。如巴涅兒、埤爾克二氏。不免失意。當時爲世所詬病。由于英國女子合力噪訟。巴涅兒爲受蘭自主黨魁。聲名噪于一時。埤爾克爲英國陸軍大臣。亦有盛名。二氏並以私通他人妻獲謗。國中婦人大譁。競鳴其罪。二氏不安于其位。退事在十年前。拿破侖之不能永處其位。由于法國一婦人士答爾攻之。彼人皆一世之雄。而不免爲纖弱之族所動。其勢力亦可畏哉。哈丁克達維斯有言。英國政治家失婦人之望者。不能一日安于朝廷之上。非謬言也。

歐美女子權力若是其盛。而未有參政之權。故無從與男子齊驅並駕。于平等之義。猶闕焉。于是准女子參政事。議出巾幗之族。屢次聯名投稟。士大夫和之者亦頗衆。而格于成見。未至施行。然女權日長。浸至二十世紀之間。難保無女子參與政事也。女子權力之長。由其自主作活。不仰賴于男子。聞北美各項職業三百六十九種中。不使用女子者。惟有九種。據碩學都的所查訪云。紐約城中。女子自二十歲至六十歲。不能竭國民應行之分者。僅不過百中之三十三人。又據女子戈登就女子卒業高等女學校者。而查訪千四百八十六人中。爲

教員者六百八十名。從良者二百八名。其他係醫師女教士律師侍病人官吏報館主筆等。奧國女子業醫者甚多。政府病之。千八百七十八年出令禁之。勃士尼亞爾特各郡地方。回教女子大譁。聯合定議。矢死不受男醫之脉。其氣鋒甚熾。政府不得已撤回禁令。俄國女醫之數。原亞于奧國。千八百七十七年土耳其之役。女醫從軍治療傷疾。頗有明效。于是業之者益衆。致凌駕奧國。英美次之。准女子業醫計有五千人。又有婦人而爲律師者。北美地方政府。准女子業律師已及二十四州之多。亦可見女子智力進步之度也。史家貌克蘭嘗云。穀價與婚姻之數有關係。穀價漲則婚姻減。穀價抵則婚姻增。以今日之勢。列國人口日形增加。穀值日騰。有不可底止之勢。故將來兩姓結婚之數。漸減于昔日。而女子自主之風將漸盛。是亦自然之勢也。

女子既從事各項高等職業者日衆。乃勢不得不侵男子生活範圍。今女子而爲律師者有焉。爲醫生者有焉。爲主筆者有焉。皆克認真辦事。不保其他日無爲議士爲大臣爲將相者。女子既褫男子利權。馴至鬚眉之徒。乃下爲侍病人。爲廚宰。爲成衣匠。爲洒掃人。甘奉女子之役。乾坤倒位。剛柔異地。是豈非宇宙間一大變乎。男女之競爭。劔于十九周年。至于末年。乃愈甚。過去如斯。將來何如。英國女子薩馬塞特者嘗有言云。二十周年爲女子自主之日。我輩脫男子羈絆。其期非遠也。將來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大說教家。不出于男子。而出于女。

子。用其慈悲柔利之心。處世行道。其益于世道人心。必百倍男子專權之日也。必矣云云。言雖似誇大無稽。亦不爲無因。據菲丁氏紀行云。緬甸女子權力甚盛。過于男子。國中一切生業。皆爲其所辦。男子則不免立其下風。夫勢力所在。則權力所存也。從來男子權力凌女子者。一山有積威成之。非其本來勢力如是相徑庭也。但其爭在向來則未甚。然將來果能維持現局否。必在二十周年而決之。然則男女之爭。實爲二十周年一大關鍵也。

論種界之競爭

日本石川半山

世界人種。千彙萬狀。不遑計數。然大別之。不過有白色黃色黑色三種。白色人種有二。一曰紅白種。英俄德法美諸國人屬之。二曰黃白種。中國日本朝鮮匈牙利土耳其諸國屬之。自有電力瀋力發明以來。世界氣運漸向齊一。論者謂大同之世不遠。試觀列國情形風俗習慣言語文章法律政治。不期而漸赴齊一。乃至人種形貌。亦漸有統一之兆。法人某論緬甸人種亡滅之事云。寒窩王死後。緬人日減。無他。國中富力。漸爲西人所併。其女子亦甘爲西人妾隸。血脉紛亂。馴至其種族漸竭云云。

世上顏色白皙眉目秀朗者。皆受女子眷愛。列國皆然。乃至有色種族。婦女不愛土人男子。而愛白人。聯婚配偶者日衆。而見其所生之子。其膚色漸變白色。譬如南洋馬來蘇門答臘島土人。白歐人入其地。土人膚色漸爲白色。亦人種變遷之效也。如是歷有年所。世界赭黑

兩種。漸次亡滅。而白種日蕃。可期而見也。但白種亦有黃白紅白二種。已如所言。其間亦不能無爭競。此爭也。至于二十周年而倍甚。黃紅之爭。實爲本周年一大關鍵也。黃白紅白二種爭競所極。未知鹿死誰手。即在今日人人各異所視。或言紅白種勝。日本國中學者多持此說。如谷、島尾、二將、三宅、志賀、二學士。爲其翹楚。此等人在數年前倡禁外人入內地雜居之說。據云一旦准外人雜居。我國人腦力體力均不足與彼族相當。爲其所壓倒。竟不免衰滅。泰西又有黃白種勝之說者。如北美亞連哈德克詳查訪日本北美兩國人。一一比較其體格體力。得其平均之數。以謂日本人形體。視北美美人彼此無大徑庭。一旦爭競。其勝敗不可測。其說與谷島尾二將軍說異途而殊歸。今據該人查訪所得成績如下。

頭顱周圍

日本人二十寸四分之一

美人二十二寸

兩耳間之長

日本人十四寸

美人十四寸

腦量

日本人四十四兩

美人四十八兩

兩耳間直徑

日本人五及八分之一

美人六

反省力

日本人四及八分之五

美人四及八分之五

知覺力

日本人四及八分之五

美人四及四分之三

愛着力

日本人四

美人四及四分之一

體量

日本一百十五磅

美人一百十五磅

亞連又言曰。人體質。視美人已無大差。而日人尤長于模仿之性。又事戰爭。尤爲可恐。夫黃白紅白兩種優劣。人人異見如此。不知孰信。余謂前者遠勝後者。余請徵驗事實。以證余言之不誣。

黃白種愈于紅白種者。厥有三端。一曰人口。二曰體力。三曰腦力。今次第詳述。凡世界中體力最強。能耐寒熱與艱苦無出于黃白種之右者。至紅白種不克承其下風。聞英人移住于印度者。在其地經二代輒失生殖力。不能胎子。南歐地方民一移於極北。忽致凍死。足見其抵抗寒熱之力。綦弱也。至于日本人南移台灣。北住千島。處于極寒極熱之地。並無減生殖力之事。其體力勝于歐人也明矣。如朝鮮起臥于糞穢之中。粗衣粗食。淡然自甘。略無艱苦色。若使歐人一日處于其間。克保其生者罕矣。嘗見中國人在湫隘街巷。呼吸污氣。飲用污水。始爲人間不耐。而其心氣旺盛。體力康健。克全天壽者。比比皆是。西人皆詫爲怪異。蓋文明越進。奢侈越長。奢侈越長。體力愈弱。無怪東西國民。其懸隔若是之甚也。生物學者拔克曼。嘗論歐種亡滅有日。且云寒熱氣候。克鍛鍊人體。俾其康強。其效遠勝于醫藥之力。所謂文明也者。不獨于人體力無利。適足損其天然云云。非謬言也。又據學者記錄。足發明歐種不適於殖民之理者頗多。今將其數例開列于左。

一阿非利加巴爾度拔斯地方。白人移住者頗多。然其智識體力並劣。爲土人所賤視。

二南美秘魯國。白人易罹熱病。多致死亡。至于三世之後。不見其裔。

三伯拉西爾內地。歐人裹足不敢入。

四據千八百十年報冊。墨西哥達烏埃伽拉加斯三國。人口有八百五十萬。其百六十萬係西班牙種。降至千八百九十三年。三國人口增至千二百萬。而其中西種則減爲百二十萬。

五荷蘭占有瓜哇。歷有數百年。而荷種住該島者常不出三萬人之上。

六東京西貢盤古克地方。法人來住者皆爲瘴癘所侵。

七新金山墨爾奔隆地方。歐種工人皆畏炎熱。一日工力上平七施林就之者甚少。

八英屬非洲那達爾。千八百四十二年始歸英屬。爾來戶口日蕃殖。然英人則增加之度甚少。

若夫黃白種能耐寒熱艱苦之性。豈非紅白種能企及。今就中國人將其例之彰明較著者開列于左。以證余言之非私。

中國面積四百二十一萬方里。其人口則上于四億。殆占全世界三分之一。而其生殖力尤爲旺盛。以中國一國。其勢力可克與歐種抗衡。

中國人之移住海外者。接踵不絕。北自西伯利。南至開普。到處莫不有其足跡。而其居處積月累年。生聚倍蕃。即以星架坡一口而言。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該口住民中。歐人居一百。馬來人占二萬。中國人則不過一千人。其後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中國人增至八萬六千人。歐馬兩種。則殆與十年前無大徑庭。

千八百二十八年。松欵吳生礦所備中國人。唯有一千人。幾爲馬來人所屠盡。現今則增有一萬人。

南洋印度各部及列島外來民。中國人居其多。而壟斷其貿易利權者。又以中國人爲最。西藏土地高寒。非洲瘴癘害人。中國人一住其地。並無所損。生聚日蕃。

據貌爾拔爾所記。每年亞細亞人移住英京者。約不下一萬人。其三分之二。乃係中國人。北美新金山政府。出一苛令。禁中國日本兩國人移住。唯失已利權之是悞者。亦可以見黃白種之數。漸致凌駕紅白種也。黃白種不止于其數與體力。凌駕紅白種。亦于其腦力。可與彼相抗。古來先民之卓絕者。多出于東方。其人物固不在歐人之下。以德行學問言之。彼有基督蘇克拉。亞士坤。度歇。給爾。我則有孔子。孟軻。老子。莊周。以功業言之。彼有亞歷山。沙勒。曼施塞。我則有秦皇。漢武。忽必烈。帖木兒。其相去豈遠哉。或言黃白種之性。株守舊習。難望于一蹴而至文明之域。是亦不通之論也。日本開關以來。僅不出四十年。而文物粲然。政治

昌。以視歐洲，多無慚色，均是黃白種也。日本所能爲，豈別國人不能爲之理。安知他日黃白種諸國不發憤自強，震動世界，俾夫紅白之族，瞠然居後哉。此事當在二周年而即見之也。

世界前途

日本國力報

德相畢士麥既戰勝法國，逼爲城下之盟，獲賠巨款，占亞爾查斯、露勒盧二州，竊以爲法國經此大創，不可復振。德國可以高枕無憂矣。然法國軍備不數年竟恢復如舊。於是德國知擴張軍備之爲急務，國用加增多端，賠款早已用盡無遺，乃頗借公債。當時有以減縮軍備之說進者，畢相納之。欲行之將來，其後法人烏紀著一書呈之，痛言軍備爭競之害。且言德法二國互存猜忌，實係禍小狹隘，究無益於國家。如德國將懼法國報復之心，刷洗一空，則其常備兵可減三十萬，至防禦力則仍舊可也。如是，國家理財一務，未有不綽有餘裕者矣。否則大至於傾，小至於危云云。是亦畢相注意德國產業之發達，重平和膨脹之原因也。爾來三十餘年，畢士麥雖亡，而政策猶依然不變焉。

法國既失亞露二洲，恢復國境之議，曉曉不絕。敵愾之氣，常使德國夙夜警戒。兩國汲汲擴張軍備，距破裂之危機而猶未破裂者，不知經幾何次矣。以開戰之後，不易收拾，故未敢先發也。唯二國防禦兵，相峙於華斯球耳。如斯遷延歲月，二國國民，妬忌之心，亦漸就銷磨。前

有德、奧、意三國同盟。後有俄法同盟。皆未致釀成亂局。而平和反有加焉。數年前基督教士被虐殺於土耳其者。不下數十次。土希二國之戰。土軍殺傷希人亦多。論者靡不憤土之背戾而無人道也。而俄、法二國。自古以保護基督教自任。至此亦苟且聽之。不出相救。蓋近時歐洲外交。皆恐釀成大亂。故專注意以維持平和局面。如俄法同盟。亦不過出於維持平和之念。圖目前之無事而已。豈足怪哉。

然俄羅斯君主專制之國體也。法蘭西民主共和之國體也。不但立國根柢相殊。即宗教亦各異。專制政體。乃共和國民所共憤。共和政體。亦專制君主所深忌。古未有宗教不同而不相水火者。即使同盟。亦徒負虛名。不能各以肝膽相照耳。俄法同盟。不過促德、奧、意三國同盟之速成。唯其意在保全和局。故識者之所不疑也。

近英動干戈於南非。美伸爪牙於東洋。雖然是亦二國政策之變體耳。今二國備嘗戰爭之苦。覺小國亦不可侮。將來武力侵畧。從此絕念。亦未可知。至奧意諸國。僅足勉強自保。以無耐久戰之力。故唯於外交上維持和局而已。

近時歐美外交。一面雖競求擴張軍備。一面仍採平和政策。執維持現狀主義。以收平和膨脹之利耳。而此際碩學輩出。具遠眺高瞻之目力。卓絕等倫之腦筋。洞悉古今中外之情形。發揮義理。以待各國之採擇。如法儒蒲樂克之著述是也。是書一出。俄皇遂持其主義而倡

設萬國平和會議。此世人之所知也。又烏機氏唱萬國裁減軍備說。高論豪談。足以傾倒一時。其最後曰。一列國政府之目的何在耶。以軍備爲娛樂。以妄想爲實行。一國增兵。他國從而倍之。國庫空乏。乃苛及百姓。尙猶不足。更募借國債。以應財政片時之急。雖然。擴張軍備之念。畢竟胡所底止。不至剝盡國民之膏脂不止也。國費之中。軍費居其大半。執現狀以推將來。歐洲列國破產之虞。必居五分之四。當亦不遠。且試問列國將來究能有惡戰之日乎。抑永能保持和局乎。如其有惡戰之一日也。則因兵備久而國力潛銷。以有破產之虞。之政府。何能有募借軍費之威信乎。如其永能保持平和也。則以全國國力。傾注於擴張軍備一策。欲永保富強之資格。豈可得哉。其言不可不謂剴切矣。又樂微哥亦憂慮歐洲之將來。曰。一歐洲之常備兵四萬。戰時二千四百萬。且秩序整然。兵器精良焉。雖然。此非歐洲文明之一大障害歟。自千七百九十二年。至千八百一十五年間。歐洲狂飈怒吼。天地皆黑。殘害同胞之蠻習。盛於時矣。死其役者七百餘萬人。至今猶使人悚然喪膽。今尙欲再蹈故轍。復何心哉。夫歐洲之大戰。非不可避。平和局面。非難維持。唯胥小無知。貪虛名。棄實惠之徒。立於列國之朝。妄用聚斂強兵之主義。故歐洲將來。誠有不可思議之患云云。其言誠不虛也。

非兵之論。轟轟於大地。於是列國亦漸覺爭戰之害。乃變強兵聚斂主義。而取平和膨脹主

義。專從事於協商連盟。去險就夷。去惡就善。歐洲之外交大勢。較諸昔日。遂迥異其道矣。然則東洋外交大勢。英俄之戰爭能息乎。日俄之平利能久乎。法德之關係如何耶。美俄之交涉如何耶。日本外交自甲午失敗。奉還遼東於中國以來。臥薪嘗膽之聲。東洋危迫之警。遍號於國內。驅國民陷於強兵聚斂之中。租稅苛徵。百物騰貴。雖然。徒苦國民耳。東洋外交。豈實瀕於危機哉。不過因外交家殘陋思想所致。其誤謬不亦甚乎。請少陳說以論證之焉。案東洋危機之說。一以爲中國政府不能統一國內。瓦解之象。洞若觀火。中國如一朝瓦解。必任列強分割。其兵力強盛者。必占形勝之區。取膏腴之地。此時如無強軍堅艦。不得不袖手旁觀。以避列強爭鋒。日本對岸之地。永爲歐人所有。唇亡齒寒。欲保國家之安寧。不可得矣。一以爲中國雖不瓦解。而列國各爭其勢力。各定其範圍。劃其區域。使各不相犯。日本亦尤而效之。雖保無開釁之事。故養成兵力。爲最大急務也。一以爲俄國南下。堅不可拔。俄人一舉一動。均足使日本戰兢。故非養成勁旅。則不足以保東洋和局也。東洋危機之說。其根據不過此數者而已耳。

列強之世界。其外交主腦在歐洲。東洋則枝葉也。歐洲外交。既已崇奉平利主義。而獨於東洋行武力之侵略。寧有是理乎。蓋東洋危機。即歐洲之危機。危機不在歐洲。則必不出於東洋。歐美既無危機。而獨於日本生出一最大危機。殆亦由於偏視陋見。傍徨於疑懼之間而

已矣。

使中國一旦土崩瓦解。東洋天地。列強兵火之衝突。或能避之。萬一不能避。則實世界之大亂。歐洲文明頓挫。國力疲弊之機會。亦從是而起矣。列強政府。非愚頑淺識之徒。充盈其中。必不至出如斯下策也。占東洋之形勝者。爲日本。而常懼斯局之破裂。有脅迫於他國勢力之下之憂。故妄唱危機將至。汲汲擴張軍備。此烏機氏所謂一國增兵。他國復從而倍之。畢竟不能大暢其欲。此萬國所同病也。

要之歐洲近來外交。在平和以維持現狀。世界前途。戰爭之局。或能因之而化爲烏有。三國同盟與俄法同盟。蓋同其盟以弭亂。非同其盟而增世界之禍也。平和之外交。既盛於歐洲。競增兵力。亦爲維持平和計也。而今既知聚斂強兵之害。則危機何由而至東洋乎。然日本輒大聲疾呼。以震動民心。重課租稅。傾注民力。以從事強兵之術。不思養成國力。不謀在中韓開發達國民實力。唯以外交不振。原於兵備不足爲言。何弗思之甚邪。

論將來列國勢力消長

世界變幻。了無終極。慧眼之士。玲瓏之子。潛息以聽。縱目以觀。聚八荒于一竅。集四極于片心。其樂誠無央矣。今爲二世紀終始相接之期。宇內風雲。層出疊起。其來去如浙江潮。頗是供人世之壯觀也。

運絡歐亞二洲者爲西伯利亞鐵道。欲與之並抗者爲小亞細亞鐵道。通非洲南北兩端之縱貫鐵道。斷南北美洲二大陸而連貫大西洋太平洋之尼家拉卦運河及太平洋之海底電信等。或已興工。或已定議而未及興工者。皆不但使世界交通面目爲之一變。實列國形勢亦爲之一大轉移也。

十九世紀有蒸氣之發明。於是大陸之上。鐵道密織。大洋之中。汽船爭馳。更以電氣之用。廣漠無垠。人類交通。其進步直一日千里矣。自蘇彝士機龍二運河工事告成。列國形勢。遂呈最大變遷。覽此成蹟。可推知十年以後之世界。必與今若別開一生面矣。

英國思統一非洲。其政策已行之有日。其進步亦燦然可觀。今終至以大兵壓之矣。而俄則始終固守彼得之進取政策。伸左鬪於巴爾幹半島。振右鬪於東亞。中則欲橫吞中央亞細亞。席捲印度。近時以全力傾注中國。揚旛張幟。東馳西突。殆如入無人之境焉。美自開國以來。固執自守主義。確立不授不受政策。爾來則大不然矣。取古巴。併布哇。越太平洋而遠征非島。改素奉之共和主義而取帝國主義。其變遷殊出人意外也。至於德法二國。各抱三十年來宿怨。報復之心。刻不能忘。將來之事。尙未可逆料耳。二十世紀世界。誠可謂多事之秋矣。

優勝劣敗之作用。無片時休息。然世界不能生大破裂者。以列國勢力平均也。雖然。使此一

方交通機關。既已靈通完備。則彼一方自必瀕於衰敗。如是而欲世界平均其勢力。不可得矣。方今之情形。其能永遠維持耶。其不能維持耶。固未得而知之。要之世界形勢必有一大革新。當不出二十世紀以外矣。

十九世紀之各國外交中心點。或歸於中國。而吾人於中國之事。非無意見。然不欲發揚之者。蓋靜俟歐洲各國之動靜耳。今俄頻用力於巴爾港。以防禦德意奧三國同盟。雖然。意國連年困於財政之貧乏。一等國體。漸有難以維持之概。奧匈二國。其名雖合一。而二國人民同床各夢。不能一致。現奧匈國之軍備外。復另有奧大利之陸軍。匈牙利之陸軍。二國國民。不欲隸奧匈國軍籍之下。而皆欲屬本國軍籍。可知二國分離之日。當亦不遠矣。三國同盟。其中心必在德。此固然之事也。況德復一面親結荷蘭。漸至干涉其內政。荷領之瓜哇。終歸德人之勢力中。亦未可知。而一面又暗結英國。於已則藉之以防禦俄法同盟。於英則助之以混一南非。且欲獨攬小亞細亞鐵道之利權焉。歐洲之國。以擴張國力爲事。殆無出德國之上者矣。

與德國相頡頏者。法蘭西是也。法與俄同執遠交近攻之策。並趨向巴爾港半島南下。法則乘西班牙葡萄牙之衰弱。磨牙厲齒。汲汲於開拓其勢力區域。執羅甸人種之牛耳者。終必自法人矣。

更隔海而望英國。其殖民大臣僉不倫之混一南非政策。若若獲奏其功。杜阿二國已漸就平定。非洲縱貫鐵道竣工之日。瀕潞河沿岸福田開浚之期。當亦不遠耳。昔當英國遠征蘇丹及開仗南非之際。法曾欲試抵抗之師。然其海軍不能近非洲沿岸矣。英國海軍蟠踞齊布拉爾打、馬爾達、倫尼斯各地。則地中海之制海權不能染一指矣。英欲混一非洲。如不侵空鋤之德國領地。則俄法僅能作壁上觀而已矣。

英首相沙侯之南非殖民策。頗收成效。唯於近來戰爭。不得不歸咎於陸軍之孱弱耳。雖然。經此一挫之後。陸軍制度必致大加改革。此一定不易之事也。果然。則英國之陸軍。豈能再受侮乎。英之陸軍既足恃。印度暨各殖民地。又何虞之有哉。

顧中央亞細亞一地。俄以西伯利亞與巴爾幹半島爲左右翼。乃由阿富汗而進圖波斯灣。英國恐其侵壓印度。防禦之力不少衰。相峙既久。故印度陸軍中白人居八萬以上。嚴列西北境。礪鋒磨刃。以準備戰鬥。一旦有警。則均敢死之勁旅。然印度內部。雖無重兵鎮壓之。亦決無叛亂之虞。蓋印度土人以宗教互異之故。人心破碎。不能團結一致。故英之防禦印度。不在內而在外也。今英於平定南非之後。更振刷精神。求陸軍之改良進步。則俄雖有南下之勢。亦莫如之何而已。

更環視俄羅斯。則其所日夜汲汲從事者。不外擴張版圖而已。西伯利亞鐵道落成而後。其

於東洋加多少之勢力。固無論矣。然所謂西伯利亞鐵道。果能充足其兵力而使世人吐舌破膽乎。固未可必也。自人觀之。則謂其工事不完全。自吾人觀之。即使西伯利亞與東清鐵道一日竣工。於東洋之勢力。雖能加足。然由此鐵道輸送大兵。長驅而下。則未易可信之矣。夫兵不可一日無糧。俄國近來財政告乏。從斯而往。其能驟使國庫充盈。足以供給莫大之軍隊而不竭耶。世之識者至此不能無疑焉。又如彼烏蘇里鐵道及東清鐵道。皆以重資注射於朔北無人之野。所得果可償所失乎。中國都城以偏在北京。故俄人得易接近。雖然。中國之所以貴。不在都城而在國民之富。故政治中心在北京。而富力中心則在長江沿岸各省也。然則自歐洲至中國之鐵道。能收實利者。決不在西伯利亞鐵道。而在英國擬築之由小亞細亞進雲貴之鐵道矣。列國之分割中國。不取名而取實。保全境土而吸收膏脂。其術蓋亦神矣。

美國則將建國以來之遺範。棄如敝屣。檀香山非律賓。既已入其領內。而北美之墨西哥。南美之秘魯。及智利。巴西。諸國。其國祚能永興否。固未可知也。又尼家拉卦運河。近合衆國欲盡力開通。使該河既通。漸次擴張其海軍。爭海權於太平洋上。樹立其勢力於東亞天地間。則其膨脹力豈有涯哉。況其膨脹力與俄之侵略力絕殊。蓋一爲政府之力。一爲國民之力。國民之力。溢於內不能不波及於外。其根柢之鞏固。絕非尋常所可擬議也。

要之列國爭競之形勢。二十世紀與前世紀殆無大異。而激烈則倍之。雖然。今必無如前此之妄動干戈。唯以商工業增進國力。爲之整頓陸海之交通。使萬國於平和之中賽其國力。優者自優。劣者自劣。不必出兵力之大小而決也。如僅偏重兵備。終至涸竭國力。民生憔悴。困苦異常而後已。意大利之敝轍。可爲殷鑑。故觀列國形勢。不可僅視其軍備。當考察其國力膨脹及生產機關也。雖然。未來之事。變幻無端。不能以人智遙揣。此不過憑現象以畧推將來。其當否自未可據爲鐵案者也。

十九世紀思想變遷論

日本加藤弘之

第十九世紀。變幻多端之時代也。而思想變遷。尤不一而足。蓋時勢既異。則種種思想亦不得不隨之以異也。茲就波靡於歐洲者而述之。其最彰著者。一爲「國家上思想」。即關係於國家者是也。一爲「社會上思想」。關係於社會者是也。二思想之在十九世紀中。其變遷殆不可以尺寸計。變遷之速。即進化之速。變遷之無窮。即進化之無窮也。謂變遷爲進化。亦無不可也。

自十八世紀中頃。至十九世紀初。所承襲之「國家上思想」。愈登絕頂。盛極則衰。此自然之妙理。至本世紀中葉。遂呈徘徊不進之觀。於是「社會上思想」。起而代之。其勢力益張。迄今猶有日進無疆之象焉。綜而論之。十九世紀上半期。多係國家上性質。下半期。則多係社會

上性質也。二者雖不能割然顯立差別。然自其勢力點上思之。則孰前孰後。自可知耳。

萌芽於數百年前。嶄然於十八世紀之國家上思想者何。權力問題是也。自是之先。中等以下人民。皆困苦於君主貴族壓制之下。參政公權。不但絕不相與。即人人固有權利。亦不能安享之。自智識進步而後。人民逐漸悟其非。反抗之力。勃然而生。至第十八世紀中葉。權利思想。殆如浩日臨天之概。及其竟也。法國大革命遂出於其間。破王室。斷路易第十六頭。而高揭之臺上。屠貴族。殺僧侶。酷刑慘狀。無所不至。而參政重權。驟入普天衆民之手。然共和政府。復藉多數人民之勢。以壓制少數。於是種種混亂。又生矣。當是之時。其風濤侵及全歐。各國君主與貴族權力。莫不斂然龜縮。中等以下人民。其權利反幾與之相埒焉。其後拿破侖一世。履法國王位。下民權力。再被蹂躪。王政遂復行於共和國矣。尋拿破侖第三世繼其後。籠絡萬民。而逐次減其權利焉。更遍觀各國。雖無如法國變亂之甚。然經多少激烈之變。立憲政體。漸鞏固不可拔。人民公權。漸非可以勢侵之云。至千八百四十八年。德意志各邦憲法。殆臻完備。其他各國。組織之方。亦略就精密。然於十九世紀上半期。國家思想。有結末之觀。其後法國雖猶有所變化。然於十九世紀上半期。普天衆民。所獲之權利。頗足無遺憾也。

國家思想。既告厥成功。社會思想。乃乘其後而起。所謂社會思想者。即關於貧富問題者耳。

此問題在數世紀以前已有萌芽。雖然其全盛時則在十九世紀下半期也。社會主義至十九世紀下半期其勢力逐日增高。此顯然之事也。

凡文明之度愈進。則貧富之懸隔愈甚。乃不易之至理。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此實十九世紀下半期絕大之呈象耳。然則救濟之議。逐日轟湧。却無足怪異也。當十九世紀上半期。其波濤未有如今日之洪盪者。蓋以權利問題。尙未結耳。此問題既就波靜。社會思想遂如黃河潰堤。汪洋奔馳。其勢殆無能禦之者焉。若斯之絕大問題。較之權利問題。尤非易易。蓋權利問題。惟改革法律而確定之足矣。然欲救濟貧民。使其免富者之壓抑。則決非法律之力所能及。貧富懸隔既甚。則人民雖有參政權。亦僅存空文。不能握實力耳。各國政府與議會及學者。關此問題。殫精竭慮。思有所以旋轉挽回之。然至今日尙不能遂其志云。

森有禮者。前駐英京之日本公使也。曾語余曰。余當駐倫敦時。受英國貴族之招待。遊倫敦府外。於車中見一輪奐大廈。竊以爲必係其邸宅。及下車入門。則爲飼獵犬所。實不勝詫異。獵犬之數。殆不下數百。回觀其鄰近民房。則劣於飼犬所數十倍焉。更行數百步。始登正邸云云。歐洲貧富之懸隔。若是其甚。不可驚嘆也耶。

社會思想起而思均貧富以救貧民之厄。此勢之所必至也。方今經濟學者及社會學者。皆盡力於茲。以謀救濟之方。然絕不奏効。則雖有鞏人民權利之法律。畢竟不免流於空文。昔

困於政。壓抑之下。今困於富者財力之中。今古情形。若未有異矣。

歐洲思想。昔則權利問題重。今則貧富問題重。始爲國家思想。今爲社會思想。甲問題略有渙然冰釋之觀。乙問題則未嘗解釋十之一耳。

回顧日本。社會思想。雖未大起。然當亦不遠矣。執今以較昔。貧富之懸隔。彰彰可考。使此勢常進行無阻。其不能免於貧富問題也必矣。至第二十二世紀。彼問題之新思想果如何乎。畢竟不可豫測之耳。

黃種之存亡

日本船津輪助

今日之世界。歐羅巴人種最盛之時代也。廣漠數萬里。人口數百兆。地球之廣。唯任白人之蹂躪焉。嗚呼。宇宙間之人類。分爲黃白棕黑。以人口較之。白人究有幾何。余目地球現勢。白種以外。自主之國幾何。半主之國幾何。羈屬之國又幾何。如印度古爲自主之國。今則盡統于英矣。安南古爲自主之國。今則半屬於法矣。如南洋諸國。不入西國屬地版圖中者。蓋幾希焉。人或謂西國有英君哲輔。故勢威加遠方。殊不知西國之民。勤勉忍耐。有自主之權力。不受暴君汚吏之羈制。故邦國景象。駸駸日上。風俗文明。甲于地球。而強凌弱衆。暴寡之事。多矣。嗚呼。其外貌堂堂。毫無權力者。何足惜乎。東亞之國。所謂黃種者。朝鮮如何。暹羅如何。非容縷述。最可悲者。美洲土人是也。其他如天南之澳洲。其土族與禽獸同一視。非嘗被懸

賞射殺耶。非洲之地。稱爲白人之墳墓。之數處非已瓜分而無餘地耶。我日本有今日之文明。不知幾多志士。奮力挺身以鮮血換來。變法三十年。始成獨立國之體面。白種以外。雖爲環球唯壹之自立國。而四面之光景暗澹。謂非無孤影熒熒之觀。今日支那之形勢。果爲何如耶。白人所占之地。不爲不多。其恥已不待言。現又出頑黨之義和團。與西人爭奪。其欲洶洶。不可阻遏。將來國體。不堪設想。然山東暴徒。因何奮起乎。山東非德人割據之處耶。保定鐵路。因何截斷乎。保定非俄人所經營之處耶。再三思之。滋事之端。豈僅義和團之罪哉。夫歐西諸邦。今日固稱強國。其初羅馬時。非所謂北蠻乎。蠻之一變。至于如此。誠哉弱國其不可輕視也。嘗緝閱歷史。有席捲世界之三大人種。其一亞利揚者。即現今之歐人也。其一蒙古人。元之太祖亞非。歐洲一部亦不能免其吞噬。其一亞利揚者。即現今之歐人也。其一蒙古人。元之太祖者。于亞歐大陸。剗空前之偉業。想人人已熟知之。其前亞及那汗。遠侵佛蘭西。歐人死戰得勝。白種得有遺孽。而黃種危險之語。由是發生。彼時俄國亦爲蒙古人所割據。且唯唯奉命。屈膝于吾人祖先之車前馬後。歐洲方面。爲其踞然所睥睨。何其壯哉。嗚呼。時至今日。位置顛倒。時勢反覆。皇皇衆生。將爲牛馬。可勝痛嘆。諸君不知亡國者乎。國滅種衰。古今不乏。波蘭印度。言念及之。誰不悽慘。今不必論波蘭。印度亦出于白種。而其國治亂無常。人性迷蠢。屢遭他種之侵掠。故亡于同種。亦不足怪。若支那大不然也。四千年來獨立之國。地大物博。

人口廣衆。較之印度。殆有十倍。且有儒教昌明。文華燦然。光被東亞。精神界與物質界。悉比歐西不同。誠地球上一特色之國也。以如此之種。如此之教。以印度之亡比之。其慘之又慘。尙待言歟。夫人種競爭者。最終之審判也。白人之不願黃種興盛者。豈待知者而後知之乎。古人有言曰。自助者最善之方法也。已不能立。而賴人力扶持者。所謂八十老翁。摸離扶杖。一有小碍。顛倒難支。國家如此。尙可立乎。吾人祖先。嘗使白人墮乎其後。而子孫萎靡不振。將何面目以對祖先耶。使支那國滅。則種類之存亡。恐難卜耳。嗚呼。其將有豪傑崛起于草莽。而挽頽瀾于既倒乎。吾人拭目而待之。

文明促進論

日本報

白人之入異種人之土地。其占領之先。必藉傳教爲名。曰異教徒皆在地獄中。見其墜地獄也。不得不救之。不得不張基督教以導之。於是遂藉之以爲侵略之進手。至當代愈盛。殆迭見於實徵矣。此即所謂促進文明者是也。曰世界人類之職分。其究竟必宜進于文明。已之所欲。宜加之於人。今已既文明。不可不他及。建學校以強國民於教育。與強人類於文明等耳。嚴警察以監收罪人。與用兵力以縛束蠻族等耳。後者促督之。妨者排除之。此博愛之行道。不得已而已也。

假軍隊以執行文明之強制。每乘土人之不防禦。遂強侵入以壓制之。並以進人類於文明。

爲藉口。其操詞也。又有二。一。劣等之種。原。是無文明之根種者也。無種則不能培植。與其留於世也。寧無之。故不若絕滅之。之爲愈也。二。其劣否未分之種。族。不可不代其權以教之。此二題。吾不能無憾焉。夫促人類進於文明之爲何哉。豈非爲各個人之幸福計乎。由前之說。劣種爲世界上之防害物。不可不剪除之。遂殺此無力無能之人。其如人道何。由後之說。民族可進步而未進步者。以未進步之故。遂擅屈下之。譬之兒童不加護衛。且相率而酷遇之。於人道豈無疑耶。

美國之南北戰爭也。當時蓋謂以黑人爲奴隸於人道有害。至近日弱肉強食之際。又將有反當時之議論者。狄其拉。斯。大學總長雲頓曰。黑人今日既爲自由之民。然其犯罪人之增加。比諸爲奴隸時實有可驚者。近十年間。至十分之三以上。黑人之曾受教育者。之罪人。又比之未受教育者爲多。又東北部百年間。無奴隸之黑人地方。比之南部之地。其罪人多三倍。又有曾爲奴隸備主者。名賓監。彼曰。予雖愛黑人。然據予之見。凡備主之于奴隸。決不可有親切之關係云。此黑人本宜爲奴隸之說。之漸擴張也。可不怪哉。

今我黃色人種。無論遠勝於黑種。亦豈讓白種之獨優也。我黃種比白種開化最先。早以文明聞於世界。於幾千年間。數十萬方里之歷史。久已發揮其文明。此實足證者也。今黃人所。在劣等之度。正與忽必烈時歐人之劣度相似。若謂黃人過去之文明。虛誣不足信。吾亦無

詞以辯。然現今日本之進步。則是實際矣。若謂永遠之發達難期。此將來之事。皆不得而知。即歐美之現狀。亦豈能長卜歟。要之黃人之運命。須俟一試之後。方能判決優劣。不然終不能明也。東亞之進步雖遲。然要之亦有歷歷進步之微效。數十年之後。必將有大開發之一日。頃日德皇之戲言曰。今藉名黃人不伴文明齊進爲分割之口實。此實計之最早者也。白人壓屈異種人之意。即此可知矣。近來歐人行其掃蕩壓制異族之凶謀。飾其名則曰促進文明。飾其理則曰基於人道。豈不令人捧腹絕倒哉。

兩世紀之大觀

日本某報

人類歷史。既經數千年。基督降生以後。殆千九百載矣。吾人每讀其間史乘。而思及社會變遷之蹟。十九世紀之陳象。歷然浮於吾人腦中。而不可遏。反覆推之。蓋該世紀中之偉大變幻。非即政治社會。資生等革新之所由來乎。更就現世紀情形以察來世紀之新世界。誰不悚然而思。將來人間一大波瀾之湧起乎。十九世紀洪水烈火之世界也。吾儕人類。既得渡過之。來世紀之洪水烈火。必更劇於已往。今試披胸而述已見焉。

自政治上以觀十九世紀情形。則有民主主義之發達。與夫國民思想之盛大。自國際上以觀十九世紀情形。則有巴爾幹半島之紛擾。及亞爾薩斯魯倫法之割與德者之怨憤。至晚近則亞非利加及東亞之風雲日亟矣。然非洲之事。已將結局。而東亞則尙紆紆未解也。加之機器

力之溥博無垠。世界人工。因之窮束異常。於是社會問題出焉。人世之悲運。人類之破綻。恐將由是起矣。此吾人所萬不可不注意者也。

思民主主義。奏効於十九世紀。國民思想。由是逐漸發展。權利問題。始由斯而解釋。人人之自由權利。始至於鞏固不拔焉。然其所以能有今日者。蓋經多少苦難。流多少碧血而來耳。故今日所享之福利。皆其祖父之賜也。思及當日之情形。未有不悚然戰慄者矣。亦未有不油然而生畏敬愛慕之念者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思古人。夢寐以之。

在昔學者以舊理愚民。教派以教愚民。君主以權壓民。三者同揮其力。各肆其威。日以仇民爲事。讀當日之遺史。有不令人深痛者乎。然十七八二世紀以來。民氣勃焉而興。激昂壯厲。不可遏抑。於是所謂學者之古思想。遂打破殆盡矣。次而教育盛行。智慧發達。而宗教改革之大變局出焉。於是所謂僧侶之一階級。遂被撲滅矣。由是乘勢以凌逼君主。傾倒貴族之事出焉。千古大賢盧騷出於其間。專發千古所未發明之公理。言千古所不敢之公言。法國大革命之波瀾。盧公益其引火線耳。

革命悲況。吾人無須言之。唯千七百九十年後。十餘歲之間。慘殺殘害之狀。不絕於目。悲鳴痛哭之聲。不絕於耳。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可以喻斯世也。然拿破崙一出。歐洲運命。全掌握於其手。法人皆眩惑其功績而拜下風。而拿破崙之爲拿破崙。遂雄視宇宙矣。

當拿破崙未與歐羅巴全洲開戰之先。獨踐法國帝位。揮無上之威權。破貴族僧侶之階級。削剝其所握之特權。而儕之平民之列。國制既定。乃向比隣各國伸其威力。於是率師代伊大利、荷蘭、比利時。而破壞其封建之制。與人民以自由平等之權利。除世襲公侯之例。斯時之中部歐洲。拿破崙巨人而外。皆儕入平民之列。自昔所劃分之富貴貧賤之界。皆化爲烏有矣。嗚呼。盛世不常。善運難繼。武德魯一敗。巨人遂仆。普奧俄三國君主出而結神聖同盟。與自由平等興反抗之師。普天人民。遂再陷於壓制渦中矣。

三國君主合力壓民於前。繼其後而出者。麥德尼是也。麥德尼荷抑壓民權之重任。施種種專制手段。以束縛奧國國民心志。且操縱普俄之君主。如與民開三十餘載之激戰。此不可磨滅之偉大歷史也。雖然。斯時之歐洲人民。既洞悉自由平等之權。爲天所公授。非一二人所獲而私據之。故敢奮力忘身。以與民賊相抗。君主之抑壓。適足以增狂瀾而挑怒。俄耳法國之大革命。遂出於千八百四十八年焉。餘波所及。莫不披靡。若伊大利。若德意志。若奧大利諸國。皆接踵而動。乘機而起。於是數千年相承之老君權。凌夷墜地矣。以革命之血。澆自由之大樹。使之參天拔地。蔭翳宇內。其功不可不謂爲偉哉。

試觀德意志當十九世紀之中葉也。分國三十餘。伊大利亦分國十餘。鼎足而峙。互相窺竊。常爲爭鬪所苦。彼輩漸知分割而守。不如合而禦外之爲得也。於是聯邦之國制出焉。卑士

麥喀普爾之功。雖云偉。然得以奏國家統一之效者。未始非法國之火燄所及。智者得乘之。以成就偉業耳。

十九世紀前半期之歐洲。多建民主國之歷史。十九世紀下半期之歐洲。則全係國際紛紜之歷史。蓋歐洲國民。自其自由權利確立以來。於內既無所求。乃轉而競務權術陰謀。謀自國之富強。當時各國國際界之人物。如德之俾士麥。法之拿破崙三世。英之巴馬斯頓。俄之葛斜司甫。伊之喀普爾。皆一時之偉材。歷史所難磨滅之俊傑也。

觀德澳之戰。及普法之戰。巴爾幹半島中之英俄外交。皆不外國際問題之發現。此外如法人之敵愾心。存國仇。不復則不止之志。卑士麥因之而驚愕不寧。乃與伊聯盟。俄因伯林會議之失敗。乃退而唱俄法同盟。英則以俄法二國之海軍爲標的。而擴充海軍力。德法二國各竭傾國力於擴張陸軍一策。由是觀之。則外交術非以實力副之。則空言虛策。必不足以奏效也。吾人生當今世。以短少時日。而獲觀多少風雲之變態。非云幸耶。

歐洲列國各擁重兵。自守。通歐土不見一大敵。暴起于內部者。是實經濟上之反影。而社會問題之所以特顯出。今之政治家與經濟家對之。如臨大敵。劍戟銃彈所不能制。自非法律條例所易使之鎮靜。處之之苦。豈可以言喻哉。思歐美各國及支那。因蒸氣電氣之發明。勞力人工社會。變而爲資本社會。社會權力。全然握之于資本家。而勞力者。遂如鬻身之奴隸矣。

夫貧富之界既甚懸絕。于是而大紛擾大動亂。即因之以起。勢固然也。故一部之身受困苦者。遂豫懷破壞主義于胸中。而日益結固。雖有能者。亦無良策可平釋之也。是故論社會進步之極點。則人間世非蕩平品位之高下。均貧富于一致。破無窮之蠻習。儕衆生于平等。則所謂無政府黨。正不得絕跡于天壤間也。然試觀今之世界。固猶若山嶽河流。顯然高深屈曲之在目。而願欲化之爲平河萬里。無遠近大小之或異。是不有震動天地之大風雷。其何由轉移而改造之。當十九世紀之後半。勞働問題及貧民問題。已影響不絕矣。斯二者。其有大造于二十世紀乎。

十九世紀以內。功業之雄偉。變遷之急劇。最著人意矣。而于本世紀之末年。復數起重大之問題。如萬國平和會議。美非戰爭。英杜戰爭。及極東之事件。皆是也。試析論之。

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俄國皇帝倡議曰。兵凶戰危。自今以始。務請加意于息兵廢戰。維持終久之平和。共完天福。各國感俄帝之宏謨美德。因派委員互相討議。雖其事多徒託空言。然亦歷史上永不可忘之一事也。而自外交上觀之者。以爲俄皇歷來之主策。全是苦心銳力。擴張軍備。整理財政。以圖他日之雄飛。今乃忽倡弭兵之說。似爲一時休養之計。其心實不可知。故其策斷難見諸實行也。雖然。東西各教起于數千年前。無不以脫民疾苦爲宗旨。近世民生與國交之爭競。日益加烈。蓋久無人念及教旨矣。而俄帝獨能于干戈滿地之時。大

聲疾呼。以攪亂平和爲戒。直欲絕滅千古之毒源。而于荷蘭之牙府。開公判所。裁決國交之條項。以杜戰機于未發。又加海戰于紅十字會條約之內。以拯武人傷殺之痛慘。此二者已成定議矣。尙有節制武備一條。其功效甚大。其規條亦甚繁。惜乎未見各國之認可也。由今以前之美國。故嘗執保守主義。而不急于侵畧者也。乃忽竟有強領菲律賓之事。英國亦肆其威力。以蹂躪杜蘭斯哇。彼杜蘭斯哇之開釁于英也。則僅以未許旅居該國之英人。以參與政事之權。美之于菲律賓。始則假助其自主之名。而終則逞其陰謀。出其強硬之腕力。以奪爲己有。侵凌小弱。至于此極。是尙有所謂國際公法者乎。故今日國際公法之適用範圍。可斷然指出曰。必文明之程度相等。強弱之勢力相匹。且于宗教上有確定之關係。而後始據公法交誼。可言國際公法也。彼治法學者。每嚴限國際法推行之區域。而稱爲歐洲國際法。不亦深有意乎。

國際問題之關係。極東之事件其最也。支那四百餘州。踣處亞洲之大陸。徒自尊大。不察外情。十餘年前。歐美諸國之外交家。亦未敢竟輕視之。甲午一役。挫于日本。其外形已揭破矣。于是歐洲各國。見其實在勢力毫無可恃。遂各逞鷗梟之欲。攘利權。踞要隘。始以籠絡。繼以要求。一轉而至于強索。嗚呼。支那之將來。益早爲慧眼遠觀者所豫料。謂其必如破船之汎海洋。隨風漂蕩。終至沈沒乃已。然方冀彼操舟者。早自撐持。或不至竟罹于顛覆。亦未可知。

而孰意忽有義和團之奇變。是乘破舟者。尙不信危機在即。而任性狂跳亂舞。以速其溺也。至今日則生命已授于外人之手。或分割或保全。盈耳皆寒心之論。茫茫前路。伊于胡底哉。世界中平和之戰爭。較硝彈之戰爭爲尤烈。實顛撲不破之論也。夫人類資生上之事機。全係于交通機關之完缺。彼西比利亞鐵道。小亞細亞鐵道。及阿非利加縱貫鐵道。又東西兩洋貫通之運河。一旦築鑿之功告成。則周遊世界之里程大半縮近矣。將蠻野之域。無不被文明之化。斯時也。有形之戰爭。庶幾得而稍息。而無形之戰爭。必日起而日烈。殺人如草。流血無聲。而國家之興廢存亡。必于其工商業之盛衰決之。夫如是。則社會之實力。始大顯著于世界矣。有心者能不當此世紀交度之時。而殷然慮之。

十九世紀海軍之進步

木村浩吉

軍備者。不但內以鎮亂。外以禦侮。且可以宣揚國家之威信。伸張國家之權利。是有國者所不可一旦弛怠者也。縱觀五洲各國。莫不陽唱平和。陰欲乘隙而動。虎視眈眈。其由來尙矣。無論開化國民。素奉博愛仁慈之旨者。皆舉其所有。以供擴張軍備之用。或努力於商。或努力於工。或努力于農。或努力於發闢新理新器。要皆不出於爲戰爭之用。是山於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理。人類之稍靈者。皆已深入其腦中耳。十九世紀人民發達之速。或謂此即其最大主因。豈不然哉。

生存競爭之道。莫善於全國家之自存自主。此各國國民之所深知。而各開化國之軍備。其精神與器質並足而進。卓越等倫者。亦以斯故耳。然軍備之發達。能破壞人類之生命財產。其力最劇而烈。故戰爭亦爲各國所忌。而深怖者。是以近來弭戰之議。轟於宇宙。雖然。列國對峙目的。在利益不在仁慈。維持利益。伸張威權。非兵力不足爲功。故列國生存競爭之風。既烈。則軍備亦不得不隨之改良而擴充之焉。此十九世紀世界海軍之進步。所以出人意想之外也。

十九世紀之初。拿破侖席卷全歐之際。英國海軍名將乃利孫出而抗之。雖以拿破侖之英武。終不使犯英國一步。當時英國更連破丁抹、荷蘭、西班牙、諸海軍國之海軍。奪其海權。於是領土遂徧拓於海外矣。顧昔日之日本。其時俄艦寇北海道。英美商艦頻乞通市。林子平出而著海防策。陳海防之急務。白河公築砲臺於豆相。伊能忠敬出而測經緯度。歷十八寒暑而製成日本地圖。於是朝野之間。始悟海防爲莫大重務焉。

抑海軍之張弛。關係于海國之盛衰。故海軍鉅細武器。出一新奇之製。或發明改良之方者。皆膺重賞而獲高譽。於是竭精構思。幻製奇想之士。接踵而出。而人世種種之經營。亦因之以爲轉移之關鍵云。

自滑脫發瀛機之理而後。世界局面。遂迥異從前。雖然。當時船舶尙皆藉帆以駛行。迨至千

八百一十四年。始造外輪軍艦於美國。英國女皇即位之頃（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其時戰艦亦皆帆船。然則乃利孫、託拿發家爾之海戰時（一千八百〇五年）可稱爲帆船全盛之時代矣。其一等戰艦可載大砲百門至百二十門。其小艦可載十門。當時英國此等軍艦大小共四百三十二隻。於一千八百二十一年。計英軍艦之總噸數實過五十噸云。

英女皇即位之後。未幾而汽機軍艦出焉。其最始之創製者爲「伯耳露勃」號。然僅能載砲四十六門。六百五十四馬力之外輪軍艦而已。其後之馬力逐日增加。未幾而暗輪螺旋之製出。可於水下鼓浪駛行。於是各國軍艦爭求新式。而舊製殆棄若敝屣矣。千八百五十四年。苦里米亞之役。皆用汽機艦隊。如英之軍艦有七百匹之馬力。載砲百二十門云。汽機砲艦亦出是時焉。自斯而後。所謂帆船者殆無用之於戰爭矣。先是綿火藥「臺拿馬特」業已發明。尋美國於鐵製滑膛砲。復加以螺旋而發射。椎實焉。當時歐美砲術之進步。不可謂不顯且著也。因榴彈破壞力最劇。非木艦所可禦。於是法國之鐵甲艦出。其時法國連造五隻。如其一「舵南」號。於千八百五十五年三月。自葡勒斯軍港進水。鐵甲中之三隻。乃以禦黑海金巴瀧之砲擊者也。英人聞法艦既成。惶然失色。日夜憂其侵襲。於是急效其所製而制之。未幾是等戰艦遂漸次充集。其時日本海軍亦略有萌芽。購軍艦於外國。設製鐵所於長崎。派威臨丸於美國。此其往迹也。

歐美諸國。知艦材用鐵之利。不僅得力於防禦。且使從來艱于得木之各國。一旦去難就易焉。又用鐵則有防水防彈之區分。故二層板之製出。而製造鋼鐵。遂漸臻容易矣。最初之裝甲板用鍛鐵。後用純鋼。次用鋼鐵合成板。尋用克盧姆鋼。白銅鋼等。今則用施哈北式堅硬法之鋼板。或用白銅鋼焉。要之法則昔疎而今精。昔簡而今備。形則昔脆而今堅。昔厚而今薄也。

千八百六十年。英艦「瓦利阿耳」號。爲航海鐵甲艦之嚆矢。其排水力九千二百噸。馬力五千四百七十噸。兩舷中央。以四英寸半之鐵板護之。上自甲板至水線以下四尺間。以鐵板護之。該艦載六十八斤之砲三十六門。其製造費三十五萬七千磅。在當時實爲世界絕倫之艦也。其後鐵甲逐日增厚。噸數逐日增多。然製鋼之業日盛。製造之理日明。於是減厚爲薄。而堅脆亦較昔者懸殊。故防禦之力愈增焉。

若利米亞一戰。俄用種種水雷。以防禦港灣。若機器水雷。若電氣水雷。皆足使各國注目動神者也。於是各國特建學校。專以訓練水軍士官。其原因蓋不出是耳。攻擊水雷中之一「哈瓦依特」一「黑提」二魚形水雷。發明於一千八百六十四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英國始採用之。自是而後。諸海軍國。幾無不採用之者。而「外裝」一「牽曳」一「火箭」一「漂着」等攻擊水雷。遂皆棄而不用。而今所用者唯魚形水雷。然利用無線電之水雷。亦將見於近日矣。又供圓

材水雷及魚形水雷發射之用者。駛走水雷艇是也。該艇由沙泥克羅夫發明。未幾而捕拿水雷艦出焉。現所實用者。有三十三海里之驅逐水雷艇及海中水雷艇。於美法殆將告成功云。

十九世紀中。造砲之術。進步迅速。殆一日千里。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之砲塔式。能安全照準重砲而擊發。又本世紀之初。砲身以煩銅鐵鑄之始。爲發射彈丸之前膛槍。繼即發椎實彈之來復槍。及後膛槍速射槍等。其彈能達十二海里以外。其火藥則採用煖燃性之褐色火藥。今則至於川無煙火藥矣。砲架由木製而鐵製。由鐵製而鋼製矣。而砲身改良。亦隨之日新月異焉。砲彈則填川「剛殼束」「鉢鐸耳魯古利史林」質之爆發彈。其破壞力之大。誠有不可思議者也。

船艦之速力。昔極遲鈍。然自汽機汽罐之理大發明而後。於是速力逐日增加。今之大軍艦。能出二十海里。續航二萬海里以外。然將來「達賓」式汽機一出。則有出五十海里之速力。機關內汽機。其始爲單膨脹式。次爲二度膨脹式。繼爲三度膨脹式。終爲四度膨脹式。又汽罐初爲鐵板所製。僅能耐三十英斤之壓力。自用鋼鐵以來。則能耐二百英斤以上之壓力。而水管式汽罐則能耐三百英斤之壓力。所謂水管式者。能長使高速力繼續不絕。及能釀氣以迅速汽機。且能容易應馬力之變動。其利益誠非淺渺也。

以上所述。皆為證明進步者也。今於最近如日本敷島艦之構造。試畧言之。該艦排水力一萬五千噸。有十二英寸之後膛砲四門。六英寸速射砲十四門。十二英寸速射砲二十門。小口徑砲二十門。每分之砲火勢力五十七萬英尺。舷側之長。亘於本艦全身。其幅八英尺。厚四英尺以上。外以九英尺之「尼格耳」鋼板覆之。有十四英尺之蔽壁。與十四英尺之砲塔二個。艦體長四百三十八英尺。橫幅七十五英尺。載炭量千四百噸。機關之實馬力一萬四千五百。水管式二十五個。速力出十八海里。價凡一千四百萬圓。兵器在內歷月十一。始告成功。云。製於英國至於操縱。昔時須二十餘人。方足動其舵。今則雖以婦人之一纖指。亦能指揮自由焉。製艦術之進步。不可不謂大矣。

然海軍進步。實亦由於有形與無形之學術。而通報機關之關係尤大。如整頓港灣。疏通鐵道電線。使之靈捷無滯。此固不待言也。至近時各國。皆汲汲於用無線電信矣。而海底電線。皆屬海軍省管理。又如設貯煤所。用傳書鳩。均海軍所不可缺者耳。

抑海上戰爭。往昔皆帆船時代。至於漁船時代。其實例甚乏也。千八百五十三年之俄土戰爭。咸豐三年千八百五十四年之吉利米亞戰爭。咸豐四年千八百六十一年之南北美戰爭。咸豐十一年千

八百六十六年之意奧戰爭。同治五年千八百七十年之普法戰爭。同治九年千八百七十九年之智利

秘魯戰爭。光緒五年千八百八十四年之清法戰爭。光緒十年千八百九十四年之清日戰爭。光緒二十年千

八百九十七年之西美戰爭等。光緒二十三年其中整齊之對敵蓋希焉。自清日戰爭以後。各國始知海軍之貴重。於是握測海權之思想遂油然而不可遏抑。而德俄二國尤甚。又因此一戰始確知裝甲艦之功效。又知以木構造戰艦必難免火災於戰時。於是艦體構造遂迥然一變。或廢用木材。或用不燃木材矣。至速射砲之奏效。士卒平日訓練之優。皆顯然覩之於此一戰中。斯固不待言者也。

要之海軍之用。不僅在戰時。即保護商務。堅強外交。尤不可一日缺也。輓近各國。以通商爲國家生命。而保護之者則海軍耳。故雖糜費鉅款。亦所不辭。希國家之進步。全國之力。傾注海軍。實十九世紀末之新世界也。

十九世紀陸軍之進步

日本井上圓了

本世紀軍制變遷之最著者。即創國民義務兵即民之制始也。本世紀之初。各國皆行願兵之制。英美今尚沿川之。惟增少許義勇兵。以供國家干城焉。夫願兵原爲薪費而服兵役。故當國運隆盛之時。則應募者多。否則却步不前矣。又願兵有內外之分。如德當數十年前。募聘異國人。此等兵卒。絕不能望其以身殉國難。蓋爲利而來。無足怪耳。然其數僅四五萬。自「機爾提特」平和以來。普國夏孟豪史氏山輔其主銳意改革兵制。終以兵役定爲國民義務。現時兵制。實其遺範也。爾來各國競增兵備。現如德法之兵。平時五十萬。戰時可集至二

百萬以上軍隊之編制初甚不整當遠征則專因糧於敵器械極奇鈍戰爭時日甚則百七
年乃至三十年之久死傷之數如恆河沙然福勒德利出於普拿破侖一世出於法共以不
世之英材改革制度創思陣法如密集隊之不利於戰也則易之以散開戰法拘泥之不利
於行軍也則利用地勢之宜以施展布之方糧食則取於敵以外復於所至之所設倉庫以
便供給然尙非盡善也至今則因糧於敵以外軍隊復自携運之故輜重隊生焉然不能擁
載過多。大抵能支七八日間即足矣。此方今各國之制也。支那之兵不備輜重甲午之役故
僅常立於防禦之地不能進攻云。

變陸軍之編制改其隊列精其軍器於軍事上頗可觀矣。然方今各國共注意增加兵員而
戰略遂不免隨之以變焉。又當拿破侖在位之頃能以十萬上下兵力成赫赫炎炎偉績如
展布於內線之作戰法頗嘖嘖於當世。雖然本世紀中葉以來兵籍之多超越前古故不得
不棄內線作戰法而取集聚於決戰地之作戰法也。此法德國毛將軍曾採用之。雖不獲顯
然之實效。然於將來之大戰爭必不能不用之耳。

又本世紀之初大砲小槍彈丸圓而膛光滑故不能及遠而難命中。且甚遲鈍。後劃線於膛
中。且改用長彈。故能及遠而易中。發射之度亦速焉。今廢密集隊形而併用散布隊形。其原
因未嘗不在於茲也。

兵器改良。盛於前半期。後半期之發達力蓋微焉。如小槍則有火繩槍、燧石槍、雷管槍、針槍、諸種之沿革。至今日則多用小口徑連發槍。彈能及之地。其初僅一千間。每間約六尺有奇上下。今則能及二千間以至三千之遙云。又槍口徑亦漸次減少。十四呎里適當。有減至六七呎里適當者矣。一適當即自地球赤道至南極或北極之距離一千萬分之一。合華尺三尺三寸有奇。又十台西適當為一適當。十仙機適當為一。台西適當十米里適當為一。仙機適當十啓羅適當為一米里適當。皆法語。

現今之槍口徑。不過舊時雷管槍之半。雖然口徑過小。則所發彈丸無十分殺傷力。對猛獁、慄悍之蠻族時。即使射中。亦不免有失戰鬥力之譏。以故各國所採用者。皆在七八呎里適當之間也。至於野戰砲。其口徑多不變更。然因造料改良。故擊力亦漸增加。非復昔日之觀云。蓋大砲廣其口徑。雖足使擊力畧劇。然口徑既大。則全體重量不得不增。重則運用維艱。是以各國大野戰砲。口徑不變者。抑非無由耳。然攻城砲、要塞砲等。平日不易動者。則改良其造料而大其口徑。當戎馬紛紜。戰局危迫之際。亦往往用速射式云。

火藥初則用尋常黑色者。自槍口裝入之而已。繼用綿火藥、臺拿邁德。及化學上之激烈藥品。然除爆發以外。則不用之。而尋常火藥發射之際。烟霧飛揚。蒙漫遠近。使日光為之不明。然距今十五年前。德國創製褐色火藥。用之大口徑砲。頗獲成效。以其似雀。過勒德。故有雀過勒德火藥之名焉。至輓近無烟火藥既發明。黑烟彌蔓之障遂破。然此火藥不用。則雖有連發及速射槍。亦終無所用之。蓋當黑烟掩戰線時。不能照準以擊敵耳。為無烟火藥原料乃

綿火藥。昔日則唯以供爆發之用。無信其能爲裝藥者焉。而是等火藥及彈丸槍礮。自經改良以後。昔之能及二百碼。當內外者。今則能及八百碼。當以上矣。此外則猛烈炸藥之發明。亦不少。如德之比格林。日本海軍之下瀨火藥是也。

以上所述。多屬攻敵法之進步。次就防敵法之進步而一一言之。前世紀有一著名築城家。法國溥邦其人也。當時城郭多露天砲臺。蓋以對敵彈而爲掩護之用者。其傍則置不完全之窟穴。以爲障蔽之用。其建築取一定規範。而以稜形爲尤多。現繞列巴黎市者是也。其他則無非角形焉。要之當日之築城。乏因地制宜之慧。唯拘泥成式。於都府週圍。築城繞之。即以爲國防者在是。其眼光之狹隘。頗不值供今人一嘆也。當世紀中葉。比利時之築城術家。普良孟氏出。實驗學理。發揚新說。言築城之著述。不下數冊。方今築城術之進步。使昔日之耳目一新者。實賴該氏之力耳。今之築城。不在固守成範。而在顧慮兵器之擊力及戰略之關係。尤以因地勢而製形之爲貴也。如露天砲臺。以不完全之故。是以遍思種種掩護之方。砲塔與砲橋。則以厚鐵板蔽之。隨砲彈之擊力而增其厚度。改其全質。初則二三寸。繼則一尺至二尺以上。其造料或堅鑄鐵。或堅鋼鐵。至輓近則用尼格耳鋼云。

由是觀之。鐵板則求其足以避彈丸。彈丸則求其足以貫穿鐵板。二者互相競爭。故進步無所底止。而今之尼格爾鋼。表面堅滑若玻璃。彈丸觸之。僅能損其皮膚。彈丸則直成齏粉。故

板之厚薄。前則五十珊米。

即仙機
適當

今則二十餘珊米足矣。然製出能貫穿此板之彈丸之期。

固未知屬何日也。要之守禦之法既進步。攻擊之方亦不得不隨之以異也。

至於軍隊教育。昔尙模範格式。而普勒提立客大王時代尤甚。演習軍陣。皆依指南針而指揮之焉。然多拘泥規則。故法簡而難合實用。方今教育之法。責任劃而爲二。一指揮官之責任。一兵卒之責任也。責任雖異。然當事機之至。各竭其應盡之職。以收協同之功。則一也。各宜受相當之教育力一也。然兵卒教育。一載足以完備。唯指揮官之教育。非永其歲月不足爲功。或終身從事鑄鍊。尙有不足之感云。要之教育之大旨。尤在於適實戰耳。

十九世紀戰術上之新利器。蒸氣、電機、瓦斯等是也。然用自轉車於戎馬干戈之際。則日本遠不若歐人之發明。歐洲各國。不獨欲傳令以之。且欲用以携運槍砲。雖然尙未聞曾措之實用也。日本大陸絕少。道路不如歐洲之坦夷。故未多用。然以之傳令。固絕佳品耳。

輕氣球可用於軍事之理。昔日已發明之。然當凌空之際。天風亂刮。球簸人昏。難以觀測敵狀。故發明其理雖古。然前者尙未措諸行軍也。近來歐洲各國漸取用之。俯瞰敵人行動。著效頗多。故德國之編軍隊。輜重隊中。增設瓦斯縱列云。輕氣球一物。非專門研究。不足以得其詳委。然其大略則使之飛揚空中。下繫以重物而防其動搖。且懸電話線於球上。球中人以望遠鏡俯測敵情。既悉則以電話通知其下。於是傳令騎直受之而報知本營焉。又自球

上以攝影之法使敵軍一一呈於片紙之中。始僅用之要塞。今亦用於野戰。敵雖射擊。亦難以命中。蓋空中之距離非易測也。至於自輕氣球而投炸彈於敵地。不過出之理想。未見諸實事也。

電信電話之利於軍事。世人所共知。無容累述。而鐵道尤軍事最重之物。歐洲各國。曾設電信隊。鐵道隊以肩厥任。始以鐵道供軍事之用者。千八百五十四年意大利之役是也。爾來用之之法。愈臻奇妙。而勝算左券。多操於茲。例如普法戰爭。普得以片刻集大兵。故能獲大勝也。然構築經費。浩大難籌。且於國家理財上爲益甚少。是以忽視國防者。專欲建設工程。簡易之海岸線。如一經敵兵破壞。則雖擁精強大兵。亦不能馳騁自由矣。西班牙征古巴時。三叉港附近鐵道。皆被敵所破壞。此近年之實例耳。

役鳩傳書之法。近代漸盛。德國現設有傳書鳩停站。其法平時畜鳩於中。開戰之前。分布各要地。欲遞信時。放之則自然直歸故站。如當守城之際。使其達書於被敵所隔之我軍。尤足奏奇效焉。

以上所述之蒸氣、電機、瓦斯等。不過戰術之補助而已。然因此三者發明。於是戰爭狀況。劃然一變。古以智戰。今以智技。二者並戰。智與技優者勝。否則必敗。故未戰之先。孰敗孰勝。足以知之。是以平時潛察敵國形勢。不操勝算。則不濫開戰端。此地球上之戰爭。所以愈減也。

嗚呼。軍旅之事。門類繁多。其大者則有編制、經理、戰畧、兵器、築城、教育、訓練諸目。各目之變遷沿革。浩如煙海。繁如密絲。非畢生所能盡知。亦非一朝一夕所能殫述。尤非數千字所能殫記也。茲不過略括一百年間陳蹟而述之而已。

論內閣制及政黨

太陽報

第一節 內閣制

甲種 此爲伊藤侯所創論者。所謂超然內閣之制是也。超然者。謂超然于事物之外。蓋以內閣與民間政黨政派。無相關係。今超然離于其外。而隨內閣所指示。以使議會裁決也。但于內閣亦不能有政府黨也。

乙種 此爲行于德國之內閣制。其組織內閣。純依于主權者所定。而統民間政黨及政府黨以制議會。以行主權者之意向也。所以選擇閣員。則屬于政黨。若非屬于政黨。則惟其人物以選擇之也。但黨員既入內閣。則須脫黨員之資格。須與政黨全無關係也。

丙種 此專行于西班牙意大利國之內閣制。而與乙種頗有不同也。稱之爲類似政黨內閣。其組織內閣。雖皆以黨員。而非如乙種必須脫黨員之資格。若其黨員爲議會所敗。則爲負其責任。而任主權者進退之。若主權者仍行信用。則須解散議會。乃依然任之爲內閣也。

丁種 此純爲行于英國之內閣制。以議會公悅之政黨組織之。而主權者必須從內閣意。

見以施行政治也。其內閣若爲議會所攻。則須公衆投票。而令其辭職。以讓別一政黨也。以上四種爲近日行于歐洲內閣制之要領。而日本所創論者。祇及于甲丁兩種。且以屬于丁種爲更多。蓋以日本多英國學者。與法國學者。皆誤認五十年前之歐洲政治爲美善。大隈伯屬英國派。板垣伯屬法國派。振風提議。所以致此也。而伊藤侯所倡之超然內閣。自謂屬于德國派。以吾論之。則既爲伊藤所倡。可稱之爲伊藤派。實可稱之爲日本派也。伊藤侯爲日本第一流之政治家。負天下之重望。高論妙議。因宜爲日本所風從之也。

第二節 政黨

熟觀世之所論政黨者。皆謂天下祇可有二大政黨。如郡黨樹立。則非所以完成憲政矣。蓋以謂有二政黨。則可更迭柄政。以繼任內閣也。吾人曾遊歐洲。觀乎各國政黨。無所謂祇有二大政黨者。今表之于下。可以見各國政黨現狀焉。

英國議員總數六百七十人

保守黨

三百三十八人

政府黨
統一黨

七十人

自由黨

百八十人

民間黨
非巴尼路派

七十一人

巴尼路派

十一人

法國議員總數五百八十人

王黨

政府黨 加特力共和黨（原為王黨而與共和黨接近者）

溫利共和黨

民間黨

急進黨

社會黨

德國議員總數三百九十七人

保守黨

六十八人

帝國保守黨

二十七人

非猶太黨

十三人

中央黨

百〇〇人

國民自由黨

五十二人

商人黨（自由黨）

三十五人

波蘭黨

十九人

社會黨

五十三人

耶路沙士、路篤顛經黨

慳那俾王室黨

丁抹黨及各黨

三十人

和蘭議員總數一百人

進步黨

四十五人

急進黨

四人

社會黨

四人

加特力宗黨

二十二二人

烏羅多刺、布羅爹士烹多黨

二十一一人

希士多里基督黨

四人

意大利議員總數五百八十八人

政府黨

三百〇〇人

維里士卑派

七十人

自由黨

五十三人

極左黨

二十二二人

共和黨

十五人

社會黨

無所屬

四十八人

九十八

奧大利議員總數四百二十五人

第一德國改進黨

自由黨

憲法忠實黨

大地主

第二波蘭人

第三斯多也路斯基黨

第四波蘭民黨

第五路爹寧人

第六羅馬尼亞人

第七意大利人

第八德國宗教黨

保守黨

中央黨

第九南方斯拉布人

第十哲焉人及大地主

第十一民權黨

第十二社會黨

第十三宗教社會黨

第十四賒尼亞尼黨

第十五德國國民黨

觀以上所表。則各國政黨。無不分樹數黨者。足以證言祇有二大政黨者之謬說也。夫立憲之要。在于使國民參與立法。然而國民千種萬別。農工商有農工商之黨。宗教家有宗教家之黨。平民貴族有平民貴族之黨。國民既屬各有黨。則參政亦不得不各有黨。國民既屬多分黨。則柄政亦不得不多分黨。誠如論者所說。謂政黨祇有二派。是非立政黨之格式。強使國民就之不可也。夫然。是豈立憲要旨哉。至如謂二大政黨。乃謂政府黨及民間黨。雖爲頗有可說。然兩黨中亦非祇一黨可以組成之者。不能以之概律天下之政黨也。

第三節 結論

要之所謂內閣制。所謂政黨。幸喜吾人平日之理想。與現在之國勢相合也。以此亦足以見

伊藤大隈兩氏之末路也。以日本國勢論之。則不能祇有二大政黨。必須郡黨分樹。乃足以完善內閣制度。而內閣制與政黨。其所關係正不少也。

百



第陸集紀事

戊戌政變紀事本末
已亥立儲紀事本末
猛省錄
雜事附存

清議報全編

橫濱新民社輯印

清議報全編第六集目錄

紀事一

戊戌政變紀事本末第一

百日維新

政變前紀

政變正紀

國士略傳

己亥立儲紀事本末第二

儲議追紀

建儲原因

建儲正紀

輿論勢力

猛省錄第三

雜事附存第四

卷二十二 紀事二

庚子國難紀事本末上

拳匪源流

喉拳實紀

拳亂實紀

聯軍移國

卷二十三 紀事三

庚子國難紀事本末下

教士遇難

各省防衛

西狩慘狀

和議榮紀

卷二十四 紀事四

外國大事記第一

地球大勢第二

中外瑣記第三

清議報全編卷二十一

第六集上之上

紀事一

戊戌政變紀事本末第一

百日維新

光緒廿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三日。下。定國書。定之詔。上諭曰。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學堂。皆經再三審定。籌之至熟。甫議施行。惟是風氣尙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託於老成憂國。以爲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撥除。衆喙嗷嗷。空言無補。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乎。朕惟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時政毫無補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後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爲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爲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京師大學堂爲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安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院

司員。大門侍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及大員子弟。入旗世職。各省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准入學肄習。以期人材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誥誡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命各省督撫遴舉使才。向來使臣。皆由總署司員及南北洋所保。上以御史楊深秀所請。特重其選。詔舉使才。重邦交也。○二十八日。召見工部主事康有爲。刑部主事張元濟。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所奏保也。先是康有爲自乙未上萬言書。請大變法自強。皇上命抄四份。一進太后。一留乾清宮南窓。一存勤政殿。一發各省督撫議。至膠警後。康有爲復上書痛言國事。正月。上命總理王大臣問所言。續命上條陳具摺極言大計。統籌全局。下總署議。摺內請以日本明治之法爲政法。俄彼得之法爲心法。隨奉旨宣取所著之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記。于是康有爲陸續于二三月間寫畢進呈。并附呈時務西書數種。皇上于是垂情中外之事。講求日明。至是被荐。特予召見。召見時垂問天下大計。康有爲極言維新全局。及下手條理。至逾兩時。并命隨時自具條陳。專摺奏事。

五月初二日。許應駟阻撓新政。爲御史宋伯魯所奏參。上命其明白回奏。時許應駟官禮部尙書。當正月間。詔舉經濟特科。更舉常科。試時務策論。及法律財政外交物理各專門之學。本另爲一科。其試科章程。交禮部議。許應駟獨謂此爲禮部專職。挾所議歸改之。以經濟

科歸併于八股。且限五十人中一名。故嚴其額。士論大譁。宋伯魯劾之。皇上本欲即行黜之。剛毅爲之代求。乃免。○初五日廢八股取士之制。改試時務策論。上諭曰。我朝沿宋明舊制。以四書文取士。康熙年間。曾經停止八股。攷試策論。未久。旋復舊制。一時文運昌明。儒生稽古窮經。類能推究本原。闡明義理。制科所得。實不乏通經致用之才。乃近來風尚日漓。文體日敝。試場獻蕪。大都循題敷衍。于經義罕有發明。而淺陋空疎者。每獲濫竽充選。若不因時通變。何以勵實學而拔真才。著自下科爲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律改試策論。其如何分場命題考試。一切詳細章程。該部即妥議具奏。此次特降諭旨。實因時文積弊太深。不得不改絃更張。以破拘墟之習。至于士子爲學。自當以四子六經爲根柢。策論與制藝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經史以達時務。總期體用兼備。人皆勉爲通儒。毋得競逞辯博。復蹈空言。致負朝廷破格求才至意。欽此。當三二月時。康有爲及御史楊深秀曾具奏請廢之。爲禮部許應騏所駁。四月初旬。梁啓超復聯合舉人百餘名。連署上書請廢之。亦格不達。至康有爲于召對時。力言其害。其言曰。台灣之割。一萬萬之賠款。琉球安南緬甸朝鮮之棄。輪船鐵路礦務商務之輸與人。國之弱。民之貧。皆由八股害之。上喟然曰。西人皆曰爲有用之學。我民獨曰爲無用之學。康有爲即請曰。皇上知其無用。能廢之乎。上曰。可。于是康有爲退朝。告宋伯魯使抗疏再言之。并自上一書。既上。上命軍機大臣立擬此旨。剛

毅謂此乃祖制。不可輕廢。請下部議。上曰。部臣據舊例以議新政。惟有駁之而已。吾意已決。何議爲。○初八日。命軍機大臣總理衙門王大臣迅速議奏京師大學堂開辦章程。○初九日。命軍機大臣會同神機營王大臣八旗都統議覆神機營及京師綠營改用新法操演。○十二日。命考試生童歲科兩試。即行改試策論。○十五日。命孫家鼐管理大學堂事務。開辦經費。常年用款。由戶部籌撥。官書局譯書局。均歸併大學堂。由管學大臣督率辦理。賞給舉人梁啓超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事務。○十六日。詔興農學。命各督撫飭各該地方官勸諭紳民。兼採西法。切實興辦。辦有成效。准予獎敘。命劉坤一查明上海農學會章程。咨送總理衙門查核頒行。命各省學堂繙譯外洋農學諸書。○十七日。命製新器。出新法著新書。並創學堂。開新地。造新式槍砲。照軍功予重賞。○二十一日。命一國皆改兵制。○二十二日。命各省州縣府開設中西學堂。上諭曰。前經降旨開辦京師大學堂。肄業者。由小學中學。以次而升。必有成效可觀。惟各省中學小學。尙未一律開辦。總計各直省省會及府廳州縣。無不各有書院。著各該督撫飭地方官。各將所屬書院坐落處所。經費數目。限兩個月詳查具奏。即將各省府廳州縣現有之大小書院。一律改爲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至於學校等級。自應以省會之大書院爲高等學。郡城之書院爲中等學。州縣之書院爲小學。皆頒給京師大學堂章程。令其仿照辦理。其地方自行捐辦之義學社學等。亦令一律中兼西習。以廣造就。

至各書院需用經費。如上海電報局招商局。及廣東閩姓規開頗有溢款。此外陋規濫費。當亦不少。著該督撫儘數提作各學堂經費。各省紳民。如能捐建學堂。或廣爲勸募。准各督撫按照籌捐數目。酌量奏請給獎。其有獨力措捐鉅款者。朕必予以破格之賞。所有中學小學應讀之書。仍遵前諭。由官設書局編譯中外西書。頒發遵行。至於民間福劑。其有不在祀典者。即著由地方官曉諭民間。一律改爲學堂。以節糜費而隆教育。似此實力振興。庶幾風氣丕開。人無不學。學無不實。用副朝廷愛養成材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命各省官吏保護外洋傳教教士。○二十三日命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撫學政。限三個月內保舉人材。咨送總理衙門。會同禮部奏請考試經濟特科。初貴州學政嚴修上書請舉鴻博科。時翁同和以爲然。下總署議。康有爲與譯署諸臣言。力請舉行。乃與譯署某章京擬定名爲經濟科。翁同和力主持之。恭親王亦相從。惟守舊大臣多不以爲然。大學士徐桐致削嚴修門生之籍。嚴修九詣門而不見。其子副都御史徐承煜請問所舉之人。徐桐厲聲責之曰。汝若舉人。可勿見我。承煜不復敢言舉。朝望風。三月無敢舉一人者。康有爲乃與御史宋伯魯謀。上摺請限期三月。舉足百人即考。○二十五日諭獎著書製器及捐辦學堂者。給予世職。實官虛銜。及許令專利。頒賞匾額。○二十六日命各省督撫整頓商務。○二十八日命各省督撫再整頓裁撤冗兵之制。命行保甲。整頓釐金。○二十九日命榮祿印刷校邠廬抗議一干部送交

軍機處頒行各衙門簽議。

六月初一日。浙江學政陳學棻奏言。改試策論。閱卷難艱。不如八股之易。上曰。陳學棻既不會看策論。可無庸視學。命撤差。來京供職。改命唐景崧去。命鄉會試仍定爲三場。第一場試中國史事國朝政治論五道。第二場試時務策五道。專問五洲各國之政。專門之藝。第三場試四書義兩篇。五經義一篇。首場按中額十倍錄取。二場三倍錄取。取者始准考次場。每場發榜一次。三場中畢。如額取中。學政歲科兩考生童。亦以此例推之。先試經古一場。專以史論策命題。正場試以四書五經義各一篇。張之洞陳寶箴所奏請也。○初八日。上海時務報命改爲官報。派康有爲督辦。并令天津上海湖北廣東各報章。臚陳利病。據實昌言。無存忌諱。由該督撫咨送都察院及大學堂各一分。撮其有關時務者。由大學堂一體進呈御覽。○十一日。命各督撫就各省在籍紳士。選擇品學兼優之人。派管各省中小學堂。命各部院堂官督飭司員。將該衙門則例刪改。倉督李端棻所奏請也。先是正月初三日。上命總理衙門王大臣傳詢康有爲。康有爲言。六部則例積弊極深。必須改定。李鴻章曰。然則將盡去之乎。康有爲曰。今敗亡中國者。六部則例也。若不亟改。不能爲治。時座上諸大臣皆駭是言。康有爲旋奉命上摺。即陳法律局一事。後御史王鵬運又奏言之。及康有爲召見後。請開制度局。又復言之。英人赫德大學士徐致靖御史楊深秀宋伯魯李盛鐸主事玉照以

及京師通人皆以爲然。諸臣前後上陳。或各開新政局。或名開變法局。爲樞臣所忌。皆未能行。至是李端棻力主是議。梁啓超與之極言。李深然之。乃上言。一請御門警衆。以定國是。一衆志。一請川威豐時例。開懋勤殿。選通人入直。議定新法。一請改定六部則例。一請派各省通才辦各省學報。摺既上。上發交軍機會同慶王孫家鼐會議。樞臣最忌懋勤殿。與御門警衆兩事。並駁而不行。上以重違大臣所請。故擇其小者。如刪改則例。及派紳士督辦學堂二條行之。○十五日命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王文韶張蔭桓管理京師礦務鐵路總局事宜。並統轄各省開礦築路一切公司事宜。命各省督撫整飭吏治。考核屬員。命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各于值日之日。由該堂官輪派講讀編檢八員。中書二員。科道四員。隨同到班聽候。召見。部院司員有條陳事件者。由各堂官代奏。士民有上書言事者。赴都察院呈遞。命各省督撫振興工商。各就地方考察情形。于頒行農學章程。及製造新器新藝專利給獎。並設立商務局。選派紳員開辦各節。實力推廣。○十七日命五城御史勸辦京師小學堂。○二十日命出使各國大臣督同領事各就寓洋華人勸辦學堂。命使館繙譯外洋書籍。○二十二日命官報局所需經費。照官書局之例。由兩江總督按月籌撥銀一千兩。另撥開辦經費銀六千兩。命康有爲翻譯泰西報律。參以中國情形。定爲報律。○二十三日諭獎湖南巡撫陳寶箴力行新政。嚴責守舊毀謗諸人。先是陳寶箴自去年冬月力行

新政。凡時務學堂南學會印花稅巡捕章程輪船電綫。陸續舉行。全省移風。紳士祭酒王先謙。主事葉德輝。皆附和之。既而葉德輝求爲山長。不得。妒極相攻。鼓動守舊諸人。飛文誣謗。于是楚人之官于京師者。先後參劾撫臣陳寶箴。學臣江標。按察使黃遵憲。及紳士知府譚嗣同。翰林熊希齡等。妄造謠言。謂陳寶箴拜跪洋人。使婦人易西種。刊刻成書。徧送言路。京師譁然。故有此諭。命南北洋大臣沿海各將軍督撫整頓水師。命王文韶張蔭桓于各處鐵路扼要之區。及開礦省分。應增設學堂之處。籌議奏明辦理。○二十九日舉人梁啓超所擬譯書章程十條。得旨允行。命撥開辦經費銀一萬兩外。再加給銀一萬兩。常年用項。于原定每月經費一千兩外。再加增給每月二千兩。各款均由戶部籌撥。

七月初三日。廢朝考之制。○初五日。戶部郎中王宗基于北城集賢設立會文學堂。得旨獎厲。時京師張元濟首創通藝學堂。王照繼開八旗奉直小學堂。皆著成效。且先于此學堂。應得獎。孫家鼐曾請張元濟爲大學堂總辦。張守章程。孫不然之。忤而去。王尤抗直。故皆見遺。命設立農工商總局于京師。派直隸朔州道端方直隸候補道徐建寅吳懋鼎爲督理。均賞給三品卿銜。命各省府縣紳富之有田業者。設立農務學堂。廣開農會。刊發農報。購置農器。各直省由該督撫設立分局。遴派通達時務公正廉明之紳士二三員總司其事。○初十日舉人梁啓超請設立編譯學堂。准予學生出身。並書籍報紙免稅。得旨允行。嚴責劉

坤一譚鍾麟辦事不力。○十一日嚴責各省將軍督撫疲玩因循。命于六月以前將所有明降諭旨及寄諭並電音飭辦各件。迅即覆奏。○十三日命劉坤一速籌商會辦法。并令各督撫查明沿江沿海商賈輻輳之地。設立商會。○十四日命各督撫督飭地方官勸辦桑麻絲茶等項。并嚴行考核所屬州縣。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等衙門。湖北廣東雲南三巡撫河東總督及京外大小冗員。○十六日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駭等因阻格主事王照條陳交部議處。命此後條陳者呈進原封。無得拆看。先是王照覲。上求言之切。故上摺請。上遊歷日本及各國。又責諸臣之謬爲持止。敢于謗。上不思請立教部以平理諸教。許應駭不肯代遞。時司員遞摺多爲堂官所抑。不代達者甚多。王照到堂親遞本司掌印媚堂官意。復攢面還之。王照怒。再上堂告侍郎溥廷堃。曰。皇上特許司員遞摺。無得阻蔽。若必不遞。吾當親到察院。或覓人上之。溥堃二人恐動。懷塔布謂必不遞。如有處分。吾自担之。許應駭退。而作摺劾王照咆哮器堂藉端要挾。謂其摺請。上遊歷日本。日本最多刺客。昔俄太子李鴻章曾蒙大禍。王照置皇上于險地。故不敢代遞。王照居心叵測。請加懲治等語。上以方開言路。有所阻格。特將懷塔布等交部以示警。命詹事府通政使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一切事宜。歸併內閣六部分辦。命吏部戶部堂官督飭司員刪訂則例。將核定例章。仿照史表分門別類。創爲一表。○十七日命各衙門均

照戶部吏部之例刪訂則例。○十九日斥革禮部尙書懷塔布。許應騏。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會澧。右侍郎溥廷。署右侍郎曾廣漢。賞給王照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二十日命工部會同管理溝水河道各官步軍統領衙門城御史。既街道廳。將京城內外河道溝渠一律挑挖深通。並將各街巷道路修墊坦平。命裕祿。李端棻。署理禮部尙書。壽者。王錫蕃。署理禮部左侍郎。薩廉。徐致靖。署理禮部右侍郎。擢內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以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命裕祿。李端棻。補授禮部尙書。潤。普通。武。補授禮部左侍郎。薩廉。補授禮部右侍郎。命李培元。補授吏部右侍郎。劉恩溥。補授倉場侍郎。曾廣燮。補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命各省督撫。訪查所屬地方州縣官之通達時務。勤政愛民之員。隨時保送引見。停止昭信股票。○二十三日。命總理衙門會同吏部議奏。位置裁撤各官之法。命農工商總局。端方等。議覆以工代賑。開辦章程。○二十四日。命各衙門。于呈請代遞之件。隨到隨呈。不必拘定值日期限。命設立醫學堂。歸大學堂兼轄。著孫家鼐。詳擬辦法。增置三四五品卿三四五六品學士各職。○二十五日。命雲南補用道韓銑。記名道李徵庸。會同翰林院檢討宋育仁。督理四川礦務商務。命大學士尙書侍郎。督撫等。速將應裁撤及歸併京內外文武大小各缺。妥議請旨辦理。○二十六日。命于已通開口岸及出產絲茶省。分設立茶務學堂。及

蠶桑公院。○二十七日布告變法之意于天下。上諭曰。國家振興庶務。兼採西法者。無他。誠以爲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較勤。故可以補我所不及。今士大夫昧于域外之觀者。幾謂彼中全無條教。不知西國政令教學。千端萬緒。皆主于爲民開其智慧。裕其身家。精詣所造。乃能美人性質。延人壽命。凡人生應得之利益。務令推廣無遺。朕夙夜孜孜。改圖百度。豈爲崇尚新奇。乃眷懷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遺。非悉使之康樂和親。朕躬未爲盡職。加以各國交迫。非取人之所長。不能全我之所有。朕用心甚苦。而黎庶猶有未知。咎在不肖官吏與守舊士夫。不能廣宣朕意。乃至胥動浮言。使小民搖惑驚恐。山陬海澨之民。有不獲聞新政者。朕實爲之痛恨。今將變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強中國。朕不勝厚望。著察照四月二十三日以後所有關乎新政之諭旨。各省督撫。均迅速照錄。刊刻騰黃。切塞閑導。著各州縣教官。詳切宣講。務令家喻戶曉。各省藩臬道府。飭令上書言事。以得隱默顧忌。其州縣官應由督撫代遞者。即由督撫原封呈遞。不得稍有阻格。總期民隱盡能上達。督撫無從營私作弊爲要。此次諭旨。並著懸掛各省督撫衙門大堂。俾衆共觀。庶無壅隔。欽此。命各部院堂官考試司員。認真試以策論。秉公分別去取。筆帖式亦一律考試。命整頓部務。令司員逐日到署辦事。擬稿藉定優劣。命各省教職改爲中小學堂。大學士瑞洵奏請在京師創設報館。翻譯新報。爲

上海官報之續。得旨允行。并命順天府五城御史切實勸諭官紳士民一律舉辦。命慶親王孫家鼐會同戶部妥議折漕之事。命廣設郵政分局。裁撤驛站。命各衙門于六月十五日七月十日諭旨。七月十九日硃諭。七月十七日及二十四日交片諭旨。謄寫一通。懸掛大堂。廢武科弓刀步石之制。命軍機大臣會同總理衙門兵部分條將議具奏。○二十八日命潘臬道府專摺奏事。州縣等官由督撫將原封代遞。許天下士民人人上書言事。由本處道府等隨時代奏。○二十九日聽八旗人自謀生計。

八月初一日命戶部將每年出款入款分門別類。列爲一表。按日刊報。頒行天下。命軍機大臣會同大學士各部院並翰林科道各官會議審定官職。命袁世凱開去直。按察使。以侍郎候補責成專辦練兵事務。初二日命工部主事康有爲速往上海督辦官報。

政變前紀

光緒十六年庚寅。太后下歸政之詔。布告天下。初。穆宗駕崩。太后欲專朝權利。立幼君。時皇上猶在襁褓之中。故立之。及皇上稍長。英明漸露。太后憚之。因欲以威箝制之。故向來虐待。皇上無所不至。至是。皇上雖親政。仍有名無實。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太后之手。內之則宦官李聯英。外之則軍機大臣孫毓汶。把持朝權。視皇上如虛器。二十年甲午。皇上圖治之心漸切。因見各大臣皆不聽號令。欲親擢一二通才以資

馳驅。四月特擢編修文廷式爲侍讀學士。文廷式前曾教授瑾妃珍妃。二妃頗能進言。皇上又擢二妃之兄志銳爲侍郎。太后遂大滋疑忌。○十月祝太后六旬萬壽。先期演習禮儀。于某日定期已刻。皇上率文武百官齊集。李聯英至未刻始至。演禮既畢。皇上大怒。因廷杖李聯英四十。李愬于太后。太后恨。皇上益甚。李聯英又日進讒言于太后。言皇上有怨望之心。自是太后起廢立之心。時適中東戰事起。軍書旁午。警報頗聞。太后惟以聽戲爲事。一切不關於心。御史安維峻特抗疏言太后已歸政于皇上。一切政權不宜干預。免掣皇上之肘。太后大怒。立將安維峻遣戍張家口。瑾妃珍妃革去妃號。褫衣廷杖。其兄志銳因爲皇上所信用。謫之于烏里雅蘇台。文廷式托病出京。僅免于罪。

二十一年乙未。六月。皇上用翁同和之言。罷斥孫毓汶。徐川儀等。太后大怒。將翁同和革去毓慶宮差事。九月。皇上召見工部侍郎汪鳴鑾。兵部侍郎長麟。長麟奏請皇上收攬大權。其言曰。太后雖穆宗之母。而實文宗之妾。皇上入繼大統。爲文宗後。凡人嗣者無以妾母爲母之禮。故慈安皇太后者。乃皇上之嫡母也。若西太后者。就穆宗朝言之。則謂之太后。就皇上言之。則先帝之遺妾耳。本非母子。皇上宜收攬大權云云。其言適爲屏風後之內監所聞。報知太后。即日逼皇上下諭。將汪鳴鑾長麟革職。永不叙用。時恭王爲軍機大臣。見此旨。大驚。向皇上云。長注二人因何故獲罪。皇上垂涕不答。

二十二年丙甲。二月。太后矯詔。言御史楊崇伊劾文廷式。在松筠菴廣集徒衆。妄議朝政。及賄通內監。結黨營私。着革職。永不叙用。並即驅逐回籍。不許逗留。當時京師如青天起一霹靂。人人震恐。慮皇上之位不保。初文廷式自甲午年托病出京。乙未秋間復入京供職。太后以其爲皇上所擢用之人。極爲猜忌。故諷言官劾之。驅逐出京。使不得與皇上相見。奏事處太監寇連材。一日忽涕泣長跪于太后之前。極言皇上英明。請勿掣其肘。又言國帑空虛。請勿縱游連之樂。停止頤和園工程。並參劾太后信川之大臣。太后大怒。命交內務府慎刑司下獄。翼日不待訊鞫。即行處斬。

二十三年丁酉。十月。膠州旣割于德。旅順威海繼之。康有爲由廣東馳赴北京。上書極陳事變之急。其書曰。竊自馬江敗後。法人據越南。職於此時。隱憂時事。妄有條陳。發俄日之謀。指朝鮮之患。以爲若不及時圖治。數年之後。四鄰交逼。不能立國。已而東師大辱。遂有割台補款之事。於是外國蔑視。海內離心。職憂憤迫切。謬陳大計。及時變法。圖保疆圉。妄謂及今爲之。猶可補牢。如再徘徊遲疑。苟且度日。因循守舊。坐失事機。則外患內訌。不容髮遲之期。月事變之患。且夕可致。後欲悔改。不可收拾。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危言狂論。冒犯刑誅。荷蒙皇上天地之量。俛採芻蕘。下疆臣施行。以圖臥薪嘗膽之治。職誠感激聖明。續有陳論。格未得達。旋即告歸。去國二年。側望新政。而泄沓如故。坐以待亡。土室撫膺。閉門泣血。頃果有德。

人強據膠州之事。要素條款。外廷雖不得其詳。職從海上來。閱外國報。有革李秉衡索山東鐵路礦務。傳聞章高元及知縣。已爲所擄。德人修造砲臺兵房。進據即墨。并聞德王胞弟親統兵來。俄日屯買吾米各七百萬。日本議院日日會議。萬國報館議論沸騰。咸以分中國爲言。若箭在弦。省括即發。海內驚惶。亂民蠢動。職誠不料昔時憂危之論。倉猝遽驗於目前。更不料盈廷緘默之風。沈痼更深於昔日。瓜分豆剖。漸露機牙。恐懼回惶。不知死所用。敢萬里浮海。再詣闕廷。竭盡愚誠。惟皇上自危覺而採擇焉。夫自東師辱後。泰西蔑視。以野蠻待我。以愚頑鄙我。昔視我爲半教之國者。今等我於非洲黑奴矣。昔憎我爲倨傲自尊者。今則侮我爲犢鷄蠢冥矣。按其公法均勢保護諸例。祇爲文明之國。不爲野蠻。且謂翦滅無政教之野蠻。爲救民水火。故十年前吾幸無事者。泰西專以分非洲爲事耳。今非洲剖訖。三年來泰西專以分中國爲說。報章論議。公託義聲。其分割之圖。傳徧大地。壁畫詳明。絕無隱諱。此尙虛聲。請言實踐。俄德法何事而訂密約。英日何事而訂深交。士希之役。諸國何以惜兵力而不用戰艦之數。諸國何以競厚兵而相持。號於衆曰。保歐洲太平。則其移毒於亞洲。可知。文其言曰。保教保商。則其垂涎於地利。可想。英國太晤士報論德國膠事處。置中國極其得宜。譬猶地雷四伏。藥線交通。一處火燃。四面皆應。膠警乃其借端。德國固其嚆矢耳。二萬萬膏腴之地。四萬萬秀淑之民。諸國耿耿。榮願已久。慢藏誨盜。陳之交衢。主者屢經搶掠。高

臥不醒。守者袖手熟視。若病青狂唾手可得。俯拾即是。如蟻慕羶。聞風并至。失鹿共逐。撫掌
懽呼。其始壯夫動其食指。其後老稚亦分杯羹。諸國咸來。并思一嚮。昔者安南之役。十年乃
有東事。割臺之後。兩載遂有膠州。中間東三省。龍州之鐵路。滇粵之礦。土司野入山之邊疆。
尙不計矣。自爾之後。赴機愈急。蓄勢益緊。事變之來。日迫一日。教堂遍地。無刻不可起釁。礦
產遍地。無處不可要求。骨肉有限。剝削無已。且鐵路與人。南北之咽喉。已絕。疆臣斥逐用人
之大權亦失。浸假如埃及之管其戶部。如土耳其之柄其國政。樞垣總署。彼皆可派其國人。
公卿督撫。彼且將制其死命。鞭笞親貴。奴隸重臣。囚奴士夫。蹂踐民庶。甚則如土耳其之幽
廢國主。如高麗之禍及君后。又甚則如安南之盡取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虛號。波蘭之宰割
均分。而舉其國土。烏達加斯加以挑水起釁。而國滅。安南以爭道致命。而社墟。蟻穴潰堤。蚌
不在大。職恐自爾之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
諸臣。求爲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後此數年中。智以下。逆料而知。必無解免。然其他事。職猶
可先言之。若變辱非常。則不惟輟簡。而不忍著諸篇。抑且泣血而不能出諸口。處小朝廷而
求活。則胡銓所羞。待焚京邑而憂惶。則董遇所鄙。此則職中夜屑涕。仰天痛哭。而不能已於
言者也。夫謂皇上無發憤之心。諸臣無憂國之意。坐以待斃。豈不宜然。然伏觀皇上發
憤之心。昭於日月。密勿重臣。及六曹九卿之賢士大夫。憂國之誠。懼顏黑色。亦且暴著於人。

顧曰言自強而弱日甚。日思防亂而亂日深者何哉。蓋南轅而北轍。永無稅駕之時。緣木而求魚。決無得魚之日。職請質言其病。并粗舉治病之方。仲虺之誥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吾既自居於弱昧。安能禁人之兼攻吾。既日即於亂亡。安能怨人之取侮。不知病所。而方藥雜投。不知變症。而舊方猶守。其加危篤固也。職請以仲虺之說明之。歐洲大國。歲入數千萬萬。練兵數百萬。鐵船數百艘。新藝新器。歲出數千。新法新書。歲出數萬。農工商兵。士皆專學。婦女童孺。人盡知書。而吾歲入七千萬。償欸乃二萬萬。則財弱。練兵鐵艦無一。則兵弱。無新藝新器之出。則藝弱。兵不識字。士不知兵。商無學。農無術。則民智弱。人皆偷安。士無俠氣。則民心弱。以當東西十餘新造之強鄰。其必不能禁其兼者勢也。此仲虺兼弱之說可畏也。大地八十萬里。中國有其一。列國五十餘。中國居其一。地球之通自明末。輪路之盛自嘉道。皆百年前後之新事。四千年未有之變局也。列國競進。水漲堤高。比較等差。毫釐難隱。故管子曰。國之存亡。鄰國有焉。衆治而已。獨亂國非其國也。衆合而已。獨孤國非其國也。頗聞中朝諸臣。狂承平台閣之習。襲簿書期會之常。猶復以尊王攘夷施之敵國。拘文牽例以應外人。屢開笑資。爲人口實。譬凌寒而衣絺綌。當涉川而策高車。納侮招尤。莫此爲甚。咸同之時。既以昧不知變而屢挫矣。法日之事。又以昧不知變而有今日矣。皇上堂陛尊崇。既與臣民隔絕。恭親王以藩邸議政。亦與士夫不親。吾有四萬萬人民。而執政行權。能通於上者。不過公卿

台諫督撫百人而已。自餘百僚萬數。無由上達。等於無有。而公卿台諫督撫。皆循資格而致。既已裹足未出外國遊歷。又以貴倨未近通人講求。至西政新書。多出近歲。諸臣類皆咸同舊學。當時未有年耄精衰。政事叢雜。未暇更新考求。或竟不知萬國情狀。其蔽於耳目。狃於舊說。以同自證。以習自安。故賢者心思知慮。無非一統之舊說。愚者驕倨自喜。實使其尸位之私圖。有以分裂之說來告者。傲然不信也。有以侵權之謀密聞者。夢然不察也。語新法之可以興利。則瞋目而詰難。語變政之可以自強。則掩耳而走避。老吏舞文。稱歷朝之成法。悚然聽之者。蓋十而六七矣。迂儒帖括。誦正學之昌言。瞿然從之者。又十而八九矣。無一事能究其本原。無一法能窮其利弊。即聾從味。國皆失目。而各國遊歷之人。傳教之士。察我形勝。測我盈虛。言財政詳於度支之司。談物產籍於商局之冊。論內政或較深於朝報。陳民隱或更切於奏章。舉以相質。動形窘屈。鄭昭宋聾。一以免患。一以召禍。況各國競騫於聰明。而我岸然自安。其愚闇將以求免。不亦難乎。此而望其盡掃舊弊。力行新政。必不可得。積重難返。良有所因。夜行無燭。瞎馬臨池。今日大患。莫大於昧。故國是未定。士氣不昌。外交不親。內治不舉。所聞日孤。有援難恃。其病皆在於此。用是召攻。此仲虺攻昧之說。可懼也。自臺事後。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無固志。奸宄生心。陳涉輟耕於隴上。石勒倚甯於東門。所在而有。近邊尤衆。伏莽遍於山澤。教民遍於腹省。今歲廣西全州灌陽興安東蘭那地泗城電白。

已見告矣。匪與教爲仇讎。教以匪爲口實。各連枝黨。發作待時。加以賄賂。皆行暴亂於上。胥役官差。蹙亂於下。亂機遍伏。即無強敵之偏。揭竿斬木。已可憂危。况潢池盜弄之餘。彼西人且將藉口興師。爲我定亂。國初戡流賊而定都京邑。俄人逐回匪而佔踞伊犁。兵家形勢。中外同揆。覆車之轍。可爲殷鑑。此虺仲所謂取亂者可懼也。有亡於一舉之割裂者。各國之於非洲是也。有亡於屢舉之割裂者。俄德奧之於波蘭是也。有盡奪其政權而一旦亡之者。法之於安南是也。有徧據其海陸形勝之地。而漸次亡之者。英之於印度是也。歐洲數強國。默操成算。縱橫寰宇。以取各國。殷鑑具存。覆車可驗。當此主憂臣辱之日。職亦何忍爲傷心刺耳之談。顧見舉朝上下。相顧嗟呀。咸識淪亡。不待中智。羣居歎息。束手待斃。耆老仰屋而咨嗟。少壯出門而狼顧。并至言路結舌。疆臣低首。不惟大異於甲申。亦且迥殊於甲午。無有結纓誓骨。慷慨圖存者。生機已盡。暮色慘悽。氣象如此。可駭可憫。此真自古所無之事。夫至於公卿士庶。偷生苟活。候爲歐洲之奴隸。聽其犬羊之割縛。哀莫大於心死。病莫重於痺癆。欲隕之葉。不假於疾風。將萎之華。不勞於觸手。先亡已形。此仲虺所謂悔亡之說。尤可痛也。然原中朝敢於不畏分割。不憚死亡者。雖出於昧。亦由誤於有恃焉。夫欲託庇強鄰。藉爲救援。亦必我能自立。則犄角成勢。彼乃輔車。若我爲附枝。則臥榻之側。豈容鼯睡。齊王建終傷松柏。李後主終坐牽機。且泰西兵事。決勝乃戰。一旦敗績。國可破滅。俄德力均。豈肯爲我用兵。

或敗大局哉。此又中智以下咸知難恃者也。如以泰西分割亞洲。連雞互忌。氣勢甚緩。突厥頻割大藩。尙延殘喘。波斯盡去權利。猶存舊封。中國幅員廣袤。從容分割。緩緩支持。可歷年所。執政之人。皆已耄老。冀幸一身可免。聽其貽禍將來。然突厥之回教。專篤悍強。西人所畏。吾則民教柔脆而枯朽。波斯之國主。紆尊游歷西國。盡徧吾雖親王宰相。閉戶而潛修分局。早定。民心已變。瑞典使臣之奔告。各國新報之張皇。亞洲舊國。近數年間。歲有剪滅。近且殆盡。何不取鑑之。禍起旦夕。累命盡喪。而謂可延年載老。人可免此。又掩耳盜鈴。至愚自欺之術也。譬巨室失火。不操水呼救。而幸火未至。入室竊寶。屋燼身焚。同歸於盡而已。故職竊謂諸臣。即不爲忠君愛國計。亦當自爲身謀也。皇上遠觀晉宋。近考突厥。上承宗廟孝事。皇太后。即不爲天下計。獨不計及宋世謝后。簽名降表。徽欽移徙五國之事。耶近者。諸臣泄泄言路。針口且默。窺朝旨。一切諱言。及事一來。相與惶恐。至於主辱臣死。雖粉身灰骨。天下去矣。何補於事。不早圖內治。而十數王大臣。俛首於外交。豈惟束手。徒增恥辱而已。不豫修於平時。一旦臨警。張皇而求請。豈能彌縫。徒增賠制而已。故膠警之來。不在今日之難於對付。而在向者之不發憤自強也。勢弱至此。豈復能進而折衝。惟有急於退而結網。職不避斧鉞。屢有所陳。今日亦不敢言自保。言圖存而已。亦不敢言圖存。即爲偏安之謀。亦須早定規模。已耳。股憂所以啓聖。外患所以興邦。不勝大願。伏願皇上因膠警之變。下發憤之

詔。先罪己以勵人心。次明恥以激士氣。集羣材咨問以廣聖聽。求天下上書以通下情。明定國是。與海內更始。自茲國事付國會議行。紆尊降貴。延見臣庶。盡革舊俗。一意維新。大召天下才俊。議籌款變法之方。採擇萬國律例。定憲法公私之分。大校天下官吏賢否。其疲老不才者。皆令冠帶退休。分遣親王大臣及俊才出洋。其未遊歷外國者。不得當官任政。統算地產人丁。以籌歲計。豫算察閱萬國得失。以求進步改良。罷去舊例。以濟時宜。大借洋款。以舉庶政。若 詔旨一下。天下雷動。士氣奮躍。海內仰望。然後破資格以勵人材。厚俸祿以養廉恥。停捐納。汰冗員。專職司。以正官制。變科舉。廢學校。譯西書。以成人材。懸清秩功牌。以獎新藝新器之能。創農政商學。以爲阜財富民之本。改定地方新法。推行保民仁政。若衛生濟貧。潔監獄。免酷刑。修道路。設巡捕。整市場。鑄鈔幣。創郵船。徙貧民。開礦學。保民險。重烟稅。罷釐征。以鐵路爲通。以兵船爲護。夫如是。則庶政盡舉。民心知戴。但天下人心離散。當日有恩意慰撫。以團其情。志士之志氣劣弱。當激以強健豪俠。以壯其氣。然後盡變民兵。令每省三萬人。而加之訓練。大購鐵艦。須沿海數十艘。而習以海戰。詔令日下。百舉維新。誠意諄懇。明旨峻切。但所有新政。詔書雖未推行。德人聞之。便當退舍。但各國兵機已動。會議已紛。宜急派才望素重。文臣辯士。分遊各國。結其議員。自開新報之館。商保太平之局。散布論議。聳動英日。職以爲用。此對付。或可緩兵。然後雷厲風行。力推新政。三月而政體略舉。期年而規

模有成。海內回首。外國聳聽矣。皇上發奮爲雄。勵精圖治。於中國何有焉。論者謂病入膏肓。雖和緩扁鵲不能救。火燃眉睫。雖焦頭爛額不爲功。天運至此。無可挽回。况普國變法而法人禁之。畢士馬克作內政而後立。美國製造鐵炮而英人禁之。華盛頓託荒島而後成。近者英人有禁止出售機器於我之說。俄法欲據我海關鐵路礦務銀行練兵之權。雖欲變法。慮擊我之肘。職竊以爲不然。少康以一成一旅而光復舊物。華盛頓無一民尺土而保全美國。况以中國二萬里之地。四萬萬之民哉。願視皇上志願何如耳。若皇上赫然發憤。雖未能遽轉弱而爲強。而倉猝可圖存於亡。雖未能因敗以成功。而俄頃可轉亂爲治。職猶有三策以待。皇上決擇。夫今日在列大競爭之中。圖保自存之策。舍變法外別無他圖。此談經濟者異口而同詞。亦老於交涉之勞臣所百慮而莫易。願革故鼎新。事有緩急。因時審勢。道備剛柔。其條目之散見者。當世之士能言之。職前歲已條陳之。今不敢泛舉。請言其要者。第一策曰。採法俄日以定國是。願皇上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爲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爲政法而已。昔彼得爲歐洲所擠。易裝游法。變政而遂霸大地。日本爲俄美所迫。步武泰西。改絃而雄視東方。此二國者。其始遭削弱與我同。其後底盛強與我異。日本地勢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條理尤詳。取而用之。尤易措手。聞皇上垂意外交。披及西學。使臣游記。泰西纂述。并經乙覽。不廢芻蕘。若西人所著之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尤爲得要。且於

俄日二主之事。頗有發明。皇上若俛採遠人法。此二國誠令譯署進此書。幾餘披閱。職尙有日本變政之次第。若承垂採。當寫進呈。皇上勞精厲意。講之於上。樞譯諸大臣各授一冊。講之於下。權衡在握。施行自易。起衰振靡。警噴發聲。其舉動非常。更有迴山意外者。風聲所播。海內惴聳。職可保外人改視易聽。必不敢爲無厭之求。蓋遇昧者其膽豪見。明者則氣怯。且慮我地大人衆。一旦自強。則報復更烈。非皇上洞悉敵情。無以折衝樽俎。然非皇上採法。俄日亦不能爲天下雄也。其第一策曰。大集羣才而謀變政。六部九卿諸司百執。自有才賢。咸可咨問。若內政之樞垣。外政之譯署。司計之戶部。司法之刑曹。議論之台諫。翰林尤爲要劇。宜精選長貳。逐日召見。虛己請求。若者宜革。若者宜因。若者當先。若者當後。謀議既定。次第施行。期年三月。成效必覩。其第三策曰。聽任疆臣各自變法。夫直省以朝廷爲腹心。朝廷以行省爲手足。同治以前。督撫權重。外人猶有忌我之心。近歲督撫權輕。外人之藐我益甚。朝廷苟志存通變。宜通飭各省督撫。就該省情形。或通力合作。或專力致精。取用新法。行以實政。目前不妨畧異。三年要可大同。寬其文法。嚴爲督厲。守舊而不知變者。斥之。習故而不能改者。去之。要以三年。期使各省均有新法之練兵數千。新法之稅款數萬。製造之局數處。五金之礦數區。學校增設若干。道路通治若干。粗定課程。以爲條格。如此。則百廢具舉。萬象更新。銷萌建威。必有所濟。我世宗憲皇帝注意督撫。而政舉兵強。我文宗顯皇帝穆宗

毅皇帝委重督撫。而中興奏績。重內輕外之說。帖括陳言。非救時至論也。凡此三策。能行其上。則可以強。能行其中。則猶可以弱。僅行其下。則不至於盡亡。惟皇上擇而行之。宗社存亡之機。在於今日。皇上發憤與否。在於此時。若徘徊遲疑。因循守舊。一切不行。則幅員日割。手足俱縛。腹心已剖。欲爲偏安。無能爲計。圈牢羊豕。宰割隨時。一旦嚙割。亦固其所。職士爲君國。下爲身家。苦心憂思。慮不能免。明知疏逃。豈敢冒越。但棟折榱壞。同受傾壓。心所謂危。急何能擇。若皇上少採其言。發奮維新。或可圖存。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職雖以狂言獲罪。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否則沼吳之禍。立見。裂晉之事。卽來。職誠不忍見煤山前事也。書上工部大臣。惡其伉直。不爲代奏。有給事中高燾。曾者。見其書。嘆其忠。乃抗疏薦之。請皇上召見。皇上將如所請。恭王進諫曰。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見。今康有爲乃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詢問。命大臣傳語可也。遂爲恭邸所壓抑。初。恭邸當同治間。有文祥爲之輔佐。故政績畧有可觀。其實見識甚隘。不通外國情形。加以近年耄氣益深。絕不以改革爲然。惟尙知大義。且嘗受文宗遺詔。令其節制太后。故太后頗憚之。廢立之舉。恭王力持不可。太后亦無如何。

二十四年戊戌三月。康有爲李盛鐸等同謀開演說。懇親之會于北京。大集朝士及省各公軍數百人。名其會曰保國。開會之日。康有爲演說之詞曰。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令

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爲奴隸。爲牛馬。爲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加以聖教式微。種族淪亡。奇慘大痛。真不能言者也。吾中國自古爲大一統國。環列皆小國。若緬甸。朝鮮。安南。琉球之類。吾皆鞭箠使之。其自大也久矣。故在國初時。視英法各國皆若南洋小島。雖以紀文達校訂四庫。趙甌北劄記。二十二史。阮文達爲文學大宗。皆博極羣書。而紀文達謂艾儒職方外紀。南懷仁坤輿圖說。如中土瑤臺閩苑。大抵寄託之辭。趙甌北謂俄羅斯北有準噶爾大國。以銅爲城。二百方里。阮文達疇人傳不信。對足抵行。今人環遊地球。座中諸公有踏遍者。吾粵販商估客。亦視爲尋常。而乾嘉時博學如諸公。尙未之知。至道光十二年。英人輪舟初成。橫行四海。以輪船二艘犯廣州。兩廣總督盧敏肅以三千師船二萬兵禦之而敗。盧公曾平猖匪趙金隴者。宣宗成皇帝詔謂盧坤昔平趙金隴曾著微勞。不料今日無用至此。盧敏肅雖言洋船極大。而旣無影鏡燈片。宣宗無從見之。無能自白也。暨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始譯洋報。爲講求外國情形之始。敗於定海。舟山。裕謙。牛鑑。劉韻珂繼敗。艦入長江。而砲震天津。乃開五口。宣宗乃知洋人之強在船堅砲利。命仿製之。西人如何。實未知也。道光二十九年。咸豐六年。八年。十年。屢戰屢敗。輸數千萬。開十一口。乃至破京師。文宗狩熱河。洋使入住京師。亦可謂非常之變矣。然而士大夫以犬羊視之。深閉固拒。同治三年。斌椿遍遊各

國。等於遊戲。無稍講求之者。曾文正與洋人共事。乃始少知其故。開製造局譯書。置同文館。方言館招商局。文文忠乃遣美人蒲安臣與志剛孫嘉穀出使各國。首用洋人。如古之安史那金日碑。實爲絕異之事。當時欲遣京官五品以下。正途翰林六曹出身入同文館讀書。最達。而倭文端限之。自是雖輶車歲出。而士大夫深惡外人。蔽拒如故。甲申之役。張南關之功。日益驕滿。鄙人當時考求時局。以爲俄窺東三省。日本講求新治。驟強示威。必取朝鮮。會上書請及時變法自強。而當時天下皆以爲狂。壬辰年傅蘭雅譯書事畧。言上海製造局譯出西書。售去者僅一萬三百餘部。中國四萬萬人。而購書者乃只有此數。則天下士講求中外之學者。能有幾人。可想見矣。非經甲午之役。割台償款。創巨痛深。未有肯翻然而改者。至此天下志士。乃知漸漸講求自強。學會首倡之。遂有官書局時務報之繼起。於是海內紛紛爭言新學。自此舉始也。然甲午之後。仍不變法。間有一二徒爲具文。即如海軍電綫鐵路。船局船廠。出效一二。然變其中不變其乙。變其一不變其二。牽連相累。必至無成。其他且勿論。即如被創之後。而兵未嘗增練。鐵艦不再購一艘。吾綠營兵六十萬。八旗兵三十餘萬。實皆老弱。且各有業。託名伍籍中。泰西以民爲兵。吾則以兵爲民。何以敵之。若夫泰西立國之有本末。重學校。講保民。養民教民之道。議院以通下情。君不甚貴。民不甚賤。制器利用以前。民皆與吾經義相合。故其致強也有由。吾兵農學校皆不修。民生無保養教之之道。上下不

通。貴賤隔絕者。皆與吾經義相反。故宜其弱也。故遂復有膠州之事。四十日之間。要挾逼迫者二十事。一德之強租膠州。人所共知也。其二則英欲借我款三釐息。而俄不許矣。其三欲開大連灣通商。俄不許矣。其四欲開南甯通商。俄不許矣。其五借英款不成。而內河全許。駛行輪船矣。其六西貢燒教堂。法索我償款十萬矣。其七姚協贊調補山東道。德人限二十四點鐘撤去矣。其八津鎮鐵路過山東。三電德廷。德不許矣。其九改道過河南。德亦不許。後請英美使言之。乃許矣。其十聶軍請俄教習。而訂明不歸統領節制矣。其十一俄教習去留。須候俄廷旨矣。其十二俄人勒逐德教習四人矣。其十三直隸山西東三省練兵。必須請俄教習矣。其十四長江左右釐金盡歸稅務司矣。其十五德人既得膠州百里。復索增廣矣。其十六既得增廣。又索鐵路矣。其十七既得鐵路。又索全省矣。其十八既得鐵路。又索全省商務矣。其十九俄人要割旅順大連灣金州矣。其二十法人索廣州灣。又訂兩廣雲貴不得讓與他國矣。此皆今年二月以前之事。其此後英之索威海。日本之訂福建不得讓與別國等事。尙未及計也。夫築路待商之德廷。道員聽其留逐。是皇上之權已失。賈誼所謂何忍以帝王尊號爲戎人諸侯。二月以來。失地失權之事。已二十見。來日方長。何以卒歲。緬甸安南。印度波蘭。吾將爲其續矣。觀分波蘭事。脅其國主。辱其貴臣。荼毒縉紳。眞可爲吾之前車哉。必然之事。安能僥倖而免乎。印度之被滅。無作第一等以上人者。自乾隆三十六年。至光緒

二年。百餘年始有議員二人。香港隸英人。至今尙無科第。人以買辦爲至榮。英人之饕餮者。皆可爲大班。吾華人百萬之富。道府之銜。紅藍之頂。乃多爲其一洋行之買辦。立侍其側。仰視顏色。嗚呼。哀哉。及今不自強。恐吾四萬萬人。他日之至榮者。不過如此也。元人始來中國。嘗廢科舉矣。其視安南之進士。抱布貿絲。有以異乎。故我士大夫設想他日。真有不可言者。卽有無恥之輩。發憤作貳臣。前朝所極不齒者。而西人必不用中人。以西人之官。必有專門。非專學不能承乏也。若使吳梅村在。他日將並一教官不能得。安敢望祭酒哉。卽欲如熊開元作僧。而西教專毀像教。佛像佛殿。將無可存。僧於何依。卽欲蹈東海而死。吾中國無海軍。卽無海境。此亦非我乾淨土矣。做貳臣不得。死而蹈海不得。吾四萬萬之人。吾萬千之士大夫。將何依。何歸。何去。何從乎。故今日當如大敗之餘。人自爲戰。救亡之法。無他。只有發憤而已。窮途單路。更無歧趨。韓信背水之軍。項羽沈舟之戰。人人懷此心。只此或有救法耳。然割地失權之事。旣忌諱秘密。國家又無法。人師丹之汕豎院。繪敗圖以激人心。薄海臣民。多有不知者。或依然太平歌舞。晏然無事。尙紛紛求富貴。求保舉。或乃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故割地失權之事。非洋人之來割。亦不敢責在上者之爲也。曾吾輩甘爲之賣地。甘爲之輸權。若使吾四萬萬人皆發憤。洋人豈敢正視乎。而乃安然耽樂。從容談笑。不自奮厲。非吾輩自賣地而何。故鄙人不責在上。而責在下。而責

我輩士大夫。責我輩士大夫義憤不振之心。故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責。人人有救天下之權者。考日本昔爲英美所凌。其弱與我同。今何以能取我臺灣。滅琉球而制朝鮮。得我償款二萬萬。此日本之兵強爲之耶。非也。其相伊藤其將大山爲之耶。非也。嘗推考如此大事。乃一布衣高山正之之所爲。高山正之。哀國之衰。不能變法。憤大將軍之擅政。終日在東京痛哭於通衢。見人輒哭。終以哭死。於是西鄉、吉田、藤田、蒲生、秀實之流出。而言尊攘。大久保利通、岩倉具視、木戶孝允、板垣退助、三條實美、大隈重信出而談變法。日本乃盛強。至明治以後。日人賞維新之功。乃贈高山正之四品卿。賜男爵。凡物作始也簡。將畢也鉅。嗚呼。誰知日本之治。盛強之效。乃由一諸生無權無勇無智無術而成之耶。蓋萬物之生。皆由熱力。有熱點。故生諸天。有熱點。故生太陽。太陽熱之至者。去我不知幾百萬億里。而一尺之地。熱可九十匹馬力。故能生地。能生萬物。被其光熱者。莫不發生。地有熱力。滿腹皆熱。汁火汁。故能運轉不息。醫者視人壽之長短。察其命門火之衰旺。火衰則將死。至哉言乎。故凡物熱則生。熱則榮。熱則漲。熱則運動。故不熱則冷。冷則縮。則枯。則乾。則天死。自然之理也。今吾中國以無動爲大。無一事能舉。民窮財盡。兵弱士愚。好言安靖而惡興作。日日割地削權。命門火衰矣。冷矣。枯矣。縮矣。乾矣。將危矣。救之之道。惟增心之熱力而已。凡能辦大事。復大仇。成大業者。皆有熱力爲之。其心力弱者。熱力減故也。胡文忠謂今日最難得者是忠肝熱血人。范蔚宗謂

桓靈百餘年傾而未顛。危而未墜者。皆由仁人君子心力之爲。凡古稱烈士志士義士仁人。皆熱血人也。視其熱多少以爲成就之大小。若熱如螢火如燈則微矣。並此而無之。則死矣。者如一大火團。至百二十度之沸度。則無不灼矣。若如日之熱。則無所不照。無所不燒。熱力愈大。漲力愈大。吸力愈多。生物愈榮。長物愈大。故今日之會。欲救亡無他法。但激厲其心力。增長其心力。念茲在茲。則焜火之微。自足以爭光日月。基於濫觴。流爲江河。果能合四萬萬人。人人熱憤。則無不可爲者。奚患於不能救。先是江西人主事洪嘉與者。桀頡守舊有氣。久于京師。能立黨與。經膠變後。聞康名來。三謁不遇。閤人忘其居。未答拜。洪大恨。乃餽浙人孫灝曰。某公惡康。若能大攻之。當爲荐經濟特科。孫故無賴。乃大喜。洪乃爲著一書駁保國會。徧印送京師貴人。守舊大臣皆喜信其說。滿人無遠識。不知外事。展轉傳聞。一唱百和。于是謗議大興。時保滇會保浙會並起。洪嘉與又聳御史黃桂壑劾之。並及保國會。李盛鐸恐被禍。乃上書劾會以求自免。皇上置不問。御史潘慶淵繼劾之。軍機大臣剛毅將查究會中人。皇上曰。會能保國。豈不大善。何可查究耶。事遂止。梁啓超等聯合舉人百餘名。連署上書。請廢八股取士之制。書達于都察院。都察院不代奏。達于總理衙門。總理衙門不代奏。當時會試舉人集。棗穀者將及萬人。皆與八股性命相依。聞梁啓超等此舉。疾之爲不共戴天之仇。徧播謠言。幾被毆擊。初湖南巡撫陳寶箴。湖南按察使黃遵憲。湖南學政江標。徐仁鑄。

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梁啓超及湖南紳士熊希齡譚嗣同陳寶箴之子陳三立等。同在湖南大行改革。全省移風。而彼中守舊黨人疾之特甚。屢遣人至北京參劾。于是左都御史徐樹銘御史黃均隆相繼入奏嚴劾。皇上悉不問。而湖南舊黨之燄益熾。乃至開散南學會。毆打湘報主筆。謀燬時務學堂。積謀數月。以相傾軋。四月二十七日太后忽出一硃諭。強令皇上宣布其諭曰。協辦大學士戶部尙書翁同龢。近屢次經人奏參。且于召對時出言不遜。漸露攬權狂悖情形。本當從重懲處。姑念其在統慶宮行走多年。著加恩准其開缺回籍。以示保全。皇上見此詔。戰慄變色。無可如何。翁同龢和旣去。皇上之股肱頓失。是日並下有數詔書。皆出太后之意。其一命凡二品以上官授職者。皆須到皇太后前謝恩。其二命王文韶裕祿來京。命張之洞毋庸來京。其三命榮祿爲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而九月間。皇上奉太后巡幸天津閱兵之舉。亦以此日決議。時北洋有三軍。曰董福祥之甘軍。曰聶士成之武毅軍。曰袁世凱之新建軍。三人皆榮祿所拔擢。近在畿輔。榮祿出督直隸。所以節制之也。初二三月間。榮祿嘗欲聯合六部九卿上表請太后復行垂簾。先謀之于兵部尙書徐郙。徐郙曰。奈清議何。事遂沮。李盛鐸又欲聯御史連署請垂簾。奔走數日。不能得。有兩人皆模稜兩可。亦不能成。及巡幸天津之議旣定。遂不復謀此事。五月初五日下詔廢八股取士之制。于是舉國守舊迂謬之人。失其安身立命之業。日夜相

聚。陰謀與新政爲敵之術。禮部尙書許應駭百計謀阻撓廢八股之事。御史宋伯魯楊深秀劾之。許應駭乃轉劾康有爲。御史文悌復上摺糾劾康有爲。謂保國會之宗旨在保中國不保大清。其說尤誣而厲。十七日。上命軍機大臣與總署議覆康有爲革除壅蔽整定官制之摺。先是二月間康有爲上書大陳變革之方。請在京城置十二局。凡局員皆選年力精壯講習時務者爲之。書既上。皇上飭下總理衙門議行。總理衙門延至數月尙未覆奏。至四月廿三日國是之詔既下。上乃促總署速議。總署議奏駁不可行。上震怒。復命軍機與總署會議。廿五日議覆仍駁其不可行。上益怒。親以硃筆書上諭。命兩衙門再議。有須切實議行毋得空言捫塞之語。兩衙門乃指其書中之末節無關大局者准行數條。其大端仍是駁斥。上無如之何。時滿洲大臣及內務府諸人見皇上數月來大行改革。多跪請于太后。乞其禁止。皇上太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請者。太后笑且罵曰。汝管此閑事何爲乎。豈我之見事猶不及汝耶。自此無以爲言者。或問于榮祿曰。皇上如此妄爲。變亂祖制。可奈何。榮祿曰。姑俟其亂鬧數月。使天下共憤。罪惡貫盈。不亦可乎。自是北京謠言極多。皆言皇上病重。初言患痢症。繼言患腹瀉症。繼言患遺精症。繼言患咳嗽症。譚嗣同召見時當面詢皇上病體若何。皇上言朕尙未嘗有病。汝何忽問此言。譚嗣同乃惶恐免冠。七月。皇上語慶王曰。朕誓死不往天津。自是天津罷行之說。喧傳道路。○二十日擢楊銳

林旭劉光第譚嗣同爲軍機章京。參預新政事宜。舊黨側目相視。懷塔布立山等七人乃同往天津謁榮祿。越數日御史楊崇伊等又往天津謁榮祿。榮祿旋調蒞士成之軍五千人駐天津。命董福祥之軍移駐長陞店。○廿九日召見楊銳。賜以密諭。令康有爲譚嗣同林旭劉光第及楊銳五人設法救護。其文曰。朕維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爲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爲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與諸同志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諸人奉詔涕泣。仍以爲乃發在九月天津閱兵時。袁世凱召見入京。康有爲等共以密詔示之。冀其干閱兵時設法保護。

八月初一日。召見袁世凱。超擢爲侍郎。○初二日。召見袁世凱。命康有爲速往上海辦官報。召見林旭。賜康有爲密諭。令林旭帶出其文曰。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遲。汝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御史楊崇伊張仲忻詣頤和園上封事于太后。○初三日。榮祿由天津馳電北京。托言英俄在海參崴開戰。各國有兵船十數艘在塘沽。請即遣袁世凱回天津防堵。○初四日。袁世凱請訓出京。皇上命于初五乃行。○初五日。召見袁世凱。賜以密諭。

政變正紀

三十四

二十四年戊戌八月初六日。皇太后垂簾聽政。以 皇上晏駕密電各省。謂爲康有爲張蔭垣進紅丸所弒。命步軍統領崇大金吾禮親王督官弁往宣武門外米市胡同南海館查拿康有爲。而康有爲已于前一日出京。不得。乃將康有爲之弟康廣仁拿捕。監禁刑部獄中。黜革御史宋伯魯。○初七日。停止蘆津火車。關閉城門。搜捕康有爲。幽 皇上于南海瀛召。命內監數人守候。禁使出入。○初八日。命步軍統領派差弁往馬家堡守候。截拿康有爲。關閉內外九城。分駐弁兵。盤查行人出入。遇有跡涉可疑者。即予扣留。太后命內閣將四月以來新政諭旨進呈。依次詳閱。並將大小臣奏議。一一披覽。以 皇上病重。布告天下。黜革工部主事康有爲。密令各省嚴拿治罪。并令查抄家產。逮捕家屬。各國公使赴總署問 皇上病由。或見 皇上。御史楊深秀抗疏詰問 皇上被廢之故。援引古義。切除國難。請太后撤簾歸政。觸太后怒。被捕繫獄。以張蔭垣爲與康有爲串同謀害 皇上。捕之以侍讀學士徐致靖爲濫保匪人。捕之。以梁啓超爲與康有爲狼狽爲奸。密令拿捕治罪。并令查抄家產。逮捕家屬。以廢立之事。電商各省督撫。兩江總督劉坤一覆電曰。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所可言者在此。所不忍言在此。○初九日。拿捕軍機章京內閣侍讀楊銳。刑部主事劉光第。內閣中書林旭。監禁于刑部獄中。黜革農工商局總辦三品卿銜

端方。徐建寅。吳懋鼎。康有爲。由天津至上海。英領事派兵船往吳淞口迎護。得免于難。初康有爲在京聞九月閱兵之陰謀。知皇上危險。義不可捨去。欲留京設法。有所補救。故遲未行。至七月二十九日。朕位不保之密詔忽下。康有爲乃發憤思救護。初二日。旋奉明諭。促其速往上海。初三日。又奉密諭。促行益急。康有爲乃于初四日上摺告行。初五日出京。是晚由鐵路至塘沽。擬搭招商局某輪船。適無一等艙位。且須翌午乃行。心忽動復。登岸宿塘沽一夕。翌日改乘英公司重慶輪船。是夕榮祿派飛騎在天津塘沽搜捕。大搜不得。知已乘船去。乃發電往烟臺道上海道。大搜各輪船。協拿。又發兵艦飛鷹往追。飛鷹者每點鐘行二十九海里。比重慶輪船速率倍之。以貯煤不足。僅行六點鐘。煤即盡。因追不及。重慶輪船既到烟臺。停泊一點鐘有餘。時康有爲猶登岸游覽。並購五色石子兩筐。徜徉良久。乃歸舟。先一時許。烟臺道員某已接天津密電。適有急事須往膠州。因未將其電信看視。藏之懷中而去。到膠州譯而視之。則命其截搜重慶船密拿也。因從膠州馳歸烟臺。而船已開。遂不及。上海道蔡鈞既奉到密拿之電。連日親乘小輪船到吳淞。凡有船自天津到者。必上船搜捕。然後許搭客登岸。是日下午二點鐘。重慶船將到吳淞。上海道等艤船以俟。該船未入口數里許時。康有爲在船頭與客談笑。方閱浙士姚某奏疏而論議之。忽一英人乘小輪到船。持先生之照片。徧認舟中旅客。見康有爲。携入房間。之曰。君是康某乎。康曰。然。又問曰。君在

北京曾殺人乎。康曰。異哉。吾何爲殺人哉。又問曰。然則君何爲出京乎。康曰。奉我大皇帝密旨。令出京。其人曰。密旨云何。康乃命取筆墨書以授之。其人乃在懷中出一紙。則北京政府密電論上海道謂。皇上已大行爲康某進丸所弒。即可密拿就地正法云云也。康有爲視畢。駭然泣然。英人曰。我乃上海英領事遣來濮蘭德也。君可即隨我行。乃携手下小輪登英兵艦。甫到艦。而上海道搜拿之小輪船已到。蔡鈞居常與英領事時有過從。及奉到密拿搜康有爲之諭。乃手康之相片一。京詔一。遣英領事而言曰。今我國有密諭。嚴捕康某。康實附貴商輪。乞君畫諾。以便搜捕。英領事應之曰。君嘗謂康爲中國第一流人物。何前後之互相矛盾耶。蔡曰。吾國有命。不得不辦。前所言者其才。今所辦者居官之事。固應爾爾也。且康毒我。皇上今且死。不得不捕君。其助之領事。既知此事。有不實不盡。于是取其相收其諭。謝之使去。康有爲既由重慶下小輪。因北京政府密電之語言。皇上已大行竊意。皇上已爲西后榮祿所弒。肝腸寸斷。痛不欲生。乃成一詩曰。忽灑龍鱗太陰紫。薇移座帝星。沈孤臣辜負傳衣帶。碧海波濤夜夜心。命拿辦四品堂十照。并令查抄家產。逮捕家屬。○初十日詔天下名醫入宮診治。皇上先是榮祿蓄意廢立。數月以來。徧布病重之謠言。至是乃以病重布告天下。捕拿軍機章京譚嗣同。前一日日本志士某苦勸嗣同東游。不聽。再四強之。乃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者。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

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十一日命軍機大臣會同刑部都察院于十三日審訊御史楊深秀、軍機四卿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主事康廣仁、侍讀徐致靖。復置詹事府等衙門。及各省冗員。禁止士民上書。廢官報局。停止各省府州縣設立中小學堂。以康有爲結黨營私詔示天下。梁啓超手照出走日本。當事變既作。有官場二人赴天津謂日本領事鄭永昌請其保護此二人。領事一力担承。即留二人暫于署中下榻。繼思在津恐有疎虞。即告停泊大沽之日本兵輪管帶。囑其載詣日本。○十三日命斬楊深秀、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康廣仁于市。未經訊鞠也。○十四日康有爲由上海附塔巴刺列火船至香港。英國兵船寶拿雲查沿途護送。香港緝捕官梅君華民政務司波君親率巡船差數名同乘皇家小輪船往接。既登岸。乘輿至中環捕衙。港官派兵多名保護。有求見者皆却之。命張蔭垣遣戍新疆。政府既拿捕張蔭垣。擬致于死。英國以張爲曾出使英國。出而阻止。故止予遣戍。徐致靖交部永遠監禁。徐仁鑄革職永不叙用。○十五日以康有爲爲謀圍頤和園。劫刺皇太后。宣示天下。命各省督撫嚴密查拿。以梁啓超爲與康有爲狼狽爲奸。命一體嚴拿懲辦。○十六日命銷燬康有爲所著書籍板片。○十七日命譚繼洵毋庸來京即日回籍。捕拿王照之弟吏部主事王焯。兄南營都司王燮。收禁刑部獄中。○二十日黜革禮部尙書李端棻。遣戍新疆。○二十一日命黃遵憲開去日本公使差使。密令兩江總督劉坤一拿問。劉坤一札

委上海道扣留于洋務局。派差嚴守。候命押解北上。時日本前總理大臣伊藤博文遊歷我國。由京至滬。聞之。電致駐北京日本公使矢野文雄。至總署會晤慶王各大臣。略謂中國政府前既以黃遵憲簡放出使。是必以黃遵憲爲能勝聯絡邦交之好。于兩國均有裨益。今忽管押拿問。而政府又未將其所得罪明白宣示。如此辦理。未免有傷兩國交誼。慶王答以務力爲保全。繼總署又接南洋大臣來電。言英國擬派兵十人將黃遵憲極力保護。非聲言如中國政府欲將黃遵憲不問其所得何罪。必治以死。則我國必出力救援。以免其不測之禍。總署因電覆南洋大臣。旋將黃遵憲釋放。命拿辦保國會會員。初康有爲開保國會。御史文悌劾其爲保中國不保大清。至是命拿辦。○二十二日。以湖南巡撫陳寶箴爲濫保匪人。其公子主事陳三立。候補四品京堂江標。庶吉士熊希齡。以其爲庇護奸黨。暗通消息。革職永不叙用。熊希齡命交地方官管束。○二十三日。以廣東學政張百熙爲保送康有爲使才。交部嚴議。○二十四日。復八股取士之制。罷經濟特科。廢農工商總局。命各省督撫查禁全國報館。嚴拿主筆。○二十六日。禁立會員。拿辦會員。廢漕運改折之議。復前裁撤之湖北廣東雲南三巡撫。○侍讀學士徐致靖之子翰林院編修徐仁鏡。上書請代父下獄。詹事府少詹署禮部左侍郎王錫蕃。以其講求新政。革職永不叙用。學士文廷式。命拿辦。逮捕家屬。工部員外郎總署章京李岳瑞。刑部主事總署章京張元濟。以其講求新政。革職永不叙用。并拿問。刑部主事洪汝冲。會上書請遷都用客卿。

命拿問。工部筆帖式志錡革職。知府馮汝駭以其喜言維新爲人參劾革職。江蘇候補道前出使美國欽差容閔命撤去蘆漢鐵路差使。九月初五日慶邸進法國某醫士入診。皇上英使麥端奴所荐也。初賊臣見上海西報紛傳。皇上大故。總署請英使禁之。英使曰。欲報館釋疑。莫若請一外國醫士入視皇上。而後刻之報章。則謠言不禁自息矣。總署問何人工醫。英使乃荐法國某醫士。軍機大臣連日面奉懿旨。飭將諸醫按日所請脈案醫方抄交六部九卿各堂官傳觀參酌。○初八日傳中外大臣所舉精通醫學之三人。會同太醫院院使院判敬謹請脈擬方。○初九日傳六處乘政朱焜陳秉鈞莊守和李德昌范紹相六醫士入診。皇上依舊由軍機大臣六部九卿參閱。皇上御前供應內監二人。飭止國法。皇上困于頤和園巨池之一室。潛出頤和園。至某門爲某侍郎等阻止。復還瀛台。次日太后令將瀛臺橋板拆去。自是。皇上常幽于瀛臺。一切不得自由。

國士略傳

康廣仁傳○康君名有溥。字廣仁。以字行。號幼博。又號大广。南海先生同母弟也。精悍厲鷲。明照銳斷。見事理若區別黑白。勇於任事。洞於察機。善于觀人。達于生死之故。長于治事之條理。嚴于律已。勇於改過。自少即絕意不事舉業。以爲本國之弱亡。皆由股錮塞人才所致。故深惡

痛絕之。偶一應試。輒棄去。弱冠後嘗爲小吏于浙。蓋君少年血氣太剛。個儻自喜。行事間或
跣弛踰越範圍。南海先生欲裁抑之。故遣入宦場使之游於人間最穢之域。閱歷乎猥鄙奔
競險詐苟且闖兀勢利之境。使之察知世俗之情。僞然後可以收斂其客氣。變化其氣質。增
長其識量。君爲吏歲餘。嘗委保甲差。文闈差。閱歷宦場既深。大恥之。挂冠而歸。自是進德勇
猛。氣質大變。視前此若兩人矣。君大才本卓絕。又得賢兄之教。覃精名理。故其發論往往精
奇悍銳。出人意料。聞者爲之咋舌變色。然按之理勢。實無不切當。自棄官以後。經歷更深。學
識更加。每與論一事。窮其條理。料其將來不爽累黍。故南海先生常資爲謀議焉。戊戌春膠
州旅順既失。南海先生上書痛哭論國是請改革。君曰。今日在我國而言改革。凡百政事。皆
第一著也。若第一著則惟當變科舉廢八股取士之制。使舉國之士咸棄其固陋謬陋之學。以
講求實用之學。則天下之人如瞽者忽開目。恍然于萬國強弱之故。愛國之心自生。人才自
出矣。阿兄歷年所陳改革之事。皆千條萬緒。彼政府之人早已望而生畏。故不能行也。今當
以全副精神專注于廢八股之一事。鍥而不捨。或可有成。此關一破。則一切新政之根芽已
立矣。蓋當時猶未深知皇上之聖明。故于改革之事不敢多所奢望也。及南海先生既召
見。鄉會八股之試既廢。海內志士額手爲國家慶。君乃曰。士之數莫多于童生與秀才。幾居
全數百分之九十九焉。今但變鄉會試而不變歲科試。未足以振刷此輩之心目。且鄉會試

期在三年以後。爲期太緩。此三年中人事靡常。今必先變童試歲科試立刻施行然後可。乃與御史宋伯魯謀。抗疏言之。得旨俞允。于是君語南海先生曰。阿兄可以出京矣。我國改革之期。今尙未至。且千年來行愚民之政。壓抑既久。人才乏絕。今全國之材。尙不足任全國之事。改革甚難有效。今科舉既變。學堂既開。阿兄宜歸廣東上海。卓如宜歸湖南。直如者梁啓超之字也。時梁啓超在湖南時務學堂爲總教習故云然。專心教育之事。著書譯書撰報。激厲士民愛國之心。養成多數實用之才。三年之後。然後可大行改革也。時南海先生初被知遇。天眷優渥。感激君恩。不忍舍去。既而天津閱兵廢立之事。漸有所聞。君復語曰。自古無主權不一之國。而能成大事者。今皇上雖天眞睿聖。然無賞罰之權。全國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滿人之猜忌如此。守舊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當出京養晦矣。先生曰。孔子之聖。知其不可而爲之。凡人見孺子將入于井。猶思援之。況全國之命乎。况君父之難乎。西后之專橫舊黨之頑固。皇上非不知之。然皇上猶且舍位忘身。以救天下。我忝受知遇。義固不可引身而退也。君復曰。阿兄雖舍身思救之。然于事必不能有益。徒一死耳。死固不足惜。但阿兄生平所志所學。欲發明公理。以救全世界之衆生者。他日之事業正多。責任正重。今尙非死所也。先生曰。生死自有天命。吾十五年前經華德里築屋之下。飛磚猝墜。掠面而下。面損流血。使彼時飛磚斜落半寸。擊于腦。則死久矣。天下之境遇。皆華德里飛磚之類也。今日之事雖險。吾亦以飛磚視之。

但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他事非所計也。自是君不復敢言出京。然南海先生每欲有所陳奏。有所興革。君必勸阻之。謂當俟諸十月閱兵以後。若皇上得免於難。然後大舉。未爲晚也。故事凡皇上有所勅任。有所賜賚。必詣宮門謝恩。謝召見焉。南海先生先後奉命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督辦官報局。又以著書之故。賜金二千兩。皆當謝恩。君獨謂西后及滿洲黨相忌已甚。阿兄若屢見皇上。徒增其疑。而速其變。不如勿往。故先生自六月以後。上書極少。又不覲見。但上摺謝恩。惟于所進呈之書。言改革之條理而已。皆從君之意也。其料事之明如此。南海先生既決意不出都。俟九月閱兵之役。謀有所救護。而君與譚君任此事最力。初余既奉命督辦譯書。以君久在大同譯書局。諳練此事。欲託君出上海總其成。行有日矣。而八月初二日忽奉明詔命南海先生出京。初三日又奉密詔敦促。一日不可留。先生戀闕甚耿耿。君乃曰。阿兄即行。弟與復生卓如及諸君力謀之。蓋是時雖知事急。然以爲其發難終在九月。故欲竭蹶死力有所布置也。以故先生行而君獨留。遂及于難。其臨大節之不苟又如此。君明于大道。達于生死。常語余云。吾生三十年。見兄弟戚友之年與我相若者。今死去不計其數矣。吾每將己身與彼輩相較。常作已死觀。今之猶在人間。作死而復生觀。故應做之事。即放膽做去。無所罣礙。無所恐怖也。蓋君之從容就義者。其根柢深厚矣。既被逮之日。與同居二人程式。穀錢維驥同在獄中。言笑自若。高歌聲出金石。程錢等固不知密

詔及救護之事。然聞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厲聲曰。死亦何傷。汝年已二十餘矣。我年已三十餘矣。不猶愈于生數月而死數歲而死者乎。且一刀而死。不猶愈于抱病歲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則中國之強在此矣。死又何傷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國變法。皆前者死。後者繼。今我國新黨甚寡弱。恐我輩一死。後無繼者也。君曰。八股已廢。人才將輩出矣。何患無繼哉。神氣雍容。臨節終不少變。嗚呼烈矣。南海先生之學。以仁爲宗旨。君則以義爲宗旨。故其治事也。專明權限。能斷割。不妄求人。不妄接人。嚴于辭受。取與有高。掌遠。蹠摧。陷廓清之概。于同時士大夫之豪俊。皆俛視之。當十六歲時。因惡帖括。故不悅學。父兄責之。即自抗顏爲童子師。疑其遊戲。必不成。姑試之。而從之。學者有八九人。端坐課弟子。莊肅儼然。手創學規。嚴整有度。雖極頑橫之童子。戢戢奉法爲謹。自是知其爲治事才。一切家事。營辦督租。皆委焉。其治事如孫武令。嚴密縝栗。令出必行。奴僕無不畏之。故事無不舉。少年曾與先生同居一樓。樓前有芭蕉一株。經秋後敗葉狼藉。先生故有茂對萬物之心。窓草不除之意。甚愛護之。忽一日失蕉所在。則君所鋤棄也。先生責其不仁。君曰。留此何用。徒亂人意。又一日。先生命君檢查屋上舊書。整理之。以累世爲儒。閣上藏前代帖括甚多。君舉而付之一炬。先生詰之。君則曰。是區區者。尙不割捨邪。留此物。此樓何時得清淨。此皆君十二三歲時軼事也。雖細端。亦可以驗見其剛斷之氣矣。君事母最孝。非在側則母

不歡。母有所煩惱。得君數言。輒怡笑以解。蓋其在母側。純爲孺子之容。與接朋輩任事時若兩人云。最深于自知。勇于改過。其事爲己所不能任者。必自白之。不輕許可。及其既任。則以力殉之。有過失。必自知之。自言之。而痛改之。蓋光明磊落。肝胆照人焉。君嘗慨中國醫學之不講。草菅人命。學醫于美人嘉約翰三年。遂通泰西醫術。欲以移中國。在滬創醫學堂。草具章程。雖以事未成。而後必行之。蓋君之勇斷。足以廓清國家之積弊。其明察精細。足以經營國家治平之條理。而未能一得藉手。遂殉國以歿。其所辦之事。則在澳門創立知新報。發明民政之公理。在上海設譯書局。譯日本書以開民智。在西樵鄉設一學校。以泰西政學教授鄉之子弟。先生惡婦女纏足。壬午年創不纏足會而未成。君卒成之。粵風大移。粵會成則更推廣之于滬。集士夫開不纏足大會。君實爲總持。又與同志創女學堂。以救婦女之患。行太平之義。於君才未盡十一。亦可以觀其志矣。君雖不喜章句記誦詞章之學。明算工書。能作篆。嘗爲詩駢散文。然以爲無用。既不求工。亦不存稿。蓋皆以餘事爲之。故遺文存者無幾。然其言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言人所不敢言。蓋南海先生于一切名理。每僅發其端。含蓄而不盡言。君則推波助瀾。窮其究竟。達其極點。故精思偉論。獨多焉。君既歿。朋輩將記憶其言語。哀而集之。以傳于後。君既棄浙官。今年改官候選主事。妻黃謹娛。爲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論曰。除子靖王小航常語余云。二康皆絕倫之資。各有所長。不能軒輊。其言雖稍過。然幼博

之才。真今日救時之良矣。世人莫不知南海先生。而罕知幼博。蓋爲兄所掩。無足怪也。而先生之好仁。與幼博之持義。適足以相補。故先生之行事。出于幼博所左右者爲多焉。六烈士之中。任事之勇猛。性行之篤摯。惟復生與幼博爲最。復生學問之深博。過于幼博。幼博治事之條理。過于復生。兩人之才。真未易軒輊也。嗚呼。今日眼中之人。求如兩君者。可復得乎。可復得乎。幼博之入京也。在今春二月。時余適自湘大病出泥。扶病入京。師應春官試。幼博善醫學。于余之病出。爲之調護。飲食劑醫藥。至是則伴余同北行。蓋幼博之入京。本無他事。不過爲余病耳。余病不死。而幼博死於余之病。余疚何如哉。

楊深秀傳○楊君字漪邨。又號香齋子。山西聞喜縣人也。少穎敏。十二歲錄爲縣學附生。博學強記。自十三經史漢通鑑。管荀莊墨老列韓呂諸子。乃至說文玉篇水經注旁及佛典。皆能舉其辭。又能鈎玄提要。獨有心得。考据宏博。而能講宋明義理之學。以氣節自厲。岢嶢獨出。爲山西儒宗。其爲舉人。負士林重望。光緒八年。張公之洞巡撫山西。創令德堂。教全省士。以經史考据詞章義理之學。特聘君爲院長。以矜式多士。光緒十五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二十四年正月。俄人脅割旅順大連灣。君始入臺。第一疏。即極言地球大勢。請聯英日。以拒俄。詞甚切直。時都中人士。皆知君深于舊學。而不知其達時務。至是。共驚服之。君與康君廣仁交最厚。康君專持廢八股爲救中

國第一事。日夜謀此舉。四月初間。君乃先抗疏請更文體。凡試事仍以四書五經命題。而篇中當縱論時事。不得仍破承八股之式。蓋八股之弊積之千年。恐未能一旦遽掃。故以漸而進也。疏上。奉旨交部臣議行。時皇上銳意維新。而守舊大臣盈廷。競思阻撓。君謂國是不定。則人心不知所嚮。如泛舟中流而不知所濟。乃與徐公致靖先後上疏。請定國是。至四月二十三日。國是之詔遂下。天下志士喁喁向風矣。初請更文體之疏。既交部議。而禮部尙書許應騤庸謬昏橫。輒欲駁斥。又于經濟科一事。多爲阻撓。時八股尙未廢。許自恃爲禮部長官。專務遏抑斯舉。君於是與御史宋伯魯合詞劾之。有詔命許應騤自陳。於是舊黨始惡君。力與爲難矣。御史文悌者滿洲人也。以滿人久居內城。知宮中事最悉。頗憤西后之專橫。經膠旅後。慮國危。聞君門下有某人者。撫北方豪士千數百人。適同侍祠。竟夕語君宮中隱事。皆西后淫樂之事也。旣而曰。君知長麟去官之故乎。長麟以 上名雖親政。實則受制于后。請 上獨攬大權。曰。西后于 穆宗則爲生母。于 皇上則爲先帝之遺妾耳。天子無以妾母爲母者。其言可謂獨得大義矣。君然之。文又曰。吾奉命查宗人府囚。見澍貝勒僅一袴蔽體。上身無衣。時方正月。祁寒。擁爐戰慄。吾憐之。賞錢十千。西后之刻虐皇孫如此。蓋爲 上示戒。故 上見后輒顛。此與唐武氏何異。因慷慨誦徐建業討武氏檄。燕啄王孫四語。目皆欲裂。君美其忠誠。乃告君曰。吾少嘗慕游俠能踰牆。撫有崑崙奴甚多。若有志士相助。可一舉成。

大業。聞君門下多識豪傑。能覓其人。以救國乎。君壯其言。而慮其難。時文數訪康先生。一切奏章。皆請先生代草之。甚密。君告先生。以文有此意。恐事難成。先生見文。則詰之。文色變。君之洩漏。而敗事也。日騰謗于朝。以求自解。猶慮不免。乃露章劾君。與彼有不可告人之言。以先生開保國會。爲守舊。大衆所惡。因附會劾之。以媚于衆。政變後之僞論。謂康先生謀圖順利。固實自文。悌起也。文摺既上。皇上非惟不罪宋楊。且責文之誣罔。令還原衙門行走。於是君益感激天知。誓死以報。連上書。請設譯書局。譯日本書。請派親王。貝勒宗室遊歷各國。遣學生留學日本。皆蒙採納施行。又請 上面試京朝官。日輪二十八人。擇通才。召見試用。而罷其罷老庸愚不通時務者。于是朝士大怨。然三月以來。臺諫之中。叱責新政者。惟君之功爲最多。湖南巡撫陳寶箴。力行新政。爲疆臣之冠。而湖南守舊黨與之爲難。交章彈劾之。其誣詞不可聽聞。君獨抗疏爲剖辨。于是奉旨獎勵陳。而嚴責舊黨。湖南浮議稍息。陳乃得復行其志。至八月初六日。垂簾之僞命既下。黨案已發。京師人人驚悚。志士或捕或匿。奸燄昌披。莫敢撓其鋒。君獨抗疏詰問。皇上被廢之故。援引大義。切陳國難。請西后撤簾歸政。遂就縛獄中。有詩十數章。愴懷聖君。矐念外患。忠氣之誠。溢于言表。論者以爲雖前明方正學。楊椒山之烈。不是過也。君持躬廉正。取與之間。雖一介不苟。官御史時。家赤貧。衣食或不繼。時惟庸詩文以自給。不稍改其初。居京師二十年。惡衣菲食。敝車羸馬。堅苦刻厲。高節

絕倫。蓋有古君子之風焉。子鞅田。字米裳。舉人。能世其學。通天算致格。厲節篤行。有父風。論曰。漪村先生。可謂義形於色矣。彼逆后賊臣。包藏禍心。蓄志既久。先生豈不知之。垂簾之詔既下。禍變已成。非空言所能補救。先生豈不知之。而乃入虎穴。蹈虎尾。抗疏諤諤。爲請撤簾之迂論。斯豈非孔子所謂愚不可及者耶。八月初六之變。天地反常。日月異色。內外大小臣僚。以數萬計。下心低首。忍氣吞聲。無一敢怒之而敢言之者。而先生乃從容慷慨。以明大義于天下。甯不知其無益哉。以爲凡有血氣者。固不可不爾也。嗚呼。荆卿雖醜。暴嬴之魄已寒。敬業雖夷。北朝之數隨盡。仁人君子之立言行事。豈計成敗乎。豈計成敗乎。漪村先生可謂義形于色矣。

楊銳傳○楊銳字叔嶠。又字鈍叔。四川綿竹縣人。性篤謹。不妄言邪視。好詞章。張公之洞督學四川。君時尙少。爲張所拔識。因受業爲弟子。張愛其謹密。甚相親信。光緒十五年。以舉人授內閣中書。張出任封疆。將二十年。而君供職京僚。張有子在京師。而京師事不託之子。而託之君。張于京師消息一切藉君有所考察。皆託之于君。書電絡繹。蓋爲張第一親厚之弟子。而舉其經濟特科。而君之旅費亦張所供養也。君鯁直尙名節。最慕漢黨錮明東林之行誼。自乙未和議以後。乃益慷慨談時務。時南海先生在京師。過從極密。南海與志士倡設強學會。君起而和之。甚力。其年十月。御史楊崇伊承某大臣意旨。劾強學會。遂下詔封禁。會中

志士憤激連署爭之。向例凡連署之書。其名次皆以衙門爲先後。君官內閣當首署。而會員中。君亦同官內閣。爭首署。君曰。我于本衙門爲前輩。乃先焉。當時會旣被禁。京師譁然。謂將興大獄。君乃奮然率諸人以抗爭之。亦可謂不畏強禦矣。丁酉冬。膠變起。康先生至京師。上書。君乃日與謀。極稱之于給事高君燮。曾。高君之疏。荐康先生。君之力也。今年二月。康先生倡保國會于京師。君與劉君光第皆爲會員。又自開蜀學會于四川會館。集貲巨萬。規模倉卒而成。以此益爲守舊者所嫉忌。張公之洞累欲薦之。以門人避嫌。乃告湖南巡撫陳公寶箴薦之。召見。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與譚劉林同參預新政。拜命之日。皇上親以黃匣緘一硃諭授四人。命竭力贊襄新政。無得瞻顧。凡有奏摺。皆經四卿閱視。凡有上諭。皆經四卿屬草。於是軍機大臣嫉妒之。勢不兩立。七月下旬。宮中變態已作。上於二十九年。日召見君。賜以衣帶詔。乃言位將不保。命康先生與四人同設法救護者也。君久居京師。最審朝局。又習聞宮廷之事。知二十年來之國脉。皆斷喪於西后之手。憤懣不自禁。義氣形于詞色。故與御史朱一新。安維峻。學士文廷式。交最契。朱者曾疏劾西后。嬖宦李聯英。因忤后。落職者也。安者曾疏請西后勿攬政權。因忤后。遣戍塞外者也。文者曾請皇上自收大權。因忤后。革職驅逐者也。君習與諸君遊。宗旨最合。久有裁抑呂武之志。至是奉詔與諸同志謀衛上變。遂被逮授命。君博學。長於詩。嘗輯注晉書。極閎博。於京師諸名士中。稱尊宿焉。然

謙抑自持。與人言恂恂如不出口。絕無名士輕薄之風。君子重之。

論曰。叔嶠之接人發論。循循若處子。至其尙氣節。明大義。立身不苟。見危授命。有古君子之風焉。以視平日口談忠孝。動稱義憤。一遇君父朋友之難。則反眼下石者何哉。

林旭傳○林君字噉谷。福建候官縣人。南海先生之弟子也。自童龀穎絕秀出。負意氣。天才特達。如竹箭標舉。干雲而上。冠歲鄉試冠全省。讀其文奧雅奇偉。英不驚之。長老名宿皆與折節爲忘年交。故所友皆一時聞人。其于詩詞駢散文皆天授。文如漢魏人。詩如宋人。波瀾老成。環奧深穠。流行京師。名動一時。乙未割遼台。君方應試春官。乃發憤上書。請拒和議。蓋意志已倜儻矣。旣而官內閣中書。蓋聞南海之學慕之。謁南海。聞所論政教宗旨。大心折。遂受業焉。先是膠警初報。事變綦急。南海先生以爲振厲士氣。乃保國之基礎。欲令各省志士各爲學會。以相講求。則聲氣易通。講求易熟。於京師先倡粵學會。蜀學會。閩學會。浙學會。陝學會等。而楊君銳實爲蜀學會之領袖。君徧謁鄉先達。鼓之。一日而成。以正月初十日開大會于福建會館。閩中名士夫皆集。而君實爲閩學會之領袖焉。及開保國會。君爲會中倡始董事。提倡最力。初榮祿嘗爲福州將軍。雅好閩人。而君又沈文肅公之孫婿。才名藉甚。故榮頗欲羅致之。五月榮旣至天津。乃招君入幕府。君入都。請命于南海。問可就否。南海曰。就之何害。若能責以大義。怵以時變。從容開導。其迷謬。暗中消退。其陰謀。亦大善事也。於是君乃決

就榮聘。已而舉應經濟特科。會少詹王錫蕃薦君于朝。七月召見。上命將奏對之語再騰出呈覽。蓋因君操閩語。上不盡解也。君退朝具摺奏。上摺中稱述師說甚詳。皇上既知爲康某之弟子。因信任之。遂與譚君等同授四品卿銜。入軍機參預新政。十日之中。所陳奏甚多。上諭多由君所擬。初二日。皇上賜康先生密諭。令速出京。亦交君傳出。蓋深信之也。既奉密諭。譚君等距踊椎號。時袁世凱方在京。謀出密詔示之。激其義憤。而君不謂然。作一小詩代簡致之。譚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爲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蓋指東漢何進之事也。及變起。同被捕。十三日斬於市。臨刑呼監斬吏問罪名。吏不顧而去。君神色不稍變。云。著有晚翠軒詩集若干卷。長短句及雜文若干卷。妻沈靜儀。沈文肅公葆楨之孫女。得報痛哭不欲生。將親入都收遺骸。爲家人所勸禁。乃仰藥以殉。論曰。噉谷少余一歲。余以弟畜之。噉谷故長于詩詞。喜吟咏。余規之曰。詞章乃娛魂調性之具。偶一爲之可也。若以爲業。則玩物喪志。與聲色之累無異。方今世變日亟。以君之才。豈可溺於是。君則幡然戒詩。盡割舍舊習。從南海治義理經世之學。豈所謂從善如不及邪。榮祿之愛噉谷。羅致噉谷。致敬盡禮。一旦則悍然不問其罪否。駢而戮之。彼豺狼者。豈復有愛根邪。翻手爲雲。覆手爲雨。朝杯酒。暮白刃。雖父母兄弟。猶且不顧。他又何怪。

劉光第傳○劉君字裴村。四川富順縣人。性端重敦篤。不苟言笑。志節嶄然。博學能文。詩書

書法。詩在韓杜之間。書學魯公。氣骨森竦。嚴整肖其為人。弱冠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治事精嚴。光緒二十年。以親喪去官。教授鄉里。提倡實學。蜀人化之。官京師。閉戶讀書。不與時流所謂名士通。故人鮮知者。及南海先生開保國會。君翩然來為會員。七月。以陳公寶箴薦。召見。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初。君與譚君尙未識面。至是。既同官。又同班。故事。軍機班輪日入直。時君與譚君同在二班云。則大相契。譚君以為京師所見高節篤行之士。罕其比也。向例。凡初入軍機者。內侍例索賞錢。君持正不與。禮親王軍機首輔生日祝壽。同僚皆往拜。君不往。軍機大臣裕祿擢禮部尙書。同僚皆往賀。君不賀。謂時事艱難。吾輩拜爵于朝。當劬王事。豈有暇奔走媚事權貴哉。其氣節嚴厲如此。七月二十六日。有湖南守舊黨曾廉上書請殺南海先生及余。深文羅織。謂為叛逆。皇上恐西后見之。將有不測之怒。乃將其摺交裕祿。命轉交譚君。按條詳駁之。譚君駁語云。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屬實。臣嗣同請先坐罪。君與譚君同在二班。乃並署名曰。臣光第亦請先坐罪。譚君大敬而驚之。君曰。即微 皇上之命。亦當救志士。况有君命耶。僕不讓君獨為君子也。於是譚君益大服君。變既作。四卿同被逮下獄。未經訊鞫。故事。提犯自東門出則宥。出西門則死。十三日。使者提君等六人自西門出。同人未知生死。君久于刑部。諳囚獄故事。太息曰。吾屬死。正氣盡。聞者莫不揮淚。君既就義。其嗣子赴市曹。伏屍痛哭。一日夜以死。君家貧。堅苦刻厲。詩文甚富。就義後。未知其稿所在。

論曰。裴村之識余。介□□先生。□□先生有道之士也。余以是敬裴村。然裴村之在京師。閉門謝客。故過從希焉。南海先生則未嘗通拜答。但于保國會識一面。而于曾廉之事。裴村以死相救。嗚呼。真古之人哉。古之人哉。與裴村未稔。故不能詳記其行誼。雖然。榮榮數端。亦可以見其概矣。

譚嗣同傳○譚君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少儻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父繼洵。官湖北巡撫。幼喪母。爲父妾所虐。備極孤孽苦。故操心危。慮患深。而德慧術智。日增長焉。弱冠從軍新疆。遊巡撫劉公錦幕府。劉大奇其才。將薦之于朝。會劉以養親去官不果。自是十年來往于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臺灣各省。察視風土。物色豪傑。然終以巡撫君拘謹不許遠遊。未能盡其四方之志也。自甲午戰事後。益發憤提倡新學。首在瀏陽設一學會。集同志講求摩厲。實爲湖南全省新學之起點焉。時南海先生方倡強學會於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應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師。將以謁先生。而先生適歸廣東。不獲見。余方在京師強學會任記纂之役。始與君相見。語以南海講學之宗旨。經世之條理。則感動大喜躍。自稱私淑弟子。自是學識更日益進。時和議初定。人人懷國恥。士氣稍振起。君則激昂慷慨。大聲疾呼。海內有志之士。覩其丰采。聞其言論。知其爲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爲候補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閉戶養心讀書。冥

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群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又時時至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未嘗與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謂作吏一年。無異入山。時陳公寶箴爲湖南巡撫。其子三立輔之。慨然以湖南開化爲己任。丁酉六月。黃君遵憲適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鑄又來督湘學。湖南紳士□□□□□□□□□□等。蹈厲奮發。提倡桑梓志士。漸集于湘楚。陳公父子與前任學政江君標。乃謀大集豪傑于湖南。并力經營。爲諸省之倡。於是聘余及□□□□□□□□等爲學堂教習。召□□□□□□歸練兵。而君亦爲陳公所敦促。即棄官歸。安置眷屬於其瀏陽之鄉。而獨留長沙與群志士辦新政。於是湖南倡辦之事。若內河小輪船也。商辦礦務也。湘粵鐵路也。時務學堂也。武備學堂也。保衛局也。南學會也。皆君所倡論。擘畫者。而以南學會最爲盛業。設會之意。將合南部諸省志士。聯爲一氣。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從湖南一省辦起。蓋實兼學會與地方議會之規模焉。地方有事。公議而行。此議會之意也。每七日大集衆而講學。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此學會之意也。於時君實爲學長。任演說之事。每會集者千數百人。君慷慨論天下事。聞者無不感動。故湖南全省風氣大開。君之功居多。今年四月。定國是之詔既下。君以學士徐公致靖薦被徵。適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覲。奏對稱旨。皇上超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爲軍機四卿。參預新政者。猶唐宋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職也。

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數月以來。皇上有所詢問。則令總理衙門傳旨。先生有所陳奏。則著之於所進呈書之中而已。自四卿入軍機。然後皇上與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銳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賊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變已起。初君之始入京也。與言。皇上無權。西后阻撓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君擬旨。先遣內侍持歷朝聖訓授君。傳。上言謂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諭中。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請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無權矣。至廿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爲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於是益知西后與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遂賜衣帶詔。有朕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之。語君與康先生捧詔慟哭而。皇上手無寸柄。無所爲計。時諸將之中。惟袁世凱久使朝鮮。講中外之故。力主變法。君密奏請。皇上結以恩遇。冀緩急或可救助。詞極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初二日復召見。初三日夕。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曠代之聖主也。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僕而殺僕。可以得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爲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僕與足

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僕固願聞也。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皇上于閱兵時。疾馳入僕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僕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君曰。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慕府某曰。榮賊並非推心待慰帥者。昔某公欲增慰帥兵。榮曰。漢人未可假大兵權。蓋向來不過籠絡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參劾慰帥一事。胡乃榮之私人。榮遣其劾帥而已。查辦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甯夏知府。旋陞甯夏道。此乃榮賊心計險極巧極之處。慰帥豈不知之。君乃曰。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僕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因相與言救。上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鎗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既定策。則僕湏急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乃丁甯而去。時八月初三夜漏二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復召見。聞亦奉有密詔云。至初六日變遂發。時余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壁畫。而抄捕南海館。康先生所居也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余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爲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

于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東游。且携所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一篋託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 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復與俠士謀救 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游。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難。君既繫獄。題一詩于獄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瀕臈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胆兩崑崙。蓋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斬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氣不少變。時軍機大臣剛毅監斬。君呼剛前曰：吾有一言。剛去不聽。乃從容就戮。嗚呼烈矣。君資性絕特。於學無所不窺。而以日新爲宗旨。故無所沾滯。善能舍己從人。故其學日進。每十日不相見。則議論學識必有增長。少年曾爲考據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亦好談中國古兵法。三十歲以後。悉棄去。究心泰西天文算術格致政治歷史之學。皆有心得。又究心教宗。當君之與余初相見也。極推崇耶氏兼愛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聞南海先生所發明易春秋之義。窮大同太平之條理。體乾元統天之精意。則大服。又聞華嚴性海之說。而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無人無我。無去無住。無垢無淨。舍救人外。更無他事之理。聞相宗識。

浪之說。而悟衆生根器無量。故說法無量。種種差別。與圓性無礙之理。則益大服。自是豁然貫通。能匯萬法爲一。能衍一法爲萬。無所罣礙。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二年。日夜冥搜孔佛之書。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博覽教乘。熱於佛故。以流通經典爲己任。君時時與之游。因得徧窺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學術宗旨。大端見於仁學一書。又散見于與友人論學書中。所著書仁學之外。尙有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遠遺堂集外文一卷。劄記一卷。輿算學議一卷。已刻思緯吉凶臺短書一卷。壯飛樓治事十篇。秋雨年華館叢脞書四卷。劍經衍葛一卷。印錄一卷。並仁學皆藏于余處。又政論數十篇。見於湘報者。及與師友論學論事書數十篇。余將與君之石交□□□□□□□□□□等共搜輯之。爲譚瀏陽遺集若干卷。其仁學一書。先擇其稍平易者。附印清議報中。公諸世焉。君平生一無嗜好。持躬嚴整。面稜稜有秋肅之氣。無子女妻妾。閨爲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

論曰。復生之行誼磊落。轟天撼地。人人共知。是以不論論其所學。自唐宋以後。嗚呼。小儒徇其一孔之論。以謗佛毀法。固不足道。而震且末法流行數百年來。宗門之人。耽樂小乘。墮斷常見。龍象之才。罕有聞者。以爲佛法者清淨而已。寂滅而已。豈知大乘之法。悲智雙修。與孔子必仁且智之義。如兩爪之相印。惟智也。故知。即世間。即出世間。無所謂淨土。即人即我。無所謂衆生。世界之外無淨土。衆生之外無我。故惟有舍身以救衆生。佛說我不入地獄誰

入地獄。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故卽智卽仁焉。旣思救衆生矣。則必有救之之條理。故孔子治春秋爲大同小康之制。千條萬緒。皆爲世界也。爲衆生也。舍此一大事無他事也。華嚴之菩薩行也。所謂誓不成佛也。春秋三世之義。救過去之衆生。與救現在之衆生。救現在之衆生。與救將來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救此土之衆生。與救彼土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救一國之衆生。與救一人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此相宗之唯識也。因衆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說法不同。而實法無不同也。旣無淨土矣。旣無我矣。則無所希戀。無所罣礙。無所恐怖。夫淨土與我且不愛矣。復何有利害毀譽稱譏苦樂之可以動其心乎。故孔子言不憂不惑不懼。佛言大無畏。蓋卽仁卽智卽勇焉。通乎此者。則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入仁。可以救衆生。

附烈宦寇連材傳

寇君直隸昌平州人也。敏穎硬直。年十五以奄入宮。事西后爲梳頭房太監。甚見親愛。凡西后室內會計皆使掌之。少長見西后所行。大不謂然。屢次幾諫。西后以其少而賤。不以爲意。惟呵斥之而已。亦不加罪。已而爲奏事處太監。一年餘。復爲西后會計房太監。甲午戰敗後。君日憤懣憂傷。形于詞色。時與諸內侍嘆息國事。內侍皆笑之以鼻。乙未十月。西后復專政柄。杖二妃。蓄志廢立。日逼。皇上爲蒲博之戲。又賞。皇上以鴉片烟具勸。皇

上吸食。而別令太監李聯英及內務府人員在外廷造謠言。稱皇上之失德。以爲廢立地步。又將大興土木。修圓明園以縱娛樂。君在內廷大憂之。日夕皺眉凝慮。如醉如癡。諸內侍以爲病狂。丙申二月初十日早起。西后方垂帳臥。君則流涕長跪榻前。西后揭帳叱問何故。君哭曰。國危至此。老佛爺宮內人每稱皇帝爲佛爺。西后則加稱老佛爺。即不爲祖宗天下計。獨不自爲計乎。何忍更縱游樂生內變也。西后以爲狂叱之去。君乃請假五日。歸訣其父母兄弟。出其所記宮中事一冊授其弱弟。還宮則分所蓄與其小太監。至十五日乃上一摺凡十條。一請太后勿攬政權。歸政皇上。一請勿修圓明園。皇上其餘數條。言者不甚能詳之。大率人人不敢開口之言。最奇者末一條言。皇上今尙無子嗣。請擇天下之賢者立爲皇太子。效堯舜之事。其言雖不經。然皆自其心中忠誠所發。蓋不顧死生利害而言之者也。書既上。西后震怒。召而責之曰。汝之摺汝所自爲乎。抑受人指使乎。君曰。奴才所自爲也。后命背誦其詞一徧。后曰。本朝成例。內監有言事者斬。汝知之也。君曰。知之。奴才若懼死。則不上摺也。於是命囚之於內務府慎刑司。十七日移交刑部命處斬。臨刑神色不變。整衣冠。正襟領望闕九拜。乃就義。觀者如堵。有感泣者。越日遂有驅逐文廷式出都之事。君不甚識字。所上摺中之字體多誤錯訛奪云。同時有王四者亦西后梳頭房太監。以附皇上發往軍臺。又有聞古廷者。皇上之內侍。本爲貢生。雅好文學。甚忠於上。西后忌

之。發往寧古塔。旋殺之。丙申二月。御史楊崇伊劾文廷式疏中謂廷式私通內侍聯爲兄弟。即此人也。楊蓋誤以聞爲文云。

論曰。陸象山曰。我雖不識一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其寇黃門之謂乎。京師之大。矜纓之衆。儒林文苑之才。斗量車載。及其愛國家明大義。乃獨讓一不識字之黃門。嗚呼。可無愧死乎。八月政變以後。皇上之內侍及宮女前後被戮者二十餘人。聞有在衣襟中搜出軍器者。蓋皆忠于皇上。欲設法有所救護也。身微職賤。無由知其名姓。惟據報紙所傳聞。有一張進喜者云。嗚呼。前者死。後者繼。非我皇上盛德感人之深。安能若此乎。嗚呼。如諸宦者亦可以隨六君子而千古矣。



己亥立儲紀事本末第二

儲議追紀

同治十三年。穆宗毅皇帝賓天。天下臣民哀痛感慕。咸以無嗣爲。毅皇帝悲。當時兩宮雖並立。而西太后威權獨盛。穆宗又爲其所自出。且無慮外國有干預之事故。廷臣中亦付之爲彼之家事。而不敢發一言。洎乎光緒之初。尙書廣安請鑄鐵券。侍御吳可讀以屍諫。請爲毅皇帝立嗣。西太后讀其摺爲動容。然其時。今上已立數載。本無可言。而大小臣工亦爲結合。西后歡心起見。由是光緒五年。穆宗山陵奉安。遂援同五日懿旨定爲。今上生有皇子上繼。穆宗毅皇帝爲嗣。

建儲原因

十六年西太后下歸政之詔。是時內而宦官李聯英。外而軍機大臣孫毓汶。把持朝權。一切用人行政。皆出西太后之手。故。皇上雖有親政之名。仍無其實。

二十年。皇上圖治之心漸切。日以保國保民爲念。時適中東事起。皇上不忍坐視。割祖宗之地。棄有用之民。常欲勵精圖治。無如西后日耽淫樂。祇知保守頤和咫尺之地。與二三宦寺之臣。其他非所計。故。皇上欲有所興革。彼必阻抑之。一切政權。皆奪而勿與。其有忠于。皇上願爲。皇上羽翼者。務必剪除之。十一月御史安維峻抗疏言。皇上旣已親

政。則一切政權。不宜干預。免聖。皇上之肘。西后大怒。立將安維峻革職。遣戍張家口。將瑾妃珍妃革去妃號。褫衣廷杖。二妃之兄志銳。因爲皇上所信用。謫之于烏里雅蘇臺。編修文廷式嘗教授二妃。四月時。皇上特擢爲侍讀學士。托病去京。僅免于罪。時太后即欲廢皇上而立某親王之孫溥某爲新帝。溥某佯狂不願就。又恭親王嘗受文宗皇帝遺詔。令其節制西后。西后頗憚之。時恭親王力爭廢立。其謀中止。

二十一年六月。皇上用師傅翁同和之言。將孫毓汶徐用儀罷斥。西后大怒。將翁同和革去毓慶宮差事。令不與。皇上有密談。毓慶宮者。皇上讀書之地。皇上自幼即從翁受學。交情最深。翁時在軍機。兼毓慶宮行走。九月召見工部侍郎汪鳴鑾。兵部侍郎長麟。皇上偶言及西后掣肘之事。長麟云。皇太后雖穆宗皇帝之母。實文宗皇帝之妾。皇上入繼大統。爲文宗後。凡入嗣者無以妾母爲母之禮。故慈安皇太后者。乃皇上之母也。若西太后就穆宗朝言之。則謂之太后。就皇上言之。則先帝之遺妾耳。本非母子。皇上宜收攬大權云云。其言適爲屏風後內監所聞。報知西后。西后即日矯詔將汪鳴鑾長麟二人革職。永不敘用。

二十二年二月。西太后以侍讀學士文廷式爲皇上所擢用親信之人。特諷御史楊崇伊

參劾其爲廣集徒衆。妄議朝政。及賄通內監。結黨營私。將文廷式革職永不敘用。並即行驅逐回籍。不許逗留。使不得與皇上相見。奏事處太監寇連材。初爲西后服役。西后深喜之。因派令侍皇上。蓋欲以窺探皇上之密事也。寇連材深明大義。竊憂時局。一日忽涕泣長跪于西后之前。極言皇上英明。請勿掣其肘。又言國帑空虛。請太后勿縱游連之樂。停止園工。並參劾太后信用之大臣。西后大怒。即日命交內務府慎刑司下獄。翌日不待訊鞫。即行處斬。

二十四年三月。皇上欲發奮變政。恐西太后掣其肘。乃使恭親王言于西太后曰。若不予我以權。我不願居此守府之位。四月。皇上日與翁同和謀改革。翁同和并保荐康有爲于皇上。將定于廿八日召見。而廿七日西后與榮祿已定天津閱兵廢立之陰謀。乃強令皇上下諭將翁同和驅逐回籍。并令二品以上大臣詣太后前謝恩。外官具摺奏謝。令榮祿出督直隸。當改革之初。滿大臣及內務府諸人。多跪請于太后。乞其禁止。皇上太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請者。西后笑且罵曰。汝管此閒事何爲乎。豈我之見事猶不及汝耶。自此無以爲言者。或問於榮祿曰。皇上如此妄爲。變亂祖制。可奈何。榮祿曰。姑俟其亂鬧數月。使天下共憤。罪惡貫盈。不亦可乎。八月政變既作。西后榮祿欲即行廢立。電問各省督撫意向。兩江總督劉坤一覆電曰。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各國公使又頻請求見。皇

上問。皇上病由西后榮祿怵于輿論。及各國意見。廢立之舉。暫行中止。而惟幽。皇上于瀛台。不使預聞政事。

建儲正紀

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下立嗣之諭。其詞曰。朕以冲齡入繼大統。仰承 皇太后垂簾聽政。殷勤教育。鉅細無遺。迨親政後。復際時艱。亟思振奮圖治。敬報 慈恩。卽以仰副 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乃自上年以來。氣體違和。庶政殷煩。時虞叢脞。惟念 宗社至重。是以籲懇 皇太后訓政一年有餘。朕躬總未康復。郊壇 宗社諸大祀。弗克親行。值茲時事艱難。仰見深宮宵旰憂勞。不遑暇逸。撫躬循省。寢饋難安。敬念 祖宗締造之艱。深恐弗克負荷。且追維入繼之初。恭奉 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卽承繼 穆宗毅皇帝爲嗣。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乃朕痼疾在躬。艱於誕育。以致 穆宗毅皇帝嗣續無人。統系所關。至爲重大。憂思及此。無地自容。諸病何能漸愈。用是叩懇 皇慈。於近支宗室中。慎簡元良。爲 穆宗毅皇帝立嗣。以爲將來大統之歸。再四懇求。始蒙俯允。以多羅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儀承繼爲 穆宗毅皇帝之子。欽承 懿旨。感幸莫名。謹當仰遵 慈訓。封載漪之子溥儀爲皇子。以綿統緒。將此統諭知之。當未下諭之前數日。北京謠言紛起。有謂 皇上已被幽廢者。有謂 皇上已被甦毒者。漸次流播宮中。爲西后所聞。西后祇一微笑。如不在

憲者。然在旁之人。群猜不久必有變事。惟其命意所在。則李連英慶親王榮祿剛毅等數人。日常侍西后側。專迎合西后意旨。早已知之而預謀之。至此諭既下。人皆知非出自皇上本意。必係被逼簽字者。當降諭之前數點鐘。西后自援筆僞爲皇上自讓位之諭。親自授之。皇上逼使蓋印。斯時皇上甚爲傍徨。太后以目視之。皇上亦知無可指望。失聲一歎。振筆而書。書畢。西后接去。笑容可掬。佯爲種種慈母愛子情狀。左右相顧。皆駭愕失措。皇上于簽字後。即已面無人色。頃刻之間。口中忽吐出鮮血。致袍服及地上皆染有紅色。西后即命近侍離開。親自擦扶慰問。又親自攙扶皇上登輿。當即昇往瀛台。西后亦即陪往安置。皇上而出。仍將橋梁抽去。當赴瀛台時。皇上一路嘆息之聲。不絕于耳。護送前往之人。見之均爲垂淚。初西后欲選漁僑入承大統。當時單召榮祿入見。議及此事。榮祿深恐外國干預。西后遂令榮祿探各國公使意見。榮祿即商于李鴻章。不數日李鴻章遂簡任粵督。將行之前一日。各公使往謁。詢及廢立之信。是否確實。李鴻章答以不知。即乘機進言曰。設有此事。各國將如何。英國公使首先曰。此中國事。吾國何得干預。惟以後不認中國有新皇帝耳。他國公使有謂然者。有只笑而不言者。李得此消息。遂混以他語而散。次日臨行。因不及見榮祿。遣人告之。榮即以此意白之崇綺。崇綺遂入宮見西后者數次。于是西后遂改爲立嗣之命。二十五日。飭禮部檢查乾隆六十年嘉慶元年舊案。擬于明正改元。且行讓

位禮。二十七日上海電報局總辦知府經元善聯合官紳士民一千二百人電爭廢立。請皇上力疾親政。以安天下民心。總署接電。譯呈西后。西后覽奏之下。怒不可遏。該電稿由禮親王帶呈。西后即厲聲問禮親王曰。誰人敢發如此之電。禮親王答以係經元善爲首。及一千餘人。西后曰。既如此。當將此等妄言諫阻之逆賊。從重懲辦。而禮親王旋即退出。繼復得上海教民葉志芳等及各省各埠諫阻之電。不下百數十起。致有一日十餘次者。西后乃大懼。知民心歸向。皇上剛毅。又密奏恐舉事太驟。天下猝然不服。致生變故。不如暫仍其舊。以觀人心何如。西后然之。乃飭禮部暫停查辦舊案。二十九日命舉行三旬萬壽恩榜。初立嗣之詔既下。海內人心皇皇。聯名電爭廢立。海內外共數十起。類皆新黨中人。詞意之中。無非愛戴。皇上之意。京師舊黨中一讀立嗣之詔。亦多諫諍者。奏疏中多引經據典。嚴辨君臣大義。每奏疏上。類皆洋洋數千言。太后既動于外間之電奏。復動于廷臣之讜論。故萬壽慶榜恩詔。例于元旦降諭者。亦迫不及待。特于此日頒降。以掩天下耳目。軍機處接湖廣閩浙兩廣各督撫電文。據稱維新黨現有各私會爲之羽翼。誓潯君側。如有廢立。皇上及不測之事。一聞警報。立即起旗。兩江督署亦有電到京。言湖南兵勇約有十四萬人。將揭竿而起。太后召榮祿問其所統之武衛軍向背如何。榮祿答謂若以廢立之故而起。衅或者滿漢之間。起有戰爭。則全軍中十分之九。悉係漢人。我與前後左右四統領。皆不能保無生

叛心也。適慶端二親王在旁。乃冷笑曰。吾等神機營及八旗兵中之滿人甚多。非但足以掃蕩漢人。且無論何國敵軍。亦得勝之易易耳。鄂省官紳得接立嗣諭旨。臬司嚴某即聯合官員五十二人。力言立嗣之非。共議奏章。請鄂督張之洞及湖北巡撫于蔭霖會銜代奏。于蔭霖已喜畫押。張之洞却之。臬司怒。擲冠于桌上。奮袂而出。張欲捉其臂。勸令三思。不顧而去。

輿論勢力

二十四日立嗣之諭既下。後海內外人心大憤。爭相聯名電阻。請皇上親政。上海電報局總辦知府經元善首先倡始。聯名者一千二百餘人。電文云。總署王爺中堂大人鈞鑒。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電旨。滬上人心沸騰。探聞各國有調兵干預之說。務求王爺中堂大人公忠體國。奏請皇上力疾臨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皇太后之憂勤。下以弭中外之反側。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卑府經元善暨廣東各省紳商士民葉瀚張通典王季烈賀良樸歐陽柱戈忠袁純熙邱震湯翰榮王文瀾嚴大經施錫圭馬裕藻金興祥俞鏡澂許家惺黃受謙章炳麟汪貽年祝秉綱丁惠康吳濤王宏綱鵬萬程沈克誠鄭慧江黃孔光李嶽衡傅玉璠楊榮莊溶孫陳焜張通焜沈明翰沈士孫唐才常沈兆禕歐陽奎元陳浩祝海王慶長陸浩周藻張棟魏樹春羅以孝經亨願馮錦德曹伯藩經亨沐等一千二百三十一人合詞電稟。

上海佈告各省公啓云。自戊戌四月以來。我皇上鑒民生之積苦。外侮之紛乘。乃發憤爲

雄。力行新政。時盈廷諸臣。昏庸老眊。咎我皇上改革之不當。布造謠言。詆毀聖躬。以熒惑皇太后耳目。未幾而聖主被幽。帝黨盡逐。天愁地慘。於今年餘。夫皇上豈不知變法維新之必取禍於一身哉。實觀四萬萬人之顛連疾苦。日甚一日。不忍不起而救之。故去年上諭。曾有一夫不得其所。朕躬未爲盡職等語。可想見我皇上宵旰憂勤。捨身救世。爲自古及今英明首出之聖主也。向使去年八月之難不作。聖人在位。賢臣輔翊。則內政外交。商務軍制。方將及時振刷。爲亞洲之雄國。內之小民。既不致受官吏之壓勒。釐金之弊政。外之各埠流寓之華民。亦爲西人所不敢欺侮。豈不盛哉。何圖法未變而禍先作。是非顛倒。忽忽經年。曾無一忠臣義士。上紆君父之急。下解民生之禍者也。然猶曰。皇上雖被幽囚。而歷時既久。慈聖之怒漸解。權臣之氣日衰。猶有復位親政。救我黎元之一日。詎知本月二十四日。竟有諭旨。別立端郡王之子溥儀爲穆宗嗣。以繼大統。其如何位置我皇上之處。與臣子所不忍聞之慘禍。俱隱隱迫諸眉睫間。此詔一下。中外惶惶。如喪考妣。內憂外患。岌岌不可終日。嗚呼。日暮途遠。人間何世。試問中國數千年來。有臨御二十五年之皇帝。無故被廢者乎。又試問。聖主既遭不測。而億兆人之身家性命。猶安然無恙者乎。爲此大聲疾呼。流涕痛哭。凡我大清臣民。具有忠君愛國之心者。宜如何設法救護。皇上。尤宜竭力爲之。以爭此間不容髮之機。或即仿照南洋華民及暹美各國電請親政一舉。亦爲稍盡

臣子之心。不然事機決裂。瞬息萬變。若再優游不決。移時即與京師逆黨同爲無父無君之賊。而各國亦將出爲干預。瓜分之局遂成。各省之會匪亦將乘風而起。內外之亂交作。吾恐中國之地。無尺寸安樂土焉。當此之時。凡吾士商之財產皆不能保全。骨肉不能完聚。呼天無路。入地無門。豈不哀哉。豈不痛哉。血淚書此。肝腸寸裂。伏惟我大清仁人志士。垂鑒不一計。開簡明辦法。一接到公啓之後。我諸工商人等。均合帶集議。分頭即日擬好電報。到京阻止立嗣。並請皇上力疾復位。一集議之法。或各省廣集同鄉開省城會館集議。或各帶日開公所集議。均無不可。一現在上海寓居士紳。以及耶蘇教中華民。均已電稟北京總理衙門阻止。諸工商人等。儘可集資照辦。必無後患。一諸色人等電稟。如朝廷不理。則請我諸工商通行罷市集議。請外國人函請領事。電北京公使向總署詰問。一此舉祇激於忠憤。我工商戴天履土。諒有同情。如有不願入列者。亦聽其便。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海合埠士商泣血公啓。

上海布告各省官吏檄文云。大清國義民謹告十八行省文武大憲曰。天禍聖清。權奸弄國。黨惡慈母。禁錮聖明。者一年於此。乃復恐皇太后一時之誤。悔悟於將來。皇上蒙難雖深。復辟於異日。於是不顧大義。不問是非。陷我皇太后以呂武之名。儕我聖主於昌邑廬陵之列。而於二十四日特降爲穆宗皇帝立嗣之旨。此實爲廢立之端。而逆臣托

皇太后 皇上之名。以欺飾天下之耳目。以便一己之私圖。惟就民等觀之。則顯然出逆臣之手。而決非吾 慈母皇太后與 聖明皇上之意也。何以言之。吾 皇太后顧復恩深。絕無嫌隙。甲午以後。外患日逼。皇上俯念時艱。力圖振作。其欲變法也。亦爲救天下計。而非有荒淫失德之端也。皇上年未三旬。春秋正富。安見不生皇子。即使將來果無所出。亦當俟不諱以後。乃定嗣君。乃背 聖祖不立太子之訓。於 穆宗已崩廿餘年之後。已立之君猶在。而忽爲舊君定嗣。是背 祖訓而啓人疑也。皇上一時違和。安見無痊愈之日。太后訓政年餘於茲。而必遽行退位。啓天下之變。則知立嗣一舉。非出自 皇上之旨。實則皆由權奸挾制使然耳。民等親愛 皇上。無日去懷。權奸深惡 皇上。而民等深愛皇上。皇上一日在位。民等戴天自安。永無反側。皇上今若此孤危。則民等必與權奸不共戴天已。伏思 諸憲台皆是我 皇上親所倚畀之人。決不敢阿附權黨。置君父之義於不顧。故民等鳴告公憤。伏求 親允電奏。阻止成命。一面再會同連奏。請將權奸全行誅斥。以表 太后聖慈。皇上安康。以安天下之人心。而慰忠義之衆志。否則民等願偕 皇上生者。亦均樂爲 皇上死也。謹冒斧鉞。披肝胆。以保我 皇上乾健之行。而免大局敗裂之害。請 垂酌焉。

上海教民電文云。總署均鑒。具呈寓滬各省耶蘇教民葉志芳。寓滬各省商民鮑士騰等。七

百八十五人。呈爲懇請。皇上力疾親政。以安民教事。竊自。皇上去年力行新政。中外歸心。民教亦愈輯睦。咸額手相慶。以爲中國富強。可以立待。詎讀本月廿四日。上諭。將有廢立之勢。人心洶洶。如失慈父。從此亂象潛滋。教堂受累更甚。是自召瓜分之禍。墮。祖宗艱難締造之基業也。惟有懇請。皇上速即親政。大行新法。庶可轉危爲安。薄海人心。不勝悚迫。翹企之至。伏乞代奏。皇太后。皇上聖鑒。

廣西紳民陳自任等電文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鈞鑒。具呈廣西合省士民生員陳自任何慶壽等。奏爲懇請。皇太后歸政。以回人心。而奠傾危。呈請代奏事。竊今日中外臣民。皆死心歸。皇上者。自去臘二十四日立嗣之詔既下。於是薄海洶洶。或謂。皇太后廢皇上。立新主。內地小民異議。崩解堪憂。外埠華民尤甚。群以清君側爲名。頃又聞各國調兵船來北京矣。今日中外臣民。皆死心歸。皇上者也。願和園將有變。皇太后與諸臣將不保。臣等不勝隱憂。迫得懇請。皇太后見機歸政。大局幸甚。伏乞代奏。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陳何二君之外。復有舉人程式毅。況仕任生員趙同仁。鍾景錕。何龍。鄧寶箴。王維綱等。共三百八十六人。

美屬保皇會電文云。美洲各屬保。皇會紳商等。謹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鈞鑒。竊商民等。僑居海外。受國厚恩。戴。天王之聖明。懷赤子之孺慕。特立保。皇之會。表其忠愛之

誠。乃頃閱西報。謂 皇上將有遜位之變。於今歲元旦。別立孺嬰。以繼大統。民等遠聞之下。驚疑沸騰。伏思我 皇上君臨天下二十五年。功德在民。絕無過舉。 皇太后仁慈天縱。爲國憂勞。當茲外患交迫之時。何至爲此不祥之舉。西報雖傳是說。識者信其必無。但小民淺慮。惟抱愚忠。一帛傳聞。萬家號哭。倉皇奔告。籲地呼天。咸謂歷朝權奸篡逆。皆先立幼主。遂移山河。民等受 今上皇帝之恩二十餘年。唯知有 今上。不知有他。竊爲魯連蹈海之奇冤。誠不忍見漢獻禪讓之慘變。紳商等隨處曉諭。力爭其誣。無奈萬口沸騰。驚疑難釋。爲此聯名叩稟代達 聖慈。懇請即降懿詔。歸政 聖皇。屏斥權奸。復行新政。庶幾解海外之憂疑。免強隣之藉口。商民等不勝大望。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安南各埠電文云。總署衙門王大臣鈞鑒。具呈安南海防河內南定七埠華商民粵東陳宗器福建鄭國禎共七百八十人呈爲懇請 皇太后歸政願養。以策自強而挽危局。呈請代奏事。竊商民自百年恭聞 皇上下詔定國。是英毅奮發。參行新政。天下臣民。莫不歡聲普道。皆謂我國富強立至。國耻可雪。大快民心。乃不料八月初六日自聞 皇太后訓政。皇上下詔徵醫。中外臣民。百深惶懼。現外間謠言益衆。外人復乘機多方要挾。商民在外目擊情形。更無日不以經營遠東爲急務。此誠我國危急存亡之秋也。商民雖身居異埠。共切憂思。近聞 皇上聖體大安。可以 親裁庶務。商等不揣愚戇。懇請 皇太后宮闈願養。以樂

餘年歸政。皇上立圖自強而挽危局。以慰中外臣民之望。社稷幸甚。天下幸甚。所有商等聯名懇請歸政情形。伏乞代奏。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呈。

暹羅各埠電文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鈞鑒。聞皇上被廢。人心大憤。請切勿舉行以亂天下。暹羅華商各埠代表人陳斗南邱喜吳添發叩稟。

星架波各埠電文云。總理衙門王大臣鈞鑒。皇上聖明。國民共戴。傳出欲行廢弒。大眾駭怒。同心欲起師勤王而誅逆賊。乞請皇太后速行歸政以釋羣疑。伏乞代奏。皇太后聖鑒。海防電文云。總理衙門王大臣鈞鑒。越南海防各埠華商粵東陳宗器趙振邦李炳達福建鄭國禎等奏爲。皇上聖明。國民愛戴。近閱法報謂權臣用事。皇上無罪見廢。大眾公憤。立意起兵勤王。不久有大變事等語。商等在外。無任驚惶。苦求太后速行歸政。以弭民變而保宗社。伏乞代奏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呈。

緬甸擬電總署代奏稿云。中國北京總理各國事務王爺大人鈞前。具呈流寓緬甸合埠華商李潮沛何華經何華本陳文鄭林振宗楊本嬰楊清風莊銀安白聯登邱國瓦李鳴鳳簡潘春葉尙黃福源蘇莊璧洪聰敏蕭聖萬等暨合埠華人四萬七千人。爲懇乞代奏事。商民等久託緬甸。遠離神京。君門萬里。消息茫茫。近閱中西報紙。鼎沸喧傳。謂大皇帝有讓位之舉。商民等不勝驚駭之至。大皇帝在位二十六年。君臣名分已定。今無故去位。何以塞

列邦之口。何以安羣黎之心。且太后春秋已高。正 大皇帝盡孝之日。值茲國家多事之秋。正 大皇帝宵旰勤勞之時。欲使中國昇平。懇祈 大皇帝力疾親政。則二萬里之宗社幸甚。九百兆之華民幸甚。草野不知忌諱。愚懇實出至誠。伏乞 王爺大臣轉奏太后 皇上聖鑒。上海同文滬報云。支那自前歲政變以來。廢立之謠。月凡數至。通國人心皇皇。不知所措。延至去歲。風聲稍平。漸覺安靖。通國之人。咸私相慶幸。以爲可以無事矣。迨去臘二十四日。忽有爲穆宗毅皇帝立嗣之諭。廢立之謠。頓復騰起。光緒帝位。岌岌可慮。誠不啻青天無雲。陡起霹靂。人咸莫測其原因之所自出。抑知其實根於前年。一年餘中。其消息未嘗間斷。固猶一一可徵也。何以言之。前歲八月變後。頑固不逞之臣。播煽於兩宮。廢立之事。即已將成。特以其爲非常之舉。故頗復慎重。不敢驟發。其遲之又久者。非遂置之。亦姑徐徐云耳。而未嘗一日忘也。按中國皇上及旬整萬壽。一切慶典。向例當於前一年正月。即下諭禮部查奏。今年爲光緒帝三旬萬壽。而去歲正月。不聞飭部查奏。非忽略也。而人皆不知措意。剛毅南下。以籌款練兵爲名。人亦皆以籌款練兵目之。練兵一事。始欲屬之蘇元春。今又聞欲屬之陳澤霖。朝廷藉口於防外患。人亦遂以防外患測之。迨重提康梁舊事。懸賞購殺。人皆以爲清議報之所致。傳聞拿辦翁師傅。人皆以爲卽爲康梁之故。調劉峴帥入京。陸見人。又以爲將內用也。迭諭內外各大臣。敵愾同仇。力主戰局。不可存和字於胸中。且有苟迫我以必不可從。

亦惟有出於一職等語。人又以爲爲意大利而發也。由今觀之。不飭慶典者。早已存廢立之心。而謂可必不使有今年也。其遣剛毅南下者。聞實使之暗察各省官與民情之向背也。其惟及江南廣東者。則以峴帥志止。夙稱歸心。光緒帝嘗諫阻廢立之議。而廣東人心素固。南洋各島。又屢有電致總署。懇請代表恭賀萬壽。力請親政也。其欲另派南洋練兵大臣者。欲使收南方大柄。坐鎮長江。與北軍遙爲聲援也。其重提康梁舊事者。蓋以謂事機已迫。特示天下以不忘。而將於此發其端也。其欲拿辦翁者。猶此意也。其主戰之論。所謂迫以必不可從者。陰指此事。蓋恐各國臨時出爲干預。諸多不便。而預以此言明示天下。使早定宗旨。庶有把握也。其調劉者。恐其仍復諫阻。而先奪之權也。練兵大臣雖未定。兵雖未練。顧劉已去位。無復可慮也。至於廣東卽用李傅相以鎮撫之。故於劉則促其卸任。而李旣奉命。卽日就道。急急蒞粵。若預有所聞。刻不容緩者。迨劉旣卸任。李旣蒞粵。去臘二十四以後。遂下此種種諭旨。爲非常之舉動。其首尾一綫。其可見也。特以前諭旨稱病立嗣。命百官遞如意。穿吉服。命光緒帝於寧壽宮行禮。而別命新立之大阿哥。率百官於皇極殿內外行禮。已若必退光緒帝。而大阿哥且有後命者然。故外間傳聞。有謂已定今年改元爲寶慶者。乃至二十九日。又忽下爲光緒帝查壽辰典禮之懿旨。翌日復下無庸舉行一切典禮之上諭。而惟諭舉恩科。令百官穿吉服一月。而不准奏請祝嘏。元旦日又大賞王公大臣及宗室諸人壽辰慶

典。前雖有無庸舉行之論。而實不啻其舉行焉。顧此忽厚忽薄。忽起忽止。人咸疑其數日之間。何不類如是。不知實因二十四以後。前數道諭旨既迭下。各省官吏紳民。忠憤勃發。紛紛電阻。西太后見之。不能無慮。而因以幡然省悟。收回成命。與光緒帝復爲母子如初。而特以查辦萬壽之旨。使天下之人。知皇上尙在。而因以安忠憤之心也。而各省臣民之毅然出此。而不復顧慮者。則以光緒帝卽位以來。從無失德。前年政變以後。尤爲人心所歸。故一聞種種諭旨。其忠憤卽不可遏。可知變法維新。乃天下之公理。有國家之任者。其急圖之哉。

上海蘇報云。前略。天下之繼論。統不論嗣。論嗣者。乃一時哀痛。先皇帝之意也。果其有嗣而賢。則論世繼立。爲分位所定。若其無嗣。則惟有選宗室親賢。人承大統。古有兄終而弟及者。有弟終而兄繼者。有姪終而叔繼者。旣繼其統。則世序相及。與父子無異。今上旣嗣立。斷無更有爲。毅皇帝立嗣之理。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非毅皇帝一人之天下也。天下而毅皇帝所可私也。則當爲立嗣。不能絕其緒。天下而爲祖宗之公器也。則今上旣立。卽由今上繼。祖宗之天下。不得更以私毅皇帝也。吳柳堂之摺。乃亂天下者也。迹其感恩誓死之心。乃毅皇帝私臣。非大清祖宗天下之大臣也。然則當時何以勉強依迥其議。而無有以此駁斥之者。則以其所言。係俟今上有嗣。始爲毅皇帝嗣也。非謂今上至某某歲無嗣。則當另選宗支入承毅皇帝統。而今上當退讓也。當時

之臣。皆於 毅皇帝之崩有餘哀餘痛。故此說易入。而遂不復爲後日計。然一言之失。已足爲國家致亂之原。吳柳堂但爲 毅皇帝計而不爲天下計。當時大臣亦祇爲毅 皇帝計。而不爲後日足以致亂計。故曰皆失也。

蓋嗣立之事。最爲國家大計。治亂安危之所由。自古以建立不定。致啓爭端。國家喪亂隨之者。何可勝數。社 稷 宗廟者。天下之重器。一爲之主。則天下之臣民瞻之。中外之耳目屬之。縱或不賢。猶不可輕於更置。謂是乃天下根本所繫。一搖動則天下必有藉爲口實以生變者。况其聖明爲萬民所感慕而歸心者也。傳曰奕者舉基不定。不勝其偶。此言侯國之主。猶不可輕動。况 今上爲天下之主。中外之所推重耶。於 毅皇帝賓天與 今上嗣立時。果其當也。則宜審慎於始。諸大臣以死力爭可也。至爭之不得而 今上已以愛見立。則又當爲天下安危計。不宜更有餘議。至爲後日亂本。何則 今上既嗣位。則已爲天下之主也。以天下之主。奈何其位。若暫攝。不使自有其子。即無今日之變。亦伏異日之釁。有識者雖不能料媒孽之端。由此而入。然就事論事。早決吳柳堂之摺。足以亂天下矣。當時諸大臣無深識遠見。附和以成其說。嗟乎。誰爲厲階。至今爲梗。不能不爲之太息痛恨也。今 皇上臨御已二十有六年。天下臣民無不嚮慕。無不愛戴。自戊戌八月政變。無日不翹首北望。期 皇上之復權。讀徵醫之詔。則蹙然以憂。讀遣醫之諭。則皇然以疑。天下方日以我 皇上爲念。而

驟有往歲十二月二十四日建儲諭旨。則天下人心安有不徬徨瞻顧。憂思涕泣。而不可止者乎。夫考祖宗成法。本無預行立嗣之例。今以皇上之病。爲皇上選擇宗親。建立儲子。已爲違背祖宗舊制。况更爲毅皇帝立嗣。此又何說乎。即日光緒五年已有此議。然此言亦爲。皇上有嗣以後而發。非言皇上無子。則必另選爲毅皇帝嗣。以延毅皇帝緒也。且皇上春秋方富。又安知其必無嗣育乎。設有嗣育。將置今日所立者於何地乎。推而言之。毅皇帝既有嗣。則應嗣毅皇帝之統。今上擁虛位以立於羣臣之上。臨御二十六年。爲天下所愛戴。而忽成爲綴旒爲閏位。嗚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然則朝廷大臣竟無一言爭之者何也。曰。今日內外諸臣。其不附此議者。已不可多見矣。朝廷方欲藉以安戢天下。曰。吾不過爲毅皇帝立嗣。以藉符舊議。於皇上無預也。則彼亦曰。此舉乃爲毅皇帝立嗣。以符舊議。於今上無預也。可以保我祿位。全我妻子。則皆可晏然聽之。於皇上安危。曷嘗繫之於心哉。此吾所以追咎吳柳堂而不能不訴爲亂首也。

上海中外日報云。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即我皇太后訓政一年。歲次己亥。欽奉硃諭云。奉皇太后懿旨。以多羅端郡生載漪之子溥儀承繼爲穆宗毅皇帝之子云云。恭讀之下。不勝驚訝。於是本館執筆人從而伸其末議。以爲天下告曰。嗚呼。此古今未有之變局。而亦天下之奇聞也。去年八月之時。皇上聖躬違和。恭請皇太后訓政。誅逐黨

人。力反新政。其時中外諸志士。以及報章。皆罔不仰測。變局。聽其論說。本館。据有聞必錄之例。亦時時采摭異聞。抒爲論說。託小雅忠愛之誠。以冀在朝之忠碩。處野之志士。聞之預防。而借以垂戒。方冀。皇上聖躬日愈。大權有屬。謂舉內憂外侮。一旦而悉弭其隙也。祖制之昭垂。新法之采施。一旦而各臻其當也。乃寢尋一年。不特。乾體之衛養。未卜其康。而至今日者。驟有立嗣之舉。在。皇上出此。一若有厭棄天下之心。爲出於實逼處此。萬難安居者然。在。皇太后出此。一若有非常之舉。爲借立嗣一舉。徐圖大事者然。嗚呼。吾不知。皇太后。皇上將何以安天下。臣民之心耶。將何以明。宮闈無猜之旨耶。將何以表訓政一舉。爲非出於威逼之事耶。將何以自解於黨人外侮之藉口耶。即曰宮廷事秘。經權事大。非草野下士所能深知其隱。而曲通其故也。雖然報章所傳。朝野之人心。中外之觀聽。均於是寄。今者遇此奇變。中外駭心怵目。雖在布衣之士。亦不得不伸正義。以爲天下告矣。謹標舉大略。以伸其議。一曰立嗣一舉。爲背。祖訓也。敬維。聖祖鑒列代嫡庶紛爭之禍。又值理親王發病。各阿哥有妄覲非分之事。因特定家法。不立嫡長。祇用密記之法。由。御筆書定。應立者之名。秘藏於。正大光明殿匾額之中。大行事起。由受顧命之王大臣。公同啓封。隨。大行哀詔。頒布。定立嗣位之名目。是以此後。歷代祖宗。均奉爲定法。故。宮闈之中。從無以爭儲喋血之事。昭布於天下者。蓋皆我。聖祖貽謀之善。有以致此也。今我

皇上。聖躬即小有弗豫。然已請 皇太后訓政。大政之操。責有攸屬。願養之安。久將自效。我
 皇上既承 祖宗付託之重。爲天下臣民所愛戴。正宜悉心願養。以期龍體日康。得以宏
 濟時艱。下慰兆庶。何得遽託倦勤之名。不顧 祖宗之制。而遽以立嗣有人。昭布天下也。是
 此詔果出於 皇上。則爲輕視 祖法。而將來之爭端。即伏於此。欲以求安。而適啓變亂。欲
 以上慰 皇太后之憂勤。下對億兆之懸望。而適足以貽 慈闈願復之累。而失薄海忠愛
 之心。我 皇上果何樂而爲此也。伏讀 上諭。有仰承 慈訓。深爲忻感云云。是則立嗣一
 舉。若呂之傾漢。武之代唐。晉賈之覆祚。魏胡后之擅政。我 高祖純皇帝御批。固已筆伐口
 誅。明示大義。即下至後漢馬后之辭封爵。唐長孫后之却議政。宋楊太后之擲武后臨朝圖。
 皆防及於微。深誅其隱。陳古鑒今。於宮闈正本以化天下之計。至周且詳。所以貽謀於後嗣。
 亦至美且懿也。我 皇太后天縱聖哲。三次聽政。博通古今之蹟。深達中外之情。豈有不深
 知我 高宗垂誠之訓者。 穆宗已子也。 文宗賓天。僉壬肇禍。其時內憂外患。交闕不已。
 出而 聽政。固萬不得已之事也。所謂反經合權者。庶幾近之。有識之士。固不應妄議其非
 也。至 穆宗崩逝。即應爲之立嗣。以正統系。方不失爲天下之仁。乃不此之圖。而於我 皇
 上入承大統二十四年之後。忽操異議。出而攬政。攬政不已。又逆天下臣民之望。而爲 穆
 宗重立嗣子。使天下臣民。均起疑議。策之不善。孰過於此。是皆不顧 祖訓。輕更成法之爲

害。故立嗣一事。皇上出此。無以全。太后。太后出此。無以處。皇上。無以對。祖宗。無以謝天下。皆以背。祖制一事爲之斷也。一日立嗣一事。足以召內憂外侮也。中國去秋後。黨人有流言。外國華民有電奏。外人有要挾。而天下士民。尙不齟齬爲妄動者。皇上雖病。然未有明驗證佐。故無所藉口耳。今者立嗣之。論一出。則是黨人保皇一會。師出有名矣。華民歸政之請。自詡先見矣。此猶地遠勢弱。衆散援絕。不足爲慮也。吾所最慮者。內地伏莽之借詞勤王。與夫外人之藉口無主者。不苦於無隙可乘。今有立嗣一舉。明明示以內有宮廷之變故。外有使天下自相殘殺之機。叛黨四起。無以制其命也。外人助攻。有以假之口也。即使兩宮情意相孚。而意出一轍。而飛言之鑠。猶不足以銷之。瓜分之逼。又將何以阻之。此則皇太后自召之而已。嗚呼。雖有國士。亦如之何哉。立嗣一詔。乃爲中國土崩之起點。尤明明可見者也。一日立嗣一舉。失天下忠愛之心。益善鄰仇攻之具。爲國土瓦裂種人歿絕之兆也。去年我。皇上力行新政。海內騰歡。至今雖未親大政。而天下明大義之士民。咸寢息吐握而望太平。今者一出立嗣之。詔。則天下之人。咸知。天寶他屬。後變方長。雖有抱髻之心。苦乏回天之力。宮廷之中。祇以母子不和。不顧天下之安危。則天下之人。又何苦以身家性命。供天下之犧牲耶。夫國以民爲體者也。而民以君爲天者也。天傾則民何以安。驅而之英之美之俄之意之日。而別戴一天已耳。民旣解體。則國體無人爲之支柱。瓜剖豆分。

亞洲大陸之上。橫布罽畫。歐美日各行其權已耳。失民心。失天下。此爲國體瓦解之有兆也。至善鄰之有助於中國者。莫若英日二國。英之與俄協商也。祇主重關洞關。日之保全支那也。祇代練兵教育。推原其意。以爲皇上尙在。故不敢明奪行政之權。而代之割也。今立嗣之詔一出。英日必以中國爲不知自立。夫天下之取怨甚重。莫甚於愛我助我之有人。而固拒其策。以自絕於善。吾知此詔一出。英日二國。必將袖手旁觀。轉而自圖其利。而俄德法張牙欲噬者。乘以角逐席捲矣。夫人種競存。強者常勝。我中國漢人。從此見奴畜於外人。永無平等圖存之一日。此因立嗣一舉。而即殄滅漢種之兆也。此固可爲之決策者也。要而言之。立嗣一事。久已蓄念於平日。祇及此而發耳。皇上之詔。夫豈得已哉。上迫於母后。下挾於權奸。雖欲不從。亦豈能耶。惟諭中明有仰承懿旨一語。明眼人即知此舉全出於太后。然則太后此舉。其不顧祖訓耶。不畏內患耶。不慮外侮耶。不念國體之聯。漢種之鋤耶。噫。是非太后之所知也。日暮途遠。不爲久常之計。爲太后其亦有不得已之苦衷哉。

橫濱清議報云。嗚呼。逆后賊臣之計畫。竟如此其狠毒耶。嗚呼。逆后賊臣之手段。竟如此其拙劣耶。彼輩與我四萬萬人何怨何仇。而取其所愛戴之聖主。幽之廢之。必致之於死地。而後已。彼輩與中國何冤何孽。懼其維新自強之機。尙有一線之萌蘖。而芟之鋤之。必使之

無復遺苗而後爲快。彼輩與外國何德何恩。慮其瓜分之遲遲也。而三揖三讓。延之導之。必使盡吾所有以畀之。而後始安。豺狼梟獍。抑何肺腸。后土皇天。是孰可忍。嗚呼。讀十二月二十四日僞上諭。而不髮豎背裂者。豈得復爲人哉。豈得復爲人哉。

當穆宗即同治崩而無子。於例當爲穆宗立後。此人人所同知也。西后舍是而立我皇

上也。非有愛於皇上也。懼穆宗有子。則毅后即同治得權而已。將爲退院之僧也。於是

敢枉國法。犯輿論。而復立皇上爲文宗即咸豐後。夫文宗則既有子矣。何更以立後爲。

彼其居心之險惡。固已路人皆見。御史吳可讀死諫一疏。固已抉彼狗彘之心肝。而逆料其

後來之鬼蜮。未始有極矣。禮經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兄爲弟後者。且有之矣。況於弟爲兄後

乎。皇上既嗣穆宗繼大統。則爲穆宗後固宜也。皇上既不爲穆宗後。則是穆

宗爲閏位。以十三年之同治而變爲閏位。不可也。西后自知理屈詞窮。於是云俟皇上生

有皇子。則以之後穆宗。以是爲穆宗計。則得矣。然皇上不又成閏位乎。以二十餘年

之光緒而變爲閏位。又何說乎。是則西后所以強縫掩飾者。終無一而可耳。昔時恐毅后之

分其權也。乃爲文宗立後。爲文宗立後。則毅后既非皇后。又非皇太后。無所位置。於是

毅后不得不死。今者怒皇上之行其權也。乃又爲穆宗立後。爲穆宗立後。則皇上

既非皇帝。又非太上皇。無所位置。於是皇上不得不死。龍漉帝后。燕啄王孫。國家將亡。必

有妖孽。生此妖孽。以亡中國。以絕滿洲。嗚呼。讀十二月廿四日僞上諭。而不髮豎背裂者。豈得復爲人哉。豈得復爲人哉。

彼逆后賊臣。固日謂祖宗之法不可變者也。抑豈不聞本朝祖宗之法。不許立太子乎。儲貳金鑑一書。固愛親覺羅氏之傳家寶也。國初大小臣工。以請立儲而獲譴者。不可勝數。逆后賊臣。豈其忘之。而今之所謂大阿哥溥儀。從何而來。皇上於祖宗之法也。其利於民者則守之。其損於民者則變之。西后於祖宗之法也。其便於己者則守之。其礙於己者則變之。吾於是不能不嘆其用心之悍而操術之狡矣。雖然。西后之變法。又豈止此一事而已。祖宗之法。不許母后臨朝。而西后乃三次垂簾。寢行篡弑。祖宗之法。不許外戚柄國。而西后乃縱榮祿身兼將相。權傾舉朝。祖宗之法。不許奄宦預政。而西后乃囑李聯英。亂宮闈。賣官鬻爵。祖宗之法。不許擾民聚斂。而西后乃興頤和園。剝盡脂膏。供己歡娛。是天下勇於變法者。莫西后若也。彼以變法之故。而自戕其身。自覆其家。自絕其族。自作自受。曾何足憐。而獨恨我二十一省膏腴之壤。四百餘兆衣冠之倫。何罪何辜。而一併斷送於其手也。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毋毀我室。嗚呼。讀十二月廿四日僞上諭。而不髮豎背裂者。豈得復爲人哉。豈得復爲人哉。

此僞上諭名爲立儲。而其實不止立儲。雖五尺童子皆能知之。無待余言也。試問懸賞以購

刺新黨何爲乎。試問奪劉坤一之疆職何爲乎。試問使李鴻章出守廣東何爲乎。試問榮祿握全國之兵權何爲乎。試問召俄法兩國兵入京師何爲乎。試問集親王貝勒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尙書會議何爲乎。彼豈不以爲維新領袖者。皇上也。帝黨所憑藉者皇上也。天下人所愛戴者。皇上也。皇上一日生存。則天下之望一日不絕。天下之望一日不絕。則逆后賊臣之位一日不安。而新政之根株終不能盡拔。中國之生機終不能盡鋤。故處心積慮。籌畫經年。必致。皇上於死地。使天下忠義之士。灰心短氣。而無復繫戀。夫然後高枕而無後患。是猶小說所載欲奪人之妻而先毒殺其夫者。其用心如出一轍。嗚呼。讀十二月廿四日偽上諭而不髮豎臂裂者。豈得復爲人哉。豈得復爲人哉。彼逆后賊臣計畫之狠毒。至於是而極矣。然吾謂其手段之拙劣者。亦即在於是。彼輩豈不以爲通國兵權。皆在我掌握。通國官吏。皆爲我羽翼。可以爲所欲爲。橫行無事矣。而豈意有海外義民百數十電之力爭。而豈意有上海紳商三千餘人之死諫。而豈意有大江以南數省豪傑磨拳擦掌號呼奔走乘機而討賊。彼苟非如是。尙不足以激天下之憤怒。彼苟非如是。尙不足以驚破冥頑者之夢。彼苟非如是。尙不足以促各省豪傑。使之大團結。彼苟非如是。尙不足以使中立之人皆歸於帝黨。彼苟非如是。尙不足以表暴其野蠻醜態於萬國。彼苟非如是。尙不足以顯其窮凶極惡。令人忍之無可忍。恕之無可恕。他日非碎屍萬段而不

暨普天率土之人心。彼之所藉以自保者。而豈知即爲自戕之快刀。彼之所欲以制人者。而豈知即爲助人之利器。吾於是不得不憐其愚蠢笨拙。至於如是其極也。

今者篡弑之事。雖暫中止。光緒紀元。雖未遽變。不知彼逆后賊臣。果有所畏有所悟。而不敢行兇耶。抑有所待有所謀。以爲他日之地步也。記不云乎。怨毒之於人甚矣。又曰。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今者皇上之命。懸於逆賊之手。萬一有變。則我四萬萬同胞。當思皇上之及於難。皆因欲救我輩而來。雖流盡我東南十數省之血。以拚彼逆后賊臣之命。亦決不辭。吾知朱虛敬業。必不絕於天壤也。雖然。若皇上遇變之後。而始問罪。則雖三家礮。蚩尤。千刀。刺王莽。豈足以償普天冤憤於萬一。今及其有所待有所謀也。而萬衆一心。萬口一聲。萬軀一力。以戴我聖主。護我慈母。彼逆后賊臣。或亦有所警省。而棄其狠毒之計畫。改其拙劣之手段。俾吾四萬萬人。復見天日。而吾四萬萬人。亦可有所恕諒。以待彼輩。則甯非彼此之福歟。得百愚公。何山不移。得千精衛。何海不填。嗚呼。是在我同胞矣。

日本時事新報云。去年八月以來。西后用守舊黨人物。破壞一切新政。一意欲剷滅維新黨。昔吾人曾豫言廢立皇帝之事。彼時西后及當路之各大臣等。皆思此事若爲之過激。必生中外物議。故忍而不發。以至今日。然終恐皇上在位。若有變故。或能復辟。則於西后之身上。固有不便。而守舊黨人亦不能全其身家。不如趁西后攝政之時。除去皇上。絕異日之

禍根。以永保其身家。乃爲得計。於是守舊黨人。背其祖訓。冊立太子。而皇帝之殊諭云。再三懇求。始蒙俯允。得立多羅郡王載漪之子溥儀爲穆宗毅皇帝之子。乃謹遵慈訓。以載漪之子溥儀爲皇子。以綿統緒云云。乃皇子溥儀被立。祇以嗣同治帝而非嗣光緒帝也。今表列其統系如左。

道光帝

- 六恭親王
- 四咸豐帝子同治無子
- 二女
- 長子天歿
- 三女
- 五醇親王子端王孫溥儀
- 七醇親王子光緒

依此統系觀之。同治帝駕崩之時。嗣其統者本應醇親王之子。而乃立醇親王之子者。蓋以醇親王之福晉爲西后同胞之妹故也。乃此時又因另有私見。復欲改圖。聲言光緒帝聖躬多恙。其實光緒盡心圖治。不遺餘力。稱其有病者。實係僞託之詞也。此次之事。畢竟爲中國宮廷之一私事。行冊立皇太子之盛典。然政變所及。或不止此。有謂將即以清歷元旦廢

光緒帝。而令皇太子卽位者。抑此次事變之主謀。卽榮祿崇綺徐桐慶王剛毅數人。皆有權力者。故北京求有力能抗此次之事變者。殆無有矣。又北京政府使劉坤一張之洞北上。蓋欲商量此事也。然北京政府預料彼等之必不進京。而今果然。彼等皆託詞不去。蓋劉張二人負天下之望。必不能贊成如此之事。然亦不能力抗之。故辭不北上。聞劉坤一前嘗派人至張之洞處。請其協助諫阻廢立之事。而張答之云。宮廷之事。非臣下所能容喙云云。卻之。於是中國南部張之洞之名聲頓衰。又李鴻章當赴粵之先。已知必有此次之事。而不敢阻抗之。乃於嚴寒之時。急急南行。求置身事外。特南部素稱之三大人物皆如此。宮廷隱謀。當更進一步。無可疑者。然內地之反亂。或終不能起。至于各國意見。如僅爲立嗣。亦不便出而爲謀。惟若眞廢既賢且明。力圖維新之光緒帝。而立一不通事物十二三歲之少年爲皇帝。守舊頑固黨人。獨專政權。各國處此。仍終不能默然矣。

又云。據北京及上海各電報所言。中國政府謀畫廢立之事。籌備一切。日不暇給。若有必行之勢。在廷諸臣。亦未聞有因立嗣之事而諫沮者。中國氣節之衰。至今日而掃地盡矣。至疆臣中。世人所注意者。首推劉坤一與張之洞。劉於建儲之詔未宣之前數旬。已受命北上而出南京矣。然雖有忠君之意。而勢位已失。權柄已去。無能爲也。張之洞於前年政變之時。首鼠兩端。已爲改革派諸人所不滿意。近復聞其與西后聯爲一氣。而贊助其廢立之事。夫中

國文教之士。以長江一帶爲最盛。而今已無可恃。惟兩廣之地。其民頗有氣。且苦舊制之不善。而自李鴻章接任粵督以來。專以盡力鎮撫人心爲務。故今日中國皇帝之廢立。可決其並非難事。而廢立之後。定可決中國人之必無變動。或謂廢立之謀。早定於前年政變之時。不過遷延至今日而始行耳。先命剛毅巡視長江兩粵。復調劉坤一北上。而使李鴻章鎮撫兩粵。皆爲今日廢立地步也。就中國今日之情形而觀。外國之壓逼。日甚一日。茫茫前路。不堪設想。而其當局大臣。恬熙晏安。如燕雀處堂。不顧大厦之將危。竭其畢生精力。祇求一身之安全。一家之安享耳。其於國家之安危。固如秦之視越。漠然無動於心。或且經營贊助。以廢此有名無實之皇帝。以求媚於西后。若果如其所願。雖於其身家有益。而招外國之壓逼。削己之國勢。蹙己之境土。其效可立見矣。觀今日之變。其末路不已近乎。

日本報載大隈伯論此次之北京事變云。今日之清朝。不必有所廢立。蓋先年八月以來。皇上只擁虛器。政權一在西太后。而榮祿剛毅及他百官。皆西太后之腹心。滿洲人全盛之時也。而今突有此變端。是解釋所苦。或因漢人而爲此政策乎。雖然不但此也。徵之前史。廢帝往往不能免弑逆之慘。恐今亦不能不陷此厄運。而中國以孝之一字。爲百行之本。故此次之事。出自西太后主持。中國人亦或不致驚恐。若竟遭斯難。四百餘州。豈無起問罪之師者乎。中國南方民氣。勃勃欲動。若起勤王之師。恐直薄北京政府也。事苟如此。政府必求外

國援助。若求外國援助。外國乘時而來。應爲干涉之進步。而南方之勤王軍。亦具狀求外人援助。然則彼此交爭。非中國之內亂。實世界擾攘之因也。

日本某報云。一國之君主。中外所共認者也。雖年齡幼弱。猶在攝政之下。又年長而非有成人之識力。其疾病及其死亡。必足以影響內政外治。而中外亦以大事目之。此自然之理也。至于立憲國。其大政獨決于君主及大臣之手。以是主權者之更迭。雖不如獨裁國之重大。而其聲聞亦足震動中。外國與國交際親密。不特自今而若是也。況以獨裁專制而立國如清國耶。雖其疾病已動內外之耳目。乃其死亡僅以一貴族之大故看過之。可怪矣哉。前日上海電稱。清帝之崩殞。昨日已揭載於新聞。對之頗無大感動。不過欲以外儀上二三言表弔意。甚闕禮矣。

案光緒帝今年三十歲。于同治帝崩後即位。光緒十五年始行親政。雖然。西太后當垂簾攬權。帝惟擁親政之虛名。至于二十四年。始親裁大政。忽遭西太后及諸元老之反對。北京政變以後。所有之權。一一被奪。光緒帝非幼弱之君主也。自前歲之事視之。英明不羈。非等于碌碌無知也。而其起居在幽囚之中。疾病在不明不白之間。中外人殆心其有皇帝夫君主獨裁之國。尙如此。其朝廷之狀態。不須多言而可知矣。不豫之報。屢屢傳播中外。而其病症無人能詳之。可推定其疾病均出宦官宮女之捏造也。知北京之內情者。莫不曰帝之左

右。常繞不測之禍氣。其飲食衣服。亦可危云。如斯等怪報。常傳入耳中。中外人亦習聞之。不復訝然。以爲清主之更迭。無重大關係。謂其結末也。必西太后別擁幼主以垂簾而已。今日之飛報。蓋前日之所逆覩矣。

雖然。其有無影響。聞鄰邦君主之崩殞。吾人以辭弔其不幸可也。特其崩也。突如其來。且無人能知其顛末。以鄰邦之情誼。不憫其朝廷之亡狀可也。夫君主病篤。通之國內。告之海外。天下之常例也。獨清國皇帝。近年未傳其不豫。今俄報崩逝。其根原亦無從揣摩。雖然。吾人復何言哉。但東亞細亞之舊大國。有四億之臣民者。見其朝廷爲鬼狐之窟。天理墜地。竟無一人起而倡大義于天下者。吾人豫想支那之將來。必無一可恃矣。夫張之洞李鴻章劉坤一諸老。我國官民猶視爲支那之政治家。乃傍視。皇上之廢立。祇顧一身之私安。背天下之公義。窺破不值半文。若夫盤旋南支那之處士輩。雖見朝廷之亡狀。亦無所舉動。而徒記憂世愛國之論於紙上。以自得。豈不羞歟。支那之前途。吾人真失望也。

清帝之崩殞。上海復電。尙無實據。然廢立之舉。則必無可疑也。既聆廢立公報之後。上海電報更就廢立後之形勢論之曰。皇帝廢立之結局。北京大爲動搖。軍機大臣榮祿免職。法兵入北京。支那之愛國者。思外國之干涉。殊望日本之助力。廢立之原由。均俄法二國之策畧。以徐桐崇漪爲新帝之師傅。剛毅爲此事之首謀。諸說。又支那之愛國者。對內廷之舉動。頗

激昂非議之。發電四方。移檄各省。連署者殆三千餘人云。今回北京之變動。其由來非一朝一夕。不足爲異。而頗出于急激者。則未能闡明其究竟也。剛毅受俄法之嗾。恃其勢以主謀廢立。夫利支那之有事。得以爲進步之由。籠絡滿朝官僚。而挫改革派。此俄國之志也。雖然。飛檄出大言。亦支那之癖也。豈果能措諸實行哉。然因是變足以增改革派一層之熱心義膽。而於北京不免益外人干涉之虞矣。總之清朝之命脈。必不能少延耳。

猛省錄第三

樺喝生編

中國今日如以一瘠牛處羣狼之間。四鄰耿耿。磨牙吮血。人之所以謀我者。其疾如風。其集如叢。無國不爾。無日無之。而我國人猶偃然高臥。若爲無聞見也者。是則可哭也。因刺取外報所記各國經營中國之事。次第記之。名之曰猛省錄云。我同胞幸一垂聽乎。暮鼓晨鐘。發人深省矣。編者識。

俄國義勇艦隊○俄國本有義勇艦隊。乃民間義士創設。尋常則助商務。有事則助戰備者。此種船舶向來除代政府輸送軍器外。未嘗到旅順口。今則此艦隊委員議定以旅順口爲常用碇泊所云。俄政府頃已議定。每年以一萬八千羅卜之金贊助其經費。使之常來往於東方海岸云。

遼東煤礦○營口旗昌洋行。曾於三年前在遼陽之東六十五里地方。名曰碾洞溝者。開一煤礦。其地乃從中國人王某借來者。其公司名曰復昌義。去年冬又借煤礦五處開採。近日俄國鐵路監工卡爾蒙移文奉天將軍。不許以上諸礦主開採云。旗昌洋行急求英國領事之保護。現事尙未結。

法國滇越鐵路○法國所已得於中國之鐵路凡三線。其一由安南東京經江河平原達雲南。凡長二百英里。其二由諒山達南甯。凡長百英里。其三由北海至南甯。凡長一百二十英

里。而此等鐵路。實則收支不能相償。此人所共知也。然法人經營中國之心甚切。但求擴張已國之勢力。故其營業上之有利與否。不暇深顧。現時因開辦第一綫之路。募民債於本國云。

俄人設學於北京。○俄國舊設學校於海參崴。冀以俄文教中國人。聞近日更擬設一大學於北京。日下雖未提議。然舉國之有力政家均贊其說云。

俄妒日交。○西八月九日路透電報云。俄國駐劄北京公使德儀盧士。送公文一封到總理衙門。謂中國與日本結同盟之約。於俄國大不便。若不廢止之。他日東方恐不免多事云云。

西八月十日十一日時事新報云。劉學詢慶寬兩人東渡。其意專在設立日清銀行。既已屢登本報。兩人行踪絕秘。不明不自。為我邦人冷眼所視。亦已人人共知。劉氏等屢屢出

其所携西后密信以示人。謂係持有國書者。以自明其使命之重大。究之其果為真正國書與否。仍屬不甚分明。彼之自銜。徒供識者之一噓耳。天津上海各處之西字報。曾屢載

其帶西后之密旨而來。因此造成此日清同盟之風說。本報時事新報自謂曾兩三次譯載之。實欲供一時之笑柄耳。而据昨日路透電。俄人聞此風說。乃為真正之抗議。豈不可笑之正乎。

譯者曰。俄人誤聽新聞紙之謠言。視劉慶二人未免太高矣。中國雖乏才。苟欲與日本訂同盟之密約。亦何至命及一賂徒一僕隸哉。慶寬故辭。雖然。此事之有無。姑勿論。然國與

國之交際。如人與人之交際。我欲與某人親交。固非他人所能干預也。今俄人乃悍然敢爲此種之抗議。其視我中國何如哉。嗚呼。殆不僅半主之國而已矣。抑又猶有說者。日本號稱東方獨立之國。聞此議也。其獨能默然而息矣乎。

意復要求○西八月九日北京來電云。意大利新公使於兩三日前。皆有電報歸本國。每電皆長千字以外。大率爲中國之事。頃該公使已復向總理衙門有所要求云。其所要何事。雖未確知。大約將三門灣開作通商口岸。並索數處鐵路礦務權云。同日電報云。日本公使矢野氏。向于中國政府進忠告之言。認當略許意國之要求。以全彼國體面。則兩國交涉之間。可以無事。

譯者曰。意大利前者要索三門灣。一遇抗拒。即便收回成命。爾後遂易公使。易政府乃新公使之來華。既已經月。亦復杳無音信。外人竊竊疑之。以爲意國自揣力薄。全作罷論矣。然細考其國內情。彼舊政府之倒者。以調度此事失機也。舊公使之退者。以辦理此事不如法也。今既易新政府新公使。必不能默爾而息明矣。今彼新派來大兵艦二艘。其一名卡羅亞啤德。噸數六千五百噸。速力二十節。拖六吋之快砲十三門。小砲二十八門。其一名維士歪。噸數三千四百二十七噸。速力十七節。拖大砲八門。小砲十四門。兩船船員合共八百一十一人。今已游歷于中國海。加入原有意大利艦隊之中。已足威嚇無海軍之中國。

而有餘矣。不知中國之外交家何以待之。

俄兵頻集○俄國自數年前即已陸續派兵來于東方。曾無間斷。自昨年以來。其數益加。人所共知也。聞近時由該國義勇艦隊之鐵甲船名埃卡的里那士者。載兵一千。與其妻子共來于旅順口。又鋼甲船名摩士喀及維羅訥治者。各裝兵二千。亦已從窩秩沙港口云。此等之兵。俄人號稱爲移住民。以掩世人之耳目。其實則皆經百練之哥薩克兵也。俄國運兵於東方。極秘密。不令人知其真數。又其運兵之法。由海由陸。種種不同。故不能詳定其兵力之幾何。雖然。以大畧計之。今年東渡之俄兵。在于旅順及海參崴者。總不下四五萬也。

德人經營東方海軍○德國近日用意欲增其海軍于東方。前者所派來之舊艦小舶。皆遣回本國。而代以新造有力之大艦。其大巡洋艦名白兒打者。既抵東方。名趁沙者。今正首途來東云。

露食我粵○我粵之廣州灣。既爲法人之所據。聞近者法人又欲占據碭州石門等港灣。且將其地附近之砲臺。亦據爲己有。已向兩廣總督譚鍾麟要求之。譚督既已請示辦法于北京政府矣。查碭州石門。皆廣州灣對岸之島嶼。頗占形勝。爲擁衛廣灣之門戶。而其附近有赤砌海頭麻斜津前北港南港淡水等砲臺。今者法人欲于數砲臺中。占其一二。又欲在三門黃陂兩處。新設礮臺云。又聞法國現將廣州附近之砲臺二座毀壞。未知確否。

東三省鐵路近況○滿洲之境。名爲中土。實則俄屬。人所共知。今俄人鐵路工事之實情。有游歷彼地者。述其大略。蓋成績甚可觀云。現俄人在阿勒楚喀城之北七十里。混同江之南二十里。地方名哈拉賓者。設一大車站爲自牛莊旅順東來之終點。並爲自俄都西來西伯利線之會點。哈拉賓之地。不過一寂寞寒村。與其附近一村。名曰房燒鍋者。相距不遠。俄人並收此等一帶村落。爲擁衛車站之新都會。規模既定。命向來居住之中國人民。收其家屋財產。立刻退去此地。而俄人即在此爲永住之計。現在房燒鍋及哈拉賓之俄人。共計一萬以上。新建房屋。四十五戶。每戶約長六七十間。日本一間當中國六尺餘又設學校以教俄人之子弟。建醫院以療俄人之疾病。又於房燒鍋哈拉賓之中途。兩村相距約二十里設別墅以爲游宴之所。其發達之速。真不可思議。自該地起算。已竣工者。南北各約百里。又迤南長春地方。已竣工者。南北各五六十里。又迤南而遼陽。南北各二百里。已築成路底。又迤南而營口之北。百五六十里。至鞍山堡之間。已行瀛車。以運搬土石材料。此東三省鐵道之近況也。又齊齊哈爾下流六十里地方。名胡拉爾吉者。現亦動工。自其地之南北各竣工二百里云。又聞俄人使役中國人從事于工作。常加督促。嚴酷無人理。又常不給工錢。惟給粗食耳。故華工逃亡相踵。俄人頗困云。

譯者曰。以舊時寂寞寒村。一落他人之手。即驟見繁盛。此其故何也。香港上海。在五十年

前。不過一無人島沙礫場耳。而今乃如此。牧民者可以內省矣。房燒鍋之地。彼所欲取者。則任意驅逐我民而居之。他日瓜分後。其慘狀皆如此矣。我同胞曾念之否。傭人治工事而不給薪工。且加嚴督。此亦與賣身爲奴者何異。哀哉我民。其被人作踐。至于如此其極也。

盜爲盜媒。○香港西字報云。廣東近日多盜。南海順德一帶數百里橫行無所忌憚。往往向富家及大商店打單。莫敢誰何。因此人人驚恐。於商務上生出許多險狀。或與西人訂明貿易。而不能如期交銀。西人遂欲借此以爲干涉之計云。又香山某地之盜。曾傷斃一葡萄牙人。現葡人先提出此議。與政府交涉。各國將繼之云。

譯者曰。西人他日所藉口以訓兵入內地。以亾我中國者。其詞有三。曰保護鐵路一也。曰保護教民二也。曰保護商務三也。而三者之所起。必由內地多盜始。小盜者大盜之口實也。今我廣東之盜。白日猖披。大吏置之不聞。其燄日益熾。閉門以揖歐盜。禍在旦夕矣。今特其發端而已。

英人爭滇緬界。○雲南緬甸界務。中國與英國早經議定。頃英國派遣官吏赴雲南聲稱野卡互地方當爲英屬。雲貴總督崧蕃答之。謂其地既無條約。又無附屬地圖。未便決定云云。中國人排塞敷衍之術。照例如是矣。

意國要素續報○西八月二十七日。北京來電云。意大利此次所要素者其條件如左。

一自浙江至鎮江開設鐵路權。

一廣東及甯波兩處開礦權。

一北京大學堂設意國語一科。

一開採西山煤礦並設鐵路。

聞總理衙門今已許意國以浙江甯波地方之開礦權。惟意國尙有不滿之意云。

法國據西江口○西八月中旬中國某西字報云。法人現在西江下流入口處。占據一島。其事確否。未能斷定。容俟續報。

法又要素○北京法公使頻向總署仲說。謂安南廣西交界處。宜設一鐵路。自潼南關達蘭州。總署答以國庫空乏。不能遽造。法人猶要素不已。總署乃請法國借款開辦。法公使大喜。即應諾之。已定以七分利息。借五百萬兩。以供此路之工程云。

俄人經營旅順○俄在旅順口設置砲臺。現時所用工人約四千名。其舊日所有之砲臺。次第修復者。既已竣工。皆改爲俄國式。又增築之砲臺。現正在經營中。計本年可以一律告竣云。

廈門滋事○日本在廈門自關租界。擬在虎頭山地方。惟該地方乃居民墳墓所在。故道台某初與日人商議。欲改他處。日人不允。遂定議。於前月日本領事與地方官同往勘界。乃途次忽有土人持犁挾棍。蜂擁而至。地方官急歸。速調營兵來彈壓。僅餘日本領事及書記官

八
繙譯等數人。土人麕集。木石交下。日領事等飛奔。其書記官松本氏被傷頗重。泅水歸。僅得免。此報達于日本東京。即派兵船入港保護。始見鎮靜。于是廈門之日本商人集議數件事。項。電達政府。其大略謂此事由道臺所指撥。當予懲創云云。而日本之新聞紙亦日日陸續記載詳細情形。各騰論說。有謂宜向中國政府重重要索。以懲其後者。有謂此本細事。不必借腔作勢。傷兩國友誼者。其主持要索之說。則大端謂迫令將該道員嚴加處分。謂宜乘勢擴充鐵路礦務權。謂宜因此令中國各口岸日本租界。皆由日本設置巡捕。而令中國供其費用云云。現時日本政府已有電往北京。矢野公使提出要索事件。大約一黜革道員。二懲治滋事之土民。三賠償被傷者之費云。其詳尙未能周知。容俟續報。

第一端 膠澳租界

第一款 大清國大皇帝欲將中德兩國邦交聯絡。並增武備威勢。允許離膠澳四面潮平。周遍一百里內。係中國里。准德國官兵無論何時過調。惟自主之權。仍全歸中國。如有中國飭令苦法等事。先應與德國商定。如德國須整頓水道等事。中國不得攔阻。該地內

派駐兵營。籌辦兵法。仍歸中國。先與德國會商辦理。

第二款 大德國大皇帝。願本國如他國在中國海岸。有地可修造排備船隻。存棧料物。用件整齊各等之工。因此甚爲合宜。大清國大皇帝已允將膠澳之口。南北兩面。租與德國。先以九十九年爲限。德國於所租之地。應蓋砲臺等事。以保地棧各項。護衛澳口。

第三款 德國所租之地。租期未完。中國不得治理。均歸德國管轄。以免兩國爭端。茲將所租各段之地。開列於後。一膠澳之口北面。所有連旱地之島。其東北以一線自陰島東北角起。至勞山灣爲限。二膠澳之口南面。所有連旱地之島。其西南以一線自離齊伯山島西南偏南之灣西南首起。至笛羅山島爲限。三齊伯山陰島兩處。四膠澳之內全地面。五現在潮平之地。五膠澳之前。防護海面。所用羣島。如笛羅山炸連等嶼。至德國租地。及膠澳周徧一百中國里界址。將來兩國派員查照地情詳細定明。在膠澳中國兵商各船。與德國相交之國各船。德國擬一律優待。因膠澳內海面均歸德國管轄。德國國家無論何時。可以定妥章程。約束他國往來各船。此章程即中國之船。亦應一體照辦。另外決無攔阻之事。

第四款 膠澳外各島及險灘。德國應設立浮樁等號。各國船均應納費。中國船亦應納費。爲修整口岸各工程之用。其餘各費。中國船均無庸納。

第五款 嗣後如德國租期未滿之前。自願將膠澳歸還中國。所有在膠澳費項中。中國應許賠還。另將較此相宜之處。讓與德國。德國向中國所租之地。德國應許永遠不轉租與別國。租地界內華民如能安分。併不犯法。仍可隨意居住。德國自應一體保護。儻德國需用地土。應給地主地價。並中國原有稅卡。設立在德國租地之外。惟所商定一百里地之內。此事德國即擬將納稅之界。及納稅各章程。與中國另外商定。無損於中國之法辦結。

第二段 鐵路礦務等事

第一款 中國國家允准德國在東省蓋造鐵路二道。其一由膠澳經過之濰縣青州博山淄山鄒平等處往濟南及山東界。其二由膠澳往沂州及由此處經過萊蕪縣至濟南府。其由濟南府往山東界之一道。應俟鐵路造至濟南府後。始可開造。以便再與中國自辦幹路相接。此後段鐵路經過之處。應於另立詳細章程內定明。

第二款 蓋造以上各鐵路。設立德商華商公司。或設立一處。或設立數處。德商各自集股。各派妥員領辦。

第三款 一切辦法。兩國迅速另訂合同。中德兩國自行商定。此事惟所立德商華商公司造辦以上鐵路。中國國家理應優待。較諸在中國他處之華洋商務公司。辦理各事。所得利益。不使向隅。查此款專為治理商務起見。並無他意。蓋造以上鐵路。決不占山東地

土。

第四款 於所開各道鐵路附近之處。相距三十里內。如膠濟北路在濰縣博山縣等處。膠沂濟南路在沂州府萊蕪縣等處。允准德商開挖煤斤等項。及須辦工程各事。亦可德商華商合股開採。其礦務章程。亦應另行妥議。德國商人及工程人。中國國家亦應按照修蓋鐵路一節。所云一律優待較諸在中國他處之華洋商務公司辦理各事。所得利益。不使向隅。查此款係專爲治理商務起見。並無他意。

第三端 山東全省辦事之法

在山東省內。如有開辦各項事務。商定向外國招集幫助爲理。中國應許先問該德國商人等願否敢辦。工程售賣料物。如德國不願承辦此項工程及售賣料物。中國可任憑自便另辦。以昭公允。

以上各條由兩國大皇帝批准。中國批准之約。到德國柏林之後。德國批准之約。交給中國駐德國大臣收領。作爲互換之據。此事條應繕四分。華文德文各二分。由兩國大臣押畫蓋印。各執華德文一分以昭信守。

按託名租借而割我沿邊要地。各國皆然。以一二教士之戕殺。而索如許之權利。則德國所獨爲戎首者也。

俄人購地○俄人於大連灣附近各島。如青泥窪。香爐焦沙河等處地址。欲定價購買。價分三等。上等每畝八元。中等六元。下等四元。本地居民皆不願售。而青泥窪奸匪王禿子。從中煽惑。挾勢凌人。先是市肆間有匿名揭帖。謂該處民家地畝。栽種秦椒一樹。應納捐若干。別項種植亦須納捐若干。人心惶惶。各懷疑懼。王禿子乃要挾居民。皆令售賣。居民懼勢。聽其所爲。然均不願領價。王禿子又往沙河口。勒令賣地。而兩島之民。亦均不願。王強帶俄人通事及委員差人等。同至沙河口丈勘地基。居民遂將通事及委員差役搶去四八。未知下落。俄人在彼駐紮之兵聞之。亦將是處之會首掠去五人。現在會首已至旅順口將軍衙門。控告黏貼告白納捐之事。及所定地價太輕。將軍謂並無要民間種植納捐之說。如地價太輕。則均每畝八元亦可。刻聞青泥窪均已領價。惟香爐及沙河口兩處尙未領價。搶去之通事差人。已爲俄人尋出。俄人掠去之會首。則未知放出否。

俄奪東省礦利○現在俄人在遼陽開採各礦。並不知照華官。亦並不問華官准否。

俄人叵計○俄國滿洲鐵路副總辦波司度夫。奉本國政府電。要求中國政府推廣鐵路。其大略曰。滿洲鐵路幹線。及南方支線之於中國。俱屬一大事業。其與北京相爲聯絡。最當務之急也。若無此支線。假令他日商務旺盛。則有功虧一篑之憾也。明矣。北京鐵路之工程。豈可一日忽哉。或云已有由滿洲經山海關而抵天津之鐵路。滿洲與北京足以通氣脈。是不通於

世務之論耳。夫舍捷徑取迂路。不獨貨價不免昂騰。其損失不貲。寔出意想之外。不可不察也。或又云。支線若成。便則便矣。奈得失不償何。是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之論耳。滿洲西部。土地肥沃。物產豐饒。加之人口稠密。想其商務勃興。已在眉睫間。豈有得失不相償之虞哉。頃聞中國政府。既有不許新築鐵路之命。然此議與我毫不干涉。夫我今日所請者。則已經協議妥當。其權既在我國。不得與尋常要挾同視也。

俄焰日張。○俄國以兵戎之慘。倡平和之議。然侵略東亞之意。仍未艾也。其每年山奧禮沙。命艦載往海參威之人員。不下三萬人。以十年計之。即得三十萬人。其他遵陸來者。亦復不少。雲滂波沸。以立侵亞之基址。噫。吾恐俄國不發一矢。不折一弦。即足以蹂躪東亞矣。彼倚俄爲長城者。其曾審此乎。

畫策防俄。○俄人虎視北方。要求無厭。此時中國政府如夢初覺。向倡聯俄之說者。今皆漸漸主議拒俄矣。其消息約有四端。一盛京吉林黑龍江三省。廣徵滿人整軍經武。不遺餘力。一命長順節制吉林練兵事宜。以莊軍容。一武衛新軍。力除弊習。以練勁旅。一於黑龍通肯河新設都統。以資警備。通肯河地接阿勒楚喀。阿勒楚喀者。俄國將創大都府之地也。鐵路已密布數十英里。中國忽於此時特簡都統駐劄。豈偶然哉。

預備俄用。○北京友人來函云。此次北京俄文學堂招考。赴試學生共有二百名之多。考取

者共計八十人。其中四十人即可入院肄業。其餘四十須待將來學堂擴充或有缺額即可補入。可見中國子弟甚願學難諳之俄文。以待將來中國或俄國政府之用。近來英人向中國政府所請之事。往往延遲不能成功。而總理衙門於俄人開設學堂之事。即爲允准。俾中華子弟盡諳俄文。將來可充鐵路繙譯。然而中國所造之鐵路。其經費則由中國所出。安知將來不爲俄人所用。一若俄國未誘中國之前。而中國已預吞其釣餌矣。

外兵入都○聞俄國屯紮旅順之兵。將撥出四萬入都。各國密議。均擬伺便同行。派兵入都。去年八月各國一聞政變。即紛紛調兵入京。近日廢立之謀愈亟。俄人首先擬調重兵入都。各國亦伺便派兵同行。京師爲重禁之地。豈可任作外人戎馬之場。彼真視中國如無物矣。否則奸臣篡弒。倚俄爲重。密通外人以自賊也。噫。

燬拆民居○西報載牛莊疫症。日漸支蔓。每日必染十數人。內有數處與西人住宅相近。其俄人住處。聞土人亦有染疫。後經鐵路。俄人即將華人房屋燬去。華官一無良法查檢。房屋不潔。因而致疫。此固醫理。然華人房屋。俄人遽行燬拆者。雖因華官無良法查檢。然地方無權。將一任俄人燬拆而不敢問矣。

法索南京租界○西報載法人照天津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中法條約載明可索南京開作租界。中法條約。屢經改易。今要素租界。則不據近約而據前約。徒恃勢逼。殆無不可顛倒爲

之矣。

誌無稅口岸○俄政府於官報載明曰。俄人租大連灣。限期內作爲無稅通商口岸。進口貨物一律免稅。其界址由戶部大臣定奪。所有船鈔。及他項捐款。必照現在定章繳納。船隻亦須查驗。其由大連灣進俄境之各貨。則須抽稅。現大連灣改名曰特利呢。夫古之亡人國者。必推兵過境。據其地而有之。今一以租借爲名。入手之後。有無稅則。在其所定。斯真與割取何異。亦可謂亡國新法也已。

英人助意○西報載。北京英欽使赴總署。切實陳言。勸中國即將意人所要各款議定。并云。意人索西山煤礦及蘆溝鐵路。亦應允准。按楊子江兩岸。外人所指爲英國勢力圈者也。三門灣屬其圈內地。乃意人竟欲索之。英人無詞。故外人疑即英所嗾使。今意人復出要索。英使且明白助之。夫前此或非嗾使之歟。今亦見利而思均沾之矣。

膠州近狀○德人自占據膠州之後。一意經營。大興土木。海岸一帶沮洳之處。築爲陸地者十之六七。道路溝渠。亦均開濬。並擬燃點電氣燈。據德人言。德政府以銀一萬萬元撥充一切經費。本年應支出四百八十萬元。駐紮弁兵計共二千五百人。特建西式房屋。爲各武弁棲息之所。歸然高聳。極輪奐之美觀。附近有一小村。村中人約六十家。見德兵之初上岸也。老幼男婦。皆逃避無蹤。邇已陸續歸來。以鬻雜貨爲業。其爲德人作工者。約有一萬三千人。

灣內青島設有碼頭。計長二百五十尺。業已竣工。又有海關查勘貨物。中國官吏司之。但貨物之由佔領地輸出及向佔領地輸入者。俱不抽稅。以故咸頌德人之惠。其他尚有郵信電報局憲兵巡捕衙門。頃又開辦一新報館。皆由德人管理。又有一輪船局。牌號最時洋行。有輪船三艘。各載重六百墩。行駛上海芝罘天津等處。

匪擾膠州○德人自佔山東膠州以來。近有收取民間地租之議。百姓不允。相與爲難。他處又有土匪紛擾。日前德國駐京使臣至總署。稱中國若不派兵勦山東土匪。則將調本國兵輪至山東云云。總署王大臣聞言。即允許派兵往勦。

德人詰問○膠州等處土人與建造鐵路之德國人屢次爲難。德人派兵拒禦。傷斃不止一人。現聞德國公使已向總署詰問此事。并謂中國如不能力爲壓止。則由德國派兵前往。以保護鐵路工程。未曉總署諸公。又將若何措置耳。

勒索起釁○山東登州府友人來函謂建造高密至青島之鐵路。德國人殊覺不適。因該處土人甚固執也。有見識之人。謂滋鬧之事。並非土人欲與德人爲仇。實由鐵路繙譯所致。因繙譯時有勒索民間錢財。繙譯將木頭插在民間之墳地。或價昂之地。告諸民間謂鐵路必由此經過。知欲鐵路不經過此。必須付銀若干。此事究屬確否。現尙未知。然終不能全信通事之言。萬一民間有滋鬧之事。德人可用此等通事作爲先鋒。則能使民間安靜。然而鐵路

不獨爲各國人所喜。即中國有見識者亦喜之也。
德人索地○頃聞德人要索黃河以南之地。直至開封爲止。以爲德人權力之地。未知總署若何作覆耳。

要索鐵路○冷宮致倫敦電云。中國印度法屬總督商請。擬由越南老撾至雲南府建築鐵路一條。即令華人建築一車棧。雲督即電致北京。當法總督回越南時。尙未訂妥云。聞法人尙須請大利益三件。尙未成議。現在雲南有法商公司。爭查此等利益也。城內已開設法舖。高扯法旗。如英人不以雲南爲權力地。則法人必能獲利也。

詳記法踞廣州灣○字林西報云。去年法人索和廣州灣。外人尙未知其詳細情形。其約略能知者。惟法國東京廣東西境及海南至廣州灣各處商船耳。是處在明朝時爲海盜巢穴。地勢甚佳。非特爲海南北境海中之要道。抑且扼守廣州至東京沿海之各隘。其初中國未知險要。迄今方知其爲形勢之地。故竭力設法挽回其事。法人初索本一百里。後由周彭二觀察前往勘界。法人所索甚奢。除原索地界外。擬添索二百里。觀察等拒之。一面密察法人要素之由。復由紀載察知其地實爲險要。如允其推廣。不但將來廣州灣附近不能控制。即廣東全省沿海西面各島。以及廣州地面海南全島。皆在法人掌握矣。否則必當四面設以重兵。或可稍資防禦。此中國政府決意不允法請之故。目下已商議三次。尙無成議。相持不

下。故 朝廷派蘇元春前往查勘耳。蘇與法人素友善。前勘粵省東京界務。尙無固執之請。且蘇現官欽州。此公不遠千里。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時中法戰事。蘇督諒山兵曾獲大捷。現官欽州附近亦有兵二萬人足資鎮攝。故太后畀以重任耳。

意索已允。○意人要索各款。業經總署議定。除承築西山鐵路及開採浙省礦利二條外。其餘各款。業已一律允准矣。

非僑照會○非島獨立已一週年。月前該處有數國領事。於某日得接其統領鴉軍阿度照會。請各國在其屬地通商貿易。該文由土人外務大臣邊嘉理模簽名。係於六月十七日頒發。中有五款。其大意凡船懸掛美國旗號者。不准到非屬口岸。其餘各國商船。均可任意來往。但入口後。須俟軍中武員下船查驗。方能駁卸客貨登岸。所有水手搭客書信。均由船主列單具保投報查船武員。如武員或有詢問。船主亦須直告。不得隱諱。土人由別埠附船至者。須呈驗執照。如無執照。當罰非銀十披梳。或禁留三日。洋人到來。亦須將領事憑條呈驗。並聲明籍隸何國。到此何爲。如不呈報。則扣留解交外務大臣訊明發落。洋人在各埠身家性命。土人政府皆爲之保護。但華人到埠。須待以格外律例。不能與洋人一律。除華人外。凡外洋各國。皆同一體。並無歧視。但與土人差有分別耳。即此以觀。我華人之爲外人所欺侮。亦已甚矣。夫非律賓不過一海島耳。鴉軍阿度不過一匹夫耳。而卒能脫西班牙數百年之

羈絆。拒美國百數萬之雄軍者。以能獨立也。當去年與美國交戰之初。其強弱大小勝負之數。局外皆謂不言可決。而竟有今日者。豈非事在人爲哉。今觀其所照會。華人到埠。須待以格外律例。不與各國視同一體。然則以中國二萬萬里之地。而曾不一非律賓若。以四萬萬之民。而曾不一鴉軍阿度若。夫何待英俄德法諸強國之奴隸魚肉。我國人所至之地。動見驅逐哉。奈何國家既不爲設法。士商又不自立良謀。甘心隱忍。任外人視同牛馬。不齒人類。耶。嗚呼。可勝慨哉。

德人野心○倫敦中國報云。德國在中國所築鐵路。殊爲神速。約下禮拜內。有鐵軌八萬噸。由德州運至天津。又日本人民報云。德政府近來隱隱注力東方軍事。尤垂涎揚子江沿岸一帶權利。故現有新製汽船八艘。吃水均極淺。速力甚大。鋼甲機器。又均極堅利。據云將以爲來往上海重慶之用。

記者曰。日本福本日南之自德而歸也。述歐人剪滅黃種野心。傾注中國。急進直追。幾欲滅此朝食。其禍機危迫。非特中國人不及知。即日本人亦出于意料之外。爰爲支那問題。以演其意。曰。支那問題者。世界之大問題也。歐洲列強。旣作支那處分案。三分支那全土。第一北部。滿洲一帶直省。第二中央。黃河流域子江流域。第三南部。閩江流域西江流域。三部或爲他人訂永借之約。訂暫領之約。訂永不割讓他國之約。權力所及區域之約。其原因如何。則以歐洲工業之

發達。與資本之增加。歐美澳非四洲不能爲尾閭之銷場。則其澎湃充溢之所及。不得不傾瀉於文明半開之支那帝國。而浸其全土。支那全土之分割。乃現在事實。決非將來理論也。然今之數磨牙吮血于東亞大陸之列強。咸注目英俄德法。而俄尤甚。謂其企圖遠大。手段老辣。乘席卷南下之勢。據鹿爭中原之場。最爲可懼。而不知德國者。乃爲支那之第一大患也。德人者。其忍耐力之強。出乎支那人之上。以沙幾懷民族之特性。實行向外擴充工業之國論。其鋒甚銳。不可抵當。故于歐洲與大陸諸國。特續親交。以絕後顧之憂。于海外欲成就殖民政策。工商政策之大事業。熱慮焦心。遂首發難于膠州。蕩然揮足于支那大富源地。其伎倆突飛狼戾。大非俄人之可比。其經營支那。虎視鷹瞵。不可測度。尤當刮目以待之。異日糜爛東亞大局者。其在德乎。我日本有識之士。亟宜奮勵。毋爲噉臍之悔也。云云。按德皇以梟雄之姿。逞虎耽之欲。全用突飛政略。其據膠州灣也。剪支那之腰。以扼南北之通途。其購南洋諸島於西班牙也。躡支那之足。以進奪膏腴之腹地。企畫山東全省。惟日不足。意不在於山東也。以山東爲起點耳。今擬其狡謀所注。大略有二。一踰淮走河南。以達四川。一則渡江而侵畧南方諸省。或出浙江。或出于福建。三沙灣。譬如飢鷹振翅。山東鷹之體也。河南四川。其右翅之所掩覆也。皖蘇浙閩。其左翅之所掩覆也。兩翼並張。如垂天之雲。東亞大陸。黑黑長夜。礦產鐵道。在其主權。工業商利。爲所掌握。

利源既爲吸盡。則性命隨之矣。爲支那之大害。孰過于是。而人祇知英法俄之可慮。而未計及德人。于德人之舉動。無有調查而勦色相戒者。此真噉臍無及者矣。山東雖鄒魯之遺風。人知禮義。不肯屈服于異種。然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爲他人役○捷報云。英人加意招募華兵。現已有三百人。招練三月之華兵。其功效過于招練九月之英人。德藩亨利在威海閱兵。見有兵身長六尺。德藩大喜。即回膠州。派二德兵來威海。學習招募之法。華兵首裹藍綢。衣亦藍色。兩肩紅色。藍褲。其辮纏首。外包以布。氣象十分雄壯。華人操法最佳。且亦心服英官云。

記者曰。華人之技。豈獨爲軍人而已哉。極其聰明強毅之所至。不及百年。足以蹴歐美。而無上之矣。雖然。已不能用其所長。而他人反得而收之。授之利器。驅之以自戕其類。此以其人滅其人。以其國滅其國。亡國亡種之毒。無過于此。地球上最大罪人。獨夫民賊之用。心也。列強之先。惟英國最善此慣技。以雄威駿烈。脅其政府。以仇其國民。復以私恩小惠。誘其國民。以攻其國民。使他國之民。自相殘殺。肉野血川。種族殲盡。已乃坐而取人之全。國矣。猶覬之人家產者。愚其父兄。以離散其子弟。使其子弟自相尋刃。室內喋血。人去財空。而田產遂落他人之手矣。是以英之滅印度也。即用印度之人。滅埃及也。即用埃及之人。英法同盟軍之躡我北京也。華人爲之先驅也。九龍數百里之民。死于彈烟鏃血之慘。

者。華人爲之鄉導也。蓋不如是。印度軀幹修偉之種。埃及文明最古之宗。祇以外力強侵之。不使其內體腐敗。則堅而不能入。衆而不能殲。其元氣強而不弱。雖以大兵壓倒。則愈激而愈張。愈折而愈銳。終不可得而滅。惟用其同種者以自刃之。又以利陷其同種者爲之間諜心腹。糅雜其間。盡得其巢窟。稍有所謀。英兵即犁穴矣。于是乎印埃乃滅。非英人之滅之也。印埃之人自滅其國。自亡其種。而使英人享其成也。嗚呼。天下之大。未有不自我滅其國。自亡其種。而他人能滅之。能亡之者。華人之衆。國且大。尤非容易可得而分。欲其腐敗如摧枯拉朽。殆有非以其人滅其人。以其國滅其國。不能容一足伸一臂之勢。故英人招華兵于威海。德人繼之于膠州灣。法人繼之于廣州灣。俄人繼之於東三省。異日蹂躪四百餘州。殘芟四百兆族者。其禍始于斯乎。其禍始于斯乎。然而華人自今以往。動其愛國之感情。鼓其仁類之天性。憤國仇。念家難。將必有倒戈之一日者。未嘗遽無望也。而謂盡如印度埃及之結果。則未敢信也。

日俄協商○俄國露西亞報。近日俄人有意將在韓餘利。讓與日本人收取。昔時日本之於韓。未能大逞其志者。徒以有我俄人權力範之。今一旦歛手。任日人悉心經營。倘其乘此機會。佔八道。正不必多糜經費。而事即成矣。夫日人既攫韓利。想亦安心。不復垂涎滿洲。蓋俟其經營韓地既定。則我邦西伯利鐵路亦成。而滿洲可全歸掌握。亦焉敢與我爭耶。

記者曰。俄人經營亞東。已匪朝夕矣。而亞東之國。稍能與之角力者。惟日本。不能併滅之。不得不思餌以餘利。以殺其勢。吾料日人未必墮其術中也。雖然。豈可恃哉。嗚呼。英俄協商。前有所聞。日俄協商。今又見告。中國之危。危於朝露。以千年文明神靈所生產之中夏。而不能振其轟轟烈烈之氣。以屹立于地球萬國之上。徒搖尾乞憐。朝而親俄。晝而聯英。夕而依日。卒之俄固虎豹。英亦豺狼。即爲唇齒之日本。我能自立。則扶植。我不能自立。則傾覆。此必然之理也。我國民亦何不奮其獨立之志。爲自救之計。以四萬萬人。顧不能自救。而乃恃他人耶。不能自救。他人亦萬無能救我者。我國民其尙知懼。其尙知恥。其尙知憤。其尙知立。

俄人之言。○日本萬朝報載云。中國駐俄使臣楊某。一日往見俄外務大臣。晤談多時。述及遼東附近鐵路事。外務大臣曰。我國之築路達貴國疆土者。實爲利便交通起見。并無侵掠之意。將來貴國若有邊警。則我國將藉鐵路之便。輸送兵馬軍糧。以助貴國。夫豈有他意哉。楊欽使答曰。敝國亦深感貴國之意。故有派遣學生游學貴國。及設俄語學校之事。外務大臣。并催更立鐵路條約云。

誤拘日人。○奉天附近地。已歸俄人權限之內。如金州一廳。華官之權。僅能施諸城內。城外四圍。均歸俄人管理。名雖華土。實與俄地無異。昨日金州城內有日本遊客四名。游覽既遍。

甫出城。即被俄兵拘獲。指爲奸細。牽至俄署研訊。將欲加罪。旋爲金州廳司馬聞知。即照會俄員。力爲分辨。始得解脫云。

記者曰。俄人日以嚴威峻令。施於遼瀋之間。其橫暴無理之事。已書不勝書。日人爲有力之國民。尙幾不脫虎口。若我民遇之。雖有十百司馬。亦不能代爲解免矣。嗚呼。豈盡盡官之罪哉。亦我國民不能尙義俠。發忠憤。如日本明治之初。芟夷大難。故外侮內奸。敢于苦我民耳。我民尙不知自立哉。

法人要素○自龍州至南寧一路。久允法人興築。今聞法國駐北京公使復頻向總署陳說。謂於越南廣西毗連處。宜敷設一鐵路。自潼南關直達蘭州。總署王大臣答以現時國帑尙少盈餘。雖以興辦。法人猶屢索不休。王大臣等對付不過。即請由法國借款開辦。法公使喜而允諾。已定借五百萬兩。以供此路工程之需。而其利息則以七分算云。

又聞法人於廣州灣既索展租界。今更於海灣入口附近處得二島。亦欲直據之云。

川中教案○捷報云。教士臺維生。於六號在四川潼州府鹽亭縣烏龍鎮地方。售書傳教。土民欲窘之。後至客棧避之。衆躡其後。百般恫嚇。聲言欲拆屋。并有紳士十三人。因不能保護。勸教士他去。彼等出鎮。即被土民擲石相擊。後因迷路。復返。遂遇男婦大小。持棍毆擊。徧體鱗傷。面耳坭污。其最重者。爲頭上刀傷一處。衆疑其已死。擲諸田中。未幾遂蘇。甫

匍至船。船人載之。赴射洪縣教堂安置。該處教士梅思。遂伴送至重慶。現漸平靖。惟身體筋絡頗受震動。重慶英領事已辦理是案。一面派西人前往潼州府緝獲匪人懲辦。記者曰。嗚呼。亡中國者。其教案哉。殺二教士。而德人據有膠州。佔南北天然之良港。余蠻子提一紳甫。而四川數府礦山採掘之權。落于法人。則外人者。孰不樂中國之有教案哉。近來凡各國欲問鼎染指于支那者。莫不以教案爲先容焉。而四川一省。尤爲糜爛。台州天主耶蘇之相攻。應萬得至挺而走險。歷數交涉以來。至於教案。無一善全之局。眞可爲當途一大笑也。夫泰西今日政治之修明。文明增進。其於宗教也。各國皆有不准干預國事之條。故其教士于其國中。與平民無異也。加以英國生理學大家達爾文之學。被遍于歐美。天演之義大明。託天舊說。幾有不能立足之勢。乃其來于中國者。何其多事哉。吾聞之日本維新之初。頗有教禍。然其義士恐禍及國家。至而教士而屠腹刳腸以死。至今則教案無聞焉。豈其民之不尊教哉。蓋其國民之新思想。日增月盛。游泳于政治法律界中。既爲教化之人。何有于宗教而阻其自由哉。故宗教不必強人以從。而人亦不必強詆宗教。中國愚民。動輒與外教爲難。此其故皆由在上者不能改革政治之所致。政治改革。則人人自由。人人法律。無論教民與不教民。教士與不教士。皆世界上守法律。不干預國事之人。相安于自由。何用教事之紛紛哉。政府其思諸。

補述法人強索廣灣租界○廣州灣在明時爲海盜出沒之區地勢甚佳。不獨爲海南北境海道之咽喉。且能據守由廣州至東京沿途各隘。有此天然形勝。中國人向不注意。即自法人要索後。而能知其情勢者亦少。緣法人之於其地。初只索租界一百里。後華官偕往會勘。法人所欲甚奢。忽翻原索之地界外。又添索二百里。華官頗拒之。一面密察法人要素之由。知其地實爲險要。如竟允其所索。不但後來廣州灣附近不能控制。即廣東全省沿海各島。以及廣州地面。海南全島。皆在法人掌握中。必四面布設重兵。然後可稍資防禦云。

記者曰。凡未開之國。於陸既鮮鐵路以資轉運。非藉河流往來。不能通全國命脈。故外人乘之。亦不先於陸而先於江。所以據其要津。即制其死命也。歐人東侵。非亞二洲全用此策。如英人於非洲則緊握其乃爾河。今日於中國復汲汲於揚子江兩岸。法人於越南之海防西貢。暹羅之湄江東岸。既悉心經營。北侵而至中國。故力索廣州灣及香山之灶頭地方。以近扼西江岸門。橫門磨刀門諸險。其所欲之奢。固迫於進取之謀而不能已。惜吾國上下皆懵然罔覺。俟偕往會勘。不耐其婪索。然後察知。寧非悔之已晚耶。夫我國之割地與人。具有大手段。萬國所知矣。有明知爲咽喉之地。而偷安目前。竟甘割讓者。旅大歸俄。威海歸英。膠灣歸德是也。有樞臣不知大勢。以爲海外荒島。而輕于割棄者。香港界英。澳門界葡是也。要言之。法人於越南根基既定。再據廣灣。水則泝西江而上至梧州。陸則由

龍州鐵路而抵南潯。且聞其公使近更索龍蘭鐵路。若皆如願相償。則川粵滇黔不足圖也。嗚呼可不懼哉。

西江英法爭權○西貢某報載英國藉口西江賊盜縱橫。前數月已照會粵督云。華官既不能窮捕盜賊。則英官當代派師船往護商旅等情。無何伏莽繁興如故。華官之不能捕治如故。英官竟派船前往巡緝。查此等舉動。即英人未沒入埃及時所行之故套。蓋藉以攬人國地方政治權也。然英在兩粵既試如此手段。我法國不可任英獨擅其權。茲駐香港及粵東法領事業有移文至西貢請調砲船一艘前去巡緝。此事自當速辦云云。

記者曰。試手於中國南方者。惟英爲先。十餘年來法之舉動亦殊屬猖獗。今英既得楊子江岸不讓他人之約。大欲償矣。於西江尙欲廣其權勢。法人能不嗔其無遺利耶。在非洲屢與英爭乃爾河。亦以此而已。

英官緝拿會黨○日前英人交割九龍新界時。土民起與爲難。有謂此是私黨所爲。此等私黨遍於南方。英官甚欲究辦之。故香港總緝捕於某日帶同印西各差等前往駐紮。偕同該處官府親往搜拿。計分五隊。第一隊梅總緝捕親身帶領。拏得六人。第二隊拏五人。第三隊拏六人。第四隊拏三人。共二十人。其爲首諸人已詳港臬定罪。有十五人候港督批示驅解出境。現梅緝捕極力搜緝。如匪徒有逃往華界。仍照會省官併力協拿。務剷除根株云。

記者曰。西人非無故而索地也。有致之者也。吾民向安耕鑿。亦非好爲不法也。但初與外人相接。新政所頒。偶一不慎。便稱違碍。且疑爲有私會相結。窮治無已。則又脅其原治地方官府。併力協拿。嗚呼。所居之地不幸而爲朝廷割棄者。其何所逃命哉。

俄人攘奪礦利。○遼東牛莊之間。土匪肆行擄掠等事。推其故實。皆俄人所致。蓋俄人招募工人。不給工資。華工多致失業。流爲匪類。其哥薩克兵役。及鐵路工作之俄人。其所爲尤不合公理。又細察俄人現實欲設法攘奪遼東開礦之全權。頗有得尺則尺之勢。夫華官允其開採者。僅復州一帶礦產耳。而俄人則竟垂涎無已也。

德人索地又聞。○近信德人又嬰索黃河以南之地。直至開封而止。即作爲德人權力圈內之地。未知總署如何作覆。

英員購地。○威海衛英水師提督。現價購劉公島地。將來此地歸該提督一人管轄云。

東亞危機。○東亞之現狀。岌岌乎其危矣。豈得等閑而視之哉。南非事件。有大關係於極東問題。然攷世界之大勢。漸淪暗昧。有不堪問耳。所可最注目者。法清於廣州灣之問題是也。余先欲叙該問題。願讀者察焉。余與廣東某道台。曾相見於上海。聞法國有要求廣州灣附近五砲台之事。特將該道台自繪之地圖。刻於新聞紙。以公諸世上。而此地圖者。實關係於此事件也。又聞該道台說及清國政府決意拒絕法國之要求。無幾而廣西提督蘇元春奉

命南下。特查辦此事件。於去月十八日抵廣州灣。此人即清國有名之蘇將軍也。乃斯時商辦其事。彼此互執強硬之說。然觀其所爭者。在讓與礪州砲台否。當此時蘇氏部下之兵與法兵忽然衝突。其中不知有多少負傷者。然此兩國之兵力並樹。清國則兵六千。法國則砲艦軍艦六艘。又將增加廣州灣之守兵。當時之斯悟氏。公言法清兩國外交上之關係已達於危機。蓋法國者由來欲占領廣州灣爲經營南清根據之地。進而占領高州、廉州、雷州、瓊州、礪州及其他之要地。與東京相呼應。其意欲牽制廣東西部海南之島。故極力要求而不肯罷手。此其故矣。然以清國勢力雖微。究不欲讓如此要害之地於人。乃是當然之事。即反抗其要求者。固其宜也。據聞劉永福亦率旗軍二千人前往廣州灣。南清之狀態已如此。而俄國以英杜之交戰爲奇貨。頻張其分割主義。則法國據南方。德國據山東。俄國漸次飽其欲於遼東矣。有謂俄之外相。在法京巴黎密協議外交之問題。蓋風說也。抑又有虛傳風說。謂美國抗拒歐洲諸國。使不得分割支那之土。其論竟達於上海。又美國持開放主義。說於德俄兩國等語。今總理衙門命浙江總督男爵李氏。前上海道台謂意大利在浙江地面上經營。須要戒嚴之云云。時局岌岌。又見韓國內有日俄二國之關係在焉。則知東亞之危機。漸覺迫近。試觀今日東亞之問題。非百尺竿頭僅進一步乎。

廈門事件○廈門許日本設專管居留地之事。前經已調印許可。由虎頭山下起。西至瑞記

行埠頭。東出草仔鞍。接續居民之街道。北達于洗布河。南至于海灘一帶之地。外尙有細則甚多。以西曆明年來春議決。又昨日日本以五事要挾我政府。內四條皆諾之。唯關係于官吏免黜一條。俟日本新任西公使着任然後再議。

法國增廣州灣兵隊。○前報載法國恃強要素我廣州灣相連左右之地。以我政府拒其所請。法人之意必不肯罷手。遂于廣州灣重增軍隊。其意想必以軍力相挾矣。

意國軍艦之來。○意國以所要素之事未妥。今忽以艦隊來。其意與法人同出一轍。

記者曰。歐洲對中國之策。前時則多用柔而少用剛。今則全用剛而絕不用柔矣。蓋洞知中國萎靡不振。腐敗已極。斷不敢與之相抗。于是嚇之以強詞。迫之以軍力。視一鎗一炮。爲對中國極利之器。往往以些少之軍兵來。便得極大之利益。以返。久之遂擅爲外交上之無上善策。

美入瓜分之局。○據華盛頓公報。美國政府欲與歐洲大陸諸國。同分中國。美之民人于清國領地內。得與同一所得之權利云。

法人逞強。○爲廣州灣爭論事件。前既突掠多地。今無端又要求數百里。不得已因與之抗論。而法人絕不顧有公法公理。誠不堪之橫暴。今又恃強無故擅敢發砲傷死多人。嗚呼傷心慘目有如是耶。

西人嘗有言曰。所謂公法者。行於同等之國耳。若文明之國。對於未開化之野蠻。與未開之愚昧國。則唯有用其強力。試其割奪。並無一毫之公法可言。即如人之對於禽獸。任其鞭撻殺戮。爲所欲爲。何必與之相論公法哉。泰西之哲學家曰。生存競爭。優勝劣敗。此自有生以來。實爲天然之公理。故他人之凌虐自己者。非他人之罪也。自己之罪耳。彼人也。我亦人也。誰使自己不爲優而甘爲劣哉。然則他人之侵割我中國之土地。殺戮我中國之人民。淫辱我中國之婦女。劫掠我中國之財產。果誰致之。不知自反。而徒怨他人。亦何益於事。牛馬犬豕。每遭屠戮。必大聲痛叫。號咷不已。而終不能免於患。天地莫能祐也。他人莫能救也。君子觀於此。而知自反矣。不特此也。夫所謂劣敗者。非徒爲優者之所欺凌而已。其勢必歸殄滅殆盡。所謂生存競爭者。不能競爭生存。必歸於死亡。萬無中立之理。故中國今日不速反劣爲優也。誠恐不久將求如今日之侵割屠戮而不可得。非他人滅我殺我。而自己亦日就漸滅矣。（如美洲之紅皮人。雖美國遇之甚厚。而自己亦就漸滅。不久此種人之跡。滅絕於地球上矣。）今我中國之人。當自思他人以人待我乎。抑以禽獸待我乎。前俄之於旅順北方之地。與德之於膠州。皆恃強發砲。以殺戮我民。吾觀人之待獸。亦無如此之忍。無已則獵者乎。然亦無如是之甚。

廣州灣近地之土民。惶懼洶動。法兵儘一概掃蕩殺戮之。遂占領其地。又要挾我政府須革

退兩廣總督。凡目下所強占之土地。皆盡讓與法國。所有該地之土民。皆歸法國以兵力掃除之。

法國在廣州灣放開花彈砲。擊斃土人三名。

法國士官二名。在海南被殺死。法軍遂乘勢強奪其一縣。

廣州灣事件○据二十二日西貢電報云。法國外務卿爲廣州灣境界事件。令其艦隊司令官克路左兒少將要求于清政府。商議決定。既經調印。已報告其旨于內閣。又法國駐北京公使以暴民之殺害其將校二名。於總署要求賠款。經已接受他政府之旨意矣。

法人爲廣州灣確定租界之事。被土民殺害其將官二名。法兵直捕清國之砲艦。並捕該地道臺。後使委員請之。始返其砲艦。至道臺則爲法國東洋艦隊司令官留爲作質。

法人要求廣州灣口之東海瀧州二島。始令委員拒其所請。後卒以東海島歸法人租借區域之內。今法人仍進求瀧州島不已。

廈門事件○日本官民。因被廈門之暴民所損害。索令清廷償賠。經已決定。据前日上野領事所打回之電報云。

今於清國政府。關於廈門之事件。日本人之被損害者。松本書記生。日吉警部。得償回慰

問銀一千五百弗。(一弗約華銀一圓)其餘我日本帝國之民人被傷者。賠還八百七十弗。既已決定云云。

爲廈門事件。日本政府前所要求於清國政府之數事。第一、道臺之處分。第二、損害之賠償。第三、令出將來警戒之告文。第四、正定租界之四件。今只行得第二款耳。此外三件尙未能遽了也。

法國要求○法國前既乘北京政府震驚之時。在廣州灣割取二島。今又于爭門之件。大肆要求。即下所開列之七款也。

一兩廣總督譚鍾麟革職

二遂溪縣知縣處刑

三首犯入處刑

四廣州高州雷州三府內得採掘鑛山權

五給遺族賠償金三十萬佛郎

六自廣州灣至安鋪得敷設鐵道權

七備盛大儀式送還法國下士官之首級

右七條中。如第一第二條。北京政府頗爲迷惑。不能回復。兩廣總督譚鍾麟權力甚大。且與

政府意見同。若欲支那政府不計情勢。迫于強國。任意將此外省副王總督革職。頗爲重大事件。殆難決定者也。第二遂溪縣知縣。有敵愾之人也。在現時俗吏中。殆不數數見。當法兵衝突時。對法國司令官言曰。貴官之左右。不能體貴官睦邦交之心事。侵于敝境。又挑我兵士。致起爭鬥。目下境界未定。凡屬我管轄之地。豈許他國之侵入。敝官不敏。今不能得貴國之歡心矣。觀如此云云。可以見該知縣能保守權利。不致卑讓。若北京政府遽依法人將此人棄屍菜市。則自今以往。誰克爲一國保守其權利哉。況該知縣於其地方既有名望。決不能輕易服從法人之指揮。不知北京政府又如何了之也。第六即計畫廣州灣起接續于龍州鐵道者。第七法國下士官首領。已爲清國練勇持去。今欲盛備禮儀以還之。是欲清國謝過而藉以辱之也。思此事件。于支那政府大有不利。聞已將此上奏皇上與西后。但不知兩陛下亦別有調停之法歟。

廈門界約○福建臬憲周子迪廉訪與日本駐廈上野領事安議日本租界章程。計共六款。照登於左。

第一款。中國政府照文憑第三款允許日本在廈門設立日本專管租界業。經安議約定。劃給租界。其界址四至。由虎頭山脚下起。西至瑞記洋行面前海灘。東至洗布河西邊大路。南至瑞記洋樓面前海灘。北至更樓尾市仔街殿後街直抵講古脚爲界。西南以海灘東南虎

頭山沿山脚。東北以金燈山沿山脚。西北以龍泉宮背後山脚爲止。所有西南沿岸海灘官地及草仔鞍民房街道。俱在界內。以便將來築造碼頭。通商貿易。現在所定地界丈量約計四萬坪。繪租界地圖二張。一存中國地方官署。一存日本領事官署。立定此約之後。卽時會同派員勘明。由中國地方官眼同樹立界石。

第二款。租界內所有馬路警察之權。及界內諸般行政之權。皆由日本政府管理。界內道路橋梁溝渠碼頭。由日本領事官設法修造。並由日本領事官管理。

第三款。租界內所有墳墓。仍舊免遷。新墳不得添葬。有主之墳。若有要遷動者。援照外國遷墳之例。無主之墳。必須擇地妥善安葬。

第四款。租界四址議定後。地方官卽會同日本領事官將租界內所有房屋及地面。詳細查明。造一清冊。其租買付價之法。兩國選擇公正人。按照時價議立公平價值。屋主地主不得任意索價。租主買主亦不得抑勒。

第五款。租界議定之後。地方官卽出示曉諭。告知此地已爲日本租界。

第六款。上列各款之外。所有租界章程。自當早日由日本領事與地方官再行商理。另立續約。

以上條款。立爲租約。照繕漢文日本文各兩紙。先行簽押。一俟兩國上憲批准。再行蓋印爲

憑。現在所定之地。約計四萬坪。所少無幾。日後細密量丈。若有不足之處。日本領事與地方官相商。將附近海灘等地補足。合立另約一樣二紙。各執一紙。簽字蓋印。以昭信守。

支應路款。○蘆漢鐵路歸比公司總握大權後。一切出入要款。均由比人掌理。中國所派總辦各員。不過素餐尸位而已。現聞該公司所需用款。悉由道勝銀行接濟。已由該銀行添設分行於長辛店地方。專理該公司支應事宜。鐵路辦事人員。多比法兩國人。蘆漢幹路已入俄法人手。其言益信而有徵矣。

英俄爭議。○漢口俄國新設之租界。關英商唯耶津、媽西所會社之所有地。兩國之間。互相爭議不決。近頃俄國政府欲必得其地之權利。使領事主張其說。英領事不服其主張。於是相爭無已時。後英國有南非之戰。俄國畢竟乘隙而占其利云。

英兵來護租界。○英國年年有小砲艦來塘沽附近之地。以保護其地之租界者也。前日復突然來一砲艦于大沽口外。兵員二十五名。士官一名。皆携行李上陸。當地不知爲何事。乃訪詢英國之領事館。領事館答以倣去年保護租界之例。然現今英國有南非之戰事。俄法於中國乘間竊其利權。而爲此舉者。其實欲以防備不虞也。

奪地消息。○字林西報載旅俄訪事友人來緘云。俄政府因黑龍江交界之黑來脫地方百姓。屢與俄兵滋事。俄兵官受傷頗重。俄政府因飭籌畫。以備占據該地。合之目前俄皇有特

派總督領治西伯利亞黑龍江及東三省。與中國人交涉事務觀之。知俄人大肆鯨吞之時。可企踵待矣。守舊諸老悖。猶感俄國仗義執言。爲我索還東三省侵地也。哀哉。

俄人經東○俄國新簡遼東總督兼東方艦隊總統官矮來苦碎暇夫氏。如旅順大連灣建堤防。濬海口。開工場。造貨棧。築船塢。購機器。以及寺院病房兵營之類。皆令該總督就地籌畫。經費約須千餘萬金。至駐紮大連灣兩隊陸軍。現在移住旅順口。滿洲鐵路自泥咖拉司至哈爾濱。亦已告竣。其經營東方日有進步。實逼處此之勢。中國將何術禦之。

定期劃界○字林西報云。中英緬甸劃界大臣。已於西歷十二月終齊集河爾。惟河地方。英欽差大臣斯壳君於十一月十五號由緬京帶同親隨護兵五十人。並武役二百五十人。及副大臣斯特令君前往。至英領事咨前。已奉派爲中國商務大臣。承其乏者爲前思茅英領事烈效其君。劃界量地官鐵爾辦君。中國劃界大臣。則仍係劉統領。惟向來雲南土人。每傳英國並無兵派來。此次初至該省。羣疑應可盡釋矣。

擬索廣西○現在總署與各國交涉。以法意二事爲重。據聞法使臣雖在總署大聲疾呼。然尙未要素。傳言將有索廣西一省之說。惟法使臣不卽向中國要素之故。實因廣州灣滋事實在情形。尙未明晰。

俄人逞暴○某日味爽。霜雪初降。有俄國兵勇一千名。嚴重戎裝。隨從其長官之麾下。橫行于

浦港之地。遇支那人于路者。次第捕殺。或凌辱之。而支那人出于不意。大形狼狽。狐竄鼠匿。無可逃生。乃俄兵之追趕者。更復不留餘地。于是追者逃者。如羹如沸。其勢極其騷擾。而滿市支那人。悉皆緊閉門戶。相爲驚伏。冀萬一逃出虎狼之牙爪。紛紛然莫得安其居。全市之中。有如山崩海嘯。自辰至午後始復見有支那人之影。而俄兵竟如臨敵然。金鼓鑿鑿。耿耿四顧。惟最可慘之中國人。無辜就虜。辮髮相結。俄兵執之。如牽牛馬。以就屠所。哀聲震天地。實慘不忍聞也。其後爲所牽去之支那人。殼陳道旁。身冒風雪。匍伏不敢仰視。涕淚如雨。而俄兵大肆狼毒。一一如庖丁之解牛。次第就戮。左右相望。縱有以哭泣告哀。膜拜地下。得幸免者。亦極被楚撻之慘。是日略計與于難者。約近萬人。其得免于殺者。亦拘繫于俄人移民休息所之檻內。身若蠟囚。南冠而縶。棲息于冰點十五度下。冽寒之屋。一衣不着。又不通于火氣。曾越三日。不施一粒。所謂飢寒兩迫。莫此爲甚。以故或有殍死。或得大病。眼中流血。顏色憔悴。哀哉哀哉。自生民以來。慘毒之狀。莫此前聞也。有支那官李某者。傷同類之慘。滿載食物。請于俄國官長。以施之食。而俄兵反以其所送之物。索飢者出資以購。價甚昂貴。其無資者。仍不得食。又俄之官吏相計。以數人頭示于衆。而恐嚇之。其出資賄賂者。則予以開釋。否則日加鞭笞。終使彼支那人者。沒作餓死之鬼。且有甘赴鼎鑊。而不可得者。噫。至于犬馬。

皆能有養。彼支那人亦神州之苗裔也。同生存于天地間。豈真犬馬之不若。而使棲息于十五度冰點之下。暴體于野。以百體俱齊之身。絕粒至于三日。俄人無禮之行爲。不憚列國之聲其罪。是亦可惡矣。嗚呼。之事也者。俄人之喪心固甚矣。然推原其故。由彼支那人無愛國之性。其絕無團聚使然乎。不然。俄雖強大。其敢如此哉。其敢如此哉。

雖然。俄之對于支那人。其暴行不寤此也。彼兵於旅順地方。強制土民納稅。甚至時加殺戮。無所不至。于大連灣則強佔土民之村落。而爲勇兵演習之地。使老弱婦女。轉死溝壑。實爲一種之巨痛也。支那人不知國土將瓜分之局。各大國皆競爭而四百餘州之富源。今日割一地。明日割一地。全國商業上之利益。今皆敗北。無立國于世界之資格。遂成不國之國。嗚呼。其尙可以言哉。

譯者曰。吾常于秋末泊舟湖渚。見羣雁隱息蘆中。以其一任更籌之事。蓋恐弋者得而獲之。所以保其羣也。吾支那各以一身家之關繫。戶以外之事。不過問焉。豈知有衝突于戶內者。吾無力以禁阻之。則身家又孰從而能保乎。抑常觀夫羣牛就僂。其僂于後者。自知不免。從而雨淚。列強瓜分中國之說。言之非一日矣。彼自用者。輒誇大其詞。謂吾神明之胄。彼何敢爾。今觀彼經營鐵道之圖。寤獨非彰明較著者乎。他日括盡吾權利。還以奴吾人。醢吾人。吾恐不二三年。四萬萬人之跡。必絕于大地球上者。抑又有說焉。守財虜擁千

倉萬箱之富。言及大局。則講一毛不拔之楊朱學。請君一迴首。寧利吾胞吾與。抑利吾儕之當乎。而况一二少年之士。擲光陰于敗國亡家之名譽。即或有志。而彼所謂賢父兄者。反昧昧而加以桎梏。或且顏之曰叛逆。噫。是不如早自殺之之猶愈也。蕞爾浦港。死者幾何。而四萬里。皆後車也。醜爾俄人。橫行幾何。而十數國。皆接踵也。君夢未甦。我心悠悠。塊爾頑石。亦知點頭。羣焉駢臥。慘酷何蘇。曾雁牛之不若。乃逍遙以悠游。于俄人乎何尤。于俄人乎何尤。吁。嗟乎休。

租地于法。○西一月六號。駐日本之法國公使館。得西貢來電。法國政府以威力租借廣州灣之地。隸之于法。領印度支那總督管轄之下云。然則廣州灣爲法國之租界。如俄之于大連旅順。德之于膠州。純然爲租借地也。

比要鐵路。○比利時新齊喀特之技師爾弗芝亞爾氏。前要求開封西安道之敷設鐵路權。遇英公使之抗議。遂靦然龜縮。今據傳聞。比利時新齊喀特技師此回。又向鐵道礦務管理局。要求自北京附近至張家口之敷設鐵路權。其注意在將來輸運磚茶于西伯利亞云。

雜事附存第四

蠻子降伏

余蠻子蟠踞四川一隅。久爲官民累。然卒不能抗清官軍。而縛與薪乞降。據西二月二十七日重慶來電。布政使王之春。將十四營軍。約七千人兩路分進。十七十八兩日。鏖戰五次。破其口塞。直衝余蠻巢窟。余蠻窘甚。竟乞降。蠻嘗生擒法國宣教師華司鐸。以爲要挾之質。於是官軍將該教師護送至重慶法領事署。華司鐸九死中得一生。其喜恍當有隔世之感。王之春仍駐紮龍水鎮。待北京電訓。將有所措置。余蠻子。餘黨概已散遣之。四川孽匪。幸得一掃盡矣。

清韓通商條約

西三月四號日本報載清韓通商條約草案如下。大韓國大清國。切欲敦崇和好。惠顧彼此人民。是以大韓國大皇帝特派全權大臣從二品議政府贊政外部大臣朴齊純。大清國大皇帝特派全權大臣二品銜太僕寺卿徐壽朋。各將所奉全權字據。互相較閱。俱屬妥善。訂立通商條款。臚列如左。

第一款。嗣後大韓國大清國永遠和好。兩國商民人等。彼此僑居。皆全獲保護優待利益。若他國偶有不公輕藐之事。一經知照。均須相助。從中善爲調處。以示友誼關切。

第二款。自此次立約後。兩國可交派秉權大臣。駐紮彼此都城。並於通商口岸。設立領事等官。均可聽便。此等官員與本地官交涉往來。俱用品級相當之禮。兩國秉權大臣與領事等官。享獲種種恩施。與彼此相待最優之國官員無異。使署人員往來。及專差送文等事。均不得留難沮滯。惟所派領事等官。必須真正官吏。不得商人兼充。亦不得兼作貿易。倘各口未設領事官。或請別國領事兼代。亦不得以商人兼充。若兩國所派領事官辦事不合。可知照駐京公使撤回更換。

第三款。韓國商民並其商船。前往中國通商口岸貿易。凡應完貨稅船鈔等項。悉照中國海關章程。與徵收相待最優之國商民稅鈔相同。中國商民並其商船。前往韓國通商口岸貿易。應完貨稅船鈔。亦悉照韓國海關章程。與徵收相待最優之國商民稅鈔無異。凡兩國已開口岸。均准彼此商民前往貿易。其通商詳細章程。及進出口貨物稅則。隨後再行議訂。

第四款。韓國商民前往中國通商口岸貿易工作。准其賃房居住。或租地建造棧房。均聽其便。凡韓國土產。以及製造之物。與不違禁之貨。均許售賣。亦准販運各國洋貨進口。買運中國土貨出口。中國商民前往韓國通商口岸貿易工作。准其賃房居住。或租地建造棧房。均聽其便。凡中國土產。以及製造之物。與不違禁之貨。均許售賣。亦准販運各國洋貨進口。買運韓國土貨出口。兩國商民所運貨物。如此口不合銷售。亦准其轉運通商別口。

凡在各口租地時。均不得稍有勒逼。其出租之地。仍歸各本國版圖。

第五款。中國民人如有欺凌擾害損傷韓國人生命財產。應歸中國地方官或領事官按照中國律令查拿懲辦。韓國民人如有欺凌擾害損傷中國人生命財產。應歸韓國地方官或領事官按照韓國律例查拿懲辦。兩國民人涉訟。應由被告所屬之國官員。以本國律例審斷。原告所屬之國。可以派員聽審。承審官當以禮相待。聽審官如欲傳詢證見。亦聽其便。如以承審官所斷為不公。亦許詳細駁辨。

第六款。中國民人在韓國地方租買地基房屋。有被韓國人侵佔者。中國官應為認真追還。給付原業主收管。韓國民人產業。如有被中國民人侵佔者。中國官亦應認真追還給領。第七款。中國向不准將米穀出外洋。韓國雖無此禁。如或因事恐致境內缺食。暫禁米糧出口。經地方官知照後。自應由中國官轉飭在各口貿易商民一體遵辦。

第八款。兩國商民彼此通商貿易。如缺債不償。及貨價不清等事。一經涉訟。應由被告民人所屬之國官員。勒限追還。不准延宕。

第九款。中國商民准在韓城居住。其貿易工作等事。韓國官應一律妥為保護。

第十款。兩國民人。均準請領執照前往內地遊歷通商。一切辦法。均按兩國現行遊歷章程辦理。

第十一款。凡礮械鎗刀火藥鉛丸一切軍器並硝磺等類。應由兩國官員自行採辦。或商人奉有兩國官准買明文方准進口。如有私販。查拿入官。仍分別懲罰。

第十二款。兩國船隻在彼此附近海面。如遇颶風或缺糧食煤水。應許其進口內避風購糧修理船隻。所有經費均由船主自備。地方官民應加援助供其所需。如該船在不通商之口。私行貿易。拿獲船貨入官。如兩國船隻在彼此海岸破壞。地方官一經聞知。即應飭令將水手先行救護。供其糧食。一面設法保該船隻貨物。並行知照領事官。俾將水手送回本國。並將船貨撈起。一切費用。或由船主。或由本國官認還。

第十三款。凡兩國官員商民。在彼此通商地方居住。均雇請各色人等。動執分內工藝。兩國人民遇犯本國例禁。潛匿彼此口岸。一經兩國官員照會。領事官應即查明交出。不得隱匿袒庇。

第十四款。兩國陸路交界處所。邊民向來互市。此次應檢定約後。重訂陸路通商章程稅則。並嚴禁流民越懇。以免生事端。

第十五款。中國商民可得用本國現行之諸銀幣。與韓國貨物交換。韓國商民用其所交換中國之諸銀幣。亦得買中國所產之諸貨物。中國銀幣亦可易韓國銅幣。兩國人民有敢私鑄銀銅貨幣者。各用國律嚴治。六罪。

第十六款。此次所立條約。俟兩國御筆批准。以一年爲期。在韓國都城。互換其條約。既換之後。通商章程未定之前。彼此商民運貨往來。悉照兩國海關現行章程辦理。

清韓重訂通商條約

清韓通商條約。兩國全權委員妥商始成。將以本月十九號蓋印。韓廷忽起異議。必要訂正。清使弗聽。事遂中止焉。其公文如下。譯者曰。條款草案。已載本報第九冊。讀者宜參觀焉。

一 總領事以下商務官員所奉本國大皇帝委任狀。經駐劄之國大皇帝鑑閱認可。發給文憑之後。按任視事。自是各國通例。

一 各款內中國字樣。均用清國字樣。務歸畫一。通商詳細章程。及稅則。案照相待最優之國。訂章程辦理。無須另行議訂。

一 通商口下。應添在該處所定界內七個字。除各國租界外。或別定租界。先准一外國。則賃房租地等事。遵守該租界所定章程辦理。以免紛歧。

一 兩國法律未備。尙不准各國人民裸居。則定界以外租地賃房開棧等事。早宜設法禁止。一此國逃犯。隱匿彼國人行棧寓所者。由此國刑訟之員。派差搜拿。及此國逃犯。在彼國地方者。行文拿還。均屬正理。惟師船較他慎密。非有船主相許。勿准登船。

一 現在貴國。仍用舊律。敝國參用新法。猶未臻妥善。嗣後兩國法律一切改正。則彼此人民。

由所住地方管束。殊屬便宜。

一此國人民產業。被彼國人民侵占者。由彼國官追還一節。備載於第五款。無須另立條款。

一兩國商民。債款貨價等事。聲明政府不能代價等語。尤屬明細。

二現在議立新約。所有舊章。概歸廢止。然準情酌理。亦不無一二援照之處。查水陸貿易章程第四條。載明朝鮮商民在北京。例准交易。中國商民。准入漢城開設行棧等語。從前北京交易。即不過節。往來之時。官商買賣而止。現已停廢。不可以相互酬報爲言。再查敵國與各國善後續條。載明中國政府。日後倘將去年所議中國商民。准入漢城開設行棧之益。允爲撤銷。某國商民。則不得援引此款之例等。因各國商民之在漢城開設行棧。並中國商民爲例。愈久滋多。轉致尾大難掉。不容不先向中國聲明。然後可以有辭於各國也。

一第四款。載明在定界以外。勿得賃房開棧等語。兩國商民。自可遵辦。惟遊歷通商之際。易致滋弊。應添入不得坐肆售買六個字。

一洋藥土藥運售。亦係例禁。

一奸商偷漏。應設防範。不論已行未行。均施罰辦爲宜。

一逃犯交出一節。具載於第五款。故刪之。

一交界荒地。韓民已墾者仍令安業。應由官保護。使流民無至失所。
 一清國銀貨。韓民交易。向來無碍。無須另立條款。

中國商埠外人及其公司數

據本年一月刊行英國商務院月報。千八百九十七年光緒二十二年歲杪。現在寓中國通商各埠外人及其公司數如下。

(中畧)外人數在千八百八十五年杪。爲一萬九十二人。在千八百九十六年杪。爲一萬八千五百五十五人。至千八百九十七年杪。則增爲一萬千六百六十七人。又其公司數。在千八百九十六年杪。爲六百七十二。至千八百九十七年杪。則減爲六百三十六。即以千八百九十七年杪。比前年杪。人口則增八百十二。公司則減三十六。今各以其國分列如下

	公司數		民數	
	千八百九十七年	千八百九十六年	千八百九十七年	千八百九十六年
英國	三三六三	三六六三	四、九二九	四、三六二
德國	一〇四	九九	九五〇	八七〇
美國	三三二	四〇	一、五六四	一、四三九
法國	二九	二九	六九八	九三三

荷蘭	六	四	八一	六九
丁抹	四	四	一四七	一四六
西班牙	五	四	三六二	四一〇
瑞士及那威	三	三	四三九	四〇七
俄國	一二	一四	一一六	一二五
奧國	六	四	一〇六	七四
比利時	四	五	六八	七二
意國	五	五	一二〇	一三八
日本	四四	八七	一一〇六	八五二
葡國	八	六	九七五	八七一
無條約諸國		五	六	八七
計	六三六	六七二	一一、六六七	一〇、八五五

中俄滋事

向駐金州俄兵。鎗斃華民至百餘名。詢其起事之由。在俄人於金州租界徵稅。而華民不甘服。出中國政府。現飭駐俄欽使詰俄廷。俄對多游詞。且藉口於華民之所言與。金州俄官之所報有

枝梧。似欲置之不理。夫徵稅之權。無論非俄官所應有。此次滋事。明是起於俄人之橫暴。俄廷奚得辭其責哉。無如中俄國力不等。前途交涉可知矣。若局外一國。幸假一臂於中廷。則恐不免多少棘手也。同日同報又錄別信云。當時華民被轟斃者九十四名。受傷者一百二十三名。脫逃者各歸報之於里人。聞者或憤激切齒曰。誓爲死者復讐。頃刻會者六千人。咄嗟馳到殺傷之所。則俄兵已去無隻影。故幸得無血鬪之慘焉。然華民久不退還勢。焰益熾。俄官忠之。派譯人慰諭之。華民弗聽。却捕其人。蜂擁而入傍山之中。嗚呼。俄人之強暴無理也久矣。真虎狼之國哉。

中德齟齬

頃接路透電云。在天津之德國人。彼中國人毆辱。德公使向中國官場詰責。謂須將該罪人捕獲。嚴行譴責。不然。恐將來交涉。致生荆棘云云。有人查悉此事。告本報云。二月四號之夕。有四德國人。在大津城內。坐車往觀燈籠會。適至人叢中。衆以其車輛阻礙行人。遂毆擊之。車爲之倒。該德人之先行者。幸逃免不至毆傷。其繼至者。被土人用竹鞭撲之。至污其衣服。德人含憤。稟知其領事。次日德領事即造總督衙署。迫將匪徒拿辦。并革除巡捕官。該總督難之。因晚間於人叢中。無從偵知匪徒踪跡。且咎不在巡捕官。惟祇將該地巡丁譴責。中德人之齟齬。即此事也。中國街衢逼窄。遇有神會。異常擠擁。德人不知中國內地情形。於人叢

中駕車而行。被土人毆擊。實自召侮耳。予非是中而非德人也。惟德人不知其內地情形耳。此等事原不必計較。今德人如此貴難。亦可以不必矣。或德人別有意見于其中。現德國兵艦之在中國海道者。其舉動異常踴躍。必其別有深意也。觀現時消息。德國似欲屯聚兵艦于廈門海岸。其兵艦刁儲零已泊在廈門。又前月底有兵艦名依柯零利亦已抵廈門。并保護小呂宋族人之兵艦名加沙連柯家士他亦調往廈門。故旅居菲律賓之德人轉藉美兵艦爲保護。以細小事故。竟調兵艦以恐嚇中國政府。是何居心耶。意者德國欲于福建擇一地以易膠州乎。在德人舉動已素蓄此意。以德人欲以福建地易膠州一事論之。似不合理。地球各國皆知福建全省。日本前曾與中國訂明不得讓與別國。德國亦非不知。以中國近日情形而論。福建之或歸日本或不歸日本。皆日本主之。福建省逼近臺灣。日本之留意于福建。以其近於臺灣。利益無限。若有別國爭奪。日本必不能袖手可知。若出于不得已。日本以干戈相見。亦勢所無可如何者也。今德國之欲奪福建地方。恐未必然。吾決其因此事故。若有啓釁。必不在福建。必別有所擇之地也。

俄築滿路將成

滿洲鐵路大機器師司雲士其君。回至俄京彼得羅堡。有勝佛冷斯士高報館訪事謁之。士其君告之云。滿洲鐵路分兩枝。其一分築至海參崴止。此路計長一千五百基魯滅打。每一

滅打。約合一英。其二分築至旅順止。此路計長一千基魯滅打。不久將可竣工。大約在一千九百零八年分之五。其二分築至旅順止。此路計長一千基魯滅打。不久將可竣工。大約在一千九百年七月時。便可開行車輛。載運客貨。士其君曾於西伯利亞鐵路之東方。駐紮數月。日夕辦理鐵路事宜。去年六月。嘗獨自策馬遊於恰薩克森林間。遇華人一隊。放鎗向他轟擊。傷其右手。且被搶去衣物。森林之地。本嘗有土兵巡察。適是時巡兵不至。遂遇其禍。該機器師奉俄廷命查察滿洲鐵路工程。本於去年查竣。惟俟本年夏間。始能用工興築云。

中俄交親之故

西十一月二十九號倫敦太晤士報載有北京探報人得晤李鴻章之長公子。將其問答之言寄到本館。其所談大略。以中日戰爭之後。英俄兩國在東方權勢。及一切舉動而言。今將其問答節錄於左。

公子曰。現時英國甚惡中國。其故何也。我中國與俄聯好。即英使麥端奴君亦曾言及之。惟我中國之所以與俄交好者。亦因英國失策於先故耳。當中國與日本開戰之時。我中國求救於英國。英國不允所請。故不得已轉而求救於俄。俄欣然允許。助我中國。英國置身局外。而反遷怒於我中國。是何居心哉。當時張蔭垣等。素欲交英。中國政府甚憤。故懲治張蔭垣等。且不獨因其與英國交親。當德人取膠州時。張蔭垣等。不獨不拒德人。又不求於各國以拒之。更藉其權力。助成德人批取膠州之謀。德人今據有之。實不合公法之極。回想當日中

國誤墮其計。真失算也。乃英國於德國取膠州之時。又不援手救我。惟坐視德人肆意強奪。我中國又無勢力足以自保膠州。德人既可以據膠州。俄國豈能向隅。亦要索平地。與膠州相對峙。我中國不得已以旅順大連灣俾俄。俄之欲取旅順大連灣。蓋以其地近彼之鐵路。與彼國土地相連。當日彼國助我索還遼東。曾有大功於我。今既可許德人以東省之膠州一段地。俄索租旅順大連灣。我亦可能却之耶。

探報人答曰。據云英國甚不悅意於中國。且云因英國失策。至俄國與中國交情日密。所說各端。我英人多未明白。我英人初以爲中國政府與英國不甚投契。以至彼此怨怒。然究竟所請英國斂手觀望之事。我英人概未知悉。倘得公子將英國如何失策。歷歷指示。則則感激之至矣。

公子曰。甚妙。俟我將各事詳細告知。曾記中日交戰之時。當戰事方殷之際。我中國屢敗。急求英國援救。英公使慝哥拉士在北京。不允所請。且謂英國應守局外。例不能干預。以故戰務日急。每陣必敗。日本兵巡至遼東。滿洲。攻擊。家君受命出差。未到日本之先。由北京先至天津。訪各國公使。當時英公使慝哥拉士。仍無意救我中國。俄德法三國公使。肯助我取回遼東滿洲威海之地。不獨此也。當在鴨綠江開仗後。亦曾求救於英。以爲得一強國居間。准高麗自主。并議賠款少許。便可以息兵矣。乃英使先倡守局外之論。不得已轉而求俄。時俄

亦未許。惟俄使有心。特以爲其時失和未久。必俟再戰多時。方可干預。是俄亦非能及早援救我國者也。迨後則能爲我索還遼東。不似英人之始終膠執。夫自鴨綠江開仗後。英若允爲相助。此時我國尙有款可籌。賠款當更易。乃英一任我之困而不救。俄不但爲我取回遼東。更於賠款之第一次。聯同法人爲我籌畫。我中國本無成見。惟視助我者何如耳。英前使之失此機會。豈非悔之已晚乎。

探報人又曰。所言一切。我已知悉。惟以火爲戲。得無自焚。今中國與俄交涉日密。任其取旅順大連灣。將來中國必爲其所制。日俄之必圖中國者。以中國土地與俄毗連。一旦中國自強。與彼開釁。兵力或勝之。直可逕掃至聖彼得堡。又何恃而不恐。然則俄之與中交好。原非本心也。

公子曰。我知各邦皆不欲中國自強。其中艱難。惟盡力自顧而已。我家君盡職辦事。曾經先求英使。然後改求。即到日本。亦曾實告伊藤侯云。日本正當助我變法。聯亞東之大局。令中國不藉力西人。乃爲善策。倘或必索款過鉅。則中國勢必籌借於西人。而外權自日盛於中國。日本密邇強鄰。又豈日本之利哉。伊藤以爲不然。及議索台灣。英亦應出而干預。乃英人始終置之度外。台灣遂割。此中國傾敗及一切禍患之始基也。伊藤來遊訪家君。家君與言曰。彼此舊交。今得相見。私與晤談。似不宜談及國事。惟有一要事。關乎國家極重大者。如奉

命訂約時。君曾記否。我萬般求減賠款。所謂不欲貴國多索者。實恐借款於西人。大非亞東之利。今日想已知我當時之意矣。伊藤晒而不答。顧言他事而已。

督撫兼任政府差事

頃西太后降諭。令各省督撫兼任總理衙門差事。以便各省之與外人滋生事端者。即向該省督撫直接辦理。此舉雖爲免各相推諉起見。然細察其情。可見該國政權之推移。各省從來中國督撫。只有掌握兵馬錢糧之權。若事關交涉案件。無論是非。不敢秉公與爭。惟有奏知朝廷歸政府辦理。自德人割據膠州以來。各省交涉事件日多。而政府辦理非人。頗爲棘手。自此降諭後。各督撫可與外交。則四川余巒子及上海四明公所案件。該督撫可任其協商。而總理衙門諸大臣亦幸免外人之苛責矣。若果如此。爾後開礦築路及開商港一切事件。亦將歸該督撫商辦。而不問政府旨意如何矣。支那向無政治專門之學。事勢至此。恐不免讓成國土之分裂。羣雄之割據也。試觀其後。

四明公所事件

駐上海法國總領事培執魯伯。仍在南京所泊之笛斯卡艦中。頃奉法政府電諭曰。執守前議。令撤去四明公義塚。否則擴張租界。先是培執魯伯百方要求。劉總督堅持不允。至是益欲劉如其初志。容其所請。劉仍不讓寸步。培伯神氣頓沮。不知所措。遂囑喝劉氏曰。閣下不容

我要求。則無復與閣下交涉矣。小官當速歸上海。將四明義塚毀去。閣下之諾與否。非所計也。劉氏曰。唯貴官所欲爲。吾亦自行其是。不再照會矣。培伯不復答。既去。劉即命蔡道台查覆擴界租界之利害。照會各國領事。以拒絕法國之要脅。而今所撰定各國新租界地。區域頗闊。法所要求之地亦在其中云。蓋劉氏利用他國之歡心。以拒法國無名之需索也。計雖似困窘。然出自劉氏之方寸。亦足以稱警策矣。夫法國要求。固非至理。且培伯行爲。橫暴無禮。外國人且誹議之。而稱嘆劉氏之仗義不屈云。

南京開埠

本月一日。南京行開埠儀式。即日于開埠處。發大砲二門祝之。以官銀號。改爲稅關所。將起工時。建稅關旗于其中。稅務官亞氏。招稅關督務胡芸台等。及文武諸官。張盛宴。此日所收納稅金。有五十八兩。此日開埠。只行儀式。未告其事。故外國人多不知之云。或曰。此地恐商業不能繁昌。然將來於內地商業。必有所虧增也。

上海擴張租界

上海所謂英租界美租界。今日既爲各國公地。唯法租界爲專屬租界。萬事與兩租界如有霄壤之別。嘗久議廣闊租界。至大前日漸畢。雖不容英美德三國領事。要素然不敢居留外國人。缺望。前上海道蔡嘗左右其言。遷延不決。李道臺會見立決。因報之於劉坤一。坤一諾

之。其區域之廣。唯吳淞上海間鐵道發瀛館。不入租界。其傍近道路。兩租界市署管之。惟衛生警察不與。

清國電報本末

清國電報。西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始創設。上海天津間。政府經手。大北電報局技師擔任其工事。政府用之一年。收支不相償。因讓於中國電報局。

中國電報局。盛宣懷氏所創公司也。就清政府承辦天津上海間電線。當時二回線。盛氏自爲其長。以開其業。爾後比銳意改革。大減經費。更長而至廣東及漢口。電信之利用漸著。收入額隨加。

政府電線。政府既售電線。後數年。知電氣通信利便。兩廣總督假手於大北電信局技師。南方至東京。設置電信線。後北部各省。亦知電信有利。延長而至北朝鮮及俄領疆土。官設並民設線路。中國電報局創設電線於清國中土都會。以爲連絡。又政府延長南北隣國境及海岸電線。今清國十八省。電線連續。聞現今電信局。凡有二百六七十。其屬政府者約七十餘。皆悉爲民有。

電線局收益。清國經營電信事業。極爲困難。國土廣遠。線路長大。創設之費已鉅。保持之費亦多。通信書記。必採川能解英語者。得之亦甚苦。其俸甚高。收利極少。中國電報局雖國

內樞要都市之線。皆其所管。而其或無分利潤金。爾後因收入增加。一年配其五分。次年八分。漸次益加。兩三年以來。竟至一扣五分至二扣。

經費困窘。清國電線事業發達。困苦非常。區域廣大。且未有公立學堂。故不可不先養通於電學之才。加之清國日用語甚多。其數約過三千。且國內分數州。故通信書記所談。不能據國語。必據英語。故得此等人最難。且近年解英語者。各就事務。益為難得云。

清國人並電信業。清國人民。初以電報為魔法。又謂硝子中有惡魔。住焉。以為通信媒介。故當創置電線之時。所到地方人民。大生阻碍。近年漸知電信為有益無敢加害者。今舉其證如左。十數年前。雲南架置電線。人民仆電柱。切斷電線。或燒局舍。三四年前。雲南再架置。土人毫不阻之。工事得完。

電信局增置。三十二年間。將增置電線。其電信局位置。本月廿日前後。當必有定云。

蘇杭商工業況

據馬關條約。日本之于支那。有貿易地數所。如蘇州及杭州。即其一也。兩州于支那通商口岸中最著名矣。

蘇州距太湖東岸不甚遠。與內地良好水路相接。在上海西北約七十里許。此地即江蘇省都會。巡撫居之。有大運河。與杭州鎮江相接。其南有小河。過蘇州城壁。或又歧通運河。故蘇

州與其近傍諸市街。互通極便。又蘇州爲製造物要地。人口大約有五十萬以上。此地製造物以支那綢緞及各種絹製刺繡物爲最。麻布、綿布、紙、漆、器、鐵、象牙、木材、獸角製造物。並硝子。器次之。

杭州浙江省都會地。在上海西南百十里許。位于蘇州之南百里。距海不遠。有錢塘江。傍此地而流。名最著。浙江之北諸水。皆由此出。可駕舟而達徽州府。觀其地質及杭州暴潮。似杭州之地不能築埠。以供外國船艘往來之便。然此地通上海。極爲利便。大運河距杭州二十里。稍加疏通。即可改其航路。勞力微小。不必大也。寧波隔杭州約八十里。雖小舟可通。而水路之便。遠不及運河。中有巖石。阻礙進航。其他杭州有巡撫衙門。配置滿洲兵。滿洲將軍統率之。杭州人口蓋有七十五六萬。以製造物觀之。杭州即凌駕蘇州。有諸織物縐紗諸扇類。摸造銀貨材料。薄錫箔。亦產紅染料。藥材。漆等。而杭州之地。美麗無匹。是以名高天下。蘇杭二州。形狀頗相肖。至商業之便。杭州遠勝於蘇州。蘇州近傍之地。與運河相交。又經揚子江三角洲南部。得達諸地方。故揚子江沿岸諸市。得隨意通航上海及鎮江。不必經過蘇州也。杭州不然。中央有浙江。嚴州。處州。金華諸府。與安徽省州。同在杭州上流。故發上海而經內地航路。欲抵此諸地者。勢不得不經過杭州。又自寧波欲抵諸地。亦不得不通過距杭州少里上流。而百貨出入杭州。亦盡經由此航路。故杭州爲諸地之衝。可謂商業上天然中

尖點也。

凡地球不問何國。物價廉賤。商業繁盛。皆無有及支那者。故不論何貨物。可減原價以補散費者。則得增購其他貨物。蘇杭二州。與他州比較。資力富饒。且近與上海接。是以各種外國物輸入頗夥。現今此諸地方。並不納貨稅。亦得外國輸入物。而必用散費。故此等諸物消費。必得增加。可無疑也。然內地稅由海關通過證票。賦課少額。因得其通過證票。不至大費手也。且通過證票。釐金局施之。算其徵收稅額。海關通過稅。而比較其貨物以施之。海關過稅。準輸入稅半額。不過元價二分五厘。然猶細查之。對大半物貨。通過稅苛重於內地稅。據現通過證票少數。此卽其證也。據海關稅報。明治三十年中。上海至蘇州。通過證票。僅輸入十二三萬兩貨物。又上海至杭州。通過證票。亦僅輸送二十八萬六千兩貨物。凡此貨物。以錫及日本石炭、石油、藍靛等爲最。不問其種類如何。而綿製物。未嘗附與通過票也。寧波至杭州。其通過票。尙且少數。故輸入貿易。今後欲圖擴充。恐不可期也。依銀貨漲落。若金貨昂騰。一二年。前歐洲輸入貨格。增加其二扣或三扣。以是攷之。輸入價格。減縮二分或三分。未足爲多也。

又復海軍

北洋艦隊殆全滅。南洋福建兩艦隊。老朽不足稱。清國今殆無海軍。唯概考目今向外國定

製者。昨年竣工者。以稱清國海軍而已。

昨年中已竣工巡洋艦

艦名	噸數	速力	艦名	噸數	速力
海琛	四、三〇〇	二三	海容	二、九五〇	二二
海濟	同	同	海鎮	同	同
海天	四、三〇〇	二四	海勝	同	同
海圻	同	同			

昨年中已竣工水雷巡洋艦

建威 八五七 二五

昨年中已竣工水雷驅逐艇

飛龍 飛霆 海龍 海犀 海若 海華

現今屬製造中者

巡洋艦三艘 戰鬪艦六艘 水雷艇十八隻

法涎滇粵

法國計畫支那鐵道。其所得即有三線路。據客歲馬玖士氏與白卿書。所謂其三線路。一則

起自東京。經河口平原。以達雲南府。延長約二百里。更起自雲南府。達揚子江平原。或曰。此間鐵路成。唯止雲南府。得不能償所失也。其二。蘭州南寧間。延長百里許。或曰。此間鐵路。雖可奪西江運輸。而利於其航業。亦非鮮少也。法人在東京者。尤憂之。其三。起自北京內地。至南寧。延長約百二十里。或曰。此間鐵路。利於英國商業多。而利於法國商業少。以是觀之。布築此三線鐵路。不如止也。此乃馬玖士氏之說也。果然否乎。法政府則銳意欲布設此第一線路。曩日在東京。發行債券。實由此故也。頃總督往雲南。亦爲此事。如營業收支額。現時暫措之。法政府布築此鐵道。以欲扶植其國力耳。

山西採礦條約

山西省有豐富大礦脈。而得其礦物採掘權者。爲福公司。即英意公司。一名北京公司也。其公司以英皇孫女婿洛侯爵爲總裁。意大利豪商路氏頻用深謀。圖策此舉。其合同條約如左。

- 一 山西商務局。稟奉山西巡撫。批准專辦。孟縣、平定洲、潞安、澤州、興平陽府屬煤鐵。以及他處煤油各礦。今將批准各事。轉請福公司辦理。限六十年爲期。應先礦師勘定何鄉何山何種鑛產。繪圖貼說。稟請山西巡撫。查明果與地方情形無礙。一面咨明總理衙門備案。一面發給憑單。准其開採礦地。勿稍耽延。如係民產。向業主議明。或租或買。公平給價。如係官產。應准該處田則加倍納賦。

二 山西商務局。稟奉山西巡撫批准。自借洋債。不得過一千萬兩之數。如所派勘礦師。以此數不敷於用。山西商務局。仍專向福公司續借。

三 凡調度礦務與開採工程。用人理財各事。由福公司總董。經理山西商務局總辦。會同辦理。

四 各處礦廠。應用華洋董事各一人。洋董管工程。華董理交涉一切。賬目皆用洋式。銀錢出入。洋董經理。華董稽核。各礦廠總以多用華人爲是。所有薪水皆由福公司發給。

五 勘驗礦地。或應打鑽掘井。探視礦苗。應先與地主商明。踏損田禾。酌量賠償。至開礦以後。或因礦場陷損傷民命房產。應歸公司撫卹賠償。若定辦一礦。有佔民地。必須會同地方官。或向地主租用。或備價購買。秉公定價。務使兩不受虧。方昭公允。所開礦地。無論或租或買。但遇有墳塋祠墓。必須設法繞越。毋得發掘。

六 所辦礦務。每年所有礦產。按照出井之價值。百抽五。作爲落地稅。報効中國國家。每年結帳盈餘。先按用本付官利六厘。再提公積一分。逐年還本。仍隨本減息。俟用本還清。公積即行停止。此外所餘淨利。提二十五分。歸中國國家。餘歸公司。自行分給。以後中國他處。有用洋款開採煤鐵礦者。應請一概照此章。將所有礦產。值百抽五納稅。以歸劃一再。此係商人籌借。開礦務如有虧折。與中國國家毫不干涉。

七 孟平、澤潞地面甚廣。開辦不止一處。然各礦出入與所有盈餘。各歸各辦清理。如或彼虧此盈。不得以此礦之盈補彼礦之虧。致使國家應得餘利。因之少減。

八 凡開礦所需料件機器等物。進口照開平各礦現行章程。完納海關正半稅項。內地厘捐概不重征。至開出礦產。運出口時。仍照關章納稅。

九 公司所開之礦。以六十年爲限。一經限滿。公司所辦各礦。無論新舊。不問盈虧如何。即以全礦機器及該礦所有料件。並房產基地河橋鐵路。凡係在該礦成本項與置辦之業。全行報効中國國家。不求給價。屆時由商務局稟請山西巡撫。派員驗收。

十 每處局廠。總以聯絡官民。預息紛爭爲要。應由商務局稟請巡撫。酌派照料委員一人。又設照料紳士一員。由公司聘請。該員紳薪水。均由公司籌備。

十一 礦師工頭。開辦之始。自應選用洋人。倘日後華人中。有精練礦務工程者。商務局會同公司。派充此項要職。至其餘司事照料等職。無關重大責成者。皆用華人。尤宜多用山西人。以開風氣。

十二 礦丁亦宜多用晉人。其工價應請從公酌定。至礦丁受傷。應如何撫卹。與使用數十年後。應如何酌給養老之費。又平日作工。每日若干時刻。各節統俟開礦後。再由商務局會同福公司。於採擇歐美各礦妥善章程。商請巡撫定價。

十三 福公司於各礦開辦之始。即於礦山就近。開設礦務鐵路學堂。由地方官紳。選取青年穎悟學生二三十名。延請洋師教授。以備路礦因材選用。此項經費。由福公司籌備。

十四 山西商務局所借福公司銀一千萬兩。係約估之數。將來每開一礦實需資本若干。由福公司撥用。後准福公司按照所用之數。造印借款。股份票刊章程。定期發賣。如華商於期內。願買此種股票者。有則無論多寡。聽其買取。

十五 華商收買此項礦務股票。應由商務局按照時價漲落。照章代為收買。或自行賣買。均聽其便。如華紳富商。於六十年限內。將某礦股票。收至四分之三。即將該礦先期收回。由商務局查報。飭交該華商自行經理。

十六 凡於所准礦地。遇有民人。先經開採者。不得侵佔。如原主自願租賣。應由商務局會同公司。秉公給價。但不得稍有押勒。

十七 各礦遇有修路造橋。開濬河港。或須添造分支鐵道。接至幹路或河口。以為轉付該省煤鐵。與各種礦產出境者。均準福公司稟明山西巡撫。自備款項修理。不請公款。其支路應訂章程。屆時另議。自正定至太原鐵道。已由商務局另行借款修理。該路左右各一百里內。福公司不得另造鐵道。以杜爭端。凡為以上所准各事。其須用民地之處。亦照各局已定章程租買。不得稍佔民地。仍求地方官代為保護。

十八 每至年終。或盈或虧。各分礦造具清冊。應各請華洋公正人一名。核算無訛。然後刊刻報單。送至商務局。查核各礦盈虧。會造總冊。呈報巡撫。以憑咨分總理衙門戶部查核。並將報効國家各項。一併呈繳。

十九 該礦爲中國自主之產。將來中國有與別國戰爭之事。該公司應聽中國號令。不得濟敵國。

二十 茲章程華洋文。繕具兩分。各執爲憑。

試用巡捕緣由

去年上海道臺蔡鈞。欲改革巡捕制度。聘東京下谷警察署長永谷隆忠爲顧問官。本月二十二日。期滿還東京。初蔡道臺至自美國。解英法兩國語。頗有聲望。曾欲革易巡捕制度。即見上海領事小田切具告其意。且乞聘用日人精通於警察事情者。領事因乞之於日政府。政府令永谷氏赴之也。時膠州事方平。清帝銳意圖治。道臺乃托永谷氏。令改革巡捕事。氏先置巡捕房于裏虹口。西門外。楊樹浦。諸地。選道台部下兵百五十人爲巡捕。教以警察事宜。又定其章程。悉破昔時保甲制度。將行其法。會北京有變。西后代帝聽政。事遂止。尋蔡道臺有故免職。後清政府聽美法英諸國之請。廣其租界。於是楊樹浦不復置巡捕房。永谷氏遂不得行其志。有曾某者。任上海道臺。無改革巡捕之志。尋剛毅南下。召曾氏。傳北京之命。

令獻軍資十四萬兩。曾氏因節減其管內經費。以故遂不行改革。或曰清國官吏私心。徒希顯達。非實行革易。不如其已也。永谷既還京。與人相語曰。清政府改革兵制。急於巡捕。兵制已革。而施及巡捕。自易易耳。惟清國盜匪蜂起。每起必派兵。不用巡捕。蓋清人不知警察本義爲何物。只以爲巡邏道路之用。如盜賊毆鬪。詐譌等案。知縣皆可辦理之。不必托巡捕也。即其改革。豈可急哉。

詳述經蓮珊案情

經蓮珊太守被逮各情。均已疊登前報。茲復接到澳門友人來信。較爲詳細。足補前報之所未盡。爰再錄之。以供關心太守者垂覽焉。先是正月念五日。劉學詢由粵垣到澳。曾招經太守與何君穗田及承充澳門賭碼盧焯之等同飲。並不言及公事。當時經太守本擬念六日乘輪赴港回申。詎劉詭謂經太守曰。頃有滬友到港。欲來澳門晤君。請暫住一天。毋相左也。經太守不知其詐。諾之。至念六日下午三點鐘。劉帶有照會公文。往見澳督。五點鐘隨到經太守寓所。捕逮。是日適係禮拜。何君等並未到署。故不之知。幾如疾雷不及掩耳。迨後經同人等電知香港上海等處。上海正氣會中人諸同志。一接電音。寅夜即將電報總局款項料理清楚。盛京卿雖明知經太守之款已清。而因政府之必欲得其人。不得不作違心之舉。以故並不電知澳督申明。經太守款項已清。請爲釋放。上海諸同志知其然也。遂於念七日往

見英總領事。請其代爲保護。英領事深知經太守辦理賑捐局務。垂三十年。中外皆知。且創開女學堂。立不纏足會。實爲中國之大善士。此次政府因其聯名電請親政。故特誣以虧侵周款爲名。似此善人若不力爲保護。將來何以激人爲善之心。爰爲電致英京外部大臣。請其轉達葡廷。即電飭澳門總督。妥爲保護。勿令交與華官辦理。一面電稟香港總督。請其就近設法保護。又有某教士之夫人。徑至駐滬葡萄牙領事府中詢問。葡領事告以澳督曾有電來詢問太守在上海所獲何罪。吾已電覆。謂太守聯絡志士千餘人。電請中國皇帝親政。因而獲譴等語。而同時寓滬西人。咸相錯愕。繼以義憤。謂中國政府必欲將忠義之士誅捕淨盡。不知是何居心云云。此上海諸同志及英總領事等出力救護之情形也。而香港諸同志於念六夜得電之後。即會集酌議。登列西字報紙。歷叙此案情由。籲告西人請爲救護。並聘西國大律師。趕赴澳門。援照公法。與之辦理。又於念七早邀集素有聲望諸紳商往謁港督。懇其照會澳門總督。當時適有英員立德夫人在港設立不纏足會。一聞此信以爲經太守係不纏足會首董。係其會中人。因而大奮熱腸。往見港督夫人。議論此案。立促港督備文照會澳督。而西字報又復嘻笑怒罵。謂澳督不知公法。妄聽華官指揮。併謂葡國弱小。若使不敢保護。請其送來香港。歸與英國保護云云。此香港諸同志及立德夫人與港督等出力救護之情形也。當念七八兩日。澳督紛接葡廷港督及律師等電信。又閱香港西字各報。

且驚且愧。深知爲李鴻章劉學詢等所誤。故於念九日囑其華民政務司小心辦理此案。惟澳督將經太守送往山頂砲臺之後。其保護之情極爲周至。併送鐵床一架。一切衾枕俱全。資其睡臥。且准經太守之公子及隨從家丁爲之服侍。所有親友往見。盡可出入。但必須經公子引進方可。蓋防李鴻章劉學詢等遣人行刺也。劉學詢等因見如此。知新黨之勢力能幹極大。無如之何。遂于念九夜復趕進省。初二日再帶兩廣總督李鴻章公文前來澳門稟見澳督。請其交人。澳督閱之。置在案側。怫然謂劉學詢曰。此處係我管轄之地。按照公法。須由我地方官訊問明白。若係公罪。則當將其釋放。並須爲之保護。安能由爾華官作主。爾豈以我荷國爲小弱乎。劉學詢色撓。連稱不敢。諾諾而退。由是觀之。經太守當可在澳逍遙無事矣。

查拿新黨彙聞

近日西后已發密諭與各省督撫將軍及提鎮等將各該員所管之兵統歸榮祿節制。茲悉西后之所以如此者。實恐各大員中與維新黨聯絡一氣以敵滿人也。

中國政府奉后之命。已飭在廣東省城之北洋海軍提督葉祖珪帶領海天海籌兩快巡艦往南洋一帶接應前所派往該處之刺客。蓋如能將康有爲或邱菽園並他著名維新黨人活拿。即可交海天等艦帶回也。該二艦駛行甚速。每點鐘時能行一百二十華里。英國在南

洋中國諸海無有如斯迅速之艦。將來雖欲追趕。亦不能如願。此皆中朝之密計。欲使維新黨人無可遁逃耳。

政府探悉康有爲梁啓超現在歐美各國。故山總署電致出使各大臣。命即竭力設法購線。將該二人或拘拿或即刺死。

字林西報云。在北京及各省之維新黨人。現西后已設有妙法剪除之。以現在無論何御史保舉何等人員。及奏請何員補何缺。必須以所請詳加考覈。須俟一禮拜或十天而後。乃有准否之諭旨。若以從前而論。此等事至多一两天。即有明諭。今則不然。如其所保所請之人員。查有可疑。新黨之處。或與西人往來。或曾辦過洋務等情。必立將該員黜去不用。不知西后用此等苛政。尙係從輕。推其所至。除新黨之家屬有大權力者。或新黨與西人有交情。出而保護外。其餘人員。設若被西后所不喜。而該員僅恃一己之力。無人保護。則西后之忿怒。又不但有以上之寬罰也。勢必將拿獲永遠監禁。甚者或立即正法。且如此之政。並非秘密不欲人知。現其顧問各大臣。將所有仇敵之維新各員。悉行查明抄錄存出內廷。以備日後有變保人員之事。按查施行。故該顧問官等甚爲忙碌云。查各員之是否維新。係着徐桐崑岡剛毅等三人肩任此事。業已於西后前奏參五十七人。內有翰林御史章京總理衙門試用人員。以及在同文館大學堂中者。此等人曾皆繕摺呈奏。托徐桐呈送爲多。以徐朝見比

他大員更多也。翰林中。最不幸者。莫如沈鵬。沈於數月前。亦曾托徐相代呈一奏。即參劾榮祿。剛毅。李連英等三人。不知此摺。抑而未上。而沈乃在籍被拘。現擬定在省永遠監禁之罪矣。

京事誌要

三月十一日。上諭。貴鐸。周錫恩。陳鼎。吳式釗。沈鵬等。五翰林。或議處。或休致。或革職。管束監禁等情。茲得京友函述。此數員皆係徐桐所參。內廷密諭。陳鼎心術不正。所簽校邠。虛抗議。語多悖謬。著遞解回籍。交湖南巡撫永遠監禁。吳式釗勾通外洋。賄賣鑛產。坐擁厚資。有恃無恐。著遞解回籍。交雲貴總督永遠監禁。而兵部火牌。僅有交雲貴總督交湖南巡撫字樣而已。其永遠監禁字樣。及所犯案由。係另有一角公文。交督撫照辦者也。此次所以如此機密。爲吳式釗係英意福公司。江南礦務創辦之人。而現在所犯。即係辦鑛之事。恐兩國公使不能無言。故爾秘之。貴鐸係旗人。周錫恩湖北省人。而陳鼎吳式釗沈鵬。初議罪皆革職。內改爲斬決。後經軍機大臣某某中堂二人求之。方減輕爲永遠監禁。并聞數員俱無口供云。

欽使抵鄂

字林西報載李秉衡之簡。爲欽差大臣也。究竟查辦何事。茲已查悉其底蘊。此行無非與長江各省官員商辦設法壓制洋人權勢而已。並其抵武昌與張之洞問答李云。北省業已預

備一切。西后意在必行。張問何事。李以裁撤洋員爲請。張告以不久當一律遣散矣。李云。營制勿需效外人。張以緩圖對。並云號衣卽當改式。李云。康有爲黨羽必當盡絕根株。張曰。此處並無康黨云云。細觀張制台回答各詞。於大局尙無大碍。但張素稱明達。不知其尤更換號衣否耶。

粵東賭風

粵省賭風素盛。今復有聚斂之臣。奏准商民承充賭餉。奉旨開辦。亦四千年來之大變局也。茲悉廣東全省招攬攤寶賭碼一期。準承充六年爲滿。由本年四月初一日起辦。廣東全省每年共納碼銀一百二十萬元。南番兩縣歸廣協承辦。每年納碼銀七十萬元。惠州潮州嘉應州每年共納碼銀一十八萬六千元。潮州歸張厚卿承辦。每年納碼銀一十萬元。惠州歸廖鳳疇承辦。每年納碼銀六萬一千元。嘉應州歸溫左才。溫小樓曾伯榮。李蔭棠。鍾蘊石。溫俊初。梁湖泉。陳佛開八人承辦。每年納碼銀二萬五千元。近時欲承辦二碼者。各縣鄉紳俱到省港。向大碼官幹旋矣。嗚呼。賭爲盜源。古有明訓。今乃奉旨開賭。不恤人言。不顧國體。是率天下之民爲盜也。欲其不敗。其可得乎。

旅居中國人數

據去年海關報稱。外人旅居中國各港者。總計一萬七千一百九十三人。外國商肆總計九

百三十三間云較之前年略有增加茲表列於左。

	光緒二十五年	光緒二十四年	增率
英國人	五、五六二	五、一四八	四一四
日本人	二、四四〇	一、六九八	七四二
美國人	二、三三五	二、〇五六	二七九
俄國人	一、六二二	一、六五五	四五六
葡萄牙人	一、四二三	一、〇八二	三四一
法國人	一、一八三	九二〇	二六三
德國人	一、一三四	一、〇四三	九一
西班牙人	四四八	三九五	五三
瑞典挪威人	二四四	二〇〇	四四
比利時人	二三四	一六九	六五
丁抹人	一七八	一六二	一六
意大利人	一二四	一四一	一七
荷蘭人	一〇六	八七	一九

其他之各國人 一六一 一五五 六

合計 一七、一九三 一三、四二二 三、七七二

一覽前表。足知目下何國於中國最握勢力。然各國勢力之消長。猶未可據此以斷定也。蓋如香港、旅順、膠州、青島等處。已純然為外人占領地。及德兵入山東內地若干人。本表內皆未計及之也。

又各國商肆之數。列舉之於左。

	光緒二十五年	光緒二十四年	增率
英國	四〇一	三九八	三
日本	一九五	一一四	八一
德國	一一五	一〇七	八
法國	七六	三七	三九
美國	七〇	四三	二七
俄國	一九	一六	三
葡國	一〇	二〇	一〇(減)
比利時	九	九	...

意大利

九

九

...

荷蘭

九

八

一

西班牙

九

四

五

奧國

五

五

三

丁抹

四

三

一

瑞典挪威

二

：

二

旅居中國各開港地之外國人數。据右表可以知之矣。至于中國人之居于各開港地者。茲復表列如下。以供研查者之一覽。綜中國與各國旅人而比較之。(僅指各開港場)則每土著四百。斯有一旅人也。

開港地

人口

天津

〇〇〇、〇〇〇

寧波

三五五、〇〇〇

漢口

八五〇、〇〇〇

蕪湖

八五、三五〇

上海

六一五、三〇〇

沙嘴

七三、〇〇〇

蘇州

五〇〇、〇〇〇

牛莊

九〇、〇〇〇

廣東

八〇〇、〇〇〇

南京

三〇〇、〇〇〇

杭州

七〇〇、〇〇〇

重慶

三〇〇、〇〇〇

福州

六五〇、〇〇〇

廈門

九六、〇〇〇

中國鐵道述

譯東邦協會報

中國北部鐵道之原起

中國布設鐵道。以開平炭山爲創始。設公司而開輸運之業。以中國鐵道公司爲最初。該公司建於光緒十一年也。先是北洋大臣李鴻章奏陳築鐵路之利。當時遽獲允許。然非易言耳。光緒七年。方中法交戰之日。沿海各港被法艦封鎖。海上查禁森嚴。江浙貢米不得經上海而運往天津。於是北京政府欲自鎮江渡江。經大運河而入天津焉。雖然自一千八百五十年以來。黃河下流。非復故道。變而直入渤海。故運河不能用。而海運之法。於是乎出矣。設立招商局以後。常以輪船由海路運天津。於是運河一策。全置之度外矣。然運河堤閘。頽壞不堪。非興大工程以修繕之。則不足言輸運。如海上起釁。則運路絕。北京官吏商民。雖欲不餓殍死。不可得矣。此築路之議所以行也。寒暑未歷數週。而中國鐵路公司出焉。該公司首次之報告。錄其要領於左。

自直隸承永府灤州之唐山至閻胥各莊間。距離二十里。鐵路已於數年築成。用以運煤而濟開平礦務局者也。去歲年^{十一}初。以資本金十五萬兩。設中國鐵路公司。當時於閻胥各莊

蘆臺之閻莊間。築鐵路七十里。復以天津銀拾萬購唐山鐵路全體於礦務局。於是達唐山之閻莊之鐵路。本年光緒十二年始獲輸運如意矣。

光緒十二年春。據海軍衙門奏請。首獎勵商人以特利。且藉商辦鐵路以迅速軍機。及應北洋不時之需。後乃奉上諭。築蘆臺至北塘大沽金遼縣至天津之鐵路。凡百八十里。且以沈保靖周馥任本公司之監督。本公司既受上命。廣集股份。及經營一切事務。皆本公司之任。且期明年使該鐵道告厥成功。將來進而擴張各路。大興公益。固所厚望。而光緒十三年四月創業以來。至本年三月之收益。約銀壹萬九千六百九十八兩有奇。云云。是時為該公司之總辦者。嚴信厚。伍廷芳。吳熾昌三人也。

目下中國鐵道（列國鐵道表）

線路	經營國名	里數
西伯利亞	俄國	一、〇〇〇英里
胡蘭城、大連、旅順間	俄國	四〇〇英里
正定府、太原府間	俄國	一三〇英里
諒山南甯間	法國	一〇〇英里
東京雲南間	法國	二〇〇英里

北海南甯間	法國	一二〇英里
膠州灣濟南間 (及膠州 沂州間)	德國	四二〇英里
天津鎮江間	英 德二國	六〇〇英里
蘆漢鐵路 (一二六 百五十 英里)	比利時 (實俄國)	七〇〇英里
鑛山鐵路 (太原西安間 太原襄陽間)	英 意二國	二五〇英里
北京天津間及海關營口	英國	二〇〇英里
上海南京間	英國	一八〇英里
南京襄陽間	英國	二七〇英里
蘇州杭州寧波間	英國	二〇〇英里
九龍廣東間	英國	一〇〇英里
漢粵鐵路	美國	六〇〇英里
緬甸延長線 (中國 領內)	英國	七〇〇英里
合計		六、一九〇英里

以上所列。皆各國所得布設權之大幹線也。復舉每國若干里數於左。

國名 里數

英吉利

二、八〇〇英里

俄羅斯

一、五三〇英里

德意志

(法國居其半)

七二〇英里

比利時

六五〇英里

法蘭西

四二〇英里

北美合衆國(法國居其半)

三〇〇英里

滿洲鐵道。一名東清鐵道。又名中俄鐵道。該條約定於光緒二十二年。又據二十四年春之條約。得於大連灣牛莊至鴨綠江間沿岸。有任意敷設枝線之權。又於本年夏初復追定條約。枝線之終點。旅順口及大連灣爲限。其線路自西伯利亞鐵道幹線哈拉賓分歧而至牛莊者爲幹線。更自大石橋分歧至旅大二灣者爲枝線。如自胡蘭城至旅順者爲幹線。自大石橋至牛家屯爲枝線。是固然矣。然胡蘭牛家屯間爲幹線者。暫依條約而言者耳。自吉林省琿春府。以及吉林省吉林府。黑龍江省愛琿府齊齊哈爾等名爲中國之東三省。實已非中國之版圖矣。

俄自有旅順大連以來。以烏甫姆史侯爵爲中國東三省鐵道公司總理。該侯所謂以家西尼條約爲基礎。草定一切章程。其目的在築黑龍江之西界。至吉林東界之線路。用以接西

伯利亞及海參崴二鐵道。而任購買一切物品者。則爲中俄道勝銀行焉。

現俄羅斯確定線路。逐段起工者。自西伯利亞鐵道阿龍驛。分歧而經中。俄國境之舊托羅海。俄名脫魯愛格司克。至呼倫貝爾。土名海拉耳。越興安嶺。沿利爾奇勒河岸。渡湫江。而經胡拉爾溪邊。北距齊齊哈爾六十里。以一直線縱貫蒙古部。於胡蘭西五十里之處。渡松花江。達哈拉賓。豫定爲中央停車場。至此分而爲二線。其幹線渡阿什河。而至阿勒楚喀。土名阿什河。經伊爾門。於距甯古塔東北六十里處。渡瑚爾哈河。土名牧丹江。達海參崴。直南下而至營口旅順港焉。

山西鐵道。起自柳林堡。在滹沱河南之蘆漢鐵道正定停車場之附近至山西太原府止。長一百三十英里。工費六百

八十萬兩。該款乃仰給於中俄道勝銀行云。

山東鐵道。據永借膠州條約。德國有築二線於山東之權。其一自膠州起。經濰縣。青州。博山。淄川。鄒平。諸縣。而至濟南府。更直達山東省界。其二則自膠州至沂州。經萊蕪縣。而達濟南府。該二線爲中德合同公司所布設。又距此線十英里以內之地。德人有採掘煤礦之權焉。然德國將來尙可增加二百英里以上之築路權云。

與德國山東鐵道並駕者。有津鎮鐵道焉。該線起自天津。由山東德州府。涉黃河。而達泰安。會山東鐵道於沂州。乃渡清浦江。藉大運河之堤。而達鎮江之對岸。該線唯於山東一區。山

岳縱橫。工程稍覺艱辛。然此外則平壤廣陌。工事最易。但淫雨過度。每有河水氾濫。湮埋軌道之虞云。當光緒二十四年正月。有特諭令修築該線。欲承辦之者爲江蘇補用道容闈。容闈駐美甚久。思借資於彼邦富豪以興工。未幾而二大阻力出矣。一爲德公使海靖氏。一爲盛宣懷一派也。

德國公使當時以欲築鐵道於山東。非與日本協商不可爲辭。雖然。自上諭既下。美英二國已於八月募集公債五百五十萬磅。而鐵路公司之形成矣。於是德國亦欲遽設公司承辦該線。英德二國。遂在北京紛爭辯論。終至以德人資本。修築自天津達山東省界之線。以英人資本。修築自山東省界達鎮江之線。

盛宣懷張之洞等。當時以爲蘆漢鐵道。將來之收益。必萬不如津鎮一線。蘆漢一線必被其所壓倒。故不免極力抗議。然當時既經批准。亦無可如何。遂即得聽命於英德協商之下。於是於光緒二十五年五月。擬定該鐵道公債契約。

里數

六百三十五英里（約二千里有奇）

公債額

七百四十萬磅

利率

四分五厘

竣工期

五年

公債償還期限

十五年

該鐵道公司理事員五名。中國人居其三。英德各一人。其揭載在於約中者也。

蘆漢鐵道敷設權。比利時合股公司得之。（實即俄國）最終條約定於光緒二十三年六月。該線長約七百英里。自兩端既興工。至後年始可以全竣。工費總計五千萬兩。其千三百萬兩。出自北京政府。其三千七百萬兩。出自比利時合股公司。二國合同條約。初訂於武昌。繼訂於上海。次俄國假口於比利時合股公司。而倡出無理之難題。破壞貸款之約。雖然。當時政府以如斯鉅大之款。無地可籌。畢竟於光緒二十四年。改訂其合同條約於上海焉。斯時爲北京之代表者。即盛宣懷。爲比利時合股公司之代表者。即猶伯爾是也。

爾來該線工事。漸臻繁劇。而其實則一切盡歸中俄銀行經營。東方均勢上。顯呈莫大之阻礙。此列國所且夕不遑寧處者也。支那中央重鎮之漢口。遂爲俄西伯利亞鐵道之最終點。江北一帶。均入其轄下。俄國陰謀。誠令人不可思議矣。

所謂鑛山鐵道。握其敷設權者。乃英意合同公司。而以有限責任北京合股公司名之。該線自山西太原府起。達陝西西安府。又自其中央分歧而橫斷河南。逕達湖北襄陽。而與蘆漢線相連絡焉。

關內外鐵道總局。督辦雖係許景澄爲之。然實則屬英國管轄。該鐵道其初爲中國鐵路公

司之延長線而英俄所必爭之要着也。自是之先。李鴻章任北洋大臣時。適值西后萬壽。遂盡將其豫備款。爲其祝壽費。於是興工計畫。一時中輟。其後自匯豐銀行借款二百萬磅。以補充其缺額。此事若成。則管理斯舉之權。必自英人握之。是乃俄國經營上爭死活之要點也。俄嘗思自英人之手奪回。向北京政府抗論爭之。然終不能復得。上海南京間鐵道。英國合股公司。與鐵路總辦。先私結條約。後乃有上諭之確允。其後復求延長線。終得利權如左。

一上海江甯線。可由鎮江延長至襄陽。

一杭州蘇州線。可延長至甯波。

由是觀之。英國合股公司。得北京政府所與之權利。較之比利時。亦不稍讓一步。承接蘆漢鐵道。自漢鎮而達廣東省城者。爲漢粵鐵路。工費約計四百萬磅。稱爲漢粵鐵路公司云。

九龍廣東間鐵道。承築之者。怡和洋行是也。該線自香港對岸九龍（英新領地）起。至東而連絡粵漢鐵道。遠逼滿洲線。位於東亞之南端。不可不謂重要矣。

滇緬鐵道。以巴莫爲終點。巴莫境上之一市。爲滇緬交通之孔道。然其境上有尖高山。瓦崙山。叢樹山。孟哥山等。峯巒重疊。雄峙其間。高者八千尺。低者二百丈。復有潞河。瀾滄江。以橫

斷之。欲於其間修築鐵道。甚是困難。雖然英以通緬甸南清爲急務。萬阻千難。亦所不憚。況且欲開闢巴蜀之後門。則捨此並無別路。故英之技師探險家。所以冒萬嶮而探查之也。英國自緬甸延長鐵道線至雲南。至此分支線爲三。一即自雲南經楚雄赴四川而達巴蜀。一自雲南山臨安自廣東達香港。自廣東更分一線踰循山嶺而向漢口。由漢口復分一線而達滬云。

聞緬滇粵間之鐵道。英川以遮斷法國之北進者。是或然矣。總之對俄與法政策。有莫大之關係也。況揚子江爲英國權利範圍中之物。必不能不保護之耳。

與英之緬滇鐵道相遙峙者。法之龍州雲南間鐵道是也。其目的在謀鞏固東京。擴張商務於中國內地。而工程較英之緬滇鐵道爲易云。

又北海南寧間之鐵道。亦法國所承辦。北海爲東京灣之一良灣。南寧西江附近地也。

忠臣遇害

許尙書景澄及袁侍郎被害之事。屢見于各報。茲確查得詳細情形。謹錄以告。先是五月下旬。及六月中旬。二公兩次拜疏。首疏大旨謂義和拳能避鎗砲。乃愚人自愚。大不可信。臣等往東交民巷。親見屍骸狼藉。顯被洋鎗擊斃。此等不法之民。愈縱愈橫。宜勦不宜撫。疏上。端剛謂死者乃僞義和團。真正義和團。實無一死者。將其摺留中。次疏大旨謂春秋之義。不

斬來使。此次因亂民肇釁。攻毀使館。不合公法。激怒各國。以一敵八。自古爲戒。請 旨保護使館。仍以勦匪爲第一要義。榮相旣擁重兵。宜事權歸一。應撫應勦。請飭榮相相機行事。不宜另簡重臣。以致分歧。時剛相適總統義和拳。謂爲傾已。亦置之不報。迨六月下旬。西兵麇集。勢將直撲京師。二公相對曰。等死耳。奚待爲。遂又會銜上疏。大旨謂拳匪始萌之際。一旅之師。足以剪除。乃養癰成患。以至於此。親而天潢貴胄。尊而師保樞密。莫不信爲神術。屢創不悟。今西兵日逼都下。萬一不幸。其如宗社何。非勦拳匪。不足謝敵。非誅主持拳匪之人。不足以勦匪。疏上而禍作矣。七月二日。步軍統領逮二公下獄。聞獄卒言。二公在獄中談笑自若。次日赴菜市。許公大罵端剛不絕口。袁公仰天長歎曰。至此尙不悟耶。就義時。拳匪充塞道路。拍手大笑。端剛趙董相賀於朝云。噫。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曷勝浩嘆。然二公舍生取義。亦爲我四萬萬同胞計也。不知後二公而死者。尙能激奮否。

華人苦况

中俄交界之地。愛琿之東北。有埠名布拉哥威斯丁斯克者。華人旅居甚衆。現被俄兵所殺。不下四千人。推原被殺之故。先是俄兵南下。連佔數城。愛琿旣失。該埠華人大爲狼狽。迨俄兵至埠。暴虐非常。強逐華人。悉行歸國。不然。則盡投之大江。華人苦苦哀求曰。吾等商賈。于。是相安無事。毫無錯犯。何事逐歸。况邇來輪船未有。而黑龍江何能渡去。俄兵不應。其中有

一著名狠暴名布苛沙克者。將該四千人。一一附諸江中。噫。可謂慘矣。時有一婦人。懷抱嬰兒。當投河之際。大聲泣曰。俄人絕不畏天理。非人類也。言畢。母子皆投水中。適有一俄人將嬰兒救上。帶歸作己子。又死餘之華人。見此情形。爭先避地。而俄官發告示於火車局。禁沾車票于華人云。

天津一月記

析津寓公稿

余記天津義和團。始於城內立壇。迄於城陷。上自搢紳大夫所言。下而至於街談巷議。有聞必錄。不參己意。不加論斷。題曰天津一月記。夫亦日記我之所聞而已。友人見之。啞然而笑曰。甚矣哉。子之贅也。義和團藉神怪之名。逞焚掠之欲。其術虛謬。其言幻誕。以較古之五斗米賊。近之白蓮教匪。先後各出一轍。朝廷惡其詭託義名。戕殺無辜。屢次降旨勦除。綸言所布。天下咸知。又奚待記。且子亦知其名。不始於今日乎。嘉慶間曾有之。如直隸湖北江西等省。皆設壇聚衆。賴直督那文成公密捕嚴誅。其黨始盡。今雖襲其名。而其術愈下。又奚足記。余曰。不然。正以其荒謬怪誕。不可不記也。且正以嘉慶間曾有之。而益不容不記也。嘉慶時禁令綦嚴。捕殺無赦。其勢不張。地方賴以安。顧鄉愚僅知其事。爲朝廷之所嚴禁。而不知其智術實欺人不足信。故歷百餘年。猶有今之義和團。假借餘燄。以惑民而罔世。向使當時有人焉。不憚煩瑣。悉記其欺人之術。搶掠之狀。焚殺之慘。廣

爲流布。使家喻而戶曉。雖後有無賴欲售其欺。孰肯信從。惜乎秉筆無人。致有今日之大變。鄉愚信而從之。士大夫信而畏之。甚至屬吏神其說。達於長官。長官神其說。騰諸奏疏。罔不駭嘆驚奇。詫爲神異。初則任其蔓延。繼且勦撫皆窮。如天津等處。當其邪說盛行之時。人人墮雲霧中。若魔若狂。怪語邪說。爭傳樂道。紅巾黃帶。縱於光天化日之下。逮其情僞。已爲衆之所知。而受害已深。今雖殘燼游魂。保無有復被其惑者。余身丁其艱。耳聞其妄。目覩其僞。烏容不記。所冀斯編遍布天下。婦孺周知。俾妖言永熄。不獲遺種於世。爲聖朝憂。不亦可乎。友喟然而嘆曰。子言誠然。此有關世道人心之作也。余向者淺之乎測子矣。雖然。古有之。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又曰。爲尊者諱。子嘗未之聞乎。記中譏時政。刺權貴。雖出自人言。而子筆之。得毋弗宜。余曰。所記者事也。余但就所聞所見。記其事實。無褒貶抑揚於其間。不知爲非。亦無所爲諱。友曰。然則今日之論。亦不可不記也。余諾而誌之。以弁此編之首。某月日析津寓公自叙。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午間。傳聞天津土棍王某。在城內三義廟樹義合團旗。設壇聚衆。無業游民紛紛往投。府縣聞之。謁制軍裕祿帥。請兵圍捕。不許。且飭保甲局派勇四名護壇。於是氣燄大張。城內外聞三義廟設壇弗禁。相率立壇。兩日間城內立壇十餘處。城外二三十處。每處或數

百人。或數十人。附近村鎮及各州縣。向因嚴禁。已撤壇歛跡。至是復起。

愚民傳說義和團。法力甚大。不畏刀斧。能禦鎗砲。團中用一銅釜造飯。釜容米二升許。數千萬人隨取隨滿。水無盡竭。練拳三日。即可出戰。老師居山東深山中。派大師見數人下山傳道。欲有所啓。一焚表。老師即知。或調別處。回來再焚表。即至。老師大師見一舉步六十里。雖數萬里亦頃刻至。每戰但念咒。敵軍砲鎗皆不過火。天意滅洋。玉皇大帝特派八百萬神兵下世。從此中國無洋人矣。又有紅燈照。係孀婦處子所練。初練時用銅盆一具。內貯清水。婦女於夜靜時。閉戶念咒。能緣盆口而行。左手執紅巾。右手執扇。扇動風來。即徐徐起。五日後可凌空上升數百丈。已有數十人。分赴各國焚其房舍。現今外洋十八國。已滅去十六國等語。無稽之譚。一倡百利。于是津郡女子。多有練習紅燈照者。父母不能禁。常夜半啓門。不知所往。有數日始返。有一去不復返。其返者詢何往。則曰至外洋焚洋樓也。

立團之始。頗能踐言。與人無擾。至三日。即令每家備麪餅五枚。又令有力者。施送米麪。又向富戶勒捐銀米。違者不入其門。違則合家不保。制軍及司道府縣聞之。皆有捐助。出入亦用團護衛。不復見儀仗矣。

團入海鐵道署。自大門以迄內宅。搶奪劈砍。無一完物。以其所司爲洋務也。黃花農觀察。倉皇避去。先至楊村。又爲團窘。復回津。入居督轅。團猶欲爲難。乃厚助銀米。遂免于難。

團至縣署搶奪。并開獄放囚。又入府署道署。肆行蹂躪。并在道府縣大堂設壇。十九日夜間。又各街喧嚷。乃焚東門外及三岔河教堂也。附近公館及釐稅局皆波及。有目覩者。謂團中人各執襍稽一束。火油一罐。堆積門外。而後舉火。是夜老龍頭火車道又被燬。

總團率衆齊至督轅。向制軍索馬及軍械。制軍飭至軍械局領用。於是團中始有鎗砲。制軍及各署有馬者。皆爲團牽去。并向各富戶索馬鞍等物。候補公館稍有聲望者。皆登門索取食物。無敢不應。團感裕祿。贈軍械馬匹。派團百餘名。在轅護衛。并在各城門嚴查。凡出入有攜帶物件。皆被截留。惟先以銀米贈壇。派團護送。則出城無碍。團每夜必出。或焚教堂。或搶舖戶。或執途人而殺之。

二十日傳聞大沽砲臺爲洋人所踞。自海口至塘沽。遂爲洋人運兵之路。洋人在塘沽市廛無擾。雞犬無驚。轉較城中安靜。城中惡團蹂躪。盼洋人入城。惟恐不速。繼聞塘沽大街被焚。城中人心少固。

洋人自塘沽循鐵道前進。河軍糧城。以迄火車站。均駐兵。又於車站搭浮橋。以達紫竹林租界。遂與大沽聯爲一氣。而我軍與洋人戰。每以奪回車站爲要著。卒不可得。

二十一日忽傳紅燈照仙姑至。今晚燒紫竹林洋樓。問仙姑何姓。則曰董二姑。劉三姑。董則

董福祥之妹。劉則劉永福之妹也。

連日與洋人戰于陳家溝。團爲先鋒。准練各軍及武衛前軍繼其後。團皆望風潰而右前進者。即鎗斃。各軍亦有傷亡。聞洋兵僅一二百人耳。

洋人每戰并無多人。或十人一隊。或三五人一隊。我軍則用全力。

火車棧有煤廠堆積如山。洋兵避于煤後。我軍鎗砲不能及。因山水師營用大砲。將積煤焚去。洋人避于火車站圍牆中。水師營即砲焚棧墻。洋人又避鹽坨內。水師營即砲焚鹽坨。所焚者皆已物。無傷洋人毫髮。而制軍以連戰獲勝入告。奉旨嘉獎。且賞團銀米。

三義剛于某。勒捐富戶四十餘兩。因見連戰傷亡甚多。乘衆挾資潛遁。團中人意在吸汁。大失所望。遂紛紛散去。城中稍安。迨蒙恩賞銀米。其焰復熾。數日間外來者及津城原聚約共萬餘人。兩餐皆由各舖戶按時供給。府縣亦助送。民始怨矣。

城中自有團以來。焚殺任意。搶掠無禁。甚至搶衙署。劫監獄。無人過問。是以素不安分之徒。或投壇附和。或仿效裝束。魚肉良善。人人思亂。不復知有法紀矣。

總統武衛前軍聶軍門士成。先因義和團焚燒保定至京鐵路。帶勇至落空彈壓。團不理。旋與交戰。團因與聶軍爲仇。且誣軍門受洋人重賂。見聶軍弁勇即擒殺。甚至文武員弁亦有房屋被焚。全家被害之事。合軍弁勇皆忿請於軍門與團戰。軍門止之。且令將領勸誠所部。

衆兵忿然曰。朝廷養兵所以誅亂。落筆之戰。爲朝廷止亂也。今團獨與我軍爲仇。弁勇委員。出營卽被殺。制軍任其所爲。絕不禁阻。尙有王法乎。與其束手待斃。寧學團焚殺。旣得銀物。又得義民之稱。朝廷及制軍。猶有賞賚。何樂不爲。於是譁變五營。果效團沿途搶奪矣。陳家溝爲津門大鎮。富室巨商。人烟稠密。團指爲奸細。焚掠於前。教民指爲團。焚掠於後。洋人欲擴充戰地。又事焚燒。遂成焦土。

團遊至蘆荏。倏遇洋兵。被鎗斃三人。團卽謂該莊藏奸。率衆往屠之。

西門內有永順米局。料傳聶軍門在落筆與團戰時。懼團法術。曾由永順舖掌向妓女處覓經布。致破其法。團因至舖執舖掌將殺之。衆人力剖其誣。乃罰大米二十包。團向人詭稱落筆之戰。聶軍門將士皆用其布圍繞頸項。致多傷亡。故銜之。

團分八卦。其蒙首圍腰之布。分紅黃黑白四色。然互相猜忌。並不聯絡。

團中童子甚多。有年僅八九歲者。皆執刀臨陣。自云上法後。身不自主。但覺氣急不可耐。故前奔耳。

其練法初則念咒數語。神卽附身。而其咒語又各不同。一咒云。快馬一鞭跑幾山。老君一指。天門開。二指地門來。要學武技請師傅來。又一咒曰。義氣服人多。求老祖速降。

團之所以惑人者。年幼童子念咒後。卽能舞拳舞刀舞鎗。各皆入門。似素經名師教練者。三

寸徑木。碰膝即折。但初學不能開目。

一日傳言仙女下降。人爭往觀。遙見有人力車（俗呼東洋車）上坐一女子。年可十二三。着紅衣褲。自西向東而去。車後隨觀者千餘人。皆執香致敬。據云仙女到紫竹林焚洋樓也。

又一日傳言張天師至。迎送如前。

義和團之起。本因與教民爲讐。迨津城設壇後。又推及於各洋行。如薩寶實洋行。新泰興洋行。皆被搶。繼又推及於各舖戶。凡售洋貨者皆搶之。又推及於各錢店。因其曾與洋行交易也。有一藥舖資本甚豐。指其爲教民所開。合街舖戶出爲緩頰。僅搶掠財物。留其屋未焚。團中人云。最惡洋貨。如洋燈。洋磁盃。見即怒不可遏。必毀之而後快。於是閒游市中。見有售洋貨者。或衣袖少窄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皆毀物殺人。見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錢而已。

城內關廟設一壇。自開仗三戰三北。紛紛散去。其師驚惶無措。服洋煙自斃。

三義廟壇師王姓最兇惡。凡搶劫衙署。勒捐富戶。皆其所爲。歛銀四千餘兩。潛遁。二十六日。有外縣團至。聞其携鉅款而逃。踪跡得之。腰斬兩段。又有謂其將銀吐出而未死者。張天師來時。舉國若狂。未幾忽傳天師爲團所殺。據云天師在督轅僞云。爲團設糧台。向制軍索銀一萬兩。皆入己囊。乃曰此非天師。實名天滅。故殺之。

天津侯家后。爲勾欄中人所萃處。有搗母忽自稱黃蓮聖母。坐一大船。船外用紅縐綢遮蔽。聖母盤膝坐方桌上。喧言能醫病。能醫傷。清水一酒卽愈。陣亡者聖母手摩其體卽復活。求聖母者亦頗衆云。

洋人每於夜間用三五人。放鎗一二次。我軍聞鎗聲卽驚譁。鎗砲齊施。天明始止。其實洋人放鎗後。早已回營安臥矣。

洋人行軍以教民爲前拒。又俄國因建東三省鐵路。募東三省蒙古及山東登萊青三府之民十餘萬。此次皆令作洋人裝爲前隊。所謂傷洋兵數百數千者。皆此輩也。與眞洋人固無損。

河東陳家溝被焚時。余大門外。忽來老幼男婦六七人。詢其何來。客嘆曰。余家陳家溝。今爲義和團焚擄。携全眷逃至此。家中物不可問矣。余曰。彼處亦有團擾耶。客曰。此於城中。此番變亂。眞千古奇事。縱容匪類。擾害良民。歷觀廿四史。未有似此政體者。董卓奸相。千古唾罵。然尙能知黃巾當勦。今聖明在上。賢哲在位。獨以團爲忠君愛國之義民。輦轂之下。奇裝異狀。執刀橫行。焚殺任意。無人禁止。豈非千古奇變。吾聞最信服者。端王、莊王及剛毅、徐桐等。每神其說。熒惑天聽。致今日外內交迫。制軍心中非不明白。徒以權貴推崇。不敢少拂其意。功名念重。而國計民生。遂不遑顧矣。吾此論明知傷時。但不能默耳。余曰。方今慈閣訓

政。聖明在上。親賢夾輔。此次事變。必有不得已之苦衷。且 廟謨綦密。非草野所知。詎可以形跡論耶。雖裕帥連日獲勝之奏。推重團民。致張其燄。要亦非其初料所及。客曰。此事誠不可專咎內臣。直隸之亂。始於藩司廷杰。爲剛相及門。聞剛信團惡洋。極力迎合。保定涿水之亂。廷杰不欲辦。遂釀成大變。裕帥倘能將拮据情形。欺人不足信之狀。縷細上達。或者 朝廷不致專信端莊輩之言。別有布置。何致有今日耶。言畢。扶掖其母涕泣而去。惜未問其姓字。

團忽出令。凡舖居民之有婦女者。七日不可入市。七日不可立門外。七日盤膝坐坑上。足不可履地。七日不可梳頭洗面。七日不可纏足。男女七日內宜著紅衣褲。男女七日內宜蔬食。且歌曰。婦女不梳頭。砍去洋人頭。婦女不裹腳。殺盡洋人笑呵呵。沿街喊唱。一倡百和。後來之團。據傳法術益大。凡焚人房屋。但向東南作三揖。口中念曰。燒燒燒。其屋卽燃。又有 人云。法力大者。揖亦不必作。僅於掌中書一井字。加書一焚字。其房卽燃。

每開仗皆東南風。敵在東南。我軍逆風。不能閉目。團乃沿街呼令舖戶居民。各焚香乞西北風。

團又令各家夜夜焚香。不許間斷。每上香叩首三百六十個。桌中供清水五碗。饅首五個。不許撤。不許婦女執香行禮。恐破其術。

團與洋人戰。傷斃者以童子爲最多。年壯者次之。所謂老師師兄者。受傷甚少。傳言童子法力小。故多傷亡。年壯者法力不一。故有傷有不傷。老師師兄。則多神術。槍砲彈近身。則循衣而下。故無傷。人多信之。有矚其後者。歸語人曰。臨陣以童子爲前隊。年壯者居中。老師師兄在後督戰。見前隊倒斃。卽反奔。

團以張老師曹老師爲最。卽裕帥疏中所稱志趨向上之張德臣曹福田也。各團皆尊奉之。稱其法術甚大。有隱身法。有土遁法。有分身法。每日靜臥一室。據稱靜臥時。魂魄卽出游。常到紫竹林察看。見洋人排兵布陣。其陣名曰死骨陣。係用死人骨殖所布。最難破云。曹張見制軍。接以客禮。捐助甚厚。并送肩輿。令出入乘坐。

有途遇張老師。見其身着短衣。手執蒲扇。口含洋烟捲。髮辮盤於頂上。坐綠呢大轎。有團八名。執刀前導。

或謂曹老師曰。開仗將一月矣。未分上下。商賈無生意。窮民難謀食。不久且將內亂。盍與洋人罷兵言和。曹曰。此事我不能主也。玉皇大帝已派神兵下界。南天門已開。天兵天將已到。如何能止戰乎。問兵將由何人統率。曰。皆歸我統帶。且有關帝爲先鋒。李天王爲後隊。有人問交仗已久。何以紫竹林尙未破。曹曰。先來之團。動手早了。未到日期。如何能破。問何日到期。曰。必須八月。

六月初一日。曹張忽傳令改爲八月初一日。謂不出三日。必破紫竹林。驅逐洋人。齊出海口。於是各舖戶居民。皆認爲八月。質庫出票。亦署八月。無敢言六月者。

曹張曰。要想入紫竹林。非下雨不可。問何故。曰。下雨則泥濘。洋人着皮靴。遇泥水則不能行走。可以勝矣。

團中人自謝神通廣大。有受槍砲傷者。其師一撫摩即愈。陣亡者念咒即復活。津人哄傳實有其事。至有謂曾目覩者。一日練軍出征。團爲先鋒。一團受槍斃。練軍急呼曰。老師速來看。師臨視。練軍曰。老師速念咒。師曰。傷乎死乎。練軍曰。死矣。老師有法術。死者可以復活。可速法。師怔忡曰。人死豈可復生。練軍立唾其面。師俯首而去。人間既能避槍砲。何以爾團中有傷亡。師曰。此人必貪財。故神不附體。團中人聞之。怒曰。術不能避槍砲。而大言欺人。枉死城中。不知添却多少冤魂。反以貪財責人。使死者蒙惡名。冤哉。若貪財即應受槍砲。老師師兄。搶劫最多。何以不死。自此黨類多暗中解散者矣。

外州縣之團來津。均住城內。每日皆津人供給。臨戰則送至陣前。麵餅曰得勝餅。佐以綠豆湯。久之。惑人之術已窮。人又不堪其擾。適馬軍門至津。人方推崇。乃轉送馬軍。團中人不復得湯飭矣。

總統武衛左軍馬軍門玉崑。由京至津。聲望極隆。津人士相謂曰。洋人所畏者。惟馬三元耳。

(軍門別號)馬三元。洋人不足平矣。

馬軍門至之明日。喧傳此夜洋人劫馬營。入內乃空營一座。洋人即退。半途被馬軍截殺百餘名。

又明日。喧傳馬軍劫洋營。洋人無備。斃洋兵數百。

再明日。余往拜馬軍門。寒暄畢。賀其連日之捷。軍門曰。我軍到此。兵勇既須歇息。又須布置。烏能遽與交戰乎。

津城有江蘇浙江兩會館。外來同鄉欲暫住不可得。有借用宴會者。每日索銀五十兩。今忽爲團所踞。門窗傢具。皆作炊薪。院中穢污狼藉。值年者不復按口索銀五十兩也。

梅軍門東益在滄洲爲團所困。謂其曾保護洋人出境。指爲進教。索銀百萬。槍若干枝。更索軍門之師。軍門不可耐。乃開戰。斃團千七百餘名。餘衆遁去。滄洲一帶始安。

介場侍郎劉恩溥奉旨。率文安通州武清三處義和團來津助戰。并以天津水會七十二家。人皆忠勇。飭令團練。以備各海口防禦。朝廷有言必采。實堪欽頌。不知水會有名無實。言者未知底蘊。貿然入告也。天津水會創始之初。人力整齊。撲救有功。會中川欸。不由自備。從無派捐等事。相沿既久。即有因以爲利者。紛紛效尤。每會藉酬神演戲之名。由會中出帖名曰火會。按戶分送。須香津資錢數千文。或一二千。官幕鋪戶無一免者。每會春秋二次出

帖著爲例。備綵觴入坐。以衆伍善爲首。餘則各鋪戶也。又有不赴席其資減半之例。特爲官紳而設。於是去者較少。餘款益多。衆伍善者卽救火時之衆人夫也。旣有利可沾。而水會遂日增月盛。其救火章程極嚴整而極可笑。曩聞掛讓殺火四字。以爲文人設譬。不期於天津見之。凡某處火起。本街人鳴鑼告警。各會聞警。趨赴所經之路。有定章不許紊。設有遠近兩途。亦不准違章趨近。臨火場亦有先後次序。以火場論。由近及遠。遠會至。近會未至。卽須場外立待。不准先入。近會先至。雖正撲救。有繼至者。卽停救。排於街左右。跪而讓。次至者臨場施救。再有至者。則次至者亦如之。前者讓後。有來必讓。任其火勢之張。而禮讓卒不可缺。卽互鬪。置火不問。火息又跪送如前。亦按遠近先後次序而去。本街水會附近火場之火會。跪迎不遑。無暇救火。雖七十二家齊至。而救火者不過一二。餘則袖手旁觀。或搶奪物件而已。衆伍善皆臨時烏合。並非平日習練。一聞鑼聲。游民自至。因火息後。失主必有助。初則會中不許受錢。咸助糕餅百斤。或數百斤。今則不能自守其例。今年河東之火。河北之火。估衣街之火。或焚百餘家。或焚數百家。其弊皆由於不救火。專講禮讓。今劉公奉命來津。欲集其人。以爲練兵。諸水會之首。旣不能實指其人。亦未能實指其數。遂致劉公虛此一行。津人言之每爲嘆惜。

曹老師臨陣。手執二尺許稭稽。告人曰。衆視吾所執者稭稽。其實乃玉皇所賜之寶劍也。吾

在陣前。對敵軍一指。敵人之頭即紛紛自墜。

記粵省軍事

惠州府屬會黨起事。上月二十二日。各首領率隊圍攻博羅縣城。另以小隊向惠州府進發。當由地方官馳稟省垣。并將由博羅至惠州之浮橋折斷。以防偷渡。旋經大吏札委馬軍門維騏。劉軍門邦盛。莫都戎。善積等各督所部馳赴該府。會同水陸提督何鄧二軍門在府城外白芒花。平潭等處。與之接仗。會黨雖衆。究係新軍。相持未久。即不能支。官軍乘勢進掠。博羅城圍遂解。現在該會黨等在離城十里許之地方駐紮。分作多股。佔踞各村。以爲營寨。官軍欲分路堵禦。以地廣兵單。不敷調遣。現經德中丞加派潮州鎮黃利亭總戎督率所部前往助剿。並飭軍裝局發出毛瑟快槍五百枝。帶赴前敵。分給應用。詎甫經啓行。而官場又接到廣西消息。謂該處會黨甚爲披猖。糾約雲南貴州一帶土人祭旗起事。桂提蘇子熙。宮保元春自知兵力單薄。器械苦窳。不足以資剿捕。請東省大吏商撥新式快槍十萬桿。及訓練有之兵西往協同防剿。方可得力。大吏以惠州等處尙未戡平。而高廉雷瓊各屬亦有三點等會蠢然欲動。設或徵調各營盡行西征。則廣東防務空虛。難免別滋意外。是以未能調勇協剿。現已電覆西省各大吏。並移咨滇黔當道速派軍兵會同防堵。

十八日香港西字日報載三合會黨近嘗函致某西報內云。本會乃三合會會黨。又名義興會。又名天地會。與義和團絕不相涉者也。本會首並副會首等誓滅滿洲。重立新君。以興中國。本會同志數逾百萬。殆將無算。其奇材異能之輩。皆散處於澳洲美洲並暹羅安南星加坡以及南洋各島嶼。待時而動。本會志在興華。一俟大功告成之後。即當開通全國。與各國通商。固知干戈一動。難免生靈塗炭。但非興此義師。何能保全中國。史冊所載三百年前忠臣義士所未竟之功者。茲本會繼而任之。伏望英美日各大國助成本會之義舉。否或置身局外。以示兩不偏袒也。前一千八百六十二年英政府嘗遣戈登將軍効力於滿人。迨戈登將軍成功之後。反受滿人之刻待。始知噬臍莫及。其時英國各政治家亦皆以戈登此行大爲失算也。前事者後事之師也。本會深望各大國當不再蹈當年之覆轍。則大幸矣。諸惟垂照云云。

惠州軍務

探得廣東惠州府屬會黨頭目甚繁。其渠魁係楊梁鄭三人。有夥黨約千餘人。營巢穴於稔山一帶。前月初旬會首下令分隊而出。駐札沙平山潭等處。聲勢甚盛。該處防兵急出拒禦。會黨均帶有吉林礮毛瑟槍。奮勇與戰。官兵單力薄。遂爲所敗。既而省垣調往之勇陸續齊集。念二日馬軍門部下武弁區某親帶介字營勇。欲往平潭防堵。詎被會黨聞知。卽就蔗

林埋伏鎗手。未幾介勇經臨。會黨從林中發槍攻擊。介勇傷斃甚衆。驚惶逃走。劉軍門聞之。立率營勇馳往救援。會黨殆知難而退。然劉營有嚴姓哨弁。已不知下落。附近居民震動異常。平潭去惠州府城約六十里。因是府城人心搖動。一日數驚。官府立將府城關閉。至念四日始照常復開。而大軍已先後雲集。會黨知官軍既至。遂踞守平山地方。該處文武各官亦再行發電至省。請速添兵。是以德中丞札飭鄭總戎急簡安勇二營。速往會剿云。

惠事畧紀

香港孖刺西字報刊有廣東歸善縣來札一函畧云。某等并非團匪。乃大政治家大會黨耳。卽所謂義興會。天地會。三合會也。我等在家在外之華人。俱欲發誓驅逐滿洲政府。獨立民權政體。我等在美洲檀香山。澳洲石叻。暹羅越南。荷屬群島之有材會友。專候號約期舉事。我等本係欲興中國之人。若成功之後。將來設立更革之事。開通中國。與天下通商。我等不恤流血。因天命所在。凡有國政大更變。必須用貴值而得。古史所載之事。將復見於今日。我等欲造成三百年前所未竟之志。料英美日三國亦必守中立之義。且或資助之。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時。英國借戈登于滿政府。已敗壞我等志向。戈登將軍之助滿政府。殊屬可惜。望吾等之進步。英國之大政治家。亦多憐惜之。戈登將軍甚至欲置李鴻章於死。我等極祈望將來不可再蹈此轍。某等敬求貴報重援。三尖石碑頓首。再者。各外國報請抄錄云云。

會黨于廿二日在距法梅湖四英里之三角湖地方與官兵相遇。將官兵擊退。殺去官兵約二百人。傷者不計其數。該地居民因協助官兵。被會黨將村莊焚燬數間。村民之被害者約三十人。

廿二三日。會黨率衆逼近惠州府城。在距城約十二里之馬鞍墟。該處遍野蔗林。會黨乃虛豎紅旂數面。飄拂林中。時提督鄧萬林株守城中。見黨勢逼近。乃率各營勇望蔗林進發。遙槍擊之。不料會黨分其黨羽。兩翼包抄而至。所用多無烟新槍。銳不可當。官軍抵禦不住。而各勇又皆新募。未經戰陣。槍炮器械亦鮮精良。相率棄械逃潰。有帶兵官嚴守備及歸善縣丞杜某。均被擄去。聞嚴已在佛子坳被會黨所戮。及後由省調往。各軍雲集。又得鄉團協力。會黨始遁往三多祝。距城約有百十里之遙矣。

焚署紀聞

廣東城內後樓房火藥被焚一事。茲悉該處爲撫轅園後餘地。向有紅黑門樓之分。原屬官荒。後經民人繳租。建屋居住。遂成繁庶。此次之災。撫轅花園後牆亦傾倒一幅。有疑匪徒埋藏炸藥於此。欲不利於撫軍者。實疑度之詞。殊不足信。現在所有傾倒園牆。業已修理完固。并由安勇及廣協緝捕勇駐守牆外。以昭慎重。惟當時經地方文武勘驗藥爆之屋。聞其無人。傳詢坊鄰。知係安徽人宋某僦居。未久。初六早。宋忽舉室他徙。會不逾時。即肇此災。查究

担保租屋之人。則係某裱畫店保甲委員拘審店東。據稱與宋並不相識。係由史某所薦。遂將甲解由南邑裴大令覆訊明確。移請番邑派勇拘史。遂於初七日帶同介字營勇多人至粵秀山下某房屋內將史拘獲。據史供與宋相識。曾到伊家探望。其有何謀爲實不知情。現大令擬俟稟請上臺核示。然後定奪。至於某甲曾有某國醫生赴署取保。裴大令以案情重大。未能俯如所請。目下二人尙羈留南署云。

演習大軍

聞近日湖北軍大操。湖廣總督張之洞親至武昌城保安門外觀兵。是日分甲乙兩軍。甲軍指揮官張彪。率護軍武建軍及騎砲工諸隊約七千人。作爲防禦之軍。乙軍指揮官吳元愷。率武愷武防。工防各軍及騎砲工諸隊約三千人。作爲攻擊之軍。是日午前六點鐘時。各分兵而進。相距里餘。放砲探敵。既而兩軍相撞。激戰數番。午後二點鐘停戰。張之洞身衣官服。立小丘之上。爲兩軍之指揮官。各官從之。外國人觀者甚衆。欸待頗優。聞此演習係德國武官之意。其後湖北武官等言。方中國現在時局。練軍借外人之手。非爲得策。故張之洞自爲計畫。其各軍之指揮官。皆以其部下充之。特命防禦之軍。添加人數。使不致戰。因防禦軍一敗爲不祥也。種種私意。混于胸中。故指揮全軍。亦不如意。其操時混雜之光景。往往比之日本中學校生徒之運動會尙有不及之觀。且當日演習中最爲奇觀者。張之洞之孫張厚琨。

張厚竣、張厚德、二人。各率總督府內之內院兵。所謂白虎隊者。青衣紫袍。親山陣頭。有手拔長劍。白眼橫天之光景。部下皆賞贊曰貴。公孫親臨陣前。百萬貔貅。豈不奮起。張之洞聞之。面溢喜色。

商港盛衰

中國通商口岸。共有三十一處。其爲本國自開者。只山海關之秦皇島。福建之福寧。湖南之岳州三處而已。餘則皆爲各國所強逼要求者。通商各處利權皆歸外人。中國人不過爲買辦及役人而已。近日德國新聞所載。十年前中國人在通商口岸者。有五百六十三萬九千五百人。至光緒二十六年。增至六百五十六萬三千人。在十年前。通商口岸。只有二十一處。其中灣之打狗淡水之二處。今已歸日本所有。中國人住此二處者。有二十四萬五千人。則十年前中國人之在此十九處通商口岸者。實五百三十九萬四千五百人。至光緒二十六年末。中國人住此十九處者。約計四百五十九萬人。已減少八十萬四千五百人。今於十年之間。新開通商口岸十處。據稅關調查之數。中國人二百九十七萬三千人。今將各口岸人口。列爲一表。而秦皇島與西藏野唐兩處不與焉。

地名	十年前	光緒二十六年	增減相比
牛莊（盛京）	六、〇〇〇	四、五〇〇	減二五

溫州 (浙江)	寧波 (浙江)	蘇州 (江蘇)	上海 (江蘇)	鎮江 (江蘇)	南京 (江蘇)	蕪湖 (安徽)	九江 (江西)	漢口 (湖北)	岳州 (湖南)	沙市 (湖北)	宜昌 (湖北)	重慶 (四川)	芝罘 (山東)	天津 (直隸)
八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	……	三八〇、〇〇〇	一三五、〇〇〇	……	八〇、〇〇〇	五三、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	……	……	三四、〇〇〇	……	二一、〇〇〇	九五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	二五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六二〇、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	九二、〇〇〇	六二、〇〇〇	八五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七三、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〇
……	增二	……	增六三	增四	……	增一五	增一七	增六	……	……	增三	……	增九〇	減二六

福州	福建	...	八〇〇〇	...
福州	福建	...	六五〇〇〇〇	...
淡水	臺灣	一〇〇〇〇〇〇
打狗	臺灣	二三五〇〇〇
廈門	福建	九六〇〇〇	九六〇〇〇	...
汕頭	廣東	三三二〇〇〇	三八〇〇〇	增一七
梧州	廣西	...	五二〇〇〇	...
三水	廣東	...	五〇〇〇	...
廣州	廣東	一、六〇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	減五〇
瓊州	海南島	四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	減一二
北海	廣東	二五、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減二〇
龍州	廣西	二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
蒙自	雲南	一一、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	...
思茅	雲南	...	一五、〇〇〇	...
杭州	浙江

總計

五、六三九、〇〇〇 六、五六三、〇〇〇

增八四

右列諸口岸。在十年前外國人居住人口。只八千一百零七人。至光緒二十六年乃至一萬六千八百八十一人。約加二倍餘。表列如左。

國名	十年前	光緒二十六年	比較
英國	三、三二七	二、一五四	增二、一五四
日本	八八三	二、〇一七	增二、〇一七
俄國	一三一	一、八一〇	增一、八一〇
美國	一、一五三	七五五	增七五五
德國	六四八	六九五	增六九五
葡萄牙	六一〇	五六五	增五六五
法國	五八九	四六五	增四六五
西班牙	……	二二一	增二二一
瑞典諾威	……	二〇四	增二〇四
丁抹	……	一五六	增一五六
意大利	……	一三三	增一三三

十年前外國人在通商口岸者約算中國人七百名。外國人始一名。今日外國人來者日衆。中國人四百名。外國人始一名。右表所列之外國人口。其在膠州灣、香港、威海衛、旅順口等處。尙未算入。今將外國人在各通商口岸開設店舖以列表之。亦足知某國商務之盛衰也。

國名	十年前	光緒二十六年	比較
和蘭	...	一〇八	增 一〇八
比利時	...	二八	增 一〇〇
奧地利	...	六五	增 九一
其他各國	...	二八	增 七六
英國	三二七	四二四	增 九七
日本	二九	二二二	增 一三八
德國	八〇	一一〇	增 四〇
美國	三三	八一	增 四九
法國	一九	八二	增 六三
葡萄牙	五	一六	增 一一
俄國	二二	二二	增 一九

中國煤礦佔地數

英國工程報云。曾有人將中國煤礦所佔地步核算。共有英里四十萬方里之大。按英國所有之煤。甲於天下。而所佔不過一萬二千方里。今僅以中國東南方及山西等處合計之。已有一萬四千方里。卽此業較英國爲多矣。果能一律開採。當可得煤六十三萬兆噸之多。各煤礦所出。不獨煤斤。且有精鐵。河南亦係煤礦富足省分。雖離海頗遠。然與揚子江相近。轉運亦非難事。河南煤礦佔地計有一萬一千七百英方里之廣。現在雖已開採。惟所用之法。尙未妥善。且煤除本地應用。外間亦有購者。運費亦廉。由礦地運至江口。每噸祇需費銀一兩五錢。並聞此後尙可較廉云。

開平煤礦述略

英國會辦開平礦務局人員。於西七月廿六號在倫敦會議。主座爲台納君。據云。該公司雖共有緊要煤礦三處。而其名總謂之曰開平煤礦。有輪船六艘。各口岸有分局房屋。另外更有上落煤斤碼頭。北直隸海灣秦皇島。又有一永不冰凍之緊要港。臨查該局於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創自李相。於次年開礦取煤。至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又開林西礦。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又開西山礦。此三礦由一千八百八十三年起。至一千八百九十九年止。所出之煤共

有六百萬噸。查一千八百八十三年時所出之煤。不過十萬九千噸。至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則已出至七十八萬噸矣。一千八百八十年該局復開運河一條。由距唐山七英里起至蘆台。共長有十五英里。此煤斤遂由水路運出。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又築鐵路一條。通至唐山。以爲陸路載煤之用。未幾又鐵路加築至塘沽。惟此路後卽爲中國政府管理。故亦可稱爲中國政府北方鐵路之起點。該公司初開時。運煤船隻均租賃者。至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始購一船。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又於秦皇島購得一地。周各三里。卽在海上築一水閘。并建碼頭一處。以便公司中運煤。觀於以上云云。卽可知該公司固足爲通中國之最巨公司矣。公司中共用工人千名。有司事三百人。以管之。各口岸分局共十三處。照目下情形。該公司每年已可獲利二十萬磅。倘將開平一礦。加以整頓。已可得五千餘萬噸。設再連同三礦。一并核算。實可得煤三百二十五兆噸矣。以此數核之。倘開挖百年。每年亦可得三百萬噸之多。

李鴻章外交遺策

媾和條約畫押後。而滿洲藤葛。尙未了結。李鴻章于此時。卽爲病氣纏綿。身體衰弱。自知其難久保于人世。乃于八月二十日密致一書與榮祿。乃言其外交方針之秘策者。錄之于篇。亦可以知李鴻章生前之外交政策矣。其書曰。

朝廷僚臣。動則以滿洲爲不可讓與俄國。是誠暗于事機耳。東三省一帶若全讓之與俄。決無後慮。蓋以滿洲而屬于俄。則日本必占握朝鮮半島。此二強一接境壤。則必各欲擴張其勢力。不出數年。必致爭鬪。其結果則必日本先行斃敗。中國于此而援俄。可以全滅日本。此時俄國必甚德中國。而自行占領朝鮮。以滿洲歸還矣。若使俄國而致敗。則中國直接日本。以驅逐滿洲之俄人。而中國亦可安坐而得回滿洲。此勢所必然。宜果斷之也。若英國強硬干涉滿洲。是亦不足慮。觀彼兵力。必難爲力也。如彼德之中立法之旁觀美之沈默。皆無有關係者。更不足慮矣。其南方諸總督。好爲異論。彼等蓋未審外交政策爲如何。君其勉之。勿使諸總督之說達于西太后及皇上聖聽也。予年老衰頹。自知難以久保。予逝之日。君宜承此遺策。以行外交。又宜以袁世凱爲君輔翼可也。

重慶日本居留地協定章程

一於重慶府城朝天門外之南岸王家沱。設置日本專管居留地。西自沿江一帶以及江面五十丈以內之地。均劃入日界之內。幅廣一百五丈二尺。南沿稅關地之疆界線一帶。自西至東。共四百丈。北注於江水滿之中心。卽由距南界一百五丈二尺之處。平畫直線與商界之直線併行。至西界之東四百丈而止。東方畫爲直角線。幅與西界同。

二居留地內之警察權。道路監理權。及其餘一切之行政事宜。悉歸日領事館監理。境內之

道路橋梁溝渠頭碼等。均由日領事館設法建築修理。

三凡在居留地內之地。均由中國地方官向地主購交日本商民。永遠租借。又在居留地內之墳墓有礙建築者。則由中國地方官竭力曉諭。使之移轉。其實難移轉者。由地方官築牆圍之。凡墓地及房屋之移轉費。由日領事與中國地方官協商支給。

四在居留地內之中國人。有爭訟之事。中國地方官審判。無領事之外國人并日人及各國人。有受中國人不法之行爲時。當與日本領事館會審公判。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1 4 8) 清议报全编 (八) · 新民社辑著 · 文海出版社 · 1 0 4 8 4 4 5 8

作者 = B E X P

S S 号 =

加密地址 =

页数 = 3 1 0

下载位置 = <http://book3.5read.com/300-24/diskwt/wt265/10/!00001.pdg>